

武侠世界
第36年
39
$18.00

編者話

今刊辛棄疾先生撰著的巨型科幻小說「三角洲的幽靈」。浪子高亮乃勇者，他有聰明的頭腦，敏捷的身手，奉「老大」之命前往百慕達三角洲死亡海域查探「歐克遊艇」離奇失踪之案，湊巧看到了一幕僅見的奇景，這更使浪子興趣盎然，决心冒着生命危險深入海底第一層，第二層，結果發現了亘古至今人們難於發掘的黑三角洲的秘密……辛棄疾先生運用他豐富的想像力，爲你編織了一個新奇刺激的科幻故事，故事情節扣人心絃，它將帶你遨遊虛幻的海底世界，爲你揭開海底之謎，如此佳作，切莫錯過。

*　　*　　*

今期選刊的短篇故事乃鐵馬先生撰著的一期完恩仇錄故事，內容引人入勝，故事情節峯廻路轉，值得欣賞。

新長篇「奪魂血咒」之二續刊本期，以饗愛好者的殷殷期盼，請繼續欣賞。

*　　*　　*

下期將刊蕭玉寒先生所著的「飛龍在天」。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4.1.27.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9期
(總號184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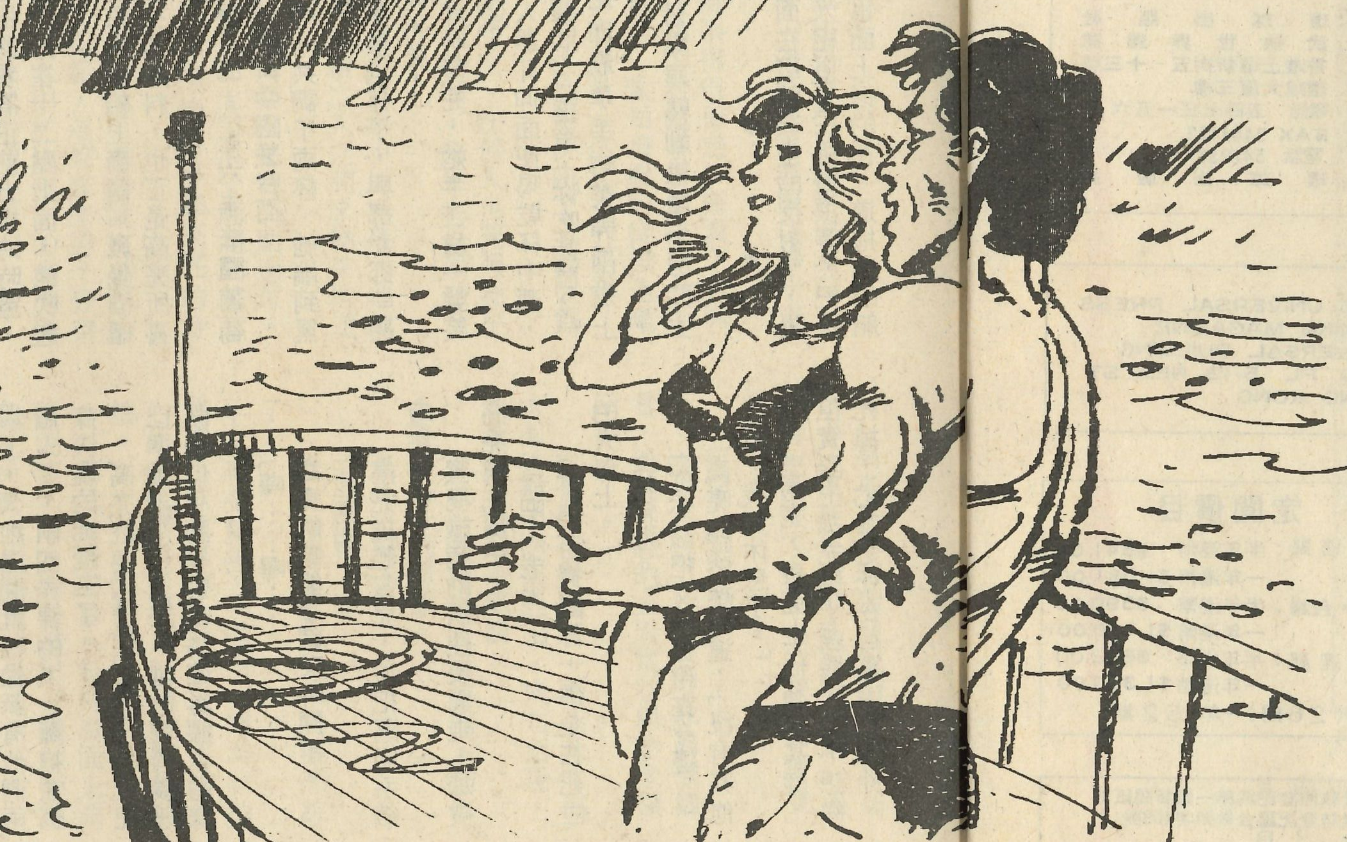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三角洲的幽靈

現代巨型科幻小說/辛棄疾・文
可飛・圖





鬼域地帶

美國科學箴言報上出現一條消息——科學家們又發現一顆彗星，暫名「哈克」，它不屬於這個太陽系，但卻闖入我們的太陽系，是怎樣闖進來的？科學家們正密切的加以追踪、注意。

祇不過這顆彗星離我們太遙遠，很少有人去注意。哈克彗星也不一定會接近地球，也許它會在移動中早被宇宙隕石撞成粉碎了。

人們不關注這樣的消息，因爲那太遙遠了。

人們祇關注眼前，尤其是眼前的享樂，祇因爲人們的生命太短促，世上沒幾人會超過百個寒暑。即使能活百歲，這對宇宙而言，祇不過短短的一瞬間罷了。

生命既然短暫，生命便也更加可貴，於是，美化人生的唯一方法便是把握住時光，不放走享受的機會。

富豪喪子

這世上眞正懂得享受的人實在太少了。

這世上的人祇知道拚命賺錢、拚命置業，卻忽略了賺錢的目的就是爲了要享受，一旦清醒，已近百年之身了。

浪子高亮就不是不懂享樂的人。

姓高的太會享樂了。

*　　*　　*

就在邁亞米金色海灘最南邊，那幢岩石上的紅色磚屋裡面，對正落地大窗前有一個長長的軟座，兩位二十左右的金髮美女，分別穿着三點式藍色與綠色的比基尼泳裝，半蹲在那個軟座兩邊。她們那纖纖十指，正輕巧的游動在高亮的身上。

一條白色浴巾搭在高亮的腰下，他閉上雙目，抿着有力的嘴巴，面皮似笑不笑，一副舒坦模樣。

那兩位美得叫任何人看了都會心動的美女，她們手上沾着特製的藥油，正在爲高亮塗擦按摩。

高亮每次接受按摩，均會塗些這種藥油，那是因爲這種的藥油會使他的肌肉更强壯也更誘人。

另一位美人兒雙手捧着一個水晶盤子，上面放了三種高亮喜歡喝的飲料，那分別是：

一八七六年法國窖藏葡萄酒，年份不對不喝。

第二種飲料叫「非洲酸」，非洲土人土製的酸酒，其功效是提神壯陽，也是高亮需要的。

第三種便是亞洲的「貴州茅台」。

歐亞非三種名酒，高亮總是調在一起喝。

現在，那美女就在長櫈一端把三種名酒加以調拌着。

高亮並未把眼睛睜開，他正享受着。

兩位按摩的美人隨着高亮的移動而變動。

當高亮把四肢伸開來的時候，他身上已被塗得亮晶晶，兩位美女不用手了。

她二人改用堅挺的奶子在高亮的身上摩擦，從上到下的來回移動，那眞是光滑有緻，令人迷惘。

高亮的雙目如同豹目，銳利而嚇人。

高亮祇一睜開雙目，二女便爭相往他的身上匍伏，狀若飢渴。

高亮挺起身來了。

他的右手取過酒杯一飲而盡。

便在這時，他身邊的水晶桌面上放置的萬能手錶響了。

這令高亮很不愉快，爲何偏在這時候？

「卡！」高亮按了一下萬能手錶上的主鍵：「今天沒空。」

說完立刻切斷。

然而萬能手錶仍然響個不停。

*　　*　　*

「卡！」高亮祇得又按動手錶上的主鍵：「喂，喂，快說吧，我有急事正要進行呢。」

「你的急事是你身邊的女子，高亮，等你的任務完成之後，我會爲你舉辦一次選美活動，把世界各國佳麗齊集一堂，任你去挑去選。」

「唉，你太瞭解我了，你知道用鈔票打動不了我的心。」

「所以我能控制你呀，哈……」

高亮無奈了，他揮揮手叫室中幾個女子退出去。

*　　*　　*

「好了，老大，說吧，是不是大要塌了？」

萬能手錶中傳來的聲音是淸脆的：「歐克遊艇在往牙買加中途失踪了，你知道艇上的那批貨爲數相當可觀的，其中那『印度之星』值得我們去動腦筋。」

高亮道：「是百慕達三角洲偏南地方？」

「不是偏南，是正中心點。」

高亮道：「那個神秘的死亡之海……」

「另外，就是最近有幾件失踪的事，高亮，這些失踪的案件，你一定有興趣。」

高亮在穿衣了，聞言淡淡的道：「女人？」

「不但是女人，而且是美女。」

高亮幾乎把萬能手錶貼着耳朵：「快說！」

「十七個絕色佳麗，不到七天相繼失踪了。」

高亮道：「這是警方的事情。」

「警方當然在查，卻一點頭緒也沒有。」

高亮道：「這該不是我的任務吧？」

「從我們的電腦追踪分析，十七位美女都曾在邁亞米海灘度過假期，而她們的美艷也確實引起不少人的注意，高亮，你以爲歐克遊艇的失踪，與這些美女的失踪扯不上任何關係嗎？」

高亮道：「好吧，你是老大，你吩咐吧。」

「去！岸邊有一條快艇，不能被人發現，先去海上看看，也許能找到甚麼。」

* * *

高亮尚未回答，萬能手錶發出「卡」的一聲，通話立刻被切斷了。

高亮穿好衣服，他對那條最近送來的寬皮帶看了又看，遂把腰紮緊，那是一條萬能皮帶。

他把手用力一拍，五個女子一齊進來了。

高亮伸手抓住穿綠色比基尼的女郎：「走，你跟我一齊海上遊。」

那綠色女郎立刻把身體緊貼着高亮那有力的肩膀，露出十分誘人的笑容，另外四女便分開來讓出去路。

* * *

邁亞米金色沙灘南面，有一道伸入大海的石堤，兩面均停了許多遊艇。就在最近頂端處，有一條純白色快艇升火待發，當高亮拉着那名絕色女子奔到快艇前，快艇上根本沒有人。

高亮一笑，先把女郎扶上快艇，然後把套在石柱上的纜繩拋去。

高亮抓着圓形舵，快艇緩緩往大海駛去。

他抬頭看看正前方掛的時鐘，長短針正停在十二點上面，他吹起口哨了。

女郎打開船上酒櫃，發覺酒櫃中祇有三種飲料，也正是高亮所喜歡的。

不錯，一八七六年法國葡萄酒、非洲酸與中國茅台酒。

女郎一共調了兩杯，她端到駕駛室中。

高亮接過杯子，與那女郎一碰：「蜜兒，乾！」

女郎叫蜜兒，她半啓齒一聲笑：「乾！」

二人舉杯仰面便喝乾杯中酒，蜜兒嗲聲問：「達令，你吃甚麼？」

「把你最拿手的菜弄兩道上來。」

蜜兒點頭轉到後面小房間去了。

* * *

海面在蔚藍天空的反射下，更顯得宜人絕俗，三級海浪等於把快艇托在水面上似的在一道拖曳的船尾水花翻滾中，引來海鷗穿梭似的飛翔。

海鷗的叫聲雖然單調，但在快艇的輕微機器聲中，宛似一篇凄婉的樂章。

快艇上蜜兒也似是這樣的聲音，她在高亮的撫摸與熱吻下，口齒不清而全身戰顫，在這旖旎的大海上，天地之間就好像祇有他們兩個人了，兩個赤裸的人，擁抱在那條快艇的地毯上了。

高亮就要「躍馬中原」了，蜜兒已準備「戰火洗禮」，她的雙唇幾乎張得似小鳥等着母鳥回巢餵食的樣子。

「嗶……嗶……」

高亮的萬能手錶又叫開了。

「他媽的！」

高亮推起蜜兒，他把萬能手錶取在手中。

蜜兒識趣的欲往後面走，却被高亮摟在懷中。

「說吧，老大。」

「不得不提醒你，你是在死亡的大海上。」

「我知道。」

「你不該把女人也帶在身邊。」

高亮却淡淡的道：「沒有其他指示，我要休息了。」

「高亮，表面上任務沒甚麼，但實際上却充滿了殺機，我不想你死掉，尤其是死在百慕達三角洲，那裏沒有人去爲你收屍的。」

高亮不回答，「卡」的一聲便把萬能手錶拋在一邊。

「享受與死亡本來就很接近，當享受的時候，我是不會去計較死亡的事。」

他把快艇放慢速度，把航向指在四十五度方位，便啓動電腦自動操作儀。

電腦不但操舵，而且也顯示出海面的風速風向、海浪的高度、潮汐漲落的時間與海水的密度與鹽度，便海水的深度與底質也顯示出來了。

電腦也有識別儀錶，附近的任何動態與船隻，也立刻會顯示出來。

如今一百五十里範圍內沒有任何船隻，甚至空中也沒有任何飛機出現。

這顯示出在百慕達三角洲西方海域，除了高亮的這艘快艇之外，就祇有柔和的大海了。

* * *

高亮與蜜兒愉快的橫陳在快艇艙內，蜜兒一口一口的餵高亮吃着她製作的意大利美食雜錦比薩。

高亮已喝了第二杯他最喜歡喝的調和酒，已經滿身熱烘烘的了。

蜜兒早就咬牙咯吱響了。

她的雙目見火，左臂勾住高亮的脖子，美眸半閉，雙唇半啓，吐

氣似醉般地發出令人心動的囈語聲。

高亮的胸膛堅挺如石，一叢茸毛被蜜兒的右手揉搓着。

現在，高亮祇要把握住這美好的時光，與美女蜜兒製造那人類最赤裸的愛撫，這是最原始的「打拚」了。

蜜兒已陷於半瘋狂半迷惘的模樣，她把全身拋在高亮的身上，就希望高亮快把她毀滅吧！

浪子高亮，個中翹楚，他最愉快的事情之一，便是能征服一個女人。

他現在就覺得愉快，蜜兒那種凄楚憫憐的無助表現，就是他最喜歡看的。

當他打敗一個强敵或完成一件艱難任務的時候，高亮也是這種表情。

* * *

晚霞留下一片寂寞，夜空中忽然出現一點紅光，然後，那低沉的「隆隆」之聲自南邊的天際傳來。

高亮抱緊了蜜兒，這時候他實在不想別的，他正要享受着美妙的意境，但蜜兒很明白，她明白高亮不是專門同她來海上做愛的。

高亮是有任務在身，於是，她起身，小心的脫離開高亮那有力的擁抱，取一件白巾爲高亮披上。

高亮不勉强，他有的是與蜜兒做愛的時間。

他攀住船艙門抬頭看向空際，不錯，有一架巨型大客機往佛州方向飛。

飛機飛得很穩定，機翼下方與機尾的紅燈正旋轉着警示紅光，從飛機的聲音，當知飛機的機械是毫無問題，應該是一次平安的航飛。

飛機已快越過快艇了，高亮露齒笑。

這種情況，任何人也覺得極平常，天空的飛機，每天上百架在空中穿梭飛行。

浪子高亮自然不以爲意，他準備與蜜兒繼續二人之間未結束的遊戲。

他伸手，蜜兒立刻又貼過來，微喘的櫻唇吻上了浪子高亮的茸茸毛胸，另一手便游移在高亮的身上。

便在這時候，遠處發出「咆」的一聲沉悶響聲，這聲音來得十分突然與怪異，立刻把快艇上的高亮與蜜兒二人的視線引過去了。

遠處，大約十浬不到的海面上，海水呈圓柱狀升起來了，那種怪得離譜的奇景，令人以爲海水中一定有甚麼怪物要出來了。

當然沒有海怪出現，就在夕陽的餘暉未盡中，那迸射向空中的海水，至少被那怪聲帶起三浬遠的高空中，才又往海中落下來。

高亮拚命的抓起他的褲子穿在身上，萬能皮帶繫在腰間，對一邊的蜜兒道：「快，穿救生衣帶氧氣。」

蜜兒立刻行動。

高亮已站在快艇的最高處觀看，他又急急的去看電腦與影像顯示幕。

於是，他發覺那一團上升的海水圓柱形中間無海水，換句話說，那圓柱的中間是氣體。

也就是氣體迸射出海面，把海水帶動上升的現象。

高亮吃驚了。

「那飛機……」

蜜兒也驚叫起來：「飛機失踪了！」

高亮驚呼：「這是一種神秘的氣彈，這種氣彈的產生，如果被有心的傢伙操縱，那比任何核彈都可怕。」

蜜兒尚未回答，忽見海面上波浪翻滾，巨大的海浪已自圓柱形那股上升的海面壓捲過來了。

浪子高亮拉着蜜兒，急叫：「快，穩住船舵，你去設法把小艇壓住。」

但他的話才出口，一股急流巨浪，先是把快艇拋向高空，然後又捲了十數次，生生把快艇捲入海浪中，等到這一股巨浪漸漸退去，海面上已不見快艇的影子了。

海面上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那天空的飛機不見了。

高亮以爲，當飛機遇上由海底射出的巨大氣彈的時候，飛機尚未落入海中便碎在空中了。

浪子高亮的快艇也碎了。

被巨浪捲向高空，又在旋翻下來的中途被摔得狠狠的，即使是鐵殼子也會被摔扁。

他更相信，如果那股子氣彈擊在他的快艇上，大概他與快艇都會變成齏粉。

* * *

海面上至少有五分鐘之久未再有任何動靜。

浪子高亮不見了。

蜜兒先露出水面，她口中啣着氧氣，背上的氧氣筒不算很大，背在背上還適中，但她身上祇穿了一件短短的比基尼小褲子，她還未曾來得及穿上衣，快艇已被巨浪推向三百尺的高空中了。

露出海面的蜜兒，開始在海面上大聲的尖叫。

「高亮，高亮，你在哪兒？」

她相信高亮不會死，就好似她相信這世界永遠也不會毀滅一樣。

「高亮，高亮，你在哪兒？」

附近根本沒有高亮的聲音，附近的海水正急旋着。

是的，當巨大的海水又壓下來的時候，除了掀起短暫而能毀滅一

切的波濤之外，就是在海水回到原來狀態時候所集中的那股力量了。

海水的力量集中是嚇人的，也是非人力可以抗拒的。

蜜兒的身子突然往深淵似的海水中滑落下去，她至少斜滑半浬那麼深，然後……

然後被一股强大的海水又托到水面了，就在餘浪的推送與阻力的抵消中，海面這才眞的又恢復了平靜。

海面上的風力三級，海流的流速五浬，那絕對是很好的海上活動時刻。

這時候也是情人相聚在小艇上享受那眞正人生也是最消魂的時刻。

如果不是這次海面突變，她應該正陶醉在浪子高亮的懷中，也許她也正唱着那首意大利的情歌——快樂的情人啊！

* * *

蜜兒在海面上沒有唱情歌，這一刻她幾乎要哭出來了，如果高亮死了，她便也完了。

夜色中的四周宛如鬼的世界。

百慕達三角洲根本就是魔鬼世界，蜜兒的聲音幾乎叫盡了，她不知道氧氣還有多少，但她也想着，兩個氧氣筒或可支持她的漂浮。

就在蜜兒無助的四處掙扎喊叫中，左邊的海面上出現一點刺目的毫光。

祇是毫光一現，猶似飛魚反射的光芒，但蜜兒已呼叫着往那一點毫光中奮力游過去。

眞叫人難以相信，那點毫光一直照射着蜜兒，而且越貼越近，漸漸的，蜜兒高興得快流出眼淚了。

「高亮！高亮！是你，親愛的，我找得你好苦喲！」

不錯，高亮游過來了。

當他游近蜜兒的時候，猿臂舒展，立刻將蜜兒摟在懷中，高亮不忘對美女的關愛，總是先吻着。

他一向都是這樣，那是一種安慰，也是愛的表現，蜜兒愉快的迎上去，深深的吸吻着。

那短暫的一吻之後，高亮出示一個細絲連在皮帶上的小小磁石儀，笑道：「我就是用這玩意兒，發現你的位置，我們都很幸運。」

原來祇要蜜兒身上帶有鐵的東西，高亮的萬能腰帶上的磁石儀就會顯示出她的方位，夜間會有毫光反射出來，指引遠處的人注意。

高亮收起磁石儀，伸出他的萬能手錶在呼叫：「老大，老大，高亮呼叫，請回答。」

沒有回音，高亮又呼叫：「老大，老大，我是高亮，快回答。」

於是，萬能手錶中有了聲音。

「嗨！我以爲你快樂過度，睡死在快艇上了。高亮，剛才你在幹甚麼？」

高亮道：「剛才我在求生喲！」

「別逗了，海面平靜……等一等。」

高亮不開口，他等老大。

於是，在不到兩分鐘之後，高亮的萬能手錶中有了驚叫聲。

「高亮，你看到有飛機飛過百慕達三角洲上空沒有？快說！」

高亮道：「有，但飛機突然失踪了。」

「怎麼失踪的？」

「我相信是被一種海底發射出來的氣彈擊碎的。」

「甚麼氣彈？」

「一時間也說不清楚，現場情況等我回去後向你報告，那眞是奇怪的現象。」

「你還在海上囉嗦甚麼？」

「我在海上游泳呀！」

「別游了，快把實情帶回來，你知道那架飛機是誰在上面嗎？」

「誰？」

「約翰與布蘭登二人。」

浪子高亮道：「叫這種名字的人至少有上千人之多，我不認識。」

「那麼，泰勒王你該知道吧？」

「牙買加大富豪泰勒王我當然知道。」

「那麼，我告訴你，約翰與布蘭登二人就是泰勒王的兩個兒子。」

浪子高亮立刻叫了一聲「阿門！」

「快回來吧，泰勒王的飛機一定與歐克遊艇失踪有着密切關係。高亮，你大概何時可以回來？」

高亮道：「大約三、四天吧。」

「胡說，我限你明天中午回來向我報告。」

高亮道：「老大，你曾見過這世上游泳的人在半天之內游一百多浬的嗎？」

「你乘的是快艇。」

「碎了，被海浪捲向高空摔碎的。」

「說出你的方位、大概距離，更不要忘了使用磁石儀，我馬上派快艇去找你。」

高亮道：「不是你，是你們。」

「你永遠是美女心目中的英雄，蜜兒一定在你身邊了，你也一定不會寂寞。」

高亮笑了。

他自腰帶中取出一條比絲還細數倍而編織成的輭柔小袋子，他往空中猛然一抖間，袋子立刻變成僅能容下一人的救生兜袋。

雖然祇能容下一人，但高亮與蜜兒還是緊緊的擠在袋中了。

這一夜，兩個人就這麼無奈地漂流在海上。

* * *

天亮了。

天早就亮了，當高亮疲乏的醒來之後，蜜兒却還躺在他的身上緊緊的閉着眼睛。

二人也算幸運，因爲從加勒比海吹颳的颶風，竟然會反常的轉而颳往美國南方，反而是這一片大海面上更爲平靜，否則，高亮與蜜兒便慘了。

高亮餓了，他從萬能皮帶的另一端取出一個小小的絲包，那包薄如蟬翼，他自袋中擠出兩粒黃色似豆大小的藥丸，他很小心的拿着。

高亮先把一粒黃丸拋入口中，他閉上雙目，很仔細的嚼着，一副很享受的樣子。

於是，他又將另一粒黃葯丸，小心的往蜜兒口中塞去，因爲蜜兒太累了，她仍然在睡着。

當葯丸已經在蜜兒口中漸漸的溶化，她便也睜開了美眸，她知道，高亮讓她吃了甚麼。

其實那正是另一種太空食物，雖小小一粒，但也足以維持兩人三天不用吃東西。

* * *

今天的太陽似乎特別明亮，至少浪子高亮就有這樣的感覺。

蜜兒以手遮在雙眉上，她擺出一副撩人的姿態遙看着遠方的海面。

「高亮，他們能找到我們嗎？」

「他們很快就會找來的。」

高亮的話甫落，附近的海面上出現了另一種危機。

好大一羣鯊魚出現了。

高亮當然有些吃驚，便也立刻自他的萬能皮帶的外層，抽出另一條紅色絲帶，他拉開一端，看不出是甚麼作用，但當他把幾乎三丈那麼長的細帶抖在水中時候，奇景立刻出現了。

祇見海水下面出現一大片紅色鬚狀物漂蕩着，每一根紅鬚均有三丈長，在海流的來回冲擊下，從一個方向漂向另一個方向，十分的壯觀。

浪子高亮把帶子一端繫牢在救生筏下面，然後他將萬能手錶的鍵鈕按下，那種刺耳的聲音便也立刻傳入水中，就在這種情況下，那足有百條的巨鯊，已被擋在十丈以外的水中不敢貿然的接近他們了。

躺在救生筏上的蜜兒，不時的指着海面大叫一聲，然後抱緊高亮不放手。

看來他們的危險情況並未因高亮的巧妙佈置而有所減輕，因爲鯊魚太多了。

這附近幾乎變成鯊魚王國了。

百慕達三角洲爲甚麼會出現這麼多的巨鯊？實在令人費解，就好像全世界海洋中的巨鯊，忽然間都集中到這個恐怖海域似的。

浪子高亮自信可以在海中惡鬥鯊魚，如果三、五條鯊魚，他至少有自保能力，然而這兒出現上千條巨鯊，他也吃驚了。

他緊緊的摟抱着驚嚇得直哆嗦的蜜兒：「別怕，至少目前我們是平安的。」

「高亮，時間久了，那些環繞着我們的鯊魚就會漸漸的接近我們了。」

「而且也會發現我們的僞裝不值一笑，然後會有幾條勇敢的鯊魚向我們攻擊過來。」

「高亮，我們怎麼辦？」

高亮把他的萬能手錶沉放在救生筏邊的水面下，把錶上的呼叫音量調到最高點。

「蜜兒，這聲音很尖銳，鯊魚短時間還不敢接近我們，鯊魚在水中的聽覺是敏銳的。」

「高亮，你看！」蜜兒驚呼。

高亮抬頭望向遠處，水面上一個黑點往這邊移動着，而且移動得很快。

蜜兒道：「那是甚麼？」

浪子高亮搖着頭，道：「那絕不是來救我們的快艇，那是一條更大的鯊魚。」

蜜兒驚叫着抱得高亮更緊。

果然是一頭巨大的鯊魚，牠的背部暴露在水面上足有兩尺那麼高，它似半浮水面的小潛艇般往這面游過來了。

高亮急忙自腰帶上取出一支拇指大小的電子槍，對準那即將衝過來的巨鯊連發兩槍。

破浪而來的巨鯊，祇在兩聲「叮叮」之中，從高亮的救生筏下面兩丈深處消失了。

這眞是怪現象。

這也眞正是個神秘的海域。

「蜜兒，快抓牢救生筏。」

蜜兒早已嚇得臉色慘白，她祇有依高亮的話抓緊那隻救生筏的邊緣。

浪子高亮道：「那不是一條鯊魚。」

蜜兒急問：「那是甚麼魚？鯨魚也不像啊！」

「那不是一條魚，是一艘像鯊魚的潛艇。」

他打的比方似乎自己也不滿意，又道：「也許，就是製造得同鯊魚一樣的潛水具吧。」

蜜兒道：「游得太快了，你看清楚了？」

浪子高亮道：「應該不會錯，因爲電子槍打出去會發出聲音，而聲音就如同擊在鐵板上一樣清脆，我相信那不是一條魚。」

蜜兒道：「如果是潛水具，那會是幹甚麼的呀？這兒還會有那種像魚一樣的怪東西嗎？」

浪子高亮道：「莫忘了，這兒

本來就神秘，百慕達三角洲太多的神秘未被人們解開它的謎底。」

蜜兒道：「如果眞如你所說，是一條潛水具，那會是甚麼目的？」

浪子高亮道：「我想，應該與這些鯊魚有關係吧。」

蜜兒吃驚的道：「你是說，怪物在操縱這批鯊魚呀，太可怕了。」

浪子高亮注視着水面，再抬頭看看天空：「但願我猜錯了，但願那是一次巧合的海上相遇。」

他的話甫落，忽然有了反應。

反應是他的萬能手錶上顯示的東西，他那錶上的聲音在變弱，變小，幾乎沒有聲音了。

高亮把萬能手錶提出水面，那聲音立刻又尖銳的響起來。

他又急把錶沉下水面，然而，錶上的聲音又小了。

這反應絕不是因爲水下產生了阻音力量，因爲他的萬能手錶發出的尖銳短波聲音，較之海水的密度還小一倍多，可在水下穿透半浬遠，這是經過無數次實驗的產物。

那麼，這個現象出現，便一定與剛剛過去的那個怪怪的潛水具有關係了。

* * *

浪子高亮也感到焦急了。

遠處四周不見任何船隻，而附近上千條的巨鯊，因爲他的萬能手錶發出的刺耳聲音受到水下另一種怪音的衝擊而失去功能，那些巨鯊便開始往浪子高亮與蜜兒的救生筏四周接近了。

而且接近得很快，高亮收回萬能手錶，他以手中的電子槍瞄向接近的巨鯊。

果然，巨鯊在承受電擊之後，轉頭便游向遠方，祇不過巨鯊太多了，多得令高亮不知如何去對付。

久了，不知水下面有甚麼力量的指使，那些巨鯊已大膽的以身試着救生筏下面漂浮的針刺狀長線了。

浪子高亮急了。

「老大，老大，快回答！」

「高亮，你在幹甚麼，叫了你半天沒聲音。」

原來高亮把萬能手錶放入水下面，老大的呼叫便也聽不到了。

浪子高亮急道：「老大，海面上來了上千條巨鯊，我以萬能手錶上發出的聲音嚇牠們，沒聽到你的呼叫。」

「你們的方位怎麼不對，快艇上發回電訊，找不到你們的位置。」

浪子高亮道：「再找不到，就別找了，到天國去找我們吧！」

「高亮，鯊魚也把你難倒了？」

「不是十條八條，而是上千條，我再說一遍，是上千條的巨鯊，每一條都有八尺長……」

「那麼，快把你的指示方位儀舉起來，這樣，你的方位就會被接收到了。」

高亮從腰帶裏取出一個細細的三寸半長細針，他交在蜜兒手上，道：「高高舉起來，這是超強磁力針，吺，再把這個托在針的下方就行了。」

他又把一個小圓球交在蜜兒手上。

小圓球內是能量，由此發出强力波流，三十浬範圍之內，就會被快艇上的人接收到。

高亮不能舉着方位儀，他必須想盡辦法防止巨鯊的攻擊，爲了這些，他甚至還自萬能腰帶中抽出一根三尺那麼長的細針。

針是軟的，但高亮在針上充以能量，便立刻成了一根可以穿透木塊或薄鐵板的錐子。

這時候，巨鯊羣已在這救生筏四周，一條挨着一條，擠擠擁擁的在海面游着。

偶爾會有一條大膽的巨鯊自救生筏下面掠過去，嚇得蜜兒一聲尖叫。

於是，有聲音傳過來了。

明顯的「轟隆」聲音，便也帶給高亮與蜜兒二人無限希望。

高亮遙望着發音的方向，他發現不是快艇，而是兩架飛機。

飛機的速度很慢，正重疊式的在空中盤旋不休，兩架飛機的動態，高亮立刻發覺到了。

「那是兩架搜索機。」

「唉，不是爲我們來的。」

「是爲昨天突然在這鬼域消失的飛機而來的。」他頓了一下，又道：「泰勒王的飛機上有他的兩個兒子，這件事足夠轟動整個牙買加了。」

蜜兒指着天空上的飛機，尖聲道：「看，飛過來了，他們發現我們了。」

浪子高亮道：「是的，他們也許以爲我二人就是泰勒王失踪飛機上的倖存者。」

就在這時候，果然兩架飛機平行着飛過來了。

飛機以低速越過救生筏的時候，機翼斜得幾乎快要接觸到水面了。

浪子高亮舉手示意。

蜜兒道：「高亮，他們會救我們嗎？」

「應該會救，因爲這裏除了我們，沒有他們可以救的人了。」

是的，這一片大海中除了他二人之外，便是滿海的巨鯊在游動。

果然，兩架飛機分開了。

有一架飛機以最低速度再飛過高亮與蜜兒二人的上空，飛機上的

人以擴音器發話。

「把你們的身子繫在救生筏上面，我們準備把你們吊起來。」

這樣的話重複了三遍。

蜜兒急問高亮：「我們用甚麼繫着？」

高亮笑笑，道：「你就抱緊我吧，你總是摟得我喘不過氣來的，尤其是我們在做愛的時候。」

蜜兒一聲笑，雙臂一伸，雙手已緊緊的攀住高亮的脖子，她的雙腿，嚄，分開來纏繞在浪子高亮的腰際。

她還吃吃的笑：「你說的話，永遠與你的行動一樣的切合實際而眞實，嘻。」

這種情況之下，她還笑得出來，除了她對高亮的摯愛與信任之外，還會有甚麼？

浪子高亮已準備好了。

他甚至連那隻救生筏也備好了收回的工作。

他環視着大海中的巨鯊羣，到了這時候，他才想到一件事情——爲甚麼如此多的兇猛巨鯊未正面攻擊他們，僅把他二人圍在海中？

這件事一定有原因，至於甚麼原因，浪子高亮一時間也想不通。

飛機拋下一條帶鈎的長索飛過來了。

* * *

飛機上的長索劃過海面往高亮的救生筏過來了，浪子高亮也準備好去抓那條救生索了。

他再一次的對緊緊抱住自己的蜜兒示意：「閉上眼睛，任何情況下別鬆開你的手。」

蜜兒沒回答，她祇點頭。

「嘩！」聲音有些震耳欲聾，高亮已認準了飛來的長索，右臂疾速的挽緊，左手隨之抓上，但覺全身一沉，他已隨着飛機的衝力而離開了海面。

浪子高亮的胸前，蜜兒摟得他幾乎難出氣，而他的下面還拖着那個十分輕巧的救生筏。

浪子高亮低下頭回看海面，眞奇怪，海面上一切平靜，而那些巨鯊，也突然消失不見了。

* * *

這不是人在危機中的幻覺，高亮絕不相信那是幻覺，那是眞實的，就好像他發現來自海底的巨大氣彈一樣，那是任何力量比不過也阻擋不了的毀滅性氣體。

然而爲甚麼上千條密密厤厤游在四周的巨鯊，却在他剛被釣上空中時候完全消失了？

就在浪子高亮驚異得張口結舌的時候，前面出現一艘快艇，快艇破浪而來，從純白色的艇身上看，那是他的上司，也是高亮口中的老大派遣來的。

這時候高亮距離海面已有兩百呎高度了，然而高亮一點也不加考慮，雙手一鬆，便又往海中落下去了。

浪子高亮對懷中的蜜兒道：「我記得你跳水的姿式很正確，也很可愛，跳吧！」

蜜兒仍然用力抱着他，聞言睜眼，發覺已快落入海中了，不由四肢鬆開，身子外翻，「彭」的一聲潛入海中了。

高亮也在這時落入海中，他便被救生網兜住了。

蜜兒落入海中急速的又浮上水面，她距離高亮已有四、五百呎遠了。

* * *

天空中的兩架飛機祇有一架飛離，另一架却仍然盤旋在空中不離去。

當快艇趕到撈起高亮，然後又把蜜兒撈上來的時候，快艇上的無線電話傳來飛機上的聲音：「喂喂，請落水人講話，請落水人講話。」

浪子高亮剛爬在船上大喘氣，祇見大鬍子艇長伸過頭來：「是找你的。」

高亮搖頭，道：「叫他們去邁亞米聽濤岩找我，如果他們是爲了泰勒王飛機失踪之事。」

大鬍子艇長取過無線電機，道：「朋友，你們要找的人交代了，要想知道飛機失踪的眞相，就去邁亞米聽濤岩找浪子高亮。」

「找浪子高亮。通話完畢。」

於是，空中的飛機轉向了。

航向顯然是去邁亞米，祇不過高亮並未去注意，他祇是很自然的摟着蜜兒躺在艇上。

快艇往前破浪駛着，大鬍子艇長一面掌舵，一面向身後艙內的高亮說：「高先生，聽你的口吻，再想想你駕的快艇，眞的遇上甚麼怪異之事了。」

浪子高亮道：「這是甚麼地方？」

「百慕達三角洲呀，高先生。」

高亮道：「所有的航海人，祇一走入這片海域，便在內心禱告，三緘其口，我說鬍子李，你怎麼忘了？」

鬍子李立刻伸頭去注意海面，他果然不再多問。

浪子高亮愉快的與蜜兒斜倚在大沙發上，一邊的枱上放了許多點心，電腦操縱的微波爐中，一隻油膩膩、黃澄澄的肥雞，溢出誘人的香味。

浪子高亮祇是一撥，便把可口的肥雞用鉄鈎拉出來了，雖然不餓，但見這雞烤得如此香，祇有傻瓜才會不爲所動。

撕了一隻雞腿交在蜜兒手上。

這也許就是習慣，蜜兒把雞腿

送往高亮口中了。

高亮祇有兩隻手，兩隻手在蜜兒的身上摸索着，他張口咬着雞腿，點頭道：「你吃吧，兩種胃口不能混在一起，否則將是無所適從。」

蜜兒巧笑着，更把她胸前的尖峯挺在高亮懷中蹭着。

她也祇啃了一口便放棄了。

她不能一口兩用。她摟着浪子高亮的脖子，輕柔的吻上去了。

高亮與蜜兒正自陶醉在愛撫中，快艇上的無綫電又發出呼叫聲。

這一回不用鬍子李的喊叫，高亮已不愉快的道：「這是我最討厭老大的地方！」

無線電話聲：「你有的是時間做愛，高亮，邁亞米機場有人打探你的地址，你知道他們是誰？」

高亮笑笑，當然老大是聽不到的：「老大，他們是誰你應該知道的。」

「難道是泰勒王派人出來找那失踪的飛機？」

浪子高亮道：「我想八九不離十是他們。」

「高亮，又是一次發財機會，你不會任其錯過吧？」

浪子高亮道：「老大，你在說些甚麼？」

「你眞的不明白？」

「我太明白了，老大。」

「高亮，不要放過任何發財機會，這是我的人生哲學。」

「不是我的。」

「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女人。」

浪子高亮大笑起來。

空氣中充滿了高亮的笑聲。

更充滿了老大的不悅。

「高亮，你忘了牙買加第一豪富泰勒王的寶藏，他甚至也算得上中美洲大富豪，如何在他的身上弄幾個，這大概不用我教你吧？」

浪子高亮不笑了。

他面上一片肅殺之色：「老大，泰勒王是豪富，我自信能在他身上榨取巨金，可是你難道不同情，泰勒王剛死了兩個兒子？」

「我當然知道，而且還是我向你說的，我不會忘記我說過的話。」

浪子高亮道：「那麼，我們還有甚麼理由去弄他的錢？我們的同情心到哪裡去了？」

「不錯，我們是應該同情泰勒王，祇不過他太富了，富得許多認識他的人都流口水，所以我們祇能在內心中寄予同情，事情在進行上，不能免除向他弄幾個的念頭。」

浪子高亮在搖頭，搖頭老大是不會知道的。

老大的話又傳過來：「高亮，你想通了嗎？」

高亮道：「老大，我的任務是去尋找失踪的歐克遊艇呀，那遊艇上的財寶，還有那顆印度之星。」

「還有十七個美女的失踪，對嗎？高亮，這是你主要的任務，在任務未達成之前，又發生了泰勒王的飛機失踪，你爲甚麼不兩魚一吃？何必要一魚兩吃，豈不可憐。」

高亮道：「老大，我總是說你不過，好吧，我如何向泰勒王弄幾個？」

傳來幾聲尖笑：「高亮，你上道了，這是令我十分高興的事，哈！」

高亮道：「快說吧，我實在太累了。」

「一個在海上泡了一天一夜的人，這個人當然會累，這一點我相信。」

高亮道：「我在聽你指示了，老大。」

「高亮，你酌情吧，我的銀行帳號你不會忘記吧。」

高亮嘆口氣，道：「老大，你也不怕鈔票把你淹死？」

立刻，傳來幾聲大笑。

話已說完，高亮疲倦的摟着半睡不睡的蜜兒躺在軟床上了。

高亮很少用被子或毛毯蓋身子，抱住美女睡覺，比甚麼都令他愉快。

* * *

天快亮了，鬍子李把快艇停在伸展碼頭的最外端，然後，他把高亮推醒。

「到了嗎？」

「邁亞米海灘南端，第二十一號碼頭頂端。」

高亮伸了個懶腰，第一件事便是吻了一下沉睡中的蜜兒，這才問鬍子李：「甚麼時間了？」

「早上四點五十一分。」

「老大有指示嗎？」

「有。」

「甚麼指示？」

「老大要我把快艇留下來，他說你一定還會用得着。」

浪子高亮道：「鬍子李，你知道這種快艇的造價嗎？」

「好像聽說是三萬五千美金一艘，儀器方面太貴我不大清楚。」

浪子高亮道：「包括上面安裝的最新型電腦操作儀，實價接近兩百萬美元。」

鬍子李吹了一聲口哨，俏皮的道：「高先生，用你愛女人的心愛這艘快艇吧。」

高亮淡淡的道：「想收穫，總得下些本錢，老大在這一方面是大方的。」

鬍子李走到碼頭上了。

他把纜繩套在繫船柱上，便回手一招，道：「高先生，祝你好運！」

「彼此啦。」

「砰！」

高亮把艙門又關上了，蜜兒還在熟睡，他不想把這個受驚嚇的美女叫醒，他要蜜兒痛快的在快艇上睡。

他還輕輕的吻了蜜兒，然後輕輕的跳上岸，又輕鬆的吹着口哨往沙灘的南面走去。

他很輕鬆，也很自在，高亮永遠就是這種樣子。

* * *

海浪拍岸的聲音從巨大的岩石另一面傳過來，這聲音對高亮而言，早已聽習慣了。

他輕鬆的踩着大理石鋪的小道繞上去，那個似小山坡的岩石正中央，紅色磚石砌的屋子前面小場子上，正停着一輛名貴的勞斯萊斯轎車，兩個大漢正並肩的站在車子一邊，車內，唔，正端坐着一個中年短鬍子紳士。

說他是紳士，是因爲他不但穿着整齊，坐在車內還戴着一頂黑色呢帽。

這是標準的牙買加有錢人的打扮，浪子高亮祇看一眼便知道了。

他大步走過去，祇見兩個大漢立刻把車門拉開來，其中一人彎腰鞠躬道：「高亮先生嗎？請。」

浪子高亮站在車邊：「你們來得眞快嘛。」

車內的中年紳士已往車裡面移動身子，聞得高亮的話，半笑半悲的道：「高先生，請進來。」

高亮道：「我有必要上車嗎？」

車內那人點頭，道：「是我們在懇請你。」

高亮道：「不必，我是個爲錢搏命的人。」

車內那人一笑，道：「還有女人。」

高亮「啊哈」一聲，道：「你們對我具有深一層的認識，不錯，我是女人第一，金錢至上。」

車內那人點點頭，道：「如果你不是有這樣的嗜好，我們就不好要求你甚麼了，請上車吧，高亮先生。」

浪子高亮道：「我穿的這一套，能見人嗎？就是說見你們的主人泰勒王？」

「哈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誰了，事情就更加好辦了，高先生，你說是嗎？」

浪子高亮點點頭，道：「再等兩分鐘，容我去換件像樣的衣服，各位，對不起了。」

他轉身回到了快艇，疾往那扇落地大窗旁的門前走去。

「沙！」

落地大窗一邊，門從裡面拉開了，一個美得不能再美的女子，迎着高亮就是狠狠的一吻。

高亮吻着，另一女子已取了件衣衫披在高亮的背上，這樣，高亮就不必再進去穿衣衫褲子了，因爲那是一件長長的宛如風衣的黃衣，使高亮的膝蓋也遮起來了。

高亮推開擁吻的美女：「甜兒！蜜兒在快艇上睡着了，去陪陪她吧！」

甜兒轉身回到房間，想是去拿衣服了，因爲她穿的衣衫幾乎祇是三點式。

浪子高亮愉快的走向車子，有個大漢已拉開車門請高亮登車。

浪子高亮低頭彎腰祇一閃身便坐在中年紳士身邊。

兩個大漢立刻關上車門，兩個人並肩坐在前面，其中一人駕駛。

車子往邁亞米市區疾駛着，中年紳士伸手對高亮，道：「高先生，我叫約翰牛，泰勒王的私人管事，以後你多指教。」

浪子高亮笑笑，道：「你客氣，如果我到牙買加旅行，一定去打擾你。」

約翰牛立刻笑笑，道：「噢，不，我不住牙買加，我是泰勒王在邁亞米的代表。」他頓了一下，又問高亮：「高先生，你喜歡喝些甚麼？我這裡飲料很齊全。」

浪子高亮道：「一八七六年法國葡萄酒有嗎？另外就是一種非洲酸與中國茅台。」

約翰牛在座子一邊一按電鈕，便見前面的一排椅背平伸出一個平台，台下面藏着至少二十瓶美酒。

「高先生，也許有法國葡萄酒，你看是哪一種，請隨便喝。」

浪子高亮一笑，道：「我要喝我說過的三種飲料混合而成的飲料，缺一不喝。」

約翰牛搖搖頭，道：「眞抱歉，中國茅台我聽過，非洲酸還是頭一回聽到。」他頓了一下，又按動電鈕，從兩邊升上的兩個平台，上面的蓋子自動退去，那是幾樣點心。

高亮取了一樣看了看，張口咬了一口，笑道：「嗯，做這點心的人，手藝算一流的。」

「邁亞米的名點心師傅，他的東西總是雙倍價錢。」

高亮道：「値得，如果是好的東西，價錢已經不重要了，是嗎？」

約翰牛點頭，同意高亮的說法。

高亮祇吃了一樣點心，他指指手，道：「有時候就如同我的客戶一樣，他們甘心情願給我雙倍價錢，請我爲他們做某一件事。」

約翰牛哈哈笑起來了。看着他頭上戴的帽子，高亮實在覺得滑

稽。

高亮沒有笑，祇淡淡的道：「你覺得我的話可笑？」

「你的話實在，出乎我意料的實在。」

高亮看看車外，他皺了一下眉頭：「牛先生，我們好像沒有進市區嘛，我們在郊外兜圈子。」

約翰牛點頭：「不錯，我們在市郊，高先生，你可以先告訴我，你在海上的所見所聞嗎？」

浪子高亮把一條腿放在前面的平台上，抖着一隻大脚丫子，淡然的在搖頭。

約翰牛怔了一下：「高先生，你這是……」

浪子高亮道：「我是發現了許多怪事。」他一挺身，拍拍一旁的約翰牛肩頭，又道：「你老兄知道的，百慕達三角洲是個神秘海域，船、飛機，祇要一失踪，便連一點痕跡也沒有，別想在海面找到任何東西，更別想查出甚麼。」

約翰牛道：「高先生，許多年前我就知道這些了。」

高亮道：「我祇是再强調，當然也是提醒你老兄。」

約翰牛一瞪眼，道：「高先生的意思是……」

高亮道：「我握有那地方的第一手資料，老兄，更重要的是我所見的，正是你們主人泰勒王的飛機。」

約翰牛道：「那麼，你想以這件親目所睹的資料，換取賞金？」

高亮道：「不是賞金，是我應得的代價，是我以生命換來的代價。」

約翰牛道：「好，你先說，我酌量它的價錢值多少。」

高亮冷冷的道：「不是由你酌量，是由我開價。」

約翰牛愣然一瞪眼：「有名的浪子高亮，竟然也以消息換銀子過日子？」

高亮淡淡的道：「如果我不向泰勒王弄幾個，豈不是太瞧不起王先生了？」

「哈……高先生眞會說話。」

「我更會辦事。」

「那好，你開價吧。」

「美金一百萬。」

「如何付法？」

「存入銀行帳戶內，我會把帳號對你說的。」

「好，就依高先生的，祇不過，我可以要求高先生，先把海上所見說明一半嗎？」

浪子高亮哈哈笑了。

約翰牛也跟着笑。

高亮忽然搖頭，約翰牛立刻不笑了：「你拒絕？」

浪子高亮伸手拍拍車廂，仍然在搖頭。

約翰牛道：「你何時才說？」

浪子高亮道：「銀行帳戶內多了一百萬元之後，我立刻詳細告訴你。」

約翰牛一按機關就停車了。

突然，傳來一聲沉叱：「馬上把一百萬美元存入高亮指定的帳號內，我要消息。」

高亮哈哈笑了，這車上果然有傳眞機，車內的人不但說的話盡被錄送出去，甚至車內的人影像也在天涯的那一面出現在畫面上了。

高亮自在地半瞇起眼睛。

他早就知道這種事了，更重要的還有呢……

* * *

約翰牛這時候才取下他頭上戴的帽子放在一邊。

「哪家銀行？」

「羅桑花旗分行。」

「在瑞士呀，怎麼不在此地？」

「全世界祇有瑞士的銀行有信譽，客戶的錢有保障，而且也不爲外人所知道。」

「想的眞週到。」

「爲了生存，當然處處小心。」

約翰牛道：「賬號？」

「○一○○一○」

「奇怪的賬號！」

「這世界本就充滿了怪事，是嗎？」

約翰牛不開口了。

他閉上眼睛在休息，這輛世上最豪華的轎車，上面竟還有衞星電腦通信設備。

車子盡在邁亞米郊區半速駛着，偶爾，高亮還會取個糕點放入口中嚼着。

祇不過五分鐘的沉默，車內有了聲音。

「一百萬美金已存入瑞士羅桑花旗分行了。」

約翰牛雙手一拍，睜開眼來，道：「高先生，你可以說了吧？」

浪子高亮一笑，道：「你也請稍安勿躁，我總得証明一下吧。」

「你怎麼証明？」

浪子高亮笑笑：「科學帶給我們太多的方便，我們實在應該爲科學家們歡呼，他們才眞的值得被呼叫萬歲，而不是那些專門製造動亂與擁兵奪權的人物，是嗎？」

約翰牛道：「這些話不值一塊錢，因爲誰都知道。」

一笑，浪子高亮道：「人們雖然都知道，可就沒有一個人向哪一位科學家三呼萬歲的，是不是？」

約翰牛沉下臉來，道：「高先生，我在等你的話了，休忘了，百萬美元不是小數目。」

浪子高亮舉起他腕上的萬能手錶了。

「卡……畢……」

「老大，收到款子了嗎？」

「高亮，一百萬與一千萬，對泰勒王沒有甚麼分別的，你呀……」

高亮道：「老大，我以爲夠了，一千萬與一百萬，對你老大一樣也沒分別。」

「你變得慈悲，你就危險了。」

高亮道：「別爲我擔心事，款入賬了嗎？」

「收到了！」

「卡」的一聲，通話斷了。

高亮也笑了。

約翰牛驚訝的看着高亮的萬能手錶，道：「高先生，你原來並不孤單嘛！」

「你也一樣呀！」

兩人不約而同的笑了。

約翰牛拍拍高亮，道：「不要揑造，實話實說，把你所見的全部說出來。」他再次一笑，又道：「你的故事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故事，但願它値那個數。」

高亮道：「我還覺得少了，牛先生，你也聽到我老大的話了，他埋怨我太小兒科了。」

約翰牛道：「當一條蛇要吞象的時候，這條蛇的命就不保險了。」

高亮道：「如果我們老大想吞象，他一定有辦法。」

「我相信，因爲能支使像你高亮先生這樣的人物，這個人一定夠聰明了，高先生，你請說吧。」

高亮抹抹嘴唇，把口中的點心嚥下去。

「你們一定知道，歐克遊艇失踪的事吧？」

「全世界的報紙上都登在頭版。」

「我就是爲了歐克遊艇，才駕快艇趕往出事地點去查勘的。」他再看看車外面，又接道：「當我發現一架巨型飛機越過我的船上的時候，我並不以爲意，我祇是看了它一眼，它飛得很平穩，從聲音聽，它是完美的。」高亮移動一下身子：「飛機已在三浬外了，便在這時候，忽然平靜的海面上升起一個巨大的水柱，那是個中空的水柱。」

約翰牛急忙問：「你怎知是中空水柱？」

浪子高亮道：「我在敍述一件事情的時候，很不願意有人中間插口。」

約翰牛怔了一下，道：「對不起！」

浪子高亮道：「等我說完你可以再問。」

約翰牛道：「我在聽。」

浪子高亮道：「我不是說給你聽，我是說給王先生聽的，是不是？王先生。」

立刻，泰勒王的聲音出來了：「不錯，高亮，我在很用心的聽。」

一笑，高亮比了個「要得」的手勢：「那個水柱絕對是中空的，因爲有一團直徑三至五浬的氣體直冲雲霄，帶起海水數百尺高下，聲勢十分嚇人。」他似乎進入沉思中，又道：「這是一種十分奇妙的海景，因爲那情形是我此生僅看過的。」沉靜了一下，高亮又接道：「我當時在我的快艇上面，相距十浬遠吧，那奇景一出現，我便知道會發生事故了，果然，當圓形的波濤翻滾而來的刹那間，我便也發現天空中的那架巨型飛機也不見了。」

車中傳來泰勒王的急問：「你看到飛機被毀落入海中了嗎？」

「沒有。」

「飛機是怎麼失踪的？」

「不知道。」

「你在現場，爲甚麼不知道？」

高亮道：「未經確定的事情，我祇能說不知道。」

「難道一點蛛絲馬跡也看不出來？」

高亮道：「王先生，先讓我把當時發生的事情說完，然後再聽我的判斷。」

「我在聽。」

高亮道：「當時海面上捲起巨濤足有兩百公尺那麼高下，而且一路翻滾着衝來，我的快艇被捲在高空，不停的翻滾着又碰在海面上，便也成了碎片，我想，如果那團空氣體直接衝上我的快艇，怕是我與我的快艇早已成齏粉而消失在水中了。」

「你是說飛機被那團神秘的氣團衝成粉碎了？」

「如果那氣團直接命中飛機，怕是眞的成了齏粉了。」

「叭！」

聲音中傳來這一聲音，當然，這是來自牙買加泰勒王的憤怒一掌拍打聲。

高亮却淡淡一笑，道：「王先生，我的故事完了，我休息之後，仍然要去那個鬼地方的，再見了。」

他話聲甫落，又傳來泰勒王的聲音：「高亮，從現在起，替我辦一件事。」

高亮道：「那得透過我們老大。」

泰勒王道：「你那個愛財的老大？」

「不錯，我是他的人，至少我這一年屬於他。」

「你受制於你的老大？」

「也是我心甘情願的……」

「好吧，我給你十分鐘時間同你們老大請假，我要你爲我去找那架失跡的飛機。」

高亮道：「是因爲飛機上有你兩個兒子？」

泰勒王道：「是的，那失踪的十七名美女中，就有他們二人的未婚妻在內，他們是去查案的，不料……」

事情終於明白了。

原來泰勒王的兩個兒子乘飛機去邁亞米，是爲了未婚妻的失踪呀。

能當泰勒王媳婦的女子，一定十分的美。

那十七名失踪的女子，個個美如天仙一般。

老大就曾說過，失踪了十七位美女，個個艷冠羣芳，貌若天仙。

天下人，尤其是天下的男人，都喜歡美女，當然，浪子高亮更是一位愛美女若狂的男子。

祇要有美女參加，高亮是不會拒絕的。

跟踪搜索　拍錄奇景

浪子高亮走下車子。

車子停在海灘邊的希爾頓大酒店門外停車坪上。

約翰牛未下車，他的兩個手下也坐在車上等。

浪子高亮走到海邊，沙灘上的男女百雜橫陳，三點泳裝爭奇鬥妍，乍一看，還眞像北極海灘上的一羣海豹，祇不過顏色不同罷了。

如果海灘上的男女不夠看，尤其是缺乏美女，浪子高亮就以爲那是一批海豹。

他現在就無暇去發覺是否有美女。

他坐在水邊的一個遮陽傘下面，把萬能手錶對準了自己的嘴巴。

「老大，爲了……唉，這是尊重你才向你報告的。」

「你一個人嗎？」

「當然。」

萬能手錶內又傳來老大的聲音：「我已經提醒過你了，祇要有錢賺，爲甚麼要拒絕？」

浪子高亮道：「歐克遊艇之事放一邊嗎？」

「不，當然是歐克遊艇之事第一優先。」

浪子高亮道：「那會令泰勒王不高興的，老大，泰勒王花了錢，他必定時時注意我的一切，如果他發現我拿他的錢不辦事，你想他會怎樣？」

「他會殺了你。」

「但是，我可不想死。」

「別忘了，飛機失事的地點與歐克遊艇的失踪是在同一地點，如果答應，那是一項額外收穫。」

浪子高亮笑了。

「老大，難怪我會受制於你，好吧，你說個價碼，我這就回答人家。」

「美金一千萬，高亮，你沒有忘了我瑞士銀行的帳號吧？」

浪子高亮道：「〇一〇一〇一〇。」

傳來的是嘉許的笑聲。

浪子高亮沉悶的自語：「爲甚麼你要那個號碼？爲甚麼要那樣奇怪的號碼？」

不料萬能手錶傳來了老大的聲音：「因爲我的胃口太好了，我需要四張大嘴巴，那四個『〇』，不就是四張大嘴巴嗎？」

浪子高亮道：「那麼三個一就是三個往你口中餵東西的人了？」

「哈……你說對了，大科學家豪文，大設計家貝克，再加上你，高亮，你們三人就令我愉快了哈……」

浪子高亮祇有苦笑。

「老大，我去回答他們了，還有指示嗎？」

「接下來你回快艇上去，記住，把你的兩個女人留在岸上。」

浪子高亮急叫：「爲甚麼？」

「留在岸上。」

浪子高亮道：「老大，你派別人吧，你明知道美女是我的精神支柱，美女更是我的靈感，我要她二人在快艇上，如果……」

「你會連累她們，也害了你自己。」

「死而無憾，死也無怨。」

「高亮，你這毛病何時才改掉？」

「我從不打算改變，我要快活的活着，枯燥與孤獨的生活，祇有豬才喜歡。」

「好吧，你可得多加小心了，因爲我有四張口等着你來餵東西呢。」

浪子高亮「卡」的一聲關上萬能手錶。

他冷酷的一笑，便往希爾頓前的停車處走去。

* * *

車門拉開了。

車內的約翰牛露出個微笑，他那整齊的鬍子微微一動，應該說他的臉皮動了一下。

「高先生，請坐進來。」

當浪子高亮坐在約翰牛一邊的時候，這輛豪華轎車立刻又駛上公路了。

約翰牛又按動車內機關，「卡」的一聲，那個平台便伸展在二人的面前了。

約翰牛再按按鈕，那個裝滿各類名酒的架子也移動出來了。這令高亮一笑。

約翰牛指着一邊的三隻瓶子：「一八七六年法國葡萄酒，這一瓶是非洲酸，還有這個土瓶子，正是高先生說過的中國茅台。」

浪子高亮低頭注視，他笑笑，

道：「是希爾頓酒店的，牛先生，你很會辦事。」

約翰牛一笑，得意的道：「我不能讓高先生說我們的招待不週。」

車行很平穩，浪子高亮調好一杯酒送給約翰牛，道：「你嘗嘗，五味俱全。」

約翰牛接過高亮調的酒，笑問：「然後呢？」

高亮舉着另一杯笑道：「然後你就會覺得自己是個眞正的男子漢，哈……乾！」

約翰牛也笑了。

兩個人喝乾杯中酒，祇見約翰牛直伸舌頭。

有一股熱流直往肚子下面貫穿着，這令喝了這種怪味酒的約翰牛直瞪眼。

高亮未有任何反應，他還哈哈的笑笑。

强忍住肚子內一團火，約翰牛道：「高先生，我等你的答案了。」

浪子高亮放下手中杯子，他似乎對自己調的酒很滿意，也露出個愉快的表情，回過頭來。

「牛先生，我的老大太愛財了。」

「這世上人人愛財。」

「人人愛財取之有道呀。」

「如果都是取之有道，這世上的富豪就會少去一大半，高先生，也許祇有我們的王爺夠資格爲富豪。」

浪子高亮忽而仰天大笑。

「牛先生，你很會另一種幽默，哈……」

「高先生，你們老大的價碼多少？」

「牛先生，我祇直接同你的主子說話。」

他話聲甫落，車內已傳來泰勒王的聲音：「高亮，十分鐘已經到了。」

浪子高亮道：「王先生，我已同我們老大談過了，他叫我暫時放棄自己的任務，爲王先生把這事弄妥。」

泰勒王的聲音道：「很慷慨，祇不過價碼一定不在少數。」

浪子高亮道：「對於我們老大的這種作風，我實在不以爲然，王先生，以我過去的作風，我義不容辭。」

泰勒王道：「所以我不叫你作難，說吧，你們老大要多少，才會叫你爲我辦這件事？」

浪子高亮道：「美金三千萬，然後我爲王先生把事情的眞相找出來。」

車廂內一片寂靜。

車輪的聲音好像就是壓在車內人的身上似的。

祇有高亮，他又倒了一杯酒喝着，狀甚輕鬆。

便在這時候，車內有了泰勒王的聲音了：「高亮，這些錢仍然存入瑞士銀行？」

高亮道：「不，要分開來存放。」

「怎麼分法？」

高亮道：「王先生，你好像答應了？」

「不錯，我答應了，三千萬美金。」

高亮愉快的笑了。

他祇稍動心眼，比他的老大還多一千萬美金。

這種行爲，大概也祇有浪子高亮才會想得出來。

他應該高興。

泰勒王的聲音：「高亮，錢如何存呀？」

高亮道：「一千萬存入瑞士，以原帳號存在花旗分行，另外兩千萬就存在此地花旗銀行，帳號是『〇一〇一〇』，王先生，我再重複一遍，是『〇一〇一〇』。」

泰勒王道：「比瑞士的少了『一〇』兩個號碼？」

浪子高亮道：「不錯，王先生，你的條件可以對我說了。」

泰勒王道：「高亮，我給你一個衞星頻道，KK五，你會有另一隻手錶帶在你的另一隻手腕上。」

便見約翰牛取過一隻十分怪異而又精緻的手錶，交在高亮手上。

高亮毫不遲疑的把手錶戴在右腕上。

於是，車內傳來泰勒王的一聲笑。

從笑聲中，可以發覺泰勒王的滿意與讚許。

高亮道：「王先生，錢的事情？」

泰勒王道：「當我把你該做的說完，那三千萬美元已存入兩家銀行了。」

高亮道：「我在等候吩咐了。」

泰勒王道：「我給你的限期是一個月，在這一個月之內，我希望你作出成績來。」

高亮道：「那當然。」

泰勒王又道：「一旦找到任何消息，你祇能向我一個人報告，這是最要緊的一點。」

浪子高亮道：「當然，你是出錢的人，我當然用KK五的頻道跟你聯絡。」

泰勒王道：「至於如何下手，可需要我的協助？」

浪子高亮道：「如果你的人可以協助，你也就不必找我了，是不是？」

泰勒王哈哈笑了。

他的笑聲總是令聽的人不舒服。

高亮就有些不愉快。

他叫車子停下來，他要靜一靜。

祇不過三分鐘不到，又傳來泰勒王的聲音：「高亮，錢已存入兩家銀行了，餘下的就看你的表現了。」

高亮拉開車門跳出車外，然後……

然後他又伸手車內把三瓶他最愛喝的酒取在手上。

「這種酒祇有我適合，牛先生，你不會笑我貪杯吧？」

約翰牛哈哈笑道：「高先生，是我的榮幸。」

「哈……」

高亮笑着往海岸邊走去了，吹着口哨。

* * *

浪子高亮從碼頭上拉脫繫在船旁的纜繩，他還未跳上那艘白色的快艇的時候，他的那隻萬能手錶已發出「嗶嗶嗶」的呼叫信號。

高亮又把纜繩套繫在船柱上。

「老大嗎？」

「高亮，先不要離開，有兩個人馬上帶着他們的天才儀器找你去了，你一定最需要他們的天才傑作。」

「老大，莫非是大鼻子豪文與兔嘴巴貝克二人？」

「不錯，就是他們二人，他們有幾樣東西，正巧你要去那鬼地方，帶去實驗吧。」

「老大，你也把我當試驗品嗎？」

「高亮，等你見到他二人之後，再對我發牢騷吧。」

「我不喜歡帶他二人去你口中說的鬼地方。」

「不必帶他們前去，他們祇是要告訴你，如何使用他們的天才儀器。」

高亮吃吃一笑，道：「老大，我在等他們了，但不知他們還有多久才到，我不想浪費我的時間。」

「高亮，你的時間就是同女人亂七八糟地搞在一起，你祇有十分之一的時間去幹一點點正經事。」

「我的十分之九時間幹的才是正經事，十分之一的時間才是亂來。」他頓了一下，吃吃又笑道：「我以爲當我同女人在一起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偉大的。」

「女人，女人，如果這世上沒有女人，你眞的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如果這世上沒有女人，這個世界就像是另一個月球，祇有虛浮的泥沙與岩石。」

他忽然又道：「老大，他二人來了。」

「用心聽他們的解釋，對你大有益處，通話完畢。」

高亮往碼頭的另一端走過去了，他懷中還抱着他最愛喝的三種酒。

「嗨，溫暖的海風，把我心中最思念的兩位高人吹來了，請上船吧，喝我的美酒，如何？」

迎面兩個人，身後還跟了兩個大漢。

兩個大漢抬着一件十分沉重的東西，因爲用最好的油帆布包着，看不清裡面是甚麼。

「高亮，你心中最思念的是女人，天下有一半人都知道你的毛病。」

這人瘦高，頭很大，他的鼻子更大，好像一隻鼻子幾乎霸佔了他一半的臉，這人正是大科學家豪文。

另一人正是當今科學界有名的設計家貝克。

貝克指揮着身後兩個大漢：「小心，輕放，用鋼索繫牢在快艇右舷。」

高亮祇看了一眼，他不必問，他祇要把這二人請上快艇就行了。

兩個壯大的漢子，吃力地把那件東西安放在快艇右舷，從外面看去，好像是一個救生用具。

這時候，快艇上面，蜜兒與甜兒穿着寬鬆的外罩迎出來了。

蜜兒上前摟住高亮，立刻獻上一個香吻。

甜兒也當仁不讓的吻了高亮。

浪子高亮道：「我親愛的，今天我們有客人，快弄些你二人拿手的好佳餚，招待我們的貴賓。」

甜兒與蜜兒立刻扭動腰肢往快艇那間小廚房走去。

大鼻子豪文一把拉住高亮：「等你完成老大交付你的任務以後，我們痛飲，這時候你應該認識這東西的構造與使用方法。」

高亮伸手拍拍正在捆繫的那個怪物：「大鼻子，這是你的最新傑作？」

豪文指着一邊的小胖子貝克：「我二人共同設計的。」

高亮笑笑，道：「一定很精采。」

豪文道：「希望不祇精采，而且能用得其所。」

浪子高亮道：「怎麼說？難道二位早就在這件怪物中下了苦功？」

豪文道：「十一年了，你還未投入老大陣營的時候，我們便設計了。」

浪子高亮道：「啊，已經那麼久了，偏由我來使用，老大也太瞧得起我了。」

貝克淡淡一笑，道：「我們也認爲你是使用這東西的最適當人選。」

豪文又接道：「老大早就決心設計這東西了，高亮，你知道爲甚

麼嗎？」

浪子高亮道：「老大愛財，他該不是想在那種鬼地方去撈甚麼寶吧？」

貝克與豪文撫掌笑了。

這說明高亮猜中了，所以高亮也會心一笑。

豪文道：「百慕達三角洲是個神秘地方，在這個地球上的大海域裡，祇有那地方充滿了鬼魅色彩，多少年來，不論是天上飛的，水面駛的，甚至潛在水下的，經常會突然的消失了蹤影，連一絲痕跡也不留，而人類的智慧不斷地破紀錄升華與創造，但却難以解開那地方的怪異之謎，每一回的失事，就有許多寶藏落入海底，那是多麼可惜的事呀！」

貝克又道：「尤其是最近，歐克遊艇的失踪，觸動了老大的決心，限我二人把這東西趕製完成，高亮，下一回合便看你的了。」

浪子高亮道：「我希望二位設計的不是一具棺材，而是眞正的尖端水中武器。」

豪文哈哈一笑，兩個壯大的漢子已把那具怪物用鋼索在下面套牢在鋼環上，貝克已把遮蓋的油帆布拉開來了。

高亮一看，不由淡淡一笑：「二位偉大的科學家，你們怎麼回頭倒退了五十年？」

貝克笑了。

豪文也笑得直聳肩。

浪子高亮道：「如是我，就笑不出來了。」

他伸手拍拍那隻怪物，它看上去有兩個汽油桶那麼長，那麼粗，祇有頭前是圓形尖狀，尾部稍細，卻有三個螺旋槳分別安裝在朝後、朝左、朝右，另外，就是中央的內部，從上面看去，裡面有一部很新式的電腦，還有……

浪子高亮有些嗤之以鼻的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意大利人發明的海豬潛艇就是這種模樣，它可以乘坐兩人或一個人，用於在水底下爆破敵人軍艦的東西，二位拿來加以改裝，是不是？」

豪文收住笑，他直搖頭。

貝克道：「等你明白以後，你就會拍案叫絕了。」

浪子高亮道：「那麼，二位就叫我驚奇一下吧。」

豪文伸手把怪物的主鈕按了一下，對高亮道：「這是你第一步要做的。」

高亮看不出妙在何處，他直眨眼。

貝克道：「已經發動了。」

高亮問：「爲甚麼沒聲音，也不見任何反應？」

豪文道：「核子燃料藏在最下方，當你坐在白金與鈦合成的艙內，上面的防水壓罩便把你安全的保護在裡面，你這時候便祇能在電腦上面工作了。」

貝克道：「它可以讓你在海底活動半年之久，裡面電腦不但供應你充分的資料，更有海底食物，一如太空食物一樣，不用擔心會餓肚子。」

豪文道：「你要注意電腦旁邊還有一個裝置，那個東西用來排除電腦故障之用，當發生巨烈碰撞使電腦失靈的時候，你就要啓動這玩意了。」

浪子高亮很細心的聽着。

要命的事情，他總是很用心的。

當他看到電腦的另一邊有個儀錶的時候，他驚訝地道：「五萬公尺……可能嗎？」

豪文道：「當然可能，你知道世界上有兩條最深的海溝嗎？它們都有二萬公尺以上的水深，尤其是菲律賓東方海底的馬利亞納海溝，幾近三萬公尺深，這東西原就是爲深海設計的。」

貝克道：「我們已在壓艙試驗多次，高亮，你在這一點上盡可放寬心。」

浪子高亮道：「如果我發現海底寶物，怎麼取捨？」

豪文笑道：「電腦上有說明，實際上這東西就是一個實體機械人，你不過是在機器人體內加强操作罷了。」

貝克道：「它不但可以收取東西，它的防禦能力也是一流的。」

浪子高亮道：「這也是我最關心的，我不想在海底祇會逃而無還手之力。」

豪文指着電腦上的左下方，道：「這種武器，你可以視狀況使用。」

貝克道：「刺蝟針，烟幕罩，電子光束……」

高亮道：「威力範圍？」

貝克道：「一浬範圍內有效。」

豪文道：「三種武器也可以合併運用，比方說，你可以用烟幕把自己藏起來，利用電子光束去摧毀敵人，更可以在有效範圍內發射刺蝟針。」

高亮十分感興趣的道：「這玩意兒總得有個名字吧？二位天才。」

貝克道：「『海霸王』。」

豪文又接道：「這名字是老大起的，他說有了這傢伙，海底到處可以去了。」

高亮道：「海霸王，嗯，希望它名副其實。」

貝克道：「好了，至於如何下水，你祇需打開鋼索就知道如何使用了。」

高亮拍拍手，笑道：「我想，這上面尚缺少一樣東西，二位，我以為……」

豪文道：「應該設計的全有了。」

浪子高亮道：「攝影的照相機應該有吧？」

貝克笑道：「這也是重要的東西，高亮，電腦上有說明，當你的行動達到一千公尺以下的時候，照相機會自動照下你的每一個情況，尤其是海底的情況，而在一千公尺以上的時候，就由你自己去操作了。」

高亮道：「好像該有的全有了。」

豪文道：「勇敢的高亮，我們的傑作，由你的表現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祝你有豐收的成果。」

貝克伸手握住高亮的手，道：「祝你成功！」

高亮道：「好像二位就要離去了，為甚麼不一齊進去喝一杯？」

豪文道：「我們等你回來再大醉。」

貝克已命兩個大漢上岸了。

高亮也不挽留，他向這兩位天才科學家揮揮手，便取了纜繩，白色的快艇徐徐的往大海洋中駛去了。

* * *

當航向固定，雷達已搜過前方一百浬內無船隻的時候，浪子高亮很愉快的斜躺在軟綿綿的床鋪上了。

當然，蜜兒與甜兒便也忙碌着為高亮調酒，端上各樣食物。

祇不過高亮祇喝了兩杯酒，便伸手把甜兒抱在懷中了，甜兒與蜜兒二人，在快艇駛入大海的時候，她們已經把身上拖累的衣服脫下來了。

她們的衣服，祇是三點式的布片而已，但她二人都知道，高亮最不喜歡女人身上有衣服。

高亮喜歡女人光溜溜的，那才顯得出女人的眞正美感，因為他以為美麗的女人乃上帝賜給男人最好的恩惠，用一塊布遮起來，是有違上帝旨意的。

高亮的這一思想，對於衞道之士而言，那是悖逆的，但高亮卻眞正享受到男女之間至高的美感。

他現在就在享受着。

甜兒的頭垂下來了。

她那長長的美髮，在垂向下方的時候，抖出一片金黃色波浪。

一邊的蜜兒還在為高亮的背肩捏舒着，偶爾還會低頭吻上去，甚至輕輕的咬一下。

海面上是平靜的，然而……

然而白色的快艇內，一片春光無限好。

大海上帶來了這令人發瘋的怪現象，想一想大海怎麼會不起波浪？

尤其是在這個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海域上，更會招來不平常的反應。

這時候應該是午夜零點了吧。

人總是會累的，夜就是要人們好好的去恢復一下體力，當高亮校正過電腦操縱的雷達幕上的每一個方位之後，他愉快的擁着甜兒與蜜兒睡了。

看起來這眞正是個愉快的海上旅遊。

從電腦中的資料顯示，南半球的暴風至少還在三個月之後才會出現，應該說現在是風和日麗的季節。

浪子高亮祇不過睡了一個鐘頭，快艇上面的警示燈與警報器同時响起與顯示着。

高亮忙推開懷中沉睡二女，猛抬頭，發覺遠處海面上有一團極强的藍光。

高亮先撲到雷達幕前。

雷達幕上甚麼也沒有，但那藍光卻明顯的仍然在海面上，距離很難估計。

如果能在雷達幕上出現，便立刻知道距離與方位了。

高亮啓動電腦自動操作，艇首對準那團藍光疾駛而去。他的神情是緊張的，但面上一片笑意。

他相信那絕不是海中魚類，海中沒有那麼大的魚，而魚也不會發出比星芒還亮的光芒。

那一定是甚麼怪物出現了，祇不過這怪物的體積太大了，大得就像一個中型的島嶼一樣大。

高亮把快艇速度校到最高，那是一百二十浬時速，這樣的速度在水面上航進是會引人注意的。

半夜的海面上不會有人注意。

但卻引得那團藍光的反應了。

祇見一條光束，如北極之光似的直射過來。

光束移動得雖然不快，但照射的光一定具有殺傷力，好像科學家們在研究的死光一樣。

如果眞是死光，情況就危險了。

高亮把自動操作改由他自己操作。

當那束藍光照過來的時候，他立刻把快艇往橫疾駛，這樣就會避開光束的直射。

那光束在照射不到快艇的時候，不能橫掃海面，而是再重新的照射過來。

這也就是說，光束的射出，必需射中，就好像射出一發炮彈一樣，不能再由原來的那一發炮彈去追踪目標。

高亮立刻明白，當光束出現的

時候，最厲害的就是光束的最前端一點，餘下的光束，祇不過是前面的光束太快而停留在空中的餘光。

也就像天空的一顆流星帶起的尾光一樣。

高亮用力的掌舵，三、五次以後，倒把快艇上的甜兒與蜜兒晃醒過來了。

蜜兒驚叫着奔向高亮。

「快把救生衣穿上！」

「那是甚麼？」

甜兒撲進駕駛室問高亮。

「親愛的，快穿救生衣，我們正要接近，但我以為……」

光束在距離艇右舷不到百公尺處掠過，海面上一片天藍色，也是怕人的藍色。

一次一次的接近了，高亮沒有時間去猜測那是甚麼，祇不過有一點他明白，一旦光束直擊到快艇上，這條艇與人員，都將死在大海上。

急急的催促二女穿好救生衣，高亮看一看方位，他吃一驚，因為艇上的羅盤失靈了。

他不想迷失航向，更不想被光束擊中，高亮相信，那絕對不是甚麼探照燈一類的東西。

如果是探照燈，光束就可以橫掃海面了。

浪子高亮發覺擊來的光束相距快艇不過五十公尺了，他急忙把舵交在蜜兒手上，道：「記住，當我下水以後，你們把快艇改變回頭駛，盡快的脫離光束，絕不能被光束擊中。」

蜜兒接過舵，高亮已奔到右舷，很快的把一套特別設計的緊衣穿上身，然後跳進那具特製的「海霸王」裡面。

「甜兒快來。」

甜兒帶着驚恐的走到海霸王一邊。

「拉開兩端鋼索，再按下面的卡鎖。」

甜兒急忙照辦，把兩端的鋼索拉開，再拚足力氣踩那下面的卡鎖。

便在這時候，那光束又射過來了，幾乎距離快艇祇有十公尺了。

光束之强，可以看到海水下面三百呎深的一切生物，也照得快艇上的人幾乎雙目難以視物。

* * *

「彭！」

「噗通！」

「海霸王」落入海中了，浪子高亮立刻往海水中潛去，他不能被那極强的光束擊中。

浪子高亮沉下百呎深處，他仍然被那道强烈的光束所吸引而抬頭望向水面，光景就如同一片光滑的玻璃鏡，海水太美了。

這時候他祇擔心海面上的快艇，他為蜜兒與甜兒的安全擔心。

浪子高亮從光束的方向，立刻啓動「海霸王」內部的電腦。不料却發現海面上已不見白色快艇的踪影。

高亮這一急，還以為「海霸王」上面的雷達幕垂直面出了問題，便立刻自海水下面往海面移。

當他的「海霸王」「嘩啦」一聲彈在海面上的時候，奇怪的事情出現在高亮的眼前。

祇見原本强烈的光束，正在慢慢的收縮着，從那極强的光芒之中，隱隱然有兩團小影子，影子在光束中漂浮着，宛如幽靈飄浮在空中，漸漸的往那一團火的光環中移動，越移越小。

這時候，海面上已不見快艇了。

浪子高亮吃驚的四周看着。

四周是一片死寂，海面上一點痕跡也沒有。

高亮想不到那光束還有吸着力，不由把他的「海霸王」加足了馬力，直往那片光環中衝過去了。

他的樣子好像要拚命了。

是的，他失去了甜兒與蜜兒，當然會發火。

海面上的巨大光環在收縮，在下沉，在這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中心點上，這時候正充滿了眞正的神秘氣息，那恐怖的光芒，照得海水下面變成了天藍的水晶世界，即使是再小的魚兒，也被照得通體透光。

祇有一樣東西是光芒照不透的。

那就是快速衝來的一種更怪的東西——浪子高亮駕駛的「海霸王」。

「海霸王」的速度已達頂點，海水中任何一種魚類，也追不過它的速度。

高亮的目標就是正前方的光束，他的心中發狂的叫着：「快，快呀！」

因為那光束在縮小，光束中的兩團人影已消失不見，這情況當然令高亮發急。

果然，光束縮成一點，然後又往水面下移動。

浪子高亮把他的「海霸王」以俯角三十度潛去，他必須要探查出那是甚麼樣的發光體。

如果探不到，至少也要明白光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又消失在甚麼地方。

浪子高亮恨不得立刻衝到光束的地方，他已經用盡力量了，而前面的光束已往深海中沉去。

浪子高亮從電腦上看出，此時的水深已超過六千公尺，他的「海霸王」仍然在往海底接近。

快七千公尺了，高亮作了一次

深呼吸，發覺自己的身體無異狀，這對他有了信心。

他不由得心中想到豪文與貝克二人，眞是天才。

他們是天才，他自認是勇士，這世上天才加上勇士，有甚麼難事不能克服呢？

前面下沉的光束已形成個圓柱狀了。

高亮心中明白，當圓柱狀的光束一旦消失，他便甚麼也看不見了。

深海是一片黑暗的，深海也像外太空一樣，伸手不見五指的。

「海霸王」上面，當然有照明裝置，但卻不如有個光亮的目標指引，更爲方便容易找到光源。

光束在收縮着，而且那兒的海水好像顏色變了，變成淡綠色。

高亮對準尚不到數浬的光柱衝過去了，他以爲那是個神秘的物件，一個能吸東西的怪物。

怎料，事情突然變了。

高亮看得十分清楚，當光束剛剛抵於海底的時候，海底在移動，而且移動的十分突然。

當海底的移動發生的時候，那光束便縮進海底下面消失不見了，而海底的移動，便也把附近的景象也帶入黑暗之中了。

浪子高亮立刻把探照燈打開，卻發現前面激起一片灰芒芒的泥水，遮住了他的視綫。

浪子高亮立刻定位，更把此地的地形輸入電腦中。在這一片黑漆的海水底下，高亮發覺水深是八千六百五十一公尺，這是人類很難到達的深度。

高亮是第一個到達如此深的人。

浪子高亮被一片泥灰遮住視綫，便立刻把他的「海霸王」停在原地不動，他要等候這大片的泥灰被海流冲離以後，看一看前面是甚麼。

大約等了五分鐘，他的探照燈漸漸的又把亮距拉遠了，而且海底下面的軟體動物也清晰可見。

深海中有許多無脊椎動物，海洋學家就認爲牠們是陸上動物的起源，如今高亮發現，有許多軟體動物的體積相當龐大，怪模怪樣，面目可憎。

高亮無意觀看這些怪物，他啓動「海霸王」慢慢的往前面移動着。

他至少往前移動十浬，海底下不見有甚麼異樣。

高亮找不到任何綫索，卻又想到海面上的快艇。

是的，甜兒與蜜兒不知怎麼樣了呢？

祇一想到他的兩位美女，高亮立刻拉起「海霸王」往水面上衝去。

很快的，他已漂浮在海面了，祇不過此刻海面一切平靜，海浪不高，黑夜好像就要過去了，時間正是早上四時五十分。

視綫不良，高亮啓動雷達。眞令他失望，海面上在百浬範圍內，甚麼反應也沒有，雷達幕上一片空白。

高亮自言自語：「怕是凶多吉少了。」

既然失去快艇踪跡，高亮便決心要去發現些甚麼。

他沒有忘記泰勒王的約定，要在一個月之內給他一個確切的說明。

他知道，泰勒王的錢是非常燙手的，如果泰勒王不滿意，甚至發覺被騙，其後果當然是可想而知。

高亮雖然不怕泰勒王，但他卻不能不爲自己的信譽着想，高亮的信譽總是响噹噹的，否則泰勒王就不會找上他及花那麼多的錢。

浪子高亮可以在這艘「海霸王」上面停留半年之久，因爲「海霸王」上面的燃料充足，食物更是不缺，更妙的是駕駛座的設計更令人叫絕。

那個可以伸縮的駕駛座，好像專爲高亮的身高而設計的，六尺二寸長，它可以平放下來，就是一張軟綿綿的床鋪。

如果高亮心煩不能成眠，他可以啓動座位右面的按鈕，柔柔的音樂聲傳來，宛似美女在他耳邊唱催眠曲似的。

設計此「海霸王」的兩位大科學家豪文與貝克也深深明白高亮的毛病，爲了怕高亮在海底久而感覺枯躁與無聊，便也特爲高亮設計了幾套錄影帶，那當然全部是黃色而又特別令人「發火」的影帶，足以令高亮看得過癮。

另外，那個軟座還有一項特殊裝置——當高亮困坐其中時間久了，他可以按動左面的電鈕，然後，高亮不用動，軟座便自然的作出各種移動與顫抖，給予高亮以適當的運動量，以免他肌肉僵硬，骨頭酸痛。

「海霸王」內部的設計，幾乎已至應有盡有了，可以與太空中運行的太空艙媲美。

* * *

浪子高亮又潛入深海中去了。

他把在海底奇景輸電腦中的位置固定在電腦的畫面上，然後加足動力直到八千六百五十一公尺深處。

高亮發現這裏海底與一般海底毫無差異，但他卻知道這裏一定有問題。

那光束，那大團的灰泥，還有他曾經在這海域中遇上的巨鯊羣。

尤其是其中有一個令他百思不解的鯊魚型潛水工具。

高亮的「海霸王」被羣鯊阻着，他無奈的看着……

高亮相信，如果他能在這些條件下找出答案，百慕達三角洲的神秘，也許就可以解開來。如果有人能解釋出這裏的神秘原因，這個人就有了偉大的成就感。

高亮就決定把握這一機會，他也許可以在這項發現上揚名全世界。

現在，高亮把他的「海霸王」停下來了。

他甚至把所有的動力也停下來了。

「海霸王」艙內有充足的氧氣供應，即使關掉核子電機，內部仍有大量的氧氣儲存。

高亮把氧氣罩套在口鼻上，把軟座放平，睡了。

他已經工作快兩天了，他需要好好睡一覺。

他把所有的指示器也關上了，這樣，從外面便也看不見「海霸王」的內部一切了。

海底頓時又陷於一片黑暗。

高亮在「海霸王」裏面的軟座上打起鼾了。

後來，高亮是被「海霸王」震動弄醒的。

這令他十分吃驚，因爲他發覺無數條巨鯊好像快就要把海底遮蓋住似的。

這些巨鯊的游動很有順序，而他的「海霸王」上方，似乎有個巨大的力量把它壓着。

高亮抬頭一片黑，他祇能從「海霸王」的前窗看出去。海底原本黑暗一片，這時有點微光。

雖然是微光，卻也足以看清一浬之內海底下面的一切動態。

高亮驚訝的是「海霸王」上面是甚麼東西，爲甚麼會壓在他的「海霸王」上面不動？

就在高亮吃驚的時侯，忽見一道强光自上方發出來，然後羣鯊往水面游去。

高亮要啓動他的「海霸王」了，他不能就在這裏不動，他相信憑「海霸王」的動力，可以衝上水面的。

不料他尚未按下電鈕，忽覺一股似雷般的聲音傳來，祇見海底又在移動，便在移動中，又掀起一團泥灰出現。

高亮似乎看到一段海底在移動，他打算先啓開探照燈看個仔細，但又怕引起壓在上面的東西注意，萬一上面是個毀滅性怪物，他又要費上一番手腳了。

高亮心中自責，爲甚麼自己要貪睡，白白的錯過這個大好的機會？

猛然一下震動，高亮頓覺「海霸王」可以動了，他抬頭看，祇見一團黑呼呼的東西往水面方面移動，再往前面看去，海底又出現

了，而且十分清楚，因爲那大團的泥灰已經被海流沖走了。

也許正因爲這一片海底又恢復正常，所以壓在海霸王上的怪物才隨那大羣的巨鯊潛向海面。

高亮等到上面的怪物去遠，便立刻啓動海霸王上面的動力。

從電腦雷達幕上，他嚇一跳，上面千公尺處大片的黑影出現，一點一點，密密痲痲，顯然正是剛才的那羣巨鯊浮往海面。

高亮把探照燈打開來，海底下面一些痕跡也沒有。

原本可以發現甚麼的，但高亮爲了安全，他直待海底無光，而泥灰消失才啓開他的照明設備。

高亮相信，至少他已經找到關鍵的地方了。

他不必去找海底，且去到海面上看個究竟。

海霸王往海面升去了，高亮注意着電腦雷達幕上，他必需與鯊魚羣保持着一定的距離，這樣，他就可以在暗中發現甚麼了。

* * *

海底下面是平靜的，然而海面上却是狂風暴雨，這是在這個季節裏很少有的現象。海面上有一艘遊艇在顚簸着，看上去是一艘家庭式遊艇，因爲艇上面有女人有小孩，那掌舵的男子已是滿身濕透，一邊正大叫着女人與孩子穿好救生衣，把灌進艇內的海水抽出去。

「爸，鯊魚！」

「鯊魚，很多鯊魚！」

「快，把水抽出去！」

那女的吃驚着：「天啊，這麼多鯊魚！」

掌舵的男子也變臉色了，他從未見過這麼大、這麼多的鯊魚。

當大浪壓下來的時侯，那遊艇根本不由自主的隨浪滾動在波濤中，當浪濤自遊艇下方衝過，艇上的舵才又恢復正常，這是十分危險的時刻。

如果一連三個巨浪，這艘遊艇就會被巨浪捲入海中了。

最恐怖的，乃是圍繞在遊艇四周的巨鯊，牠們好像等着撕吃遊艇上的人了。

遊艇上不時的發出一聲尖銳驚叫，遊艇幾乎就是移動在鯊魚羣中了。

情勢十分危殆，那遊艇底部不時的傳出「咚咚」之聲，顯然是被巨鯊撞着的聲音。

於是，一艘怪物出現了。

那是一艘比鯊魚大兩倍的怪潛艇，它從遊艇一邊滑過，然後又消失在海中。

遊艇上的女子尖聲再叫，這聲音又被海水下方的高亮自儀器傳送中聽到了。

高亮祇要聞到女子淒叫，他是不顧後果的。

拉起「海霸王」便直衝海面。

他早就發現那艘即將沉沒的遊艇位置，他自羣鯊中冒出水面，發覺遊艇就在浪中左右搖晃已超過五十度了——已達翻船斜度，狀甚危險。

高亮的出現，令遊艇上掌舵的男子吃一驚，但也有了一絲喜悅。

高亮在「海霸王」上面以手示意，並以擴音器喊叫。

「快把我拋射的鋼索套牢，快！」

他的話說完，那男子已爬到遊艇外，高亮的鋼索已自「海霸王」的尾部射到艇上面了。

遊艇上那人抓牢飛來的鋼索，立刻套在遊艇首部的繫纜柱上。

高亮把方向定在二百七十度，啓動電腦，以超過六十浬的時速往西方疾駛。

拖艇時候的速度不應該有這麼快的，但高亮很有把握，後面被他拖牢的遊艇，幾乎船底可見，這樣，遊艇便也不會再受巨浪的擊打。

高亮的「海霸王」看上去幾乎全部在水下面三、五公尺深了。

他的速度可以超過百浬時速，但他祇以五十浬時速，已足以把遊艇拖離鯊魚羣了。

再大的鯊魚，也追不上高亮的「海霸王」了。

令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當高亮拖着遊艇逃至五十浬外之後，海面上的風浪平靜了，一如高亮來時一樣的平靜。

鯊魚不見了，海浪消失了，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海面上會有如此快的轉變。

他把「海霸王」慢下來，回頭看看被他拖的遊艇。

遊艇上面，駕駛窗前四個人，兩女兩男，也是兩個大人與兩個少年。

四個人擠在窗前望着他，四個人均是滿臉驚異之色，那女的一手抱住男的在吻着，似乎是慶幸生還的高興樣子，兩個少年也在笑。

高亮心中不愉快，他也需要女人的安慰呀！

如果此刻蜜兒、甜兒在他身邊，多好哩！

「海霸王」停下來了。

高亮以擴音器呼叫：「鬆開我的鋼索，祝你們好運！」

男的急忙走出艇前，他未鬆纜索，却大聲的道：「朋友，可以上來喝一杯嗎？」

那女的也走出來了。

高亮發覺這位徐娘半老的女人，風韻誘人，那胸脯、那臀部、那身材，還有一身古銅色的肌膚。

他舐了一下嘴唇，似乎是聽到

喝一杯才出現的表情。

但高亮雖然心中如此想，但他也不會上去喝一杯，他要喝的酒是三種酒調配的。

擺擺手，高亮道：「謝啦，在下有要事待辦，不能躭誤，解開我的鋼索吧！」

遊艇上的四個人好像失望的樣子。

那男子取下鋼索，大聲叫：「再一次謝謝了！」

高亮收回尾部鋼索，露出一個滑稽的笑容，掉轉頭便往海底潛去。

他聽到了遊艇的啓動聲音，很大，好像是加足馬力往西方駛去了。

* * *

高亮很急，因爲他發覺那大片神秘的海域下面，一定藏有古怪的東西。

他更相信，海面上的大浪來得更神秘，爲甚麼大風浪會突然的消失？

高亮曾與那羣巨鯊相遇過，他與蜜兒幾乎被鯊魚包圍住，他的快艇碎了，如果不是泰勒王派出的兩架搜索飛機及時趕到，情況的發展就很難下斷語了。

高亮現在有幾項存疑等待他去發掘，那就是——

海底的移動。

羣鯊的出沒。

那光束的來處。

當然，更重要的乃是那艘怪怪的小潛艇。

高亮相信，這些巨鯊一定受那怪潛艇的指揮，而這艘怪潛艇又是誰去操縱？

高亮不由得檢視他的水下攝影機，他祇要有機會，非把那怪潛艇拍攝下來不可。

他現在又往那個會移動的海底潛去，他的「海霸王」內部的儀器，一切正常。

然而，當他快要到達那個已知的深度時候，正遇上一件令他想不到的奇怪事情發生了。

那是不可思議的怪事情。

浪子高亮忽然發現海底裂開的巨洞中發出光芒四射，便也看到無數巨鯊往那洞中擠去。

這又是一次奇景，令他大吃一驚。

再細看光亮，似乎在變得越見微弱，而羣鯊也散亂的鑽向深處去了。

浪子高亮在思考着，他應該如何來決定他的行動，才能有收穫。

然而，不容他多考慮，因爲他發覺海底又升起一股泥灰，而海底也在移動，是從兩個方向合攏，顯然這一大片足有一浬長的海底是假海底。

高亮眼看着這移動的海底就要合起來了，他不再猶豫的操縱着海霸王衝向鯊羣中去了。

* * *

高亮帶着他的海霸王探測怪物，被困在海底下面了，高亮衝入鯊魚羣中以後，他去追尋那即將消失的光芒，他是認準了方位的，但他却被那些羣鯊擠在中央無法衝過去，甚至還被那些鯊魚把他的視綫堵住，等他快要衝出羣鯊的時候，海底又起了變化，看上去更眞實的海底又在移動中結合在一起了。

有兩道假海底，高亮相信自己不會看錯。

光消失了，這裏更見黑暗，如果不是海霸王上面有燈光，高亮幾乎甚麼也看不見。

海底本來是一片黑暗，八千公尺處的海底。

高亮對於這些巨鯊十分不解，牠們怎能在這深海中生存的呢？

雖然鯊魚是水中惡霸，但牠們應生存在一定的深度，太深的海洋，牠們也會被深水壓力所斃。

高亮也奇怪，爲甚麼這些巨鯊祇是圍住水面上的落難人和船，而不立刻加以攻擊？

有了這些疑問，高亮便加强了探照燈的强度，他也試着以海霸王的身子去衝擊那些巨鯊。

於是，他發現了另一種怪異現象——這些巨鯊身上的骨頭幾乎就是軟得可憐。

高亮祇衝上鯊魚的身子，牠們就像風吹的紙一樣，身子貼在海霸王上了。

高亮以爲這不是鯊魚，雖然海中有各類鯊魚不下五十種之多，但這却是另一種怪魚，當這些怪魚在深海中時候，牠們的行動十分文靜。

牠們也可以游到海面上，祇不過牠們是羣體的，不是一般鯊魚，會單獨行動。

牠們的長相太像鯊魚了。

牠們却又不是鯊魚。

高亮把這種怪魚一一的攝入鏡頭內，這種傷腦筋的事情，由老大找人去傷吧。

高亮不想傷腦筋，他要設法退出去了。

浪子高亮試了幾個地方，祇是他再怎麼動腦筋，海霸王就是無法脫困。

於是，高亮眞的很後悔，不該貿然的衝進來。

他的燃料與裝備，足夠他使用半年，暫時他不爲這事傷腦筋，但他却忘不了泰勒王的限期。

泰勒王的限期是一個月，萬一在一個月內仍然出不去，那就痲煩了。

浪子高亮無奈何的找了一處空

間大的地方把他的海霸王停下來了。

他實在太無聊了，太空食物雖然保持他的體力，却也消失了那種美食佳餚的享受樂趣。

雖然軟鋪可供睡眠與應有的運動量，但限於空間，總是令人不自在。

當一個人被囚在牢裡時，他的空間就是那麼一小間屋子，頓時有失去自由的感覺。

高亮就有這樣的感覺。

爲了不被發現，他暫時不與老大對話，他按啟海霸王內部的放映機，果然，那美麗的畫面把他吸引住了，高亮吃吃的笑着。

畫面上是三個男子侍候一位美女，當然，他們都是赤身露體的在折騰着對方。

從畫面的進行中看，那女的眞算得上是天生尤物，喜愛男人，尤其是見了男人的……

高亮如果知道有這樣的女子，他一定會找來歡樂一番。

他對那三個男人的無用而感到可悲，他相信，他比他們三個在那方面高明多了。

高亮躺在海霸王裡面賞心悅目的看着錄影帶，對於兩位大科學家爲他所安排的這種消遣節目，他以爲還算差强他意，有總比沒有好吧。

高亮看了兩套，令他的心更煩躁，因爲不看還好，這麼一看男女之間的床戰，他自己也難以忍耐了。

他想着甜兒與蜜兒，如果她們在此，那該有多妙，可惜她二人失踪了。

甜兒與蜜兒絕對不是被救回去了，當時他曾以電腦雷達在海面上搜索過，海面上甚麼也沒有。

高亮正在胡思亂想，猛地他嚇了一跳。

祇見那些巨鯊似的怪魚，一條擠一條的把魚頭擠在一起，瞪着兩隻死魚似的眼睛，看向海霸王裡面。

這些魚不是看高亮。

這些魚擠着看海霸王內的錄影帶，那些男女正在如火如荼的媾合鏡頭。

難道這些魚也愛看這玩意？

高亮關上了電鈕，海底下面一片漆黑，這些怪魚立刻游走了。

高亮再啟亮了灯光，怪魚羣仍然不爲所動，祇有高亮打開錄影銀幕時候，怪魚才立刻又擠過來了。

於是，高亮這才發覺，這些怪魚也愛看他的影帶。

高亮哈哈笑了。

＊　＊　＊

浪子高亮的萬能手錶發出「嗶嗶」聲，但聲音十分微弱，他把錶貼在耳朵上，仍然聽不清老大的呼叫。

他明白，再强力的電波，實在很難達到這個深度，能有這個反應，已屬難能可貴。

高亮對着萬能手錶大吼，他不必說甚麼，因爲他聽不清老大的話，同樣的，老大也聽不見他的回答。

他祇要有吼聲傳過去，老大就知道他沒有出事。

祇不過他被困在這海底之下，實在令他發愁。

高亮把這一片怪海底仔細的查過，邊緣是高低不平的岩礁，稍稍向南傾斜約二十七度，範圍不大，約有一海里方圓，那些怪魚，便很安靜的游動在這個範圍之內。

高亮很想把海底的狀況向老大作報告，至少，他可以消遣老大，因爲他發現海底的這些怪魚也喜歡看錄影帶，而且還擠着爭相看。

這太離奇了，高亮不止一次的展示他海霸王上的各種錄影帶，祇要他看，那些怪魚就會擠着看，而且仍然是爭相看。

每一回，高亮都會吃吃笑，他怎也想不到海底下面還有這種怪魚的。

他也看不到怪魚吃甚麼，也許深海中沉澱着許多來自海中的浮游生物足以令牠們不會挨餓吧。

高亮唯一煩惱的，就是不能離開這裡，他把消失的光亮地方也探測過，那兒祇是礁石一片。

浪子高亮無奈了。

他的各種傳眞與傳話系統均正常，但就是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絡，這光景他祇有自求多福了。

＊　＊　＊

深海中永遠是暗無天日的，浪子高亮就是過着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

他從電腦上的顯示，知道已經困在這裡二十七天了。

二十七天是個漫長的日子，他幾乎可以數出這裡有多少那種漂浮的怪魚了。

有幾回，他在電腦雷達幕上很快的數着怪魚，雖然由於怪魚的漂浮令他中途功虧一簣，但大略上應該在八百至一千條之數，也許一千二百條吧。

這些怪魚的行動好像帶着幾分虛無縹緲，如果高亮能用手去撫摸牠們，也許還會發現些甚麼。

浪子高亮有一回動用他的機械臂，但當機械手碰上怪魚的時候，幾乎是碰上空氣一樣，甚麼感覺也沒有。

電腦上也指示不出機械臂碰到的是甚麼。

＊　＊　＊

浪子高亮最煩惱的，就是牙買

加泰勒王的約定，祇差三天就到期了。

也許他還有點運氣吧，因爲就在他最煩惱的時候，那第二層海底在移動了。

海底是沒有聲音的。

海底祇有泥灰隨着海流在移動。

於是，就在一道裂縫中出現了强烈的毫光。

光焰幾乎比日光還刺目，所有的怪魚已往强光處移動着，高亮急急地把海霸王內的灯光關閉起來。

有了那種强光，這裡甚麼也看得清楚。

於是，那蓋在上方的第一層海底很快的開啟了。

光焰照在怪魚身上，却是可以穿透的，所有的怪魚沒有骨頭架子，甚至好像是空的軀殼。

太奇怪了，這是甚麼樣的怪魚？

就在高亮的驚訝中，忽見一道更强的光束，穿過海水，宛如流星奔月之勢，挾着無與倫比的力量，直往海面上衝擊而去。

再看海水，巨大的氣體，把海水擠開一道空氣上升的通道，比火箭還快幾十倍的往上升着。

再看那些怪魚，已紛紛被海水推擠得飄忽不定。

浪子高亮的海霸王，也被這突發的激流，推得幾乎滾出百丈外。

高亮拚命的穩住海霸王，他並未再看到甚麼，甚至那條小小的怪潛艇也未再看見。

高亮猶豫了。

他是往第二道潛進去呢，還是借這機會逃回去？

他以爲，他攝取的資料足夠向泰勒王有所交代了。

浪子高亮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突然那道挾在空氣中的光束折回來了。

應該說是縮回來了。

高亮從光束中似乎發現了甚麼。

他看着光束的光太强了，有些刺眼，忙取出遮光鏡戴起來。

他這一回看到了，當然他也大吃一驚，因爲他從縮回的光束中發現有人的形狀出現。

他也看到人形中有各種的人——大人、女人、小孩、還有那些緊緊擁抱在一起的男女，張大着嘴巴畏縮在光束裡面，漸漸地往海底下面沉去。

這種驚心動魄的怪異現象，人們是難以想像的。

高亮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他是不會相信的。

他祇相信事實。

他現在就把這些事實攝入他的電腦攝影機中了。

光束就快全部消失了。

高亮發現上面的第一道海底已快吻合上了。

他立刻如夢方醒的發動最大航速，直往上面衝過去。

相距祇差十幾丈，上面的有些地方已有泥灰出現，那是碰合所產生的泥灰。

高亮不管三七二十一，對着尚未吻合之處，箭一般的衝過去了。

他的尾部好像被夾了一下，但他知道不會有損傷，因爲他的海霸王不論金屬或玻璃罩，都是兩位大天才科學家所精心設計的。

浪子高亮駕駛着他的海霸王直往海面上衝去，他這一刻眞是太高興了。

當他又到了海面上的時候，他開始使用泰勒王的呼叫頻道。那是約翰牛交給他專門使用的。

泰勒王曾告訴過他，在這一個月內，要給他滿意的答覆，任何消息，祇能讓他一人知道。

高亮是個守信的人，尤其是對女人更守信，當然，其次才是對他的顧主。

＊　＊　＊

「泰勒王，泰勒王，高亮呼叫，請回答！」

高亮叫了兩遍，立刻就傳來泰勒王的聲音。

「啊哈，祇差兩天了，高亮，你在甚麼地方？」

「我在他娘的鬼地方。」

「怎麼說？」

「老子差一點變成鬼了。」

「眞要變鬼也不寃枉呀，你至少是爲財而亡，擁有不少美元呀，人爲財死，理所當然。」

高亮道：「如果知道如此驚險，我至少開價八千萬美元也不多。」

「你何不開價一億呀？」

高亮道：「我所蒐集的資料，絕對值億元。」

泰勒王哈哈笑了。

高亮卻淡淡的道：「且等你老兄見到我蒐集的資料以後，你如果仍然笑得出來，我便佩服你。」

泰勒王果然不笑了。

他似是迫不及待的道：「高亮，快回來，如果眞的話，那就快快回來。」

高亮道：「我正全速返回邁亞米，泰勒王，你的約翰牛知道我的地方。」

泰勒王道：「我立刻派約翰牛到海邊迎接你，祇不過……高亮，希望你遵守我們之間的約定。」

高亮道：「約定，我是最守信約的人，你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泰勒王笑笑，道：「高亮，任何消息，都須把資料交在我手中，祇有我才知道這第一手資料，你不

會忘記吧？」

高亮道：「至今我還未向我的老大報告，泰勒王，這你應該放心了吧？」

泰勒王道：「這是我花三千萬美元買的，而你的老大卻是賺我美元的人啊。」

高亮當然知道，他還在這中間謀取到兩千萬美元，他比他的老大還多賺許多。

「放心啦，王先生，叫約翰牛等在碼頭上，也免得你不放心。」

「高亮，你眞的是君子，你知道，我泰勒王有時候寧願相信一個小人，也不願相信像你這種君子，可是，你改變了我的想法，你令我高興。」

高亮吃吃的笑了。

他的心中可沒快樂，他以爲當泰勒王得到他蒐集到的資料以後，不知會有甚麼令他吃驚的事做出來。

雖然高亮也想及這一點，但他仍然會大吃一驚，因爲這位在牙買加的首富，其腦筋之動得快，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浪子高亮以時速三十浬速度直駛邁亞米。

他的怪物海霸王就在水面上穿浪而駛，看上去幾乎就如同飛魚一般快速。

他的萬能電子錶已經第九次呼叫他了，高亮祇是裝做沒聽到。

他心中明白，如果此刻回答了老大，那麼，他就會在泰勒王的面前失信，反正老大已經賺了美金一千萬，他應該滿足了。

如果他失信於泰勒王，這位牙買加首富一定不會善罷甘休，高亮還不想找這種麻煩。

海霸王已經放慢速度了，因爲它就要到達邁亞米的海港內了。

附近太多的遊艇在活動，艇上傳來哈哈笑聲，這些人怎麼會知道三百浬外的海底下面，正有着極大的危機在潛伏着。

海霸王停在一處十分隱蔽的礁岩洞內，那地方對高亮是不陌生的，因爲他最喜歡住的那幢小紅屋，就在這一大段礁岸上面。

高亮輕鬆的吹着口哨，手上提着一隻小小的白色小箱子，從小道到了碼頭，果然發現約翰牛正焦急地朝向大海張望着。

「嗨！牛先生，害你久等了。」

約翰牛已迎向高亮，他急急的對高亮道：「高先生，那個鬼地方又出事了？」

高亮道：「距離現在還不到二十四小時。」

約翰牛吃一驚。

「高先生，你也知道了？」

「不是知道，是看到了。」

約翰牛道：「高先生，能看到

現況的人，這個人一定會死，你是如何逃過的？」

浪子高亮神秘一笑，他拍拍十分像紳士的約翰牛，道：「牛先生，等我見了你的上司泰勒王之後，我自然會說出來的。」

約翰牛伸手一讓，道：「高先生，我的車子就等在希爾頓前面停車場上，請。」

高亮道：「一定要上車嗎？爲甚麼不回我的住處？」

約翰牛道：「高先生，我的車上有最新型的高傳眞儀器，坐進我的車裡，你等於同王先生對面談話。」

高亮笑笑，道：「倒也方便，勞駕你帶路。」

兩個人就好像是老朋友一般並肩往一道椰樹大道上走過去。

浪子高亮偶爾還會回頭一看，看他的小紅屋。

高亮祇一看，心中就不愉快，因爲他的兩個最親愛的女友——甜兒與蜜兒已不在了。

售賣珍聞　再次下海

守在豪華大轎車一邊的壯漢，很禮貌的拉開車門，高亮低頭進入車廂，約翰牛未開口，他祇用手作一個圓圈手勢，便立刻低頭進入車內。

轎車啓動了。

車速平穩不快，高亮的手上提著白色小箱子，雙手扶在雙膝上。

「牛先生，我希望你把帽子脫下來，雖然帽子是戴在你的頭上，但我卻有着壓迫感。」

約翰牛吃的一笑，道：「順應你的幽默感，我把我的習慣改一改。」

他果然脫下帽子放在一邊。

於是，車內有了聲音：「高亮，你可以向我報告了。」

浪子高亮道：「差一天滿一個月了，我已一個月未食人間煙火，你不以爲應該先叫我這賣命之人塡飽肚子？」

泰勒王道：「難道你這一個月吃的是太空食物？」

浪子高亮道：「比之太空食物還太空的食物。」

「吃罷，我不急於這一時。」

高亮道：「謝謝你的大方。」

祇見那個酒架又伸出來了，約翰牛指着一隻大瓶子，笑道：「高先生，這是你最喜歡喝的酒，一八七六年法國葡萄酒，非洲人釀造的非洲酸，中國人引以爲傲的貴州茅台，三種酒合調的酒，你喝吧。」

高亮把白色小箱子放一邊，雙手一拍又說：「啊哈，牛先生眞會辦事，竟沒有忘了我的嗜好嘛。」

約翰牛笑道：「這祇算你一小部份嗜好，高先生，女人才是你最喜愛的。」

高亮喝着他最愛喝的三種調和酒：「牛先生，我越發的欣賞你了，哈！」

約翰牛道：「高先生，我們彼此。」

一大瓶調伴的怪酒，高亮幾乎喝了一大半，他才輕鬆的放下酒杯。

「好了，交完差事，我準備大睡三天了。」

他打開小箱子，其實那應該是個匣子。

高亮取出他在海底下面的錄影：「牛先生，這是從一千公尺以下拍攝的錄影帶。」

立刻，傳來泰勒王的聲音：「約翰，放入傳眞錄影機內，啓動所有儀器鍵鈕。」

祇見約翰牛拉下車窗簾幕，把高亮交他的幾卷錄影帶放入錄影機內。

車內有了銀光閃耀，從銀幕上，祇見海底的景象出現在畫面上了。

畫面在進行着，海底的景觀不斷的顯現出來，畫面上也有電腦輸在上面的水深與範圍。

車內的約翰牛不開口，便遠在牙買加的泰勒王也在仔細的觀看着。

而高亮更是十分注意他攜回來的這些資料。

畫面之上怪現象出現了。

「高亮，那光是甚麼地方來的？」

「海底下面。」

「不可思議。」

「當然不可思議，否則爲甚麼失踪的飛機、船艦，連一點痕跡也找不出來。」

「高亮，你是說被這光束摧毀了？」

高亮道：「光束加上巨大的氣彈，已被强大的海水壓力，充滿了無與倫比的力量，那種力量比任何核彈力量還强千倍。」

泰勒王驚訝的道：「海底似乎在移動了。」

高亮道：「王先生，你看得很仔細。」

「三千萬美元買的資料，我不會馬虎的。」

他忽然又提高聲音，道：「高亮，那是鯊魚，怎麼會那麼多，而且生存在八千多公尺的海底，這……」

高亮道：「一開始，我也以爲那是鯊魚，但當我同牠們相處二十七天之後，我才發覺牠們祇不過長得像鯊魚，其實他們都好像無骨魚。」

「好像？甚麼意思？」

「我不能伸手去摸，我祇能觀察牠們的行動，唔，令人吃驚的，乃是這些怪魚，竟然也會擠着看看我在海霸王上面放的錄影帶。」

泰勒王急問：「甚麼樣的錄影帶？」

浪子高亮吃吃笑了一下，道：「爲了被困在那種死地方出不來，我太苦悶了，我的海霸王上有幾卷美女錄影帶，我這次爲了你的任務，我已失去了兩位美麗的伴侶，我便祇有看看錄影帶聊以解渴，可是……哈。」

他笑着，手指那些怪魚，又道：「王先生，你看牠們的樣子，就正是在擠看我放的錄影帶，當然，我們的兩位大天才科學家很瞭解我的毛病，他們爲我錄的畫面實在夠得上一流。」

泰勒王道：「這是甚麼怪魚，也喜歡看美女影帶？」

高亮道：「這是個充滿神秘的世界，有許多怪異的事情正等着我們去挖掘呀！」

泰勒王忽然大叫：「那是甚麼？」

高亮道：「第二道海底移動了。」

他也帶着一份緊張的急對泰勒王道：「仔細看，絕對叫人吃驚。」

是的，約翰牛已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幾乎是出氣有聲的樣子。

泰勒王道：「有光，來自海底下面的光。」

高亮道：「不錯，而且這光束是與一股强大的氣體並射向海面去的。」

果然，祇見一股海流隨着光束的直射往四周分散開來了，翻動的氣體可以清楚的看到。

泰勒王大叫：「太離譜了！」

高亮道：「這股氣體與光束，應是所有被擊毀的飛機與其他船的主要原因了。」

泰勒王驚呼着：「太可怕了！」

高亮指着銀幕畫面，急道：「王先生，快看仔細，那些光束中可有甚麼東西被吸回來？」

泰勒王大吼着：「有，有，好像是人的樣子。」

高亮道：「那根本就是遇難的人，祇因爲光束的亮度太强了，反而不容易被看清楚。」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就是爲了拍下這段奇景，差一點又被關在海底下出不來了。」

泰勒王道：「高亮，你的勇敢，值三千萬美元，我已經很滿意了。」

高亮哈哈笑了。

約翰牛伸出一手，道：「恭喜你了，高先生。」

高亮道：「我已經喝了你爲我準備的美酒了。」

高亮指指車上的錄影機，笑道：「我相信泰勒王已經在牙買加錄下了全部的實況了，牛先生，我可以把我的這一卷錄影帶取回來吧。」

約翰牛道：「高先生，請等我向王先生請示。」

立刻傳來泰勒王的聲音：「可以還給高先生了，約翰，你應該知道怎麼做才適當。」

約翰牛道：「是的，屬下知道。」

高亮很輕鬆，他等着取了他的錄影帶，趕快回到他的紅色小屋內，當然，他還得向老大報告這一切的經過。

不過最主要的，他要找美女陪陪他了。

* * *

高亮又自己斟了一杯調好的酒，他還向約翰牛舉了一下，臉上一片祥和的笑容，因爲他已把泰勒王的美元賺進他的荷包了。

約翰牛一笑，立刻自酒架上取過一瓶紅色葡萄酒，他打開瓶蓋，對高亮笑笑，道：「合作愉快，我們應該乾一杯吧！」

高亮道：「應該，應該。」

約翰牛却把酒瓶口對準高亮，笑道：「聞聞看，我喝的這種葡萄酒，你是否喝過？」

高亮很自然的用鼻子聞了幾下，笑道：「很香，而且……而且……很……」

高亮身子一歪，他手中的酒杯已被約翰牛接在手上：「灑了怪可惜的。」

約翰牛十分愉快的對着發話機道：「王先生，一切均已辦妥，請再指示。」

泰勒王傳來冷冷的聲音：「車子在邁亞米郊區慢駛，二十四小時以後，再把高亮連同他的東西送到他那個美女人窩裏去。」

「是，王先生。」

於是，這輛裝滿現代化設備的勞斯萊斯大轎車子，就在邁亞米的郊外駛着。

高亮沉沉的睡着，一邊坐的約翰牛，却露出陣陣的冷笑，偶爾還在高亮的面孔上拍打一下，口中不乾不淨的來上一句：「他媽的！」

高亮祇是聞了一下那瓶香噴噴的酒，他便失去知覺了，浪子高亮絕對想不到他會上這種當。

約翰牛就是這種心眼陰毒的人物，對於高亮在他面前的一舉一動，他心中都是不愉快的。如果泰勒王不叫高亮活命，高亮早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約翰牛不需要在高亮這種人物面前使用武力，因爲他沒有對付高亮的把握，但他可以用另一種方法。

約翰牛的手段多得很，弄死幾個人太簡單了。

但他不知道爲何泰勒王不叫殺死高亮。

最後，他終於想通了，因爲泰勒王可能還要利用高亮，要高亮再爲他去探測那個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

當約翰牛看着他的兩名手下，把高亮抛進那幢小紅屋內的地毯上的時候，不由得遙望向東方。

是的，邁亞米東方的海域正是那恐怖的海域。

高亮是被一個管理他的屋子的女郎救醒過來的。

「高先生，你怎麼喝那麼多的酒呀，被人抬回來以後，我費了大半天工夫才把你弄醒。」

高亮一骨碌爬起來。

他雙目憤怒的噴火，咬牙咯咯響：「他媽的，敢在我高亮面前弄詭。」

那女子道：「高先生，你說誰？」

高亮不回答，他發覺右腕上約翰牛交給他的衞星轉話手錶已不見了。

他左腕上的萬能手錶仍在。

「老大……老大，是高亮呼叫。」

「喂，高亮，我以爲你死在女人堆裏了。」

「我差一點死掉，可不是女人堆。」

「廢話不必說了，高亮，你看過幾家大報嗎？」

「我剛被救醒過來。」

「這麼說，你已昏睡兩天了？」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查了我携回來的資料，全部都在，你派人來取回去吧。」他頓了一下，又道：「甜兒、蜜兒死了，老大，我需要你的幫忙了。」

「需要我爲你找女的，是嗎？」

「當然，有關這一點，你是最清楚不過了。」他笑得很得意，又道：「我偉大的老大，這次的資料一定令你滿意。」

手錶中傳來老大冷笑：「是那個鬼地方的海底？」

「當然。」

「有個地方海底可以移動。」

「是呀。」

「有許多似鯊魚的怪魚，多得無可計數。」

高亮吃驚的道：「是呀，老大你……」

「還有海底射出來的光束與氣彈，光束中出現人形往地底縮去，還有你找不到那些失踪的飛機或船的任何綫索，還有你是個天下最大的糊塗蛋！」

老大發起火來了。

高亮驚訝的道：「老大，你怎麼全知道了？」

「這種震驚全世界的新聞，我怎麼會不知道？高亮，這一切，昨日已登在各大報上了，唉，你呀，我應該如何的教訓你。」

高亮立刻明白了。

他大吼着：「我非宰了約翰牛那小子不可。」

「你沒有理由去殺人，那是你答應人家的。」老大又嘆口氣，道：「高亮，我已打聽出來了，泰勒王用你錄回來的影帶奇景，把這項消息分別賣給三家大報社，他得了六千萬美元的酬勞。」

高亮立刻又怔住了。

泰勒王眞厲害，他祇花三千萬，坐等消息送來，然後及時的賣出去，一日之間賺了三千萬，太狡猾了。

「高亮，別洩氣，我們仍有機會。」

高亮道：「老大，我去創造機會，我不願等機會。」

「把你手上蒐集的資料送過來，我們研究以後，我再爲你安排。」

高亮道：「我要收拾約翰牛這小子。」

「你一定有機會。」

高亮道：「老大，我有着被人愚弄的感覺，我也很覺窩囊。」

「哈……高亮，那是因爲你自以爲是個勇者，勇者是不可一世的，至少他們個人就以爲不可一世，你就是這類的人。」

高亮道：「所以我覺着窩囊。」

「你應該明白，這世上有許多勇者會栽在智者手中，如果一個人有勇也具有智慧，這個人便會踩在人的頭上當人上人了，高亮，你祇不過被泰勒王踩了一下，你還有反擊的機會，快過來吧。」

高亮無奈的穿上他最討厭穿的衣衫，把白色小匣子提着，便走出小紅屋了。

他的跑車就停在岩石一端的山道上，高亮上了車，立刻往邁亞米西方疾駛。

高亮和老大早有約定，如果老大不召喚，他是不許去見老大的。祇要有特殊的任務，老大免不了要對高亮細心的加以安慰，當然，高亮是十分高興的。

他有太久未同老大在一起了。老大送他美女，給他最高的享受，但眞正來說，高亮還是忘不了老大。

他開車的速度已至一百二十里了。

* * *

白色的，就如同一片低低的白色雲層遮在一片綠油油的大地上一樣，這兒的房屋完全是白色的。

四根落地大石柱子，每一根足

有五米高，當然也是白色的——白色的石柱支撐着一座白色的房子，從外面看進去，屋子裏面的一切都是粉紅色的。

所有的傢具也都是粉紅色的，十分柔和調配，給人一種浪漫的感受。

這兒不見一個人。

這兒不是沒有人，祇因爲這兒的眞正主人來了以後，維護這片房舍的人，全部撤到別的地方去了。

現在，浪子高亮來了。

高亮把他的跑車停在車庫裏，不用開車門，他躍到地上，雙手拍拍身上的薄衫，提着白色小箱便與冲冲的往屋子正門走去。

他這時候又像個勇猛的大人物了，因爲他把胸部挺得高，臉上肌肉繃緊。

門是自動開的，高亮走入大廳上，立刻望向右面的那塊高掛的粉紅色帳子。

靠牆的一邊，那個粉紅色長櫃邊正站着一個十分艷麗的短髮披紗女子。

從薄紗看去，她那曲綫之優美，實在比畫的還有過之，而且那盈盈的側目一笑，實在叫人驚疑這世上還會有這麼美的女人。

高亮怔了一下。

他睜着大眼：「老大，你比以前更美了。」

「哈哈，這句話我幾乎天天都聽到。」

高亮受命行事的老大，原來是個美艷絕倫的女人，而且這女人正在舉着一隻杯子，對高亮微笑着：「來呀，我已爲你調了你最喜歡喝的酒，祇不過，我不喝，我還是喝我的純白蘭地。」

高亮提着白色小箱大步奔過去。

他把小箱往櫃子上放好，接過酒杯，對他的老大一舉，道：「乾！」

「乾！」

兩個人碰杯而乾，高亮立刻又取過瓶子倒滿一杯，再取另一瓶爲他的老大倒滿酒。

「老大，乾！」

「高亮，如果你餓了……」

高亮道：「我餓，當然早就餓壞了，你應該知道我就快餓死了。」

老大抿嘴一笑，她把手中酒杯放下了。

她扭動着比柳枝還柔軟的纖腰，邁着那輕得比棉絮還輕的蓮步，用一種一笑百媚生的表情，直往裏面的房間走過去。

浪子高亮立刻把酒杯中的酒猛然地灌入口中，他以猛虎下山的姿態，便跟進去了。

房子相當大，一切的設備雖是現代化，却也設計得十分情調化。

那粉紅色的帳子薄如蟬翼般垂着，床上的錦被、毛毯與枕頭，也都是特別的設計。

床的上方，還在天花板上鑲着一面大鏡子，從薄紗中抬頭看，床上的一切隱隱可見。

如果直接看到，就失去神秘感了。

另外，一邊還有個特製的櫈子，是爲男女之間做愛而製造的，精巧會變化，移動起來妙趣橫生。

地上鋪着鵝毛粉紅色毯子，毛長半尺，人臥其中猶似騰雲駕霧一樣，飄飄欲仙。

另一面還放了一個櫃桌梳妝枱，上面至少放了三十多種各類的化妝品及香水之類。

那面化妝鏡子正對準着大床。這兒，除了鏡子，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柔和的粉紅色。

老大正用一瓶法國卡奴五號香水往她的身上噴着。

浪子高亮便在這時走過去了。

高亮變得很溫馴的樣子，伸出雙手去摟抱老大。

祇不過老大的雙眉一皺，祇扭動着身子便脫離了高亮的擁抱。

「老大，你就大方的救救我吧。」他幾乎要哭的又道：「甜兒與蜜兒已離我一個月了，我能忍受得了，完全是任務在身吶，老大。」

老大取過一瓶香水，拋向高亮，道：「我忍受不了一個男人長期的不洗澡，你身上那股子臭味，令我提不起興趣。」

高亮拿着香水，笑道：「哈，老大，我早就該洗個痛快浴了，你等我。」

老大點着頭，伸手托起高亮下巴，送上一個輕輕的、也是安慰的一吻。

高亮立刻轉身奔進一邊的浴室中去了。

高亮祇一走入浴室，祇見浴盆中早已放了熱水等他去享用了。

熱水也是粉紅色的，當然，浴巾也是粉紅色，他幾乎吹起口哨了。

高亮身上的零件不多，短短的一條褲子，寬寬的萬能皮帶與萬能手錶而已，他的外罩早已脫在外面了。

高亮跳進浴盆中，他應該閉上眼睛享受一番的，如是平時，他還會閉上眼睛哼上幾句情歌。

但此時他可不會把時間浪費在浴室裏。

他洗得很快，祇一站出浴盆外，就見浴盆中內髒水自動的流失了，然後又自動的裝了大半盆洗澡水。

高亮不洗了，他先把身子擦乾，那瓶香水他至少灑了大半瓶在

身上。

一旁還有修面整頭髮的東西，高亮對鏡整理，鬍子也刮乾淨了。

於是，他拉開了浴室的門走出去了。

* * *

「唔，這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個落拓的臭男人，高亮，過來呀。」

高亮楞住了，因爲大床上的老大半匍伏在床上，溜圓滑亮的屁股翹老高，當然也好看極了。

那一雙奶子有一隻被她那美麗的胴體壓在下面，就好像壓的是高亮的人頭。

高亮步履輕快的一步步跨到大床邊，伸手掀開了薄紗，他的眼睛睜大了。

老大甚爲大方，她張開那美極了的雙臂，臉上一片火辣辣的渴望。

浪子高亮忽然騰身而起，生生把自己拋上去了。

「哈……嘻……」老大當然不怕男人這種動作。

「唔……」

高亮緊緊的抱住老大，重重的把他那有彈性的嘴巴印在老大的櫻唇上去了。

這時候似乎不應該再叫她「老大」了。

這時候甚麼樣的女人也變得女人化了，所以此刻應叫她的名字，因爲老大也有個十分美女化的名字，她的名字叫瑤璣。

瑤璣可不是妖姬，當今還沒有敢叫她妖姬的人，爲了瑤璣與妖姬同音，便高亮也稱她老大。

祇不過此刻的瑤璣比眞正的妖姬還妖姬，她果然是個强悍的女人，因爲對付高亮她也主動。

瑤璣的瑜珈術是一流的，當她把這種功夫用在男女做愛上面，高亮總是先投降。

瑤璣祇要格格的笑，那就表示高亮投降了。

當瑤璣自浴室中走出來的時候，這個女人站在大窗前面燃上了煙，她的臉上便也變了。

「起來吧，高亮，你就這樣躺在床上？」

高亮道：「我太累了。」

瑤璣——不，應該稱他老大了，因爲她的表情已不似個溫柔的女人了。

她像個高高在上的女皇，滿面的冷酷樣子。

「高亮，兩位博士快到了，你就這樣的展示給他們看？快起來洗乾淨了。」

高亮起來了，是的，他不能如此浪蕩，那會對老大的面子不太好看。

「高亮，他們還有三分鐘就趕到了，你快洗洗穿好衣衫吧，我在外面等你。」

高亮無奈的抱起他身上的零件，悻悻然走進浴室。

果然，外面有了汽車聲音，從屋裏看出去，大鼻子豪文與胖子貝克各提着箱子奔過來了。

高亮是不會去迎接豪文與貝克二人的，洗過身，他倒了一杯酒慢慢的飲着，狀甚優閒。

於是豪文與貝克二人匆匆地進來了。

「嗨，我們的英雄回來了。」

貝克向高亮打招呼，瑤璣已把高亮提來的小白箱子交在他的手上。

「先把錄影帶全部放一遍，我們大家一齊研究。」

豪文把錄影帶放進他提來的箱子上，原來那是一個電腦控制的錄放影機，這種機器不比平常，它可以把影像放大或縮小，然後以電腦加以分析標示。

兩位大科學家忙於放映長長的影帶，瑤璣很細心的在看着，她偶爾會問身邊的高亮。

高亮的解釋總是令她一笑，當然是讚許的笑。

對於播放出來的光束，海底動態與變化，都令瑤璣感到吃驚。

當她看到光束自海面收回時候，光束中好像有人形顯現，更令她驚訝不已。

兩位大科學家却更對海底的那麼多似巨鯊的怪魚，感到無比的好奇。

影帶放完了，瑤璣問兩位大科學家：「你們有甚麼高見，請說出來。」

豪文道：「老大，我以爲海底一定有人在操縱着甚麼。」

貝克道：「人類有那麼大的本事嗎？」

高亮把嘴巴一撇，道：「我以爲海底絕對不會有神，上帝是在天上的，上帝不會在海底下。」

瑤璣臉色一緊，道：「上帝不會在那地方製造海難與空難，上帝是拯救人類的。」

高亮拍了一下大腿，道：「啊，那麼，一定是惡魔在那兒興風作浪了。」

貝克已拉開他提來的箱子，道：「高亮，我這兒研究出一套魔音，當然是靡靡之音了，你把它帶到海霸王上面去。」

高亮道：「我帶着這黃色歌曲幹甚麼？」

貝克道：「昨日見報載，說甚麼有怪魚爭相看你海霸王內的黃色影片，是嗎？」

高亮道：「你剛才也見到了。」

貝克道：「所以你把這黃色歌曲也帶去，當你發現那些怪魚時

侯，就放出這種歌曲，看看牠們是甚麼反應。」

高亮道：「我偉大的兩位科學家，你們怎麼會對那些怪魚有興趣，應該注意那光束呀。」

豪文笑笑，道：「你祇能接觸到那些怪魚，是嗎？那光束是由第二層海底射出來的，我們還不敢決定，是否叫你冒生命危險再往內層潛進去。」

貝克也接道：「高亮，你可以潛入第一道海底之內，那是因爲你有許多怪魚作掩護，但我們從影帶上發現，那些怪魚是不會進入第二層海底的，所以你想進入第二層，很容易被發現的。」

高亮道：「這倒是眞的。」

貝克道：「所以我們先去研究那些怪魚吧。」

豪文對瑤璣點點頭，道：「老大，這件工作不能急，得一步步的探查。」

瑤璣對高亮笑笑，道：「高亮，看起來這眞是一項既艱巨又危險的工作。」

高亮道：「也是個容易賺取美元的工作。」

瑤璣道：「不錯，我相信泰勒王一定還會找你。」

高亮冷笑，道：「泰勒王並不太關心他失踪的兩個寶貝兒子，他祇知道錢！」

瑤璣道：「這正是泰勒王狠的地方，他明白他的兩個兒子沒命了，悲傷無益，再痛苦也喚不回兩個兒子的命，便決心想找出些甚麼，他一方面探查，一方面仍不忘賺錢，他花了一千萬，却賺了六千萬，折合起來，他淨賺五千萬美元。」

其實高亮心中明白，泰勒王祇賺了三千萬美元，其中兩千萬美元，早已入了高亮的帳戶內了。

高亮當然不會把此事告訴瑤璣。

這是他與泰勒王之間的事情，他可以不必說出來的。

高亮轉而向豪文，道：「大科學家，你們還有甚麼指教的？否則……」

不料瑤璣開口道：「高亮，你回去吧，我有事同他二人商議……」

高亮本想把兩位科學家趕走的，因爲祇有他與瑤璣二人，他才會痛快。

他又想找快樂了，不料却是他要離開此地。

他無奈的對瑤璣輕吻一下，低聲道：「老大，你越來越殘忍了。」

瑤璣淡淡的道：「人要知足才活的長久。」

高亮眞的無奈了，他重重的看了貝克與豪文，便大步往外走去。

浪子高亮的跑車駛上岩礁的大道時，使他吃驚的乃是那部十分豪華的大轎車，已經停在那兒等他了。

高亮心想，好小子，送上門來了。

祇不過當他發現轎車一邊站着那兩個大漢時，他心中產生一股强烈的忿怒感，這種人物就是憑藉幾個爲他賣命的而喪心病狂。

高亮把他的跑車停下來，他已笑聲可親的道：「哈……牛先生嗎？你好呀！」

轎車內的約翰牛伸手招呼：「嗨，高先生，快請過來上車吧！」

高亮聳聳肩，大步走過去，就在車門甫開，約翰牛伸手與他握手的刹那間，高亮右臂突然加力，「忽」的一聲把約翰牛拖到轎車外，祇見他手一鬆，約翰牛幾乎被他摔落在礁岩下面的海中。

於是，兩個大漢並肩撲上來了。

高亮一聲冷笑，使了一招泰國拳腳，便把兩個大漢打得分開來。

不料這兩個大漢也不好惹，雖然一人頭發昏，另一人的肚皮挨一腿，但二人祇是搖晃幾下，便分從兩個方向衝上去。

高亮身子一矮，左右旋踢，兩個大漢又挨了幾下狠的，卻也生生把高亮抱得緊緊。

抱緊高亮腰的乃是開車的，他雙臂貫力，狠狠把高亮抱緊，另一人揚拳就要揍上來了。

「放手！」

約翰牛走過來了，他的手上提着從地上拾起來的帽子：「都是誤會，高先生是王先生的嘉賓，我們不可無禮。」

那大漢鬆手，二人分站高亮兩邊。

高亮再一次聳聳肩，道：「牛先生，彼此交易已了，你們已賺進三千萬美元，還找我幹甚麼？」

約翰牛哈哈一笑，道：「我們車上去談，如何？」

高亮道：「你們的行爲令我寒心，牛先生，我們之間已經沒甚麼好談的了。」

約翰牛滿面阿諛的道：「高先生，上次我祇不過小過一次，而且事後又受到王先生的怒叱，我相信，同樣的事情以後絕對不會發生了。」

高亮道：「惟有彼此保持距離，才不會再發生那種令我痛恨的問題，牛先生，你們請吧。」

約翰牛當然不會走。

高亮也知道這一點，約翰牛是奉命而來的，即使是被高亮揍一頓，他還是不會掉頭走的。

「高先生，我總得把我們王先生的意思告訴你吧？」

高亮道：「我有義務聽嗎？」

約翰牛立刻發覺高亮有了緩和的意思，忙笑呵呵的道：「高先生，人生在世，喜怒哀樂，吃苦受罪，不都是爲了錢嗎？我們王先生的大手筆你應該明白吧，提到錢，你祇管開價就是。」

高亮道：「泰勒王的錢太燙手了，再多，我也不打算伸手拿。」

「你已經拿去三千萬了。」

「我也差一點被你毒死。」

笑笑，約翰牛道：「我說過，那是誤會。」他伸手一讓，又道：「高先生，請上車一談，王先生等着吶。」

他幾乎是哀求的樣子，高亮重重的點點頭。

於是，高亮又登上那輛幾乎要他命的大豪華黑色轎車了。

約翰牛坐在一邊，高亮喜歡的酒早已備好了，他滿滿的斟上一杯送到高亮面前。

「這次不會再叫我昏倒吧？」

「永遠也不會，高先生。」

高亮喝乾杯中酒，轎車也發動了，約翰牛按了一下座椅正面的電鈕，一個銀幕上出現了畫面。

那是遠在牙買加的泰勒王。

這人的長相很特殊，一副圓滾滾的身材，不高，但面龐很大，人未笑，但滿面的笑意先露出來。如果他笑，那模樣就好像個彌勒佛一樣。

泰勒王現在就在笑了。

「嗨，高亮嗎？你好。」

高亮吼道：「我好個屁，差一點被你的牛毒死！」

「嗨，所以當我得知約翰牛的報告，我便毫不寬容的臭罵他一頓，我允許你揍他，祇要能出了你的怨氣。」

「王先生，我不希望一對三，有甚麼話，你說吧。」

「哈，高先生眞是爽快，眞可嘆，我這麼多手下，就是缺少一位像高先生這樣的人。」

高亮道：「王先生，留着你的高帽子，我不喜歡戴，痛快的說吧。」

泰勒王笑呵呵的道：「高先生，聽說你失掉了你的兩個寶貝，兩個美麗的寶貝，是嗎？」

高亮道：「不錯，祇不過那是我的事情。」

泰勒王道：「也是我的事情，因爲我正要請你爲我去那個神秘地方探測我最需要的事情。」

高亮道：「如果我拒絕爲你服務呢？」

泰勒王道：「當然，我有一定的補償，尤其是你最喜歡的美女。」

「甚麼美女？」

泰勒王吃吃一笑，道：「我先叫你在我這十二金釵中挑選，如何？」

高亮道：「十二金釵？」

「牙買加最美的十二美女，你現在就可以清晰的看見她們。」

便在泰勒王的話甫落，車內的銀幕上立刻換成美女出現了。

剛開始，一位位美女僅穿着比基尼泳裝走出來，她們十分有秩序的站在指定的位置上，擺出相當誘人的姿勢。當十二金釵全部出現之後，祇見每一美女面對鏡頭一個特寫，明眸皓齒，搔首弄姿的淺淺一笑，然後又各自擺出特技的姿式，扭腰擺臀、單臂倒立或雙腿分開，頭自後方從胯下彎向前面淺淺而笑。

十二金釵不動了，便立刻傳出泰勒王的聲音來。

「高亮，你仔細的瞧瞧，你選幾個吧。」

高亮愕然的不知如何回答。

泰勒王立刻又道：「若不滿意，她們再來一次，你一定會滿意的。」

怎樣才算滿意？

高亮目迷十色不知所以。

高亮尚未開口，畫面上十二金釵的動作一致，也十分迅速的撕掉身上的兩片小布，赤裸裸的又擺出另一種誘人的姿式出來。

所展示的姿式乃是兩種，六人頭頂地，雙腿在空中左右分開來。嘩，眞是一覽無遺了。

另外六人雙臂墊在下巴上，雙腿夾着頭，腰眞軟，雙手還握住從後上方壓下來的雙腳，當然也甚清楚誘人了。

高亮看得血脈賁張，雙目見赤，他眞的想全部接收，照單一個不漏。

但他在想着未來任務不容出錯，而泰勒王的這十二金釵一定都受過特殊訓練，心裏好像被潑了一盆涼水一樣，不由得一聲嘆息。

「王先生，你抓住我高亮的小辮子了。」

立刻傳來泰勒王的大笑。

高亮卻又接道：「王先生，任務未完成之前，我實在難消受美人恩呀。」

泰勒王不笑了：「怎麼，這十二金釵你一個也不喜歡嗎？你當知她們十二人如果參加國際選美，前十二名一定屬於她們的。」

高亮道：「我絕對相信你的話，祇不過我辦公事的時候是遠離她們的。」

泰勒王道：「對，公事如果砸了，飯碗也砸了。」

高亮心中在想另一回事，他相信老大會爲他作最好的安排。

所謂最好的安排，當然就是女人。在這方面，老大永遠最了解高

亮。

「王先生，你有甚麼需要，快說吧！」

泰勒王又出現在銀幕上，他仍然像個笑不停的彌勒佛似的，抖着三層下巴上的肉：「高亮，去證實一件事情，就是光束，那是否就是傳言中的死光？還有，那些氣體是怎麼形成的？」

高亮道：「王先生，你爲甚麼需要知道這些資料？莫非又想大賺一票？」

泰勒王道：「我是個永遠不會放棄賺錢的人，我更是個有仇必報的人，當我探知那些害死我兩個兒子的光束來源之後，我便要着手去毀滅它們了。」

高亮道：「你賺錢的手法可恥，報仇的精神可嘉，好吧，我再爲你幹這一次。」

泰勒王立刻哈哈笑了。

高亮道：「老規矩，我得先向我的上司老大請示，你們等我一下，對不起。」

他叫車停在路邊，便匆匆的走下車。

高亮走到路邊的大樹下，他依着樹站定。

「喂，老大，高亮呼叫。」

「該有你的消息了，高亮，說吧。」

「泰勒王又找上我了，眞被你猜中了。」

「他再一次求你幫他甚麼？」

「那神秘的光束與氣彈。」

老大的聲音很美，她銀鈴似的笑道：「這是兩種人們最想知道的神秘武器，哈……」

高亮道：「咱們敲他多少？」

「六千萬美金。」

高亮道：「何不叫價一億？」

老大道：「莫忘了江湖上有句話，有飯大家吃，你一人會撐死的。」

高亮道：「你說了算，照你意見。」

於是，高亮收起萬能手錶，緩緩的走到轎車上。

「王先生，我們老大很大方。」

泰勒王撫掌笑道：「價碼一定不低吧？」

高亮道：「王先生，早晚時價不同，我們老大想着王先生無非是想給兒子報仇，基於一片同情心，她才把價碼打了對折，王先生，八千萬美金不算多吧？」

不料泰勒王一聲笑，道：「應該的，高亮，我們一言爲定了，錢怎麼入帳？」

高亮道：「六千萬存入瑞士的帳戶，兩千萬存入此地花旗銀行，另外……我有個附帶條件。」

泰勒王道：「請說，若是美女，你要幾個？」

高亮道：「我不要美女，我要王先生派一艘快艇，隨同我一起前去，這樣，對王先生有好處的。」

泰勒王道：「怎麼說？」

高亮道：「我在海底發現情況，便會立刻送上水面來，由你的人立刻傳眞交給你，王先生，你以爲這樣如何？」

泰勒王道：「這樣最好不過，那立刻派船。」

高亮道：「我想你派牛先生與他的那兩位助手，他們的機智令我佩服不已，正是前往那種地方的最佳人選。」

泰勒王立刻傳過話來：「約翰，你都聽到了，就用你的快艇隨高先生出海去吧。」

約翰立刻答應：「是，王先生，我這就回去準備。」

高亮立刻接道：「我也要回去準備，王先生，當銀行電傳通知有了你滙的存款之後，我們的交易便開始了。」

泰勒王道：「眞乾脆。」

於是，雙方切斷通話，約翰牛面對高亮嘿嘿笑了。

高亮也吃吃的笑。

兩個人這樣一笑，看得出各懷鬼胎，各有計謀，祇不過高亮心中想的，約翰牛絕對不會知道，他祇是聽命於牙買加的泰勒王。

高亮下車了，約翰牛這才問他：「高先生，我們何時起程？」

高亮道：「明日一早吧，五點鐘，我們在南邊的伸展碼頭見，不過，有關存入銀行的美元……」

約翰牛笑笑，道：「我們王先生會告訴你的，而且不會太久……」

他的話甫落，車上已傳來泰勒王的聲音：「高亮，八千萬美元已入帳戶了，這以後就看你的了。」

高亮吹了一聲口哨，向約翰牛招了一下手，轉身便往他的小屋中走去。

約翰牛上車了，當然，泰勒王自有另一番交代。

交代甚麼？當然是不能叫高亮活着回來。

* * *

高亮剛剛走到落地玻璃門前，兩扇玻璃門便分開了，兩個美麗的女郎，笑盈盈的分別站在他面前。

高亮把頭猛一搖晃。

立刻放下手上的箱子，高亮張臂抱過去了。

兩個美女齊送懷，這一回可樂了浪子高亮了。

高亮愛喝的三種調拌酒，早已備好，兩個美女一樣高，一樣的媚，他不得不佩服老大在用人方面眞有一套，甚麼樣的人，有甚麼樣的嗜好，老大一定不會讓這個人失望，高亮在春火的撥弄下，他幾乎醉了。

在高亮心目中，他這一生最佩服瑤璣，這位老大，不但很海派作風，而且不失女人本色，統御人的時候，她有一種令人覺得她「神」的樣子，但上了床，那眞是女人中的女人，動作似戰，浪到極點，而且細膩週到。

高亮就被瑤璣弄昏了頭似的爲她玩命。

此刻，高亮喝着酒，平躺在他那特製的長軟座上，兩個美姐分別在兩邊爲他鬆散着筋骨。

高亮撫摸着右手邊的女子，問道：「你的名字是……」

「我叫蜜兒。」

高亮一聽坐起來，驚訝的道：「蜜兒？」

「是呀，我叫蜜兒。」

高亮轉頭再看左邊女子，他自語的道：「那麼，你叫甜兒了？」

「嘻！高先生眞聰明，還能猜中我的名字呀。」她送上個甜甜的香吻，便也垂下她那一雙十分誘人的大奶子，高亮不由以手托住。

「我明白了，這一定是老大爲你們起的名字，就好像在海上失踪的蜜兒與甜兒一樣。」他猛抬頭，又道：「你們本不叫蜜兒與甜兒，是嗎？就好像失踪的二人一樣，她們的本名也不叫蜜兒、甜兒，對不對？」

蜜兒吃吃笑着，她的手在高亮的身上按摩着，道：「高先生，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侍候你舒服愉快就行了，何必一定要注意名字呢？」

高亮再看看左面，甜兒也道：「是呀！祇要高先生快樂，我們也快樂了。」

高亮點點頭，道：「是的，快樂才最重要，我祇是活在快樂與恐怖的世界裡，除了這些我還有甚麼？」

蜜兒笑道：「高先生是英雄，我們崇拜你呀！」

高亮吃吃地笑了。

他把蜜兒抱在身上，蜜兒那滿頭的金髮，也把高亮的頭遮起來了。

高亮全身很舒服，兩個女的動就行了，那個最敏感的地方也開始愉快了。

蜜兒十指的動作是自然的，也相當藝術化，她們是受過特種訓練的，那動作就如韻律操一樣美感。

一邊的甜兒也推波助瀾，三個人便在這所小屋內眞正的快樂逍遙起來了。

* * *

浪子高亮起來了。

東方海面上才剛吐白，他就把一切裝備收拾好了。

軟床上的甜兒與蜜兒當然無法起來，她二人侍候高亮一人，直到早上三時才安靜的睡下。

高亮至少又灌了半瓶他最愛喝的三種混合酒。

他站在床前，仔細的欣賞着床上的兩個尤物，微笑着低下頭去輕吻着兩個人。

高亮不是吻她們的唇，他吻的是二人的大奶子。二人的奶子挺堅實的，充滿了彈性。

於是，高亮又在二人的屁股上拍一下，便輕鬆的帶着他的裝備走了。

他奔到懸岩下的石洞中，那兒有他的海霸王號停在那裡。

稍作檢查，一切正常，電腦指示出便各項補給與燃料也加添滿了。

高亮坐進海霸王的艙內，發動核子機器，海霸王便徐徐的往洞外潛去。

高亮早就想過，他要在大海中整約翰牛三人。

如果高亮要整人，這個人一定會被他整得很慘。

高亮並不打算要約翰牛三人的命。

約翰牛三人就不像高亮所想，他們奉有密令，泰勒王不打算再見到高亮活着回來。

* * *

浪子高亮的海霸王在邁亞米南邊近碼頭處浮上水面來了，高亮立刻發現有一艘快艇靠在碼頭最末端。

快艇上兩個人，碼頭上一個人，碼頭上的人手上拉着纜繩。而高亮一看見這三人就笑了。

約翰牛正在焦急地望向岸上，他沉聲在駡：「他媽的，說過五時啓航，這時還不來。」

高亮聽得想笑。

約翰牛又駡：「操，八成是抱着女人在睡大覺，害大爺們站在海邊挨風吹。」

約翰牛一拳打在駕駛台的橫板上，又要開駡了。

「嗨，各位早呀！」

三個人回頭看海面上，祇見一個怪物漂在艇邊，高亮這個王八蛋在裡面笑吶。

他們三人的心中都駡高亮是王八蛋。

當然，高亮也知道這三人在駡他。約翰牛剛才還在駡不絕口。

祇不過當三人回頭發現是高亮，約翰牛第一個開口大笑起來。

「我最親愛的高先生，原來你已經全副武裝了，你吃過東西沒有？要不要上來喝一杯再走？」

浪子高亮笑呵呵的道：「我當然要上去，牛先生，煩你們把鋼纜垂下來，先把我這寶貝吊上甲板，到了地方以後，才能放它下水。」

約翰牛立刻把兩個水手召過來，匆匆忙忙地就把海霸王吊上去了。

高亮拍着約翰牛的肩頭，笑道：「牛先生，中國人有一句雙關語，打是親，罵是愛，我們已經打過，剛才你又在罵我，我們之間應該親愛有加，對不對？」

約翰牛乾巴巴一笑，道：「高先生，又是誤會，而且是不必要的誤會，哈……哈……」

浪子高亮也笑了。同乘一條快艇，總是要輕鬆一些，才好過日子。

走進駕駛室，高亮看看各項儀器，點點頭笑道：「與我那失踪的那條快艇，是一個廠出來的。」

約翰牛吃驚的道：「失踪？」

浪子高亮輕鬆的道：「牛先生，你以爲我賺王先生的美元不下本錢嗎？我的兩位美人也賠進去了。」

約翰牛與另外兩個大漢立刻面面相覷。

約翰牛急問：「高先生，我們希望與你密切配合，生死與共。」

高亮道：「這是我所希望的，要知我也太需要水面上有支援我的力量。」

約翰牛斬釘截鐵的道：「高先生，你放心，我們聽你的，祇不過，你也得爲我們的安全給予適當的提醒喲。」

高亮笑笑，道：「這就叫水幫魚，魚幫水，三位放心，三位可否告訴我，三位帶了甚麼樣的武器防身呢？」

約翰牛怔了一下，道：「高先生，在那種鬼地方，槍枝是否用得上？」

高亮道：「你們帶了甚麼樣的槍？」

約翰牛道：「六枝衝鋒鎗，另外每人隨身有一把手鎗，子彈兩箱，還有炸藥一箱。」

高亮「嗤」的一聲笑，道：「這些是幹海盜的裝備，三位不是打算打劫商船吧？」

約翰牛吃吃笑，道：「應該說是防備海盜的攻擊。高先生，我們開船吧！」

高亮對約翰牛道：「好哇，我這就去床上好生的睡一覺，各位，吃飯時候別叫我了。」

約翰牛一笑，道：「高先生，眞是對不起，忘了弄個美女在這兒陪你了。」

高亮道：「我不忍心吶。」

約翰牛怔了一下，道：「怎麼說？」

高亮已走到駕駛室門口，聞言回頭，道：「聽着美女的笑聲，我的心愉快，聽着美女的驚叫，我的心難過。牛先生，你們的驚叫我就不會難過了，哈哈。」

約翰牛道：「眞如你說的那麼可怕？難道有鬼？」

高亮指指海面，道：「別多說了，任何船隻飛機，到了這百慕達三角洲以內海域，均是三緘其口，絕不多說一句話，小心被魔鬼詛咒，不知怎麼死的。」

約翰牛瞠目結舌，他果然不再敢開口了。

於是，快艇由那個開轎車的大漢操縱着，破浪往東方海面疾駛去了。

浪子高亮眞的累了，他雖然强壯得宛似一條牛，但身子終不是鐵打的，這兩天他並未認眞的休息，如今躺在這條約翰牛的快艇上，他就不用多操心了。

他躺在軟床鋪上仰面呼呼大睡，眞的好舒坦。

人，幹甚麼事也得找個時間躺一躺，最舒坦的事並不是女人，而是躺下來養養精神。

約翰牛很想找機會同高亮說話，因爲他實在很想多知道一些關於百慕達三角洲的神秘。

約翰牛從高亮帶回的資料中，已經知道一些有關百慕達三角洲中央海域下面的狀況，但他還想知道得更多一些，更詳細些，因爲他心中已經產生了恐懼。

一個人對於心中的恐懼，總是希望多了解一些甚麼，就好像一個膽小的人，却又最愛聽人說鬼故事一樣。

約翰牛就是這樣的心理。

祇不過當他幾次進得小艙間，却又幾次的退了回來，因爲高亮睡得呼呼打鼾。

他明白，這時候如果把高亮叫醒，那小子一定會大駡。約翰牛是個駡別人的人，但他不想被別人駡。

但他的心中却又在打主意，他的主意當然是要如何把高亮做了。

這也是泰勒王的授意。

事情很明顯，當高亮取得海底所有資料以後，泰勒王就可以拿這些資料炫耀於世界。因爲這世上有多少人在挖掘百慕達三角洲的神秘而不能得逞。

而泰勒王有了這份寶一般的資料，他不但在牙買加名聲大噪，全世界都會知道泰勒王的大名。

全世界的人是不會知道浪子高亮的。

誰還會去問那些資料是何人探得的？人們祇會注意資料的內容與眞實性。

約翰牛再一次的推開高亮的小艙門，他把滿滿一杯高亮喜歡喝的三種拌在一起的酒托在手上。他以爲高亮聞到這種酒味，就一定會醒

來的。

約翰牛很會擺弄，他在酒杯上面吹氣，當然是在高亮的面前吹着。

於是，高亮開口了。

「牛先生，這是你第七次前來看我了。」

「應該說是第十一次。」

高亮的雙目未開，他仍然平躺着。

「記得那麼清楚，一定有事找我吧？」

「怕你餓了，如果你醒過來，我就叫他們把吃的給高先生送過來。」

「你已經送來了。」

他挺起身子，雙目又見烱烱有神。

「拿來吧，你手上的酒不正是爲我送的？」

約翰牛吃吃笑道：「高先生，除了美女，也祇有酒才會叫你精神，你請。」

他把酒遞給高亮，便擠在一邊坐下了。

不料高亮一口喝乾酒，又把空杯交給約翰牛。

「牛先生，夠了，我再睡四個鐘頭，我祇有四個鐘頭的時間休息了，然後我就要下海去了，幫幫忙，別再來找我囉嗦了，行嗎？」

約翰牛吃吃一笑，道：「當然行，到了海上，我們全聽你的。高先生，你好生再睡，我絕不再來囉嗦。」

浪子高亮面無表情的又躺下了，他順勢拉開毯子一角蓋在肚子上。

約翰牛輕輕的往門外走着：「祝你好夢。」

高亮未回話，他連看一眼也沒有。

約翰牛心中却又是另一句話：「他媽的！」

其實，浪子高亮雖然閉上眼睛，但他的嘴也蠕動了一下，因爲他的心中也在駡，很巧的是他也是那句「他媽的」，祇不過兩個人都沒有駡出聲音來。

沒有駡出聲音，便彼此仍然是朋友。這世上有多少拍肩搭背喊哥們的人，其實有一大半心裡就在駡對方。

如果有人拍你的肩，對你說上一句好聽的，我的兄弟姐妹們，你們就需要多多提高警覺了。

現在，浪子高亮與約翰牛雙方均明白這個道理，所以雙方也都提高警覺。

祇因爲快艇已經停下來了。

海水是醬藍色帶點油膩性的泛烏黑，這就更顯得海洋的可怖了。

其實海洋是孕育萬物的根源，地球上若沒有海洋，地球比月球還可憐，所以人們應該歌頌海洋。

約翰牛却不一樣，他低沉的自語：「他媽的！這鬼地方，老子離開以後，一輩子也不會再來。」

而約翰牛又怎知古人的那句話「萬物歸宗流大海」的眞理。

任何一種生物，當然也包括人類，都是來自大海又歸於大海。生命的成長依靠大海的水，生命的結束，不論是土葬火葬天葬海葬，總是免不了變成枯骨一堆，而體內的水份便又蒸發而歸於大海，這就是生生不息、循環不已的生命鏈。

而生命又是有形與無形兩種的結合。

有形的自然是軀體，無形的便是靈魂。

眞的有靈魂嗎？

地球上還眞有一種控制生命靈魂的怪物，祇不過尚未被人發覺出來。

約翰牛當然更不會了解這一點。

約翰牛祇會製造鬼魂，因爲他祇會殺人。

＊　＊　＊

約翰牛早就想妥了如何對高亮下手了。

他愉快的拍着高亮的肩頭，笑呵呵的道：「高先生，我們在海面上等你，大概需要多少天？」

高亮已準備坐他的海霸王號下去了，聞言回頭一笑，道：「那可不一定，快與慢，久與暫，全靠運氣，久了，也許三幾個月；短了，也許今天就有消息。」

約翰牛道：「希望我們的運氣好。」

高亮已坐進海霸王上了，他抬頭對快艇上的約翰牛道：「好歹你們在海面上，呼吸的是新鮮空氣，抬頭看，藍天白雲，低頭瞧，水中魚兒在跳躍，多少人想也想不到的美景良辰。而我，到了海底就是黑暗世界，我的這玩意兒雖然巧，可也是機械，萬一有個毛病出現，我這一輩子也別想上來了，想想看，你們比我可舒坦了。」

約翰牛呵呵笑道：「所以你是大英雄呀！」

高亮不回答，他狠狠地把艙蓋關上了。

他又在海霸王號上駡了：「他媽的！」

約翰牛見高亮往海底潛去，他不在心中駡，他跺脚大駡：「他媽的！」

「嘩！」

「喲！」

快艇上站的三個人吃了一驚，因爲好大的一條鯊魚自快艇一邊冒出水面。半條魚身就有兩公尺長，張口就去咬約翰牛。

三個人急忙閃，那條巨鯊咬個

空，却也嚇得約翰牛往快艇內躲。

他大叫着：「取槍，再來就射！」

兩個大漢各自取了一支衝鋒槍，不料却再也不見那條巨大的鯊魚出現。

浪子高亮也發現那條巨鯊了，他在水中當然看得更清楚，當巨鯊躍起的時候，他以爲會咬中快艇上的人，不料巨鯊咬個空。說實在的，高亮還眞有些失望。

更令高亮不愉快的，乃是巨鯊反而向他追過來了。

高亮在水中立刻全力往海底沉去，大約一千公尺左右，那鯊魚便在他的電腦銀幕上消失了。

「這是眞正的大鯊魚，水太深的時候牠是不會再追過來的。」

高亮在自言自語着，可也開始注視着他那電腦控制的探測儀上。

已經七千公尺了，他的位置早經標定好了的，再下沉，那是在八千六百五十一公尺地方。

海霸王上的照明燈以微光照着前方。這裡就是個黑暗世界，偶爾銀光一閃，那是海底扁體動物發出來的磷光，旋即又是黑暗一片。

浪子高亮又找到他原來的位置了，他把海霸王停在海底，以照明燈四周搜索一遍。這時候他反而懷念那些怪魚羣了。

高亮明白，那些似受控制的魚羣，成千條停留在海底的第二層上面，至於何時才會再出現，高亮就不知道了，祇不過他沒有辦法去啓動海底，他相信那一定是有甚麼高人在海底的第二層內作業。

高亮就是打算去找那個能移動海底的怪物。

高亮以爲，人是沒有能力去移動海底的。

祇有怪物，才會有那種超自然能力，如果能抓到，那麼，百慕達三角洲的神秘面紗就會被他揭開來。

浪子高亮枯枯的等在那兒，眞無聊。他把海霸王上面的裝備檢視一遍、兩遍、三遍……

爲甚麼一再的檢查，實在是無事可做。

貝克與豪文兩大科學家，這一回又將他們收集的美女錄影帶，至少多放存了五十卷之多。

他二人深知高亮的毛病，盡蒐集些刺激性强的、也十分藝術化的美女影帶，提供高亮消遣。

除了這些美女影帶之外，就是幾卷靡靡之音的歌與音樂了，海底下放出那種美妙誘人的音樂，也許更有另一種迷人的情調。

這時候高亮就躺在軟座上閉起眼睛聽那種扣心人弦、撩人心志的音樂，他還不時的露出一個笑容。

時間在海底一秒一秒的溜過去，但在高亮的心中，却是度日如年。雖然，他有吃、有喝、有運動，也有音樂與錄影帶消遣，他幾乎甚麼都有，但那種死死板板的局限於一個小小海霸王上的日子，終究還是枯燥難耐的。

於是，浪子高亮想的很多了。

他第一個想的就是老大——瑤璣。

他有些不明白，這世上還有能控制他高亮的人，而這個人偏偏又是個女人。

瑤璣也控制着幾位世界聞名的科學家，祇要瑤璣想要的東西，這東西幾乎就屬於她的了。

浪子高亮佩服瑤璣提得起放得下，娛樂就是娛樂，工作一本正經，如果她要這個人死，這人就死定了。

浪子高亮從來不打算征服瑤璣，他更不打算把老大據爲己有，因爲他有自知之明，瑤璣不是個容易被人征服的女人，祇有她去征服別人。

偉大行動　拯救人類

浪子高亮是被海霸王顚簸醒的。

高亮一睜眼，立刻打開探照燈，祇見一片泥灰升起來了，這是他最熟悉的東西。

高亮終於等到了，至於他一共等了幾天，他早已不理了。

他把探照燈暫熄掉，因爲他知道海底啓開之後，便是那一道光束的出現了。

而光束是會伴隨着一股强大氣彈上升海面的，他必須加以防備，因爲，他擔心的是被那股强大得足以摧毀一座山的氣彈送上了天。

高亮暗中把海霸王退出兩浬外，這樣，他就不會被擊中，也不會被海水擠壓的力量冲擊。

於是，那緊張的一刻又來了。

祇見海底打開個巨洞，足有一浬那麼寬闊，一道强光便自海底深處激射而出，那氣泡之大，一個比巨型汽球還大幾倍，這些氣體在結合着往海面上衝去，那聲勢之大，威力之猛，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高亮就十分吃驚。

他本來打算把海霸王駛近看個明白，不料由於氣體在海水中澎漲，把附近的海水擠壓向外擴張，使海霸王也隨之幾次翻滾。

當海水回壓的時候，那氣體上升的速度比飛彈還要快幾倍，因爲大量的海水已變成氣體的動力了。

高亮隨之啓開錄影機，把這種奇景盡錄下來了。

他在觀察着另一現象了。

那個似潛艇的怪東西出現了。

高亮似乎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傳過來，不旋踵間，那大批的怪魚便隨着那怪潛艇往海面上衝去。

浪子高亮猶豫了。

他不知道應該是悄悄溜進第二道海底，抑或是跟上海面去瞧瞧海面上又發生甚麼事件呢？

高亮看看上方，又看看下面，不由想到快艇上的約翰牛三個人了。

他很討厭約翰牛三人，但他却想知道這三人是否被那光束與氣彈弄得化爲灰燼。

於是，高亮發動海霸王往海面升去。

距離海面尚有千公尺吶，但高亮在他的海霸王上面已收聽到似下傾盆大雨的嘩啦啦聲音，這令他大吃一驚，這會是甚麼聲音？

海霸王已快到海面上了，海面上有鎗聲不斷。

高亮更發現那艘怪潛艇在大批怪魚羣中穿梭般往來，這些全部顯示在他的電腦銀幕上面。

當高亮穿過怪魚羣到了海面上時候，他發現一個紅色的救生筏子，救生筏子上面有三個人，敢情正是約翰牛與他的兩個助手。

三個人忙壞了。

兩個大漢以衝鋒鎗對着四周圍上的怪魚羣掃射着，約翰牛手鎗的子彈已射完，他正以他的那頂帽子往救生筏邊的怪魚殺去。

高亮這才發現，約翰牛的帽子邊緣上藏了利刀，宛似斷頭鍘一般可怕。

高亮曾經被這些怪魚包圍過，他知道這些怪魚有問題，便立刻加足馬力駛過去。

「嗨，牛先生！」

救生筏上的約翰牛見是高亮，立刻大叫：「高先生，原來你沒死呀！」

他似乎明白自己不該這麼說，立刻又大叫：「高先生，我們正爲你擔心吶。」

高亮以海霸王上的擴音器，道：「牛先生，我以鋼索拖你們，送三位去安全地方。」

約翰牛道：「謝謝！謝謝！」

海霸王尾部的鋼索射上救生筏，救生筏上的兩個大漢還在放鎗不已。

高亮拖住約翰牛的救生筏，立刻以全速往西疾駛。

他一共拖了五十多浬才停下來。

高亮收起鋼索，約翰牛已在救生筏上大叫：「喂！高先生，你不能把我們放下不管呀！」

高亮靠過來了。

「牛先生，剛才海面上發生甚麼事了？」

約翰牛驚魂甫定的道：「他媽的，海面上來了一艘大商船，我們正要駛過去向他們打招呼弄些淡水，海底突然間冒出一股氣體，破開海面直衝雲霄，那麼大的巨輪，轉眼之間不見了，天爺，海面上捲起一股巨浪，把我的快艇捲上了天，翻滾着砸下來，快艇完了，還好，我們一開始就知道怪事要發生了，抓牢這救生筏就跳海了。」

高亮道：「同我的遭遇是一樣的。」

約翰牛搖頭大嘆怪事，又道：「那些怪魚眞邪門，鎗彈怎麼打不死呀，還有我的這帽子，明明利刃切在牠們的身上了，可是牠們好似無感覺，高先生，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呀？」

高亮也吃一驚，那些怪魚怎會不怕鎗不怕刃？

如果眞的是這樣，他那海霸王上面的刺蝟針也將會失去作用了。

「牛先生，你看的仔細嗎？牠們眞的不怕刀鎗？」

約翰牛道：「騙你我不得好死。」

高亮道：「牛先生，你又忘了，這是甚麼地方呀，別遭厲鬼詛咒，眞的回不了邁亞米。」

約翰牛急忙伸手掩口。

高亮哈哈一笑，道：「三位慢慢往西划，我得去仔細觀察那些怪魚了。」

他要潛下了，但突然又問：「我已經在水中幾天了？」

約翰牛道：「十一天，虧你有那麼大的耐性。」

高亮道：「拿了王先生那麼多美元，總得爲王先生做出些成果，是不是？」

約翰牛重重的點頭，道：「高先生，祝你好運。」

高亮哈哈一笑，道：「我已經嗅到好運的味道了，牛先生，你們一路平安吶！」

他潛往海底去追那些怪魚去了。

約翰牛氣得直罵人。

高亮本打算要整一整約翰牛三人的，但見三人如此狼狽，已經令他愉快的了，不一定要他三人死才算高興，高亮不是嗜殺的人。

*　*　*

浪子高亮從遠望鏡中又發現甚麼了。

那光束祇有餘光，怪魚正往海底沉去，高亮開足馬力，以最大速度追趕上去，却不料斜刺裡有一團黑影撞向他的海霸王來了。

高亮一看，立刻把海霸王斜向一邊，祇見是那怪怪的潛艇正以超速碰上來。

這一回高亮似乎看得更淸楚了，怪潛艇的前方有一個尖尖的物體宛似犀牛角一樣，但却有一公尺

那麼長的尖矛頭，這怪物的尾部也有一隻同樣長的矛頭，身體並不太大，但與高亮的海霸王比較，當然是大上兩、三倍。

上面好像有透明的鏡子，但却是黑色的。

高亮就弄不懂，爲甚麼那鏡子會是黑的呢？

高亮正在思忖，銀幕上又見黑星星出現，他知道那怪物又向他撞來了。

電腦自動操縱，高亮把他海霸王上的武裝力量調整在發射的方向。

先是一股墨一樣的烟幕往四下裡噴射，立刻就把海霸王遮在一片黑暗中了。

高亮以爲這樣就可以不讓敵人發現他的眞實位置了，他的烟幕至少有四分之一浬大的範圍。

但當他正欲轉向的時候，竟然發現那怪物仍然在烟幕中對他衝過來。

這不能不令高亮吃驚。

旋轉着的海霸王整個身子往橫裡閃掠，怪物幾乎與海霸王是擦身而過，好險……

高亮發現怪物的旋轉角度比自己的還小，因爲，那怪物根本就不用旋轉，便又衝過來了。

怪物的前端變後端，因爲它的後端也有尖錐。

浪子高亮一見黑烟不靈光，便把電子光束向那怪物照射過去，他準備弄清楚怪物的眞正模樣與弱點在甚麼地方，再加以發射水底飛彈。

他明白，此時是不易使用刺蝟針的。

高亮的海霸王上面配備的水底飛彈祇有三枚，貝克博士特別交代，不到最危急時候，是不可以隨便使用這些十分精密武器的。

高亮的電子光束對準衝來的怪物射過去。

一道極强的電子光束，把那個似潛艇的怪物照得通體閃亮，便上面的外罩也亮晶晶的有着凸狀物現出來了。

除了這種模樣之外，就是上面附着幾根似天綫的東西，祇不過，當高亮的電子光束照過去之後，怪物立刻像迷失方向般往下面疾快的沉去。

高亮以爲他的電子光束產生威力了，一時間十分高興。却不料，情況有變，因爲，那個怪物下沉的速度驚人，越過怪魚羣直往第二層海底沉去。

浪子高亮口中大吼：「哪裡逃！」

他啣尾直追，祇不過前面的怪魚羣擋路，使他猶豫着未敢冒然衝過去。

當高亮閃過怪魚羣的時候，第二道海底祇剩一綫微弱的光芒了。

高亮十分懊惱，猛抬頭，發覺上面的一層海底也已被關起來了。

他又被困在這一層海底中了。

他便祇有再與這一羣怪魚爲伍，不能馬上出去了。

高亮啓動探照燈，對着上一層的每一寸海底的狀況加以檢視，他仍然看不到有任何可以幫他逃離此地的洞穴之類的出路。

海藻、珊瑚，沙石，這地方都沒有，但那可以移動的海底，却很明顯的是石塊形成。

高亮找了兩天之久，怪魚也對他相應不理。無奈何，高亮祇有找個較爲平坦的地方把他的海霸王停在那裡，他自己便躺在軟座上大睡起來了。

海底才是眞正的暗無天日的地方，但高亮並不擔心，因爲他有足夠半年的裝備，包括一切需要的東西。

睡足了，也不餓了，高亮掀開他的軟座操作，立刻又運動了一陣，直待全身冒汗。

眞正的運動，就應該出汗，才對身體上的新陳代謝有一定的幫助。

如果他渴了，那簡單，海霸王上面有個小綠色按鈕，那是人造淡水機，高亮是不會沒有水喝的。

高亮這時候忽然想起來了。

貝克與豪文兩大天才又給他的海霸王內部裝上了音响，音樂帶很能配合那些錄影帶上的畫面。

高亮的錄音帶上面祇有赤裸的美女在表演，當然是屬於極黃的限制錄影帶。

他自我解嘲的笑笑，不知這些怪魚會不會像上一回那樣，爭相擠過來看他的銀幕畫面。

於是，他熄了探照燈，轉而打開海霸王內部的燈光，並將錄影畫面呈現出來。

一開始，浪子高亮也很驚奇，因爲貝克博士竟然把全部影帶換了，而且比之上一回那些影帶更妙趣多了。

影帶放着，高亮一面檢視所有的影帶，其中有熱情的床上戲，有非洲黑美人的怪招，亞洲保守派的風情萬種，歐洲的新潮大膽，當然是令高亮發自心裡一笑。

可好，地球上各人種的男女做愛，他這裡一應俱全，而且精采。

兩位大科學家這是投高亮所好，大量的挑檢些妙趣横生的黃色影帶提供給高亮在海底欣賞。

高亮就以爲，這兩位天才把他的海霸王內部，當成了MTV視聽中心了。

高亮愉快的欣賞着，他似乎忘了一件事，祇因爲影帶太精采了。

「卡！」

影帶第一卷已完，高亮正要換帶子，猛抬頭，外面黑鴉鴉的無數怪魚擠着看。

原來他的海霸王內有燈光，外面是黑暗世界，外面看他很清楚，他看外面就相反了。

高亮輕輕啓開照明微光，嘩，他的海霸王四周上下幾乎全被這種怪魚圍得密不透風。

海霸王內部以核子能量所產生的氧氣，就如同太空船上的一樣，是不虞匱乏的。

高亮看清這些怪魚之後，忙又插入一卷非洲式的黃色錄影帶，然後再把那靡靡之音的曼妙音樂也放出來了。

高亮心中在笑，爲甚麼這世界上到處都是視聽中心，而且都賺錢，原來連海底這些怪魚也喜歡看吶。

但他就沒能想明白，這些怪魚爲甚麼連槍也不怕，刀也不懼，這原因又是甚麼？

高亮的影帶放出來了，當然配合着熱辣辣的音樂自一個特殊裝置中播進海水中四散開來。

於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祇見那些怪魚開始擺尾扭腰的跳動了，怪魚頭抵住海霸王不願離去，即使有不少在擠，也是拚命的撐着不游開。

高亮看得發呆，這是甚麼魚？難道比海中的最聰明的海豚還聰明？

他從海霸王那個特製的罩內仔細去觀察這些怪魚，有鼻孔、有眼睛，却不見牙齒。有皮有鰭，却又好像是個虛飄飄的怪東西。

他清楚的看到，有的已經被擠扁了，但仍然不見痛苦狀，甚至擠的更厲害、更有勁。

高亮心想，難道這些怪魚都是「好色之魚」？但牠們又是與人類不同，牠們連岸也到不了，怎麼會如此喜歡看這種黃色錄影帶？

高亮想了一陣，他幾乎要爆炸了。

他也無心再看下去，因爲這問題令他困惑，於是……

「卡！」

他關上了放映機，又關上了向外的燈光。高亮閉上雙眼，沉沉的思索着。

他也不知道，那些祇聽到妙樂的怪魚，已經在他的海霸王附近瘋狂的閃躍跳動，狀甚滑稽。

過了幾個鐘頭之後，高亮再度啓開放映機，外面便立刻又有怪魚往他這面搶游過來。

「卡！」

高亮再度關起來。

他等了一陣子，便祇把探照外面的燈光啓開，祇見那些怪魚失望似的在穿梭游動，不再圍上來了。

於是，高亮認爲，這些怪魚一定有問題。

至於這些怪魚有甚麼問題，那就把錄下來的影帶交由豪文與貝克二人去傷腦筋吧，他才不願把精力耗損在這種莫名其妙的怪事上面。

高亮以爲，這世上的怪事也太多了，他祇不過遇上這麼一件而已。

既然弄不明白，一切便順乎自然的好。

他又把影帶放出來了，配合着音樂，盡情的叫那些怪魚愉快，盡情的看着牠們相互推擠，也是一種樂趣。

高亮有時候也會隨着這種音樂搖頭擺腦一番。從那些怪魚的表情上，好像這些怪魚對他並不覺得甚麼。

就好像高亮也是牠們的同路人一樣，不避不躲，如果不是高亮身處海霸王內，牠們很可能與高亮並肩遨遊這宛如海底龍宮的神秘地方。

* * *

也不知又在海底躭了多久，高亮從電腦中發現，他已在這兒困了二十八天了。

二十八天不是個短日子，高亮不知要再等多久才能浮上水面。

他擔心那隻怪物不再出現，第二道海底不再啓開，那就慘了，因爲他的燃料祇有半年時間供應。

就在高亮煩躁不安的時候，忽然又見海底移動，那厚厚的泥灰漂起，一道光束先射出來了。

高亮啓動電腦，各項工作準備好，祇見又是一大團氣體在凝結，然後隨着一道光束直往海面衝去。

這一回高亮按兵不動了。

他甚至當那怪物又出現，以一種怪異的聲音把這大批怪魚引往水面的時候，高亮仍然把他的海霸王停在第一與第二層之間的暗處不動。

高亮下決心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決心要往第二層海底深入了。

他也相信，第二層海底一定有更離奇古怪的東西令他大吃一驚。

但他一横心，管不了那麼多了。

就在高亮停留的一段甚短時間裏，忽覺一層泥灰似的東西壓在他的海霸王上面，他立刻用電腦去掃描，反應中有金屬東西，但却又是泥灰一樣。

高亮也想不通這是從甚麼地方漂來的，難道這一帶的海底還充滿了金屬礦藏？

高亮還在思忖着，就見那道巨大的光束往第二道海底縮回來了。

光束的回縮不快，但令高亮吃

驚的是光束之中有影像，他當然急忙把光束中的影像錄下來。

高亮已緩緩把海霸王移動着，他掩飾的很好，這樣的慢慢移動，可以利用覆在上面的泥灰把自己僞裝起來，隱藏在那一道裂縫邊緣上。

高亮在等着。

他在等着那隻指使怪魚、像小潛艇的怪物返回來。

他當然不是要同那怪物交手，他是要那怪物爲他帶路進入第二層海底中。

光束漸漸的萎縮而進入第二道海底下面了，就在光束的尾部，那個怪物當先出現了。

怪物的後面，大批的怪魚，那麼乖乖的、文靜的往下面沉着。

那動作眞的毫無生氣，大海中祇要是活的魚類，都充滿了生氣勃勃的樣子，但這些魚却相反。

但高亮却知道，當這些怪魚看到他的那些黃色錄影帶時，便會生趣盎然了。

那個怪物的兩端是尖的，通體也黑漆漆的有尖凸出現，如何操縱，高亮一時間也看不出來。

那怪物果然未曾發覺高亮，它隨着光束穿進第二道海底了。

高亮見機不可失，就在海底尚未合起來的時候，以極快的速度便也跟進去了。

於是，高亮發現了更令他吃驚的景象。

前面的光束仍然在回縮，那最後的怪物便似被光束拉進去似的。

光束中的影像稍稍清晰可見，竟然是人的影像，這實在令高亮覺得不可思議。

光束怎麼會把人像攝進去呢？

高亮以最快的速度追下去，然後……

然後他發覺情況不對了。

從電腦的儀錶上觀看，好像他深入海底足有五十浬深了，但光束仍然在回收着，祇不過看上去光束縮小多了，變成桶狀了。

高亮正感困惑，儀器顯示那地方是個地洞，然後，他又往上斜着上升。

就在這時候，高亮的萬能手錶與他的海霸王內的電腦通訊設備，正發出「畢畢畢」的呼叫聲。

這令高亮也吃一驚，本來在深海中是很難聽到的，但此刻却有了聲音，雖然聲音微弱，但已令高亮鼓舞不已。

光束繼續的上升，怪物也跟着往上升，當然，高亮就跟着往上升。

從幾十浬處上升到幾百公尺深度，那光束漸漸的更見清晰，但這種幾百公尺深度，已有了微光——這些光又是甚麼光？高亮已無暇多想。

這時候，通訊的呼叫聲就如同在海面上一樣的清楚，高亮爲了怕被前面的怪物測知，一時間他不打算與老大或者泰勒王通訊。

高亮這是抱定必死之決心跟進來了。

他也相信，事情應該到水落石出的地步，那個令人類充滿驚恐的神秘三角洲的面紗，應該拉下來了。高亮以爲，他就是來拉下這神秘面紗的人。

高亮從水中看過去，祇見光束停下來了，那個怪物尖頭對準水面直衝而上，倒令高亮吃一驚，他從未想到那個似潛艇的怪物還能衝離水面。

高亮的海霸王就不能跟進，「嘩啦」的一聲冒出水面，高亮發覺那怪東西從一個圓形石洞穿進去了。

於是高亮決心追到底，他自海霸王內部拆下那管刺蝟針端在手上，打開艙罩便跳上岸，直往那圓洞奔去。

圓洞足有兩丈那麼高，三丈那麼寬。高亮飛一般的衝進圓洞。
嗨，立刻他被一副怪景象楞住了。

而他的突然出現，也把那些怪物全嚇呆了。

雙方就那麼的僵持着。

但高亮先把頭猛搖，恢復一下神志。

他開始往那座奇怪的似玻璃罩的網膜走過去。

這裏的一切都與一般大型實驗室相似，祇不過在這個大如足球場的地洞中，那些怪物太令高亮吃驚了。

他們的形狀看上去如無毛的大猩猩，雙目如雞蛋那麼大，凸出一半在那張扁平的臉上。有手，但看不到有指頭，連赤裸的脚上也不見脚趾。

這些怪物祇有三至四呎高，但那顆頭大極了——頭如巴斗是很合適的描述。

這些怪物沒有穿任何衣衫，赤裸裸的看上去全是男性，就不知他們是如何繁殖的。

高亮的出現，立刻受到這些怪物的尖叫與喝叱。

高亮是從他們的表情上看出來的。

高亮是往那個似被網膜裹住的女子前走去的，但却被幾個怪物攔住了。

高亮怒吼：「走開！」

但他的吼叫，對於這些怪物不起作用，他們聽不懂高亮在叫甚麼。

就在這時候，斜刺裏又出現十幾個怪物，他們全身光禿禿，連頭上也不見一根毛。

這些怪物拖出一條巨型管子，也是透明的，他們把管口對準高亮，便立刻一聲尖吼，那管子便發出呼呼響聲，高亮頓覺要被那管子吸進去似的。

浪子高亮的反應是一流的，他不等被吸入管內，擰腰便往斜處急閃，落地再起，再一次躲過被吸的危險。

高亮一連躲過五次，他已躲在那個被網膜糊粘着的女子身後，怪物一見，暫不吸高亮了，但高亮却突然一聲大吼，閃身跳出來，他的刺蝟針射出來了。

「哇哇」之聲甫起，那些怪物立刻怪叫着跳起來了，其中有兩個被針射中要害，當場死在地上。

這太突然了，怪物們紛紛走避，有的拖着那條巨管又往回奔去。

高亮一見自己已佔上風，立刻又追了過去。

當他又追了十幾丈深處，突見那個似潛艇的怪物出現了，隨着怪物的出現，有一道極强的光束對準他直射過來，高亮忙往一邊閃。

光束回收，對準他又射，高亮知道這光束的殺傷力一定驚人，便又往一邊躍過。

就在他的騰躍中，他發現有個白髮蒼蒼的紅面老人正雙手端着似雷射的鎗管，向他直瞄。

高亮一見，暴喝一聲，一蓬刺蝟針又射去了。

「啊……」

白髮老者抱着他的光束鎗萎靡的彎下腰。

高亮一見，機不可失，他一個箭步撲過去。

「不要殺我！」

高亮當然不會馬上殺他，好不容易有個會說話的人在這種鬼地方面對他，他要把事情問個明白。

高亮把老人的光束鎗一把奪過來，刺蝟針也不射了，那老者的臉上與手臂上被扎中三針正自流着鮮血。

高亮揪住老者，叱道：「你是甚麼人？」

老者反而一挺胸，道：「年輕人，你可曾聽過有一位偉大的『死光之父』嗎？」

高亮搖頭，道：「沒聽過。」

老者道：「你太年輕了，所以對於半世紀以前的事，你當然不會知道，因爲你還未出生嘛。」

高亮道：「你就是『死光之父』？」

老者再挺胸，道：「不錯，『死光之父』威爾士博士就是我老人家。」

高亮道：「威爾士博士，我叫高亮，我首先恭賀你研究這光束成功。」

威爾士道：「你是第一個祝賀我的人，可嘆那些短視的可憐人，把我的成就當成是幻覺，我要他們知道我威爾士的成就，我並不是在吹牛。」

高亮道：「威爾士博士，你老大概在此百年了吧？」

「不錯，來時黑髮，此時全白，到底多少年，我也不記得了。」

高亮指着躲得遠遠的怪物，問道：「威爾士博士，請問他們是甚麼？」

威爾士哈哈一笑，道：「他們也是這地球的人，我叫他們是地心人。」

高亮道：「地心人？眞玄。」

威爾士立刻不高興的道：「怎麼，又說我在幻想？這些地心人就在此站着呀。」他頓了一下，又道：「地心與地面上也是一樣的有各種人，在地面下方不同的深度，便會有不同的人種，此處距離地表面不過三、五公里，由於地形的關係，海水是上不來此地的；至於再深個五、七十里，那兒也許還有別的人種，甚至接近地心處，那熊熊熱得冒出岩漿之地，也有另外特殊的人種活着，年輕人，適者就可以生存。」

高亮自然的點了一下頭，他對這方面更外行。

他又遙望遠處驚恐的地心人，眞的是怪模怪樣，難以令人看了舒服。

「威爾士博士，你還有甚麼助手嗎？」

「有兩個，但都病死了。」

高亮指着四周的一具具被網膜糊粘着的女人：「這些好像女人身體，難道都死了？」

威爾士道：「暫時不會死，我已研究出一種氧化膜，把她們封在裏面了。」

高亮道：「你的目的是甚麼？」

威爾士道：「我必須要統領這些地心人，所以我答應爲他們找異性，這些女人有了在此適應的能力之後，我便解去她們身上的氧化膜，嫁給這些地心人。」

高亮道：「你老人家眞會湊和，爲了統治地心人，你把那麼多美女弄進這裏來呀！」

威爾士冷冷的道：「我以我的成就，要世上的人們知道，他們研製的甚麼武器，也休想同我的死光相抗衡，有一天我一旦走出此地，先以死光把整座大城邁亞米摧成粉碎，因爲，我的死光是配合着一股無堅不摧的氣彈，那是你難以想像的威力，即使一座大山也休想再屹立不搖了。」

高亮道：「唔，原來百慕達三角洲的神秘，全是你老人家搞出來

的呀！」

威爾士道：「研製武器總要不停的作實驗吧。」

高亮道：「爲了你的試驗，百慕達三角洲成了神秘死亡之地，飛機毀，船艦沉，死了許多人。」

威爾士道：「比一次人類發動的戰爭，死的人少多了，而且……」

他指指四周與身後巨洞裏的那些似被網膜糊粘着的女子，又道：「你可以看到，這些女人，她們是不會死的，她們就要復活了。」

高亮道：「她們一旦活了，便要嫁給這些醜陋的地心人了，是嗎？」

威爾士怒叱高亮：「別說醜陋二字，在他們的眼中，也以爲我們很難看。」

高亮道：「威爾士博士，你的研究快成功了吧？」

威爾士道：「不錯，但令我想不到的是，你這年輕人竟然有本事找上我這兒來，你有天才。」

高亮嘆口氣，道：「並不是天才，如果我沒有工具，我連一百公尺深的海中也難到達。」

威爾士道：「這麼說來，上面的人們，在科學的領域中已大有斬獲了。」

高亮道：「已至一日千里了。」

威爾士道：「唔，我要加緊努力，否則會被他們以別的方法克制我的死光。」

高亮怔住了，這老傢伙是個瘋子。

其實那些科學家們，或多或少都帶有瘋子味道，大自然總有一天毀在這些人的手裏。

高亮發現威爾士走近一個身上罩滿網膜的女子前面，他以手指沾了些網膜塗在受傷的臉上與臂上，拔下中的刺蝟針來，竟然不再有血流出來了，而且看上去他一點痛苦也沒有的樣子，令高亮吃一驚。

威爾士自袋中取出個彎形亮管，對高亮道：「年輕人，別再用你的武器傷人，我如果用這死光鎗對付你，你已消失在不知不覺中了。」

高亮道：「你爲甚麼不用這死光鎗對付我？」

威爾士微笑，道：「你的出現，令我既驚且喜，半個世紀未見到同類人了，我對你有一種親切感，所以我不打算讓你死。」

高亮道：「你準備送我回去了？」

「不，我要你在此地陪我，有一天我們轟轟烈烈的去征服那個骯髒的世界，哈哈……」

高亮道：「威爾士博士，我並不打算留下來呀。」

威爾士道：「留與不留，那是由我決定，年輕人，你應該跟我來看看我的傑作。」

高亮心中當然想看，他相信這老怪物一定有個十分巨大的實驗室在甚麼地方。

他對威爾士道：「威爾士博士，請帶路吧，我如果不參觀你的偉大成就，這對於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是不敬的。」

威爾士吃吃笑了。

他轉身走向另一洞內，從外表看，這些洞眞乾淨，也整齊，高亮明白，這是那些地心人的住所，威爾士祇不過住現成的罷了。

高亮跟着威爾士走了半浬遠，威爾士站住不走了。

他對高亮道：「年輕人，你看前面。」

高亮吃驚的道：「火！」

「不錯，地殼下面有火焰，這是誰都知道的。」他得意的又道：「我就是利用地底火山的熱能作爲能量，把熱能引進附近幾處洞口，熱遇冷氣便會產生風。」

他又是一笑，道：「這與海洋上冷空氣變蒸氣而生成風暴是一樣的，北半球的颶風，南半球的颶風，與此處的風的產生是大同小異的，因爲我祇要把熱能導引入幾個洞中交叉相衝，便有了風力，然後導引而入海底洞中，這些熱能就能力可摧山，從海底尋找上升的出路了。」

高亮似懂非懂的道：「那兩層會轉動的海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威爾士又是一聲哈哈：「我們知道，地球有五大板塊，而形成五大洲，但其中也有無數小板塊就漂浮在這些大板塊之中，我如果利用巨大的風力，就可以把那兩個小小板塊移動，由於我把死光也附在風力之中，我已可以控制那兩個小板塊了，哈哈……」

高亮嘆爲觀止的道：「威爾士博士，你比我們的那兩位大天才還天才，了不起。」

威爾士沉聲道：「你們也有天才？屁，給我倒洗脚水我還嫌不爽呢！」

他指着另一面，又道：「走，看我的死光儀。」

高亮跟在威爾士身後，他發覺這老者的身子骨夠壯的，那走路的步子，就表示他的生命還有得活的。

＊　＊　＊

那是一間巨型的大洞，正中背面有燙人肌膚的熱流，一共有二十一面兩丈高，一丈寬的凹凸鏡，每一面均成稜形擺放，交叉的對射出光能，直到所有的光能傳到最前面的那面更大的鏡中。

這些大鏡的後面均有電綫相連，有一個巨型大箱子靠在每一個

鏡子後面，由洞中導來的火山熱量，眞是用之不盡的能源。

威爾士博士竟然直接的利用地心火山的熱能，這正是用之不竭的能量。

高亮以爲，如果人們把開採能源改爲直接找上地下火山，人們又何必去找石油與煤礦？

威爾士走到洞壁一邊，伸手拉下一個大鍵，立刻便聞得由火山洞中發出呼呼嚕嚕的嚇人聲音，不旋踵間，各鏡的光焰突然加强，令人雙目不能直視。

一道光束便也在此時隨着一股强大的熱風往洞下面穿去，海水立刻就被穿出一個水洞來了。

高亮吃驚，這力量眞大得嚇人。

威爾士把巨鍵又拉脫，光束便又消失了。

他得意的對高亮道：「年輕人，你看了我這偉大的成就以後，應該爲我的傑作喝采吧。」

高亮道：「我說過，你是天才中的天才。」

威爾士道：「現在，可以讓我去欣賞你的工具吧？」

高亮一怔，心道：這老小子莫非想毀了海霸王？

乾乾一笑，高亮道：「你老必須答應我一件事情。」

「怕我毀了你的東西？」

「確實有此擔心。」

威爾士哈哈笑道：「放心，我不會那麼無恥，如果我不開方便之門，你這一生也休想再出去了。」

高亮無奈的嘆口氣，帶着老人到了「海霸王」旁邊。那威爾士祇叫高亮坐進去，他在岸邊看着。

當高亮把一切的操作電鈕說一遍，威爾士哈哈笑了。

高亮跳上岸，道：「威爾士博士，我這工具也還可以吧？」

威爾士道：「可以放在幼稚園當玩具。」

他好像嗤之以鼻，高亮却也楞住了。

高亮眞的沒辦法了，他見威爾士又埋首在他的試驗裏，便無聊的去觀看那些被網膜封住了的女人。

高亮驚奇的發現，這些女人都很美，也不像是死的人，他數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人之多。

於是，他想到兩個難以理解的問題。

高亮奔到威爾士身邊，他拉着威爾士急問道：「威爾士博士，我想知道兩件事情。」

「是那些女子們？」

高亮道：「還有那被囚困在第一層小板塊海底之內的怪魚。」

威爾士吃吃笑了。

高亮却更加的好奇，急急問：「請告訴我。」

威爾士道：「我就是在研究死光的再生學，當我以死光摧毀了海面上和空中的東西之後，那些受到驚嚇的人們，便也隨着他們的工具毀滅而喪失了他們的軀體，但他們還有靈魂，祇有死光才可收攝這些亡魂，死光的威力是無遠弗屆的、浩瀚的，當我收回死光的時候，女的進來這裏，男的留在第一道小板塊與第二道小板塊之間，他們被我那超傑作的網膜披在身上，便形成如同鯊魚的模樣，等到我的研究進一步成功，他們便是我統治四海的主力了。」

高亮驚呼，道：「原來那些怪魚是鬼呀！」

「哪裏有甚麼鬼，是靈魂。」

高亮吃吃的自語：「難怪那些怪魚沒有攻擊人，開槍打不死，船衝也不在乎，原來是一批鬼魂……那麼這裏的女子……」

他急急的奔過去一個一個的看。

沒多久，他大聲呼叫：「甜兒！蜜兒！」

高亮回頭對正自得意的威爾士道：「你把她二人怎樣了？」

威爾士看看網膜中的甜兒與蜜兒二人，笑道：「年輕人，你眞艷福不淺，有如此美貌女子侍候你呀……」

高亮吼道：「她們何時可以出來？」

「她們的原形正被死光控制，我正在研究一種特有的細胞，等一切成功，細胞就會在她們的身上產生作用，到時候，她們會變得更美，活得也更久。」

高亮道：「要多久？」

威爾士道：「有你的協助，就快了。」

「我是問多久？」

「快則五、七年吧。」

高亮一聽，上前抓住威爾士，吼道：「他媽的，你還能活幾年？」

威爾士道：「我最愛衝動的年輕人，放下你的雙手，休息幾天跟我一起工作吧。」

高亮無奈，氣憤憤的坐在一邊，他看着網膜中的甜兒與蜜兒，嘆氣的道：「蜜兒、甜兒，眼看着我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蜜兒的樣子眞美，高亮却難過得想去把蜜兒身上的網膜抓掉，但却又怕蜜兒會消失掉。

這裏的一切，高亮很不習慣，他跳進海霸王裏面，伸開軟座躺下來。

眞無聊，便打開錄影帶，又播出那靡靡之音來。

高亮觀看着銀幕上的畫面，想着與甜兒、蜜兒在一起的日子，不由直嘆氣，音樂也令他提不起精神。

不料當他忽然抬頭，喲，那些地心人也擠在岸邊對着他的錄影帶觀看起來了。

地心人也是好色之徒呀，高亮吃吃的笑了。

有幾個地心人還在岸上隨着音樂在跳、在歡叫，高亮立刻把音量加大。

這時候他藉着音樂聲，便把耳機戴上了。

高亮戴耳機不是聽音樂，他在呼叫瑤璣了。

「老大，老大，高亮呼叫。」

「高亮，我還以爲你已爲我犧牲了。」

「老大，我被困住了。」

「困在甚麼地方？」

「海底的底層，還可以看到遠處的地心火山冒出的火苗子。」

「高亮，快把你所見的情況說一遍。」

高亮立刻從頭細說一遍，於是，傳來瑤璣的大叫聲：「眞的嗎？」

高亮道：「這是甚麼時候，我會騙你呀？」

「眞不可思議。」

高亮道：「老大，快叫豪文、貝克二人想個天才法子，我不想永遠被困死在這裏，那些地心人令我噁心。」

忽然傳來貝克的聲音道：「高老弟，我是貝克博士，我要告訴你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

高亮吼道：「我管他甚麼尋不尋常的事情，快把我弄出去再說。」

貝克道：「我們正需要你，當然會盡力把你弄出來，祇不過，這件事情你必須知道。」

「快說！」

貝克道：「那個從別的太陽系奔進我們這個太陽系的那顆彗星哈克，本來對我們地球不會構成威脅的，不料却在外太空被另一不知名大隕星撞開來，有一塊直奔地球，而且又是加速度飛來的，如今整個地球上的人類，都在爲這事驚慌失惜，不知如何是好呢！」

高亮叫道：「所以你們也不管我了？」

貝克道：「且等這一次人類大災難過去，我們立刻設法把你救回來。」

「那要等多久？」

「我們的推算快了，半年之內吧。」

高亮嘆口氣，道：「我留在這鬼地方等半年呀！」

傳來瑤璣的聲音，道：「我們比你更難過，人類有史以來最大一次災難就要發生了，那顆叫哈克的鬼流星，還不知道會撞上地球的哪個部位，而你却暫時躲在地底下面，你應該高興才是。」

高亮道：「我寧願同你一起，被哈克彗星撞成肉泥而死，也不願在這兒天天發嘔。」

瑤璣叱道：「好了，高亮，你可以把你的消息向泰勒王報告，別忘了，他花美金買你的消息。」

高亮道：「我知道了。」

高亮舉起右腕上的電傳通訊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才不管甚麼哈克彗星撞來地球這碼子事，他一心祇想盡快的回去，他不想同瘋子一般的威爾士在一起，更不願天天看這些光溜溜的地心人。

「喂喂喂，泰勒王，是高亮在呼叫。」

「高亮呀，你害得我好慘。」

高亮道：「我被困在地底下同地心人混在一起，比你更慘。」

「甚麼地心人？高亮，就算你有再稀奇古怪的消息，我也撈不回我的投資了，地球就快完了。」

高亮道：「如果地球完了，你也完了，還在乎甚麼投資呀？」

「你說的對，不過，你且把你的蒐集的資料傳來吧，我至少也該知道在世界末日到來之前，你爲我做了些甚麼。」

於是，高亮再一次的把一切經過詳細的向泰勒王報告一遍。

泰勒王叱道：「鬼話連篇。」

高亮道：「眞眞假假，假假眞眞，這世上本來就是眞假難分，等你變了鬼魂，自然就知道人生原是一場夢。」

泰勒王大怒，罵道：「他媽的，老子花了八千萬美元，不是買一段鬼故事來聽的，高亮，你混蛋！」

高亮吃吃笑道：「王先生，你應該問你的約翰牛呀。」

泰勒王更火，吼道：「他們三人從海上逃回來，三個死了一個，另一個少了一條臂，約翰牛也沒了一條腿。」

高亮既高興又吃驚：「怎麼啦？」

泰勒王道：「他們遇上鯊魚了。」

「那些鯊魚是不會咬人的。」

「他們也以爲鯊魚不會咬他們，但他們祇一試，便被狠狠的咬慘了。」

高亮道：「眞不幸，他們遇上的是眞鯊魚。」

泰勒王又道：「高亮，如今全世界的焦點放在即將撞來的哈克彗星上，對於你的情報，祇怕已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了，對於這件事，我祇能說算我倒楣。」

「卡！」

傳話已斷，高亮露出一個苦笑。

太陽散發出大量黑子，地球上的磁場必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然而，這幾天地球的磁場已難分東西南北向了。

許多電訊中斷，天空時黑時亮，有時候半夜也會天亮一陣子。

有人說，那是日光照上奔來的「哈克」彗星反射來的日光，也有人說是哈克本身發的光。

這光景，地球上的所有科學家們也慌了。

世界末日眞的來了。

* * *

有時候浪子高亮與瑤璣的通訊聯絡，祇說了一半便中斷了，這証明是受到接近的外星干擾，當然，這個星球就是那個直奔地球而來的哈克彗星。

高亮不得不相信，地球眞的有了極大的災難了。

他心中急躁，他能做些甚麼呢？

不過，有一回他與瑤璣通話——

「高亮，你想知道外面這世界是個甚麼樣子嗎？」

「當然想，老大……」

「一共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信仰各宗教的人，他們每天集聚教堂、廟宇、回教清眞寺，祇要有神的地方，就有大批男女跪在那裡求天神的保佑，另一類屬於瘋狂型，歌舞通宵，吃喝狂歡，有許多更是連衣褲也剝光了，隨處可見男擁女抱，他們本來就希望地球快些毀滅，如今他們如願的就等着哈克撞來，把地球撞碎。」

高亮道：「老大，你屬於哪一類？」

瑤璣道：「我屬於我自己一類，豪文告訴我，哈克並非傳言有半個月球那麼大，貝克也說，哈克頂多不過四分之一月球大小，當然它還在奔來途中，也許會遇上外太空別的隕星撞擊，它就會更小，而且我們地球的外層也就是電離層附近的大氣層，也足以把哈克的體積再減小一大半，所以我在靜觀其變。」

高亮半天才回答，道：「老大，你以爲這鬼東西哈克會撞在地球的甚麼地方？」

瑤璣道：「地球上所有的天文學家、科學家，他們集中力量在推算哈克的動向，有許多人想以衞星佈在太空中，然後以核彈將它摧毀，有的人却大叫，快設法以萬有引力方法，把這傢伙導引離開向別的航道，高亮，人們已經六神無主了。」

高亮道：「我希望這哈克能向我撞來。」

瑤璣叱道：「你是全世界唯一希望被哈克彗星撞成肉餅的傢伙。」

高亮道：「老大，如果你被撞死，我就希望眞的變成肉餅，眞可惜我不能守在你身邊。」

瑤璣道：「保護我嗎？」

高亮道：「兩塊肉餅和在一起呀，老大！」

瑤璣嘆口氣，道：「高亮，你令我感動了。」

高亮道：「老大，與我保持聯絡，一定要告訴我哈克可能甚麼時候撞來，撞在甚麼地方。」

瑤璣道：「我答應你，高亮。」

「卡！」

通話突然中斷，高亮抬頭，祇見這些地心人一個個滿面怪模樣，看着他放的錄影帶與音樂，一個個手舞足蹈，尖聲怪叫。

高亮當然也想到那些上千條的怪魚，原來竟是百慕達三角洲每次神秘失踪的男性靈魂，眞叫人吃驚。更吃驚的是這些男性靈魂，已經是鬼了，還擠着看他的黃色錄影帶，太不可思議了。

高亮不相信有鬼，但經過威爾士這老傢伙的解釋以後，他不得不相信。

尤其當他在網膜上看到蜜兒與甜兒的時候，他更加相信這是事實。

高亮這時候對於威爾士的死光上的成就，開始寄予最高的希望了。

* * *

浪子高亮守在被網膜密封住的的蜜兒與甜兒附近，祇見威爾士博士在遠處向他招手。

高亮走過去：「博士，有甚麼事？」

「吃飯了。」

高亮當然很想知道在這兒吃甚麼。

這兒沒有任何蔬菜瓜果，這兒也不見各類家禽動物，那麼，食物呢？

他跟隨威爾士博士走進一個方形地洞中，那裡的設備祇是一具大肚子型鐵罩。

威爾士手拍大鐵罩，道：「年輕人，你應該知道，當初我是怎麼找到這兒的，我又是怎麼樣才來到此地。」

高亮道：「反正你已經來了。」

威爾士道：「在國際海洋探測合作下，我們有五具這樣的深海探測船，我與另外兩人就是乘坐這種深海探測船下來此地，當初祇希望在深海研究半年，所以裡面帶有各種儀器，那些鏡子，便是因爲海底黑暗才有了的構思，利用一塊塊的鏡子相互照射，把日光從海面一層一層的反射到海底，使海底也有日光，這利於生物學家對海底的生物

加以研究，却不料，一次大海流與地震，把我們帶進這兒了，眞是想不到的事情。」

高亮總算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驚訝的道：「但你却在此另作打算了。」

威爾士道：「是的，當我發現這裡的地心人，更發現地心具有無盡的能量時候，我便決心改變我的研究方向。」

他叫高亮坐下來，忽見三個地心人，抬着一個鐵板，上面放了正在冒煙的食物。有方形的，也有長形的。

「這是甚麼？」

威爾士笑道：「天下最好吃的東西。」

「還是熱的。」

「當然，我這兒有的是火，從小洞孔引進地心火是十分方便的。」

高亮伸手拾了一塊，往口中塞去，他試着嘗了一下，笑道：「不錯，眞好吃，這是甚麼東西呀？博士。」

威爾士道：「年輕人，地心人當然從海底的地方弄吃的，你可以去看他們抓魚類的本事。」

高亮道：「這是魚類？」

威爾士道：「當然，海底的魚類視覺不良，但牠們的嗅覺最好，這些地心人就在地洞口放些誘餌，便會把那些如瞎子的魚引出來，他們祇伸手去抓就行了。」

高亮十分感興趣的道：「有意思。」

高亮吃了很多，覺得比他吃的太空食物愉快。

威爾士祇吃了幾口便不吃了。

高亮便在雙方距離漸近的時候，笑笑，道：「博士，你們當科學家的人，抱的是甚麼宗旨？」

「這還用問？當然是爲了增進人類福祉呀。」

高亮笑笑，道：「博士，如果人類就要大難臨頭，那該怎麼辦？」

威爾士怔了一下，道：「年輕人，人類祇有三種事情出現，才會毀滅。」

高亮問：「博士，是哪三種？」

威爾士道：「一是地球自內部產生爆炸，地心的火山產生逆差過大，在運行的帶動下才會有可能爆炸，一般祇是某一地方內火山爆發，以調合這種狀況，所以地球爆炸，那得幾億年之後了。」

他緩緩的往外走，高亮跟在他後面。

威爾士又道：「另一種是地球上面人類的智慧走火入魔，把增進人類幸福的科學，轉而受那些喪心病狂的屠夫利用，研究用核彈、氫彈去毀滅別人，殊不知多年以後，誰也逃不過浩劫，人類便完了。」

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又道：「我就是看到這一點，才不願再出去的。」

高亮道：「還有一種呢？」

威爾士道：「還有祇是宇宙變化，別的星球撞來。」

高亮一拍手，道：「對，正有一顆叫哈克的彗星撞向地球來了。」

威爾士驚視高亮，道：「你怎麼知道？」

高亮道：「我有通訊，可以接收到我的老大傳話，博士，地球快完了。」

威爾士道：「地球上那麼多科學家，他們爲甚麼不快設法呀？」

高亮道：「他們都是笨蛋，博士，我以爲你才是眞正的天才。」

「怎麼說？」

高亮及時爲威爾士戴上高帽子，因爲他發現這老古怪也喜歡別人捧他，就好像那些地心人也喜歡黃色一樣。

「博士，我相信地球上的人們已經六神無主了，這時候由博士去爲他們解危，全世界都會把你老人家當成神。」

威爾士吃吃笑道：「我有甚麼方法去救他們？」

「你的氣彈與死光呀，把氣彈儲存至最大量，且等那哈克彗星進入大氣層的時候，用你的氣彈攻擊，一定可以把哈克彗星擊碎。」

威爾士想了一下，道：「年輕人，你不是打主意騙我，你的目的是逃走吧？」

高亮道：「博士如果不信，我立刻與我的老大通話。」

他平舉左臂，打開萬能錶：「老大，老大，高亮在呼叫，請回答。」

「高亮，不好了，哈克眞的往地球撞來了。」

「它有多大？」

「足可以砸毀半個美國。」

高亮再問：「距離還有多遠？」

「各種推測不一，有的說還有五天，有的以爲三天就到了，也有的……」

高亮道：「能測出落下地點嗎？」

「很難，地球自轉的速度好算，但哈克的速度不定，唉，地球上的人慌成一團了。」

高亮道：「老大，當初是爲了歐克遊艇與那印度之星，我才來此鬼地方，想也想不到我們因此而難以斷守在一起，我竟與地心人混在一起，我……」

「高亮，也許你因此逃過一劫。」

高亮道：「老大，別說了，千

萬保持聯絡，時刻告訴那哈克的可能落點。」

「高亮，你想知道這些做甚麼？」

高亮道：「我正與威爾士博士在一起，我托他老人家，以他那超凡的傑作，試着去拯救人類這一次劫難。」

「高亮，這是眞的？」

「沒把握，但總得一試吧。」

「高亮，運用你的智慧，去勸說威爾士博士吧。」

「好的，我盡力。」

通話完畢，高亮回身不見威爾士博士了。

「博士！博士！」

高亮立刻奔向威爾士的試驗室中，祇見威爾士啓開二十一個管狀地洞，但聞熊熊火聲傳來，那近水邊的白霧，也便隨之慢慢的濃密了。

那些凹凸大鏡，便也隨之產生一道道轉拐定向的射光往前面最大的鏡面上照射着，宛如在充電一般。

威爾士博士在行動了。

高亮很高興，至少，威爾士博士還是關心人類的安危，他祇一聽，便有所行動了。

科學家的宗旨，不正是拯救人類嗎？

也許這該是威爾士出來表現的時刻了，他怎的不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全力一拚？

高亮是插不上手的。

高亮祇是與老大聯絡，目的是要知道哈克的撞擊點，如果是在地球的另一面，他們就不必操心了，問題是誰也弄不清楚，這樣，人們就更痛苦了。

高亮在地底下也緊張着，算時間，他又等了兩天。

他呼叫着老大，但通訊時而中斷，由此可知，哈克眞的要撞上地球了。

「高亮，高亮，我是……」

「老大，老大，老……大……」

沒聲音了，但威爾士却對高亮道：「年輕人，我希望你去外面，我們之間保持聯絡……」

「如何聯絡？」

威爾士笑笑道：「當初我們也帶有通訊器材，我把頻道調整，就可以通話了。」

高亮道：「你不乘你那怪潛艇出去了？」

威爾士道：「不，我要親自發動所有光束與熱氣，一舉摧毀哈克，但你必須在海面上告訴我那哈克的地點。」

高亮道：「如果哈克在百慕達三角洲上方，我就大叫，你就發動氣彈。」

威爾士道：「哈克墜落的速度驚人，你要在剛看到他的形狀的時候，就告訴我。」

高亮愉快的道：「好，我這就出去了。」

高亮進入他的海霸王內，就要往下沉了，發覺那些地心人對他直揮臂，還跳着吱吱叫，顯然有一種依依之情，令高亮心酸。

多日的相處，大家已是自己人了，感情是不分人種的，地心人也一樣有感情。

* * *

高亮從地底下往一道地洞中緩緩的潛去，那條長約五十多里的洞，也是强烈氣彈必經的地方，高亮一面潛，一面同威爾士保持着對話。

現在，他已潛到第二道海底裂口處了，那地方有了光束，不强烈，但海底有了移動，足夠高亮離開。

高亮又遇上那羣怪魚了，但他此刻無心逗留，因爲第一道海底也移動了。

兩道海底均啓開，高亮立刻往海面上升上去了。

海霸王祇一到海面上，高亮大喘氣的四下瞧。不錯，天空有些灰暗之色，宛似日蝕出現。

高亮聽到海底下傳來威爾士的話，還眞清晰，他怎知當初威爾士的通信設備是特別用於海洋中的。

「年輕人，上面甚麼樣子？」

「灰暗一片。」

「那是哈克碎在太空的灰塵，遮住了日光。」

高亮道：「好可怕，海面上的風浪高極了。」

「那正是受到哈克的影響，它遮住了太陽對地球海洋的吸力，潮汐被阻，當然出現不正常的大浪。」

高亮道：「博士，你準備好了嗎？」

「你出去的時候，我已準備好了。」

高亮道：「希望哈克從天上掉到這裏來。」

威爾士道：「我以爲它會，因爲這兒的磁場最强，强過所有別的地方，如果哈克本身帶有大量金屬，它就會被吸過來了。」

高亮道：「宇宙太奧妙了。」

宇宙不但奧妙，也是變化多端，所謂生生不息，實際上就是它在不停的運動，眞正的面貌，絕非一時間可以瞭解的，那得要長久的研究，不斷的探索。

高亮至此，深深認識他自己實在太渺小了。

一個以爲自己渺小的人，這個人已經開始走向偉大，因爲高亮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偉大的行動。

眞正能拯救人類的人才算眞偉

大，眞英雄。

高亮緊守在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的海上，他已作了自我犧牲的準備，他在祈禱。

他本來是祇相信自己的人，但這時候他甚麼都信——包括上帝、阿拉、如來佛爺，祇要他知道的神，他不知已呼求他們多少次了。

有時候，他也與瑤璣通話，說一些安慰的話，但他並不說他在做甚麼。

如果他對瑤璣說出，他已經在海面上準備同哈克一齊毀滅，瑤璣一定會把他叫回去。

高亮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當他看到威爾士決心要爲人類做些甚麼的時候，他便也立刻大夢初醒似的要幹些有意義的工作。

高亮眞的鼓足了勁，豁上了，甚麼樣的美女，這時候也動搖不了他的心志了。

夜色蒼茫，圓月突然變得黑了，高亮從他的電腦收發話機中聽到各種不同的驚叫聲。

「來了，該來的終於來了。」

高亮抬頭瞪視着高高的空中，啊！那麼多的星火在天空出現了，形成的是一個火把，有的光亮了一下又消滅了，有的拖了很長一段距離才消失不見。

這支火把在天空掃過，前端一團黑塊越來越大，越見天變黑了，就好像一塊黑幕直罩下來。

高亮不懼，他反而高興了，因爲那巨大得宛如上千個足球場大小的哈克彗星，在穿過大氣層以後直直的往地球表面撞過來了。

浪子高亮立刻大聲呼叫：「威爾士博士，看你的了！」

高亮這種叫聲一連叫了多次，他幾乎嗓子叫啞。

祇因爲海底無反應，他眞的急壞了。

「威爾士博士，他媽的，你欺騙我呀，老東西！」

高亮罵起來了，祇不過他才罵了這麼一句，就見海面出現滾流，威勢比之從前高亮見過的要大上百倍。

而電流光束與氣彈，一古腦的全部自四散騰空的海水柱中往空中撞去。

立刻，沉悶的聲音宛如上千上萬個雷聲在一刹那間一齊響起來了。

從光束中祇見許多怪鯊魚也被帶上了高空——高亮已知道那不是怪魚，那是男性靈魂。

高空中一片灰雨落下來了，那光景就如同半個撒哈拉大沙漠從空中落下大片的沙灰一樣，祇不過這是灰泥而不是細沙。

就在這大片泥灰中，大海上「蓬」的一聲，海水被濺起十浬那麼高，然後再落下來。

祇見一顆錐形大隕石落入百慕達三角洲的正中心，刹時間投入水中消失不見。

那巨大的海浪，把海水又沖上了岸，海灘附近的高樓大厦也被沖入海中了。

高亮就一連兩次的升空砸下，再升空又撞在一堆岩石上，他昏過去了。

* * *

邁亞米附近以及百慕達南邊的兩個小島均已消失了。

高亮醒來的時候，他的海霸王被卡在岩石縫內動彈不得，他搖晃着腦袋，困難的走出來，發覺這兒對他似曾相識，他當然知道，這兒正是他那小紅屋的地方，祇是小紅屋被激起的海水沖走了。

浪子高亮站在海岸的岩石上，他看着東方海面，他心中却在祈禱——那個解除人類大災難的老人平安吧！

高亮蹣跚的走着，當他遙遙的看到遠處的樓房時，他才發現那歡呼的人羣，正踏着地上厚厚的灰沙，往海邊方向走去。

高亮怎麼樣才能令這些人相信，他們未被哈克毀了，是因爲那個老人呀——那個埋首在海底下研究的老博士威爾士。

（全文完）

湖海恩仇錄／鐵馬·文　可飛·圖

子母神雷

借助神雷　報償夙仇

中午時分，一條不大不小的船靠近碼頭，不須片刻，洪家集立即轟動起來！

兩名秀麗苗條的少女，吸引住男人，那些玩把戲的傢伙，小孩子最高興了，總之，相當熱鬧，相信許多歡迎的行列，也不容易及得上他們熱烈的情緒。

一名大約六十歲的老者，相當健壯，與兩名女孩子拿着吃飯的傢伙，一面走一面笑道：「各位鄉親父老，你們這地方眞好！」

「老伯伯，你那隻猴子會不會咬人呀？」一名小孩子忍不住的問道。

「不，小弟弟，我這猴兄弟的本領很大，等會兒你就會看到他的本事！」

說着，已來到了廣場上。

只不過片刻工夫，玩把戲的已經開始了。

這老頭子的手法眞個新奇靈巧，一片熱烈的掌聲與喝彩聲，歷久不散。

「好，各位鄉親，看看我們猴兄弟的手藝！」老者又鄭重的介紹那位猴子。

小孩子們立刻高聲歡呼！

「颯！」猴子身形輕巧敏捷，從老者肩上躍起，凌空一連四五個觔斗：倒觔斗、斜觔斗，花巧異常。

「好！」全場掌聲如雷。

掌聲鼓勵之下，猴子愈翻越勁，洪家集的人何曾見過這種猴兒，所以圍觀的人羣幾乎喊破了喉嚨，拍爛了手掌。

令人奇怪的是，這猴子似乎見慣了如此場面，將牠本身應有的本領，發揮得淋漓盡緻。

突然，老者把手一拍，輕笑道：「猴兄弟，休息一下，讓師姊妹也有機會來表演幾手，給各位鄉親欣賞欣賞，讓你獨個兒出盡風頭，也太過份點吧！」

「吱！」那隻猴子似乎聽得懂老頭的話，一聲輕叫，凌空一個觔斗，又安安穩穩的站在老者肩頭上，搔首抓腮，神情十分滑稽。

「各位鄉親。」兩名少女一齊走出場，一樣動作，向周圍來個羅圈揖，啟朱唇，露皓齒，輕笑道：「小女子姊妹二人，花解語，花解頤，跟着符老爹來到貴境，耍幾下花招，給大家解解悶。」

人生得漂亮，話說得客氣，大夥兒立刻報以熱烈的掌聲。

「多謝，多謝。」花家姊妹躬身有禮。

「好！」這回喝彩的聲音更大。

那位大姊花解語擺動腰肢，走到木箱前，取出兩把鴛鴦刀，折轉身來，向周圍觀衆一抱拳道：「小妹獻醜了。」

「好！」洪家集的人，生性好武，無論這位花解語的功夫怎麼樣，但衆人的心目中都感到極大興趣，因此發出焦雷般的歡呼聲來！

花解語微微一笑，展動嬌軀，頓時如彩鳳飛翔，巧燕凌空，再加上鴛鴦刀的舞動，光彩奪目，益發顯得美艷不可方物。

掌聲雷動，幾乎震破了耳膜！

颼颼颼，鴛鴦刀展動極處，只看到一團奪目的光球滾動，大夥兒只看得眼花撩亂，不辨眞假，正在這時，突然刀光一斂，花解語已亭亭玉立在場中，並握雙刀，抱拳有禮。

「好刀法！」喝彩之聲又起，叫的人似乎已經是聲嘶力竭了，仍然在拚命的叫。

「多謝各位捧場。」兩姊妹再次向觀衆躬身有禮。

噹噹噹……銅錢滾滾，還有小孩子的糖果也紛紛投到地上，可想而知，他們欣賞的熱烈程度。

花家姊妹笑臉如花，錢多固然好，但能搏得多數人捧場，那是最值得開心的事。

二人正在手忙脚亂的收錢時，突然一錠雪白耀目的銀錠由天而降，姐妹急忙抬頭望時，只見一名滿身錦衣的少年望着花家姊妹微笑，銀子顯然是他擲來的。

「多謝公子！」花解語含羞道，聲音很輕。

「哈哈！二位姑娘渾得一身好刀法，小可欽佩得很！」少年和顏道。

「公子見笑了，我們那幾手花拳繡腿，只不過混碗飯吃，騙騙各位罷了，還說什麼刀法功夫。」花解語低聲道。

依理說，跑江湖賣藝的，臉皮應該厚些，何以花家姊妹尚有些少女靦覥神情，看來她們做這一行業時間仍然不太長。

「二公子，你也來看把戲？」旁邊有人招呼道。

「嗯，她們玩得眞好。」錦衣少年含笑道。

「多謝公子恩賜。」老者這時上前表示謝意。

「三位今晚住在雲來客棧如何？我去吩咐一聲，李掌櫃一定給三位方便，明早小可再來請教。」錦衣少年彬彬有禮，說罷而去。

這時有位老年人笑道：「洪二公子家財萬貫，只要他肯幫忙，你們算是交了好運。」

「洪家集眞好，我們很喜歡這個地方，最喜歡這地方的人情！」花解語笑道。

那錠銀子足足有五十兩重，洪二公子的出手大方可以想像到，一定不是普通人。

老少三人依言到雲來客棧住下，掌櫃的果然招呼週到，畢敬畢恭的讓到上房，跟着送來茶水，尤其是那桌酒菜。別說在小地方，就是通都大邑，也不容易有那麼精美的，三人毫不客氣，完全接受了下來。

晚上，花家姊妹同住一房，老頭另住一室，飯後閒談片刻，即分別入房休息。

第二天，花家姊妹向例早起，到空地上練舞習拳，興緻勃勃，好像是自己家中一樣。

吃過早點，掌櫃的正在陪着三人閑聊之際，洪二公子滿臉含笑走來，朗聲道：「三位還住得慣麼？」

「太好了，出門在外，那能要求太高，洪二公子隆情厚意，對我們一再幫忙，實在感謝不盡。」老頭開言道。

「算什麼，小可今日來，有一事相商，希望老伯與二位姑娘鼎力相助！」洪二公子道。

「哦！」三人面面相覷，他們不明白洪二公子到底要他們幫什麼？

「我們這小地方，說大不大，也有不少人，尤其是少年子弟，喜歡練武，可是請不到好師父，所以到現在為止，仍然無法開辦武館。」洪二公子道。

三人仍然莫名其妙，開武館與他們三人到底有何關係。心中雖然懷疑，反正對方會講，只有耐着性子聽下去。

「昨日見了姑娘刀法，小可有一種想法，」洪二公子說到此處，稍爲頓了一頓，望了二人一眼，然後繼續道：「假如不嫌棄地方小，想請三位開武館，教授本地少年子弟練武，未知尊意如何？」

「天，二公子開玩笑吧！」花解語叫道。

「開武館、做教頭，我們那有這種好本事！」花解語接口道。

「說來雖有點唐突，小可的確是一番誠意，三位不妨勉爲其難，幫我一把！」洪二公子請求的道。

「二公子，你的好意，老漢明白，你可知道，萬一有江湖朋友到來武館較量，那時萬一給人打爛招牌，那又如何下台？」老頭老老實實地道。

「老人家請放心，我們的武館，決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洪二公子笑道。

三人聽了這樣，雖沒說什麼，目光中透露的神色却已說明她們內心的不信！

「這事情容我再說明白點。」洪二公子又笑道：「我們開辦武館，

實際上是經官方批准，訓練鄉民，並非一般私人武館，而且表明是公辦的，一般江湖朋友，誰肯找官家麻煩，三位現在可以明白麼？」

「原來如此。」花解語坦然道。

「所以說，」洪二公子又道：「三位所教的弟子，只是爲了强健筋骨，鍛煉身體，並非爲了到江湖上去爭强鬥勝。」

「嗯，這樣還好說些！」花解語顯然心內已動搖，只看他們二人如何答覆。

「很好，洪二公子意見很好，老漢首先贊成。」玩猴子的老頭首先答應。看來花家姊妹的動向仍然是由她們自己作主。

「洪二公子的好意，愚姊妹盡力而爲，鬧出笑話，可別怪我們的呀！」花解語首先笑道。

「那裡的話！」洪二公子高興的道。

洪家集頓時哄動，兩名賣藝走江湖的少女，竟成了當地教頭，這的確是天下少有的新鮮事兒。

尤其是一班的少年子弟，益發感到興趣，漂亮的女師父教拳，他們還有不去學習的理由。

「洪家武館」招牌懸上，鞭炮劈劈啪啪還未放完，大門口已經擠得水洩不通了。

只不過幾日時間，洪家武館已有三百門徒，其中還有二十六位女弟子。

說起來，這班女弟子，也就是因爲有了女師父，家裡的長輩才准許她們入館！

足足忙了一個月，才漸漸的走上軌道。

花家姊妹也透過了一口氣。

洪二公子與花解語也逐漸熟絡，黃昏時分，他們總去白鷺河邊散步。

「姑娘，今天我感到懊悔！」洪二公子突然冒出一句話。

花解語給他沒頭沒腦的一句話，弄得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是什麼意思，所以只有愕然的望着對方！

「看妳整天忙着，簡直透不過氣來，我內心實在難過，這教頭的工作，太辛苦了！」洪二公子歉然的道。

「原來是這個，剛才還眞嚇了我一跳呢！」花解語嬌聲道，頗有責怪的意思。

「妳不覺得辛苦？」洪二公子輕聲問道。

「這世上又有那一件事不辛苦，即使家財萬貫的富人，不須做任何事，吃了睡，睡了吃，他們反而病痛更多，如今我們雖然忙了點，並未感到難受呀！」花解語道。

洪二公子有點愕然，他眞想不到一位年輕的姑娘，竟有此見解，尤其是如此美麗的少女，更加難得。

花解語似乎看透了這位洪二公子的心思，微微一笑道：「二公子大概很奇怪，我怎會有此想法吧！」

「嘿嘿，了不起，了不起，看來姑娘還是位未卜先知的仙女呀。」洪二公子瞪大着雙眼道。

「別說得那麼玄，這道理很簡單，人家女孩子有教養的總是遵守婦德，不願大發謬論，無論如何，女孩子總要以貞賢爲主！」花解語侃侃的說道。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以後眞要多聽姑娘的話，也可以多學些做人的道理。」洪二公子此時已經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我不來了，你笑人家呢！」花解語嬌羞滿臉，若不勝情之狀。

「哈……」洪二公子的確開心極了，忍不住的縱聲狂笑了起來。

「你好壞！」花解語輕聲的低罵道。

洪二公子簡直是歡喜若狂了，他平時所接觸的女孩子，雖然也有漂亮的，那有像花解語這樣，無限風情中，將少女的嬌氣發揮得淋漓盡緻！

突然一條人影由林中穿出，手中握着把明晃晃的鋼刀，猛往洪二公子頭上劈去。

「呀哎！」花解語大驚，駭得叫了出聲來。

「來得好！」洪二公子身形微展，在刻不容緩中，已閃開那刺客的突如其來的一刀！

「今天看你死期到了！」那刺客第一刀失手，立刻又展開殺着，步步進逼！

「好大的膽，敢到洪家地頭上行兇！」洪二公子從容的應付，似乎並未將對方放在心上！

花解語站在一邊，只見這刺客只有二十五六歲，身形極魁偉，滿臉于思，豹首環眼，活脫脫的像張飛，所使的刀法，也是走的剛猛路子，氣勢雄渾，十五招過去，仍然無法取勝。

洪二公子顯然有極好的根基，雖然空手，仍然是游刃有餘。

三十招過來，洪二公子突然跳出圈子，望着對方笑哈哈道：「山西閻家刀法，在武林中本有一席地位，閣下恐怕尚未得其眞傳。」

「你……」那刺客顯然吃了一驚！

「哈哈，閻大哥叫你來的吧！」洪二公子笑笑道。

那刺客微微一怔，突然放聲大笑道：「二公子果然不凡，俺大哥一再稱讚，當今武林，洪家是人材濟濟，與之各大門派，不遑多

讓！」

「勇靈君閻傑，今日也會說客氣話，當眞是不容易。」洪二公子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花解語站在旁邊，心內驚駭不已，她雖然知道洪二公子武功高絕，但想不到高絕到這種地步，這勇靈君閻傑在山西一帶，也算是江湖上强者，他哥哥迴龍刀派掌門人閻笠兩個字，更是威名赫赫的刀中之霸，想不到竟與洪家有交情，這倒是麻煩！

「今天多多冒犯！」勇靈君閻傑抱拳道。

「哈哈，閻老二的性情我知道，你要不自己試過，心內一定不會服氣，自家兄弟，這種小玩意，又算得了甚麼！」洪二公子顯然極開心，與這位閻老二，稱兄道弟，忙得不亦樂乎！

「洪兄，你今天怎麼會有這興趣，到這兒散心？」勇靈君閻傑道。

洪二公子這才想起了花解語來，立刻「呀」的一聲，叫道：「該死，該死！我竟忘了！」

花解語嘟起張小嘴，似乎滿肚子不高興！

「對不起，對不起！我竟忘了姑娘在此，該死！」洪二公子趕緊過來賠不是。

「沒關係，你有好朋友來，我不妨礙你，再見啦！」花解語說時，也不理會對方，自顧自往前走了。

「姑娘別是惱了我吧！」洪二公子大驚，身形展處，攔在前面打拱作揖。

「嘿，自己有那麼好的武功，却拿我來開玩笑！」花解語一面走，一面淡淡的說道。

「姑娘聽我解說好不好！」洪二公子急得滿頭大汗。

「也沒有甚麼好說，我回去收拾東西，與妹妹立刻就走，在洪家集守着沒有甚麼意思！」花解語淡淡道。

「天，姑娘這不存心要我的命嗎？」洪二公子急了起來，聲音也提高了許多。

「甚麼，誰敢要你洪二公子的命……」勇靈君閻傑大踏步走上來，聲勢赫赫，似乎是想打人。

「我的天！」洪二公子幾乎昏過去。

「你是甚麼人，竟敢對洪二公子無禮！」勇靈君閻傑挺胸突肚，大踏步地走了過來。

花解語心內暗暗的笑，這姓閻的名氣大，想不到竟是個渾人，今天倒要逗逗他，當下笑道：「我是無禮了，你敢怎麼樣？」

「大膽，待俺來收拾妳。」勇靈君閻傑說幹就幹，鐵拳揮出，眞不是開玩笑的！

花解語一雙妙目似笑非笑望着這渾人，對於那拳頭，似乎沒看到。

勇靈君閻傑微微一怔，但他的性情渾直，只想到洪二公子的關係，對於其他人，誰敢冒犯朋友，他一定要管，因此那拳頭仍然去勢不變！

「砰！」一聲大响，勇靈君閻傑十分奇怪，花解語仍然若無其事的站在那兒，這拳頭打在她身上，似乎是失去效用，這豈非是一件怪事？

定睛看時，原來洪二公子的手掌擋在前面，怪不得花解語未曾受傷，這是甚麼道理，勇靈君閻傑望着了洪二公子，茫然道：「公子，你……」

「閻老二，你先到我家去等一會，這裡的事由我來處理！」洪二公子道。

「這是甚麼話，自己兄弟，你的麻煩就是我的麻煩，我大哥常教導，做人千萬要講義氣，來，讓俺試試小妞兒的有甚麼本領，敢來惹洪二哥。」勇靈君閻傑很認眞，鄭而重之將那柄單刀抽出。

洪二公子簡直氣昏了，對這渾人，他幾乎是束手無策，無奈之下，只好苦着臉道：「兄弟，你弄錯了，花姑娘是我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們之間，不是打架可以解決的，因此，只讓我與她清清靜靜的說個明白，那就好了，希望你先到舍下吧，別在這兒，反而多添麻煩。」

「眞的？洪二哥別騙我，俺大哥知道我對不起朋友，他會要俺的命。」閻傑說時，那雙眼睛盯着花解語身上，仍然是一副拚命架勢！

「我的兄弟，親兄弟，你快走吧！」洪二公子此時幾乎氣昏了頭。

「你要小心啦！」勇靈君閻傑依依不捨似的，一步三回頭，最後才向洪家方向走去。

花解語玉立亭亭站在微風中，櫻桃似的小嘴高高翹起，看來可以掛個油瓶兒！

望見勇靈君閻傑鐵塔般的身形消失，洪二公子才走到花解語面前，深深一揖，莊重道：「姑娘，我決無欺騙妳的意思，洪家雖是武林中人，但不想把鄉下人牽連在內，在他們來說，習武只不過是爲了健身，並非想習成高强武功，在江湖上爭强鬥勝，所以由你們來教導，再合適不過。」

「我不信！」花解語嗔道。

「唉！」洪二公子深深嘆了氣，道：「最近妳太忙，我本想找個適當時間，詳細解說，誰知碰到這個渾人，幾乎把事情弄到不可收

拾！」

「算啦，我不恨你！」花解語突然甜甜一笑，頓時像春風解凍，大地回春。

洪二公子深深的吐了口氣，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儍兮兮的望着了花解語，像看着甚麼稀奇物兒似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不認識我麼？」花解語頓足嗔道。

「我心內要說的話，却不敢出口，人眞是麻煩，許許多多的煩惱，做人難！」洪二公子感慨的道。

「我要回去啦！」花解語說時，也不理會對方反應，自顧自的走回家去。

「姑娘，武館的事，煩妳費費神，別走好麼？」洪二公子求道。

「慢慢再說吧！」花解語漫應了一聲，不置可否。

回到了武館，支開閑雜人等，花解語立即將妹妹及老頭召集在密室，詳細商議，並將日間所見說出。

「洪家高手如雲，我們想報仇，必須用計謀，硬碰只怕不行！」花解語沉重道。

「殺一個是一個，殺兩個是一雙，這洪二公子對妳似乎是不錯，可以下手。」花解頤突然道。

「嘿嘿，今次報仇，我們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而來，無論用甚麼法子，也要洪家家破人亡。」老頭恨聲道。

「大叔，多年來，辛苦你老人家！」花解語說時，泫然欲滴。

「魔龍符青塵，平生怕過誰來，孩子，別擔心甚麼，一方面我們用計，另方面用刀，洪家既然入彀，就不怕他們跑了！」

原來這老者不是別人，就是當年武林中人見人怕的魔龍符青塵，三十年前，接到火眼靈猿花蔭求救書，自關外趕回，花蔭已給洪澤民所害。

魔龍符青塵一方面傷心老友，另方面也只好携帶二女遠走邊荒，教導她們姊妹武功，今天才趕回中原，找尋洪家雪恨報仇。

要命老九洪澤民自殺害火眼靈猿花蔭之後，在綠林道上聲名日高，儼然成爲黑道盟主，定居洪家集後，娶妻生子，膝下三子——長子金剛劍客洪浩，二子銀燕子洪天培與三子鬼眼洪顯，都習得一身武功，在江湖上都享有盛譽。

魔龍符青塵等三人在密室內足足議論了兩個時辰，才決定今後行動方向，然後離開密室。

第二日，花解頤獨自一人，突然走上楓亭曉酒樓，興緻勃勃，飲酒品菜。

「這位姑娘不是武館的教拳師

傳麼?」一名少年低聲道，聲音仍然有很多人聽到的。

頓時引起輕微的騷動，左邊靠窗的那一位客人端詳了好半晌，立刻站了起來，畢直的走向花解頤的座位去。

花解頤早已看清楚，但此時却假裝未看到，仍然自顧自飲酒吃菜。

「姑娘請了。」那個客人抱拳爲禮。

花解頤聞言，立即抬頭，一雙妙目滴溜溜朝前望望，這客人大約二十五六年紀，神色冷峻，看來不是個好相與的角色。

「閣下有何見教?」花解頤回禮道。

「小可想請教姑娘幾手高招。」年輕的客人道。

「在這裡麼?」花解頤淡淡的道。

「武功高强之士，隨時隨地都可以動手，姑娘既任教頭，當然不在乎這些。」年輕客人道。

「好吧。」花解頤淡淡道。

「着!」年輕客人輕叱一聲，兩枚燕尾鏢破空飛出，直往花二小姐面上打去。

「呀!」旁觀衆人大驚，眞怕那支鏢傷了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所以情不自禁叫了起來。

但是，花解頤玉手輕抬，兩支筷子點出，那樣準法，兩枚燕子鏢像觸了電，轉向半空射去，嗤嗤聲響，射入木柱上，足足有一半鏢身射入柱中。

「好手勁，試試掌法。」年輕客人說幹就幹，身形凌空飛起，鐵掌揮動，勁風颯然，朝前打去。

花解頤絲毫不讓，右掌疾拍，立刻有股輕柔的掌風破空射出。

徐徐聲响，兩股掌力竟是不相上下，年輕客人臉色大變，目中煞光暴射，似乎是動了殺機。

花解頤端坐如故，而且伸手端起酒杯，送到咀邊，輕輕的吮着。

年輕客人再也忍不住，右手突發，喝道:「殺!」

他可不是說着玩的，雙手疾揚，十二枚袖箭已將所有退路封死，眼看一位如花似玉的年輕姑娘就要喪命在袖箭之下。

夾在十二枚袖箭中間，還有三顆淡紅色的小丸子，看上去毫不起眼，混戰中根本無人注意。

花解頤早已想好了對策，所以鎮定如恒，端坐如故，待袖箭飛臨身前不足一尺，隨手抽起桌子，往前迎去。

突然，小二身上的抹布給人搶去，隨手一擲，已捲去兩顆毫不起眼的小丸子，另一顆却轉了方向飛了出去。

噗噗噗，十二枚袖箭全部插入桌面上，花解頤早已縱身一旁，所以看清楚那塊抹布的動靜。

尤其是那年輕客人，一副又驚又怒神色找尋擲布的人。

花解頤知道其中有古怪，一雙妙目盯着抹布，瞬也不瞬。

「嗤!」抹布緩緩落地，另一顆小丸子同時已飛越窗口，剛好碰到窗外十丈遠近的大樹上。

「轟」的一聲，爆炸力量奇大，一棵合抱的大樹全被摧毀，樹葉滿空亂飛，饒是如此，前排窗門仍給震脫，整個酒樓一陣搖撼，幾乎要倒塌了一樣。

「天，原來是一顆霹靂子。」

「好厲害……」

酒樓上的客人死裡逃生，立刻喝叫着，花解頤首當其衝，剛才若是讓小丸子撞到桌面上，那是什麼後果，她是想都不敢想。

「子母神雷!」聲音冷峻，正是剛才擲抹布人的聲音，連那位年輕客人在內，所有目光全循聲望去，認得的人齊聲叫道:「洪三公子。」

「正是子母神雷。」年輕客人淡淡地道。

「看來閣下是地靈君管冲。」洪三公子笑道。

「好眼力!」年輕客人如此說，看來已承認自己是地靈君管冲。

花解頤渾身冷汗，她故然知道楓亭曉酒樓是屬於洪三公子管理的，却想不到會遇到這位煞星，今日僥倖逃過一死，可說全是洪三公子之助。

「地靈君來洪家集，想來必有什麼事。」洪三公子冷峻道。

「嘿嘿嘿!」地靈君管冲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花解頤有點看不順眼，在她立場來說，自然希望殺了洪三公子，甚至於毀了洪家!

但是，地靈君管冲心狠手辣，即以他隨便使用子母神雷一事，已經是罪該萬死，花解頤心內暗自決定，此人是武林禍害，如不除去，多少武林高手都會喪生在子母神雷之下。

洪三公子深深吸了口氣，將心中怒火硬行壓下，然後朗聲道:「閣下今日之事，可以暫時記一筆賬，你來洪家若有圖謀的話，我們洪家一定會接下，不至於令朋友們失望而歸。」

「好，洪三公子快人快語，三日後登門拜會，告辭!」地靈君管冲說罷，雙腳疾蹬，人已穿窗而出。

「這傢伙好辣的手，差點兒將我們所有的人炸死。」

「嘿嘿!洪三公子要不是手下留情，他今日別想離開此處。」

衆人議論紛紛，感激之餘，自然而然，把個洪三公子捧上天去。

洪三公子淡淡一笑，不予理

會，却含笑向花解頤道:「今日使姑娘受驚了。」

「多謝三公子救命大恩!」花解頤含笑道。

「說那裡話來，別說姑娘是我家請來的客人，爲了這座酒樓及在座各位鄉親，也不容子母神雷爆炸，所以今日任由那廝離去，子母神雷的確不易招架，還是另行覓地約戰比較好。」洪三公子笑道。

「要不是公子，今天慘矣!」諸酒客紛紛的叫道。

「諸位鄉親朋友，既然光顧小號，洪某忝爲地主，自然有責任保護安全，害得各位受驚已經罪過了。」洪三公子抱拳爲禮。

花解頤冷眼旁觀，心內暗暗吃驚，這洪三公子的確不是易與之輩，手段圓滑，而且很會利用機會，幾句話，這班人還不死心塌地服了他麼?

忙了老半天，敷衍了衆客人，洪三公子這才轉向花解頤道:「姑娘，請到雅室一坐，容我作東道賠禮。」

花解頤不好拒絕，她正等對方上鈎，當然是順水推舟接受邀請。

二人心思不同，表面上想與對方熟絡，因此兜了幾個圈子，立刻熟絡了起來。

依理說，洪三公子有財有勢，找個漂亮的老婆應當是很容易的事，但鄉下女人沒見識，沒見過什麼世面，總嫌小家子氣，花解頤就大不相同，待人接物，應付得體，而且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洪三公子一見，立即心頭砰然跳動，全力追求。

當花解頤離開楓亭曉酒樓時，已帶走了洪三公子的一顆心。

花解頤今日獲得了圓滿的結果，她本來只想釣上洪三公子，誰知洪家仇人引出，雖然驚險萬分，那的確夠理想，現在是坐山觀虎鬥，無論結果如何，洪家一定會大傷元氣，甚至傷亡慘重也是意料中事。

魔龍符青塵與花解頤姐妹商量了好半天，他們又訂下了新的策略。

洪家已在緊急行動，佈防，刺探敵情，及邀請幫手同時進行。

洪二公子——銀燕子洪天培胸中怒火勃勃，望着這位三弟——鬼眼洪顯，表面上仍然沒有什麼，內心已決定好好揍他一頓。

「二哥，還有半里路程，我們巡視的地區已經全部走過，似乎對方力量仍未滲入中心地帶。」三公子鬼眼洪顯看來很自信。

「史大叔外號守拙先生，他一再吩咐我們小心，諒來敵方不是如此好相與，我們未發現什麼，可能是對方躲得好，因此仍須小心留意才好。」洪二公子銀燕子洪天培道。

「是!」鬼眼洪顯對於莊內那位守拙先生史文重，一向是敬重有加，所以二哥一提，他立刻恭敬答應。

巡視完畢，二人已來到一處濃密樹林邊上。

銀燕子洪天培早已想好了，此時，立即輕聲說道:「三弟，我們何妨來個誘敵之計。」

「計將安出?」鬼眼洪顯內心一動，覺得用計將敵引出來，比坐在家中守株待兔好得多了。

「我們二人假作翻臉，在林中蔭蔽處大打出手，拚命流血甚至身受重傷，對方如在此處，一定不會坐失良機，待他們出來，我們就成功啦!」洪二公子銀燕子洪天培用傳音入密的說出計劃。

「好計劃，就這樣的幹!」鬼眼洪顯心內大喜，他正在思索，可是總想不出好計謀，如今二哥的計劃確屬上策，在目前無法之下，這樣做才比較有希望。

「進去吧!」洪二公子洪天培說罷，一提氣，人已掠上三丈開外的樹頂，雙臂疾振，已展開八步趕蟬輕功，疾如流星般在樹林中流竄。

「那裡逃!」鬼眼洪顯也不後人，全力施爲，往前趕去。

二人很快就繞着樹林兜了一個大圈子，雖然不敢說已經徹底看清楚，至少總有個底!

洪二公子洪天培眞氣一沉，身形微凝，洪三公子鬼眼洪顯如風的趕到，看情形已快撞上去。

「看掌!」銀燕子洪天培猛喝一聲，震天掌已經施出，强烈的勁力刮得附近樹葉沙沙作响。

獨步宇內的絕學，如果練成十足火候，較之金剛掌、鷹爪功等無堅不摧的威力，不遑多讓，有些地方且有超過趨勢。

鬼眼洪顯自然識貨，而且自家兄弟，誰有什麼過人的絕學，怎會不清楚。

震天掌威力絕倫，無堅不摧，鬼眼洪顯豈肯硬拚，身形滑開七尺，五指輕輕的展動，遙點對方左手手臂上曲池穴、三里、陽溪及商陽各大穴。

銀燕子洪天培悶喝一聲:「好!」身形微偏，雙雙自胸前平推出去，一股有質無形的陽剛勁氣，有如排山倒海的滔天巨浪，轟轟發發的捲出。

這一來，鬼眼洪顯實在不敢怠慢，亦不敢攖其鋒銳，眞氣一沉，人如鐵錘往樹下沉去，饒是避得快，右肩及髮冠，仍然給强勁的眞氣擊中，雖沒受什麼傷，也有他的好受了。

「那裡逃!」銀燕子洪天培反掌

奇快，幾乎是同時墜下樹林，鬼眼洪顯的身形，就在前面不遠。

「颯」銀燕子洪天培存心要把這位所謂的同胞三弟毀在掌下，全力施爲，身形像一支箭而去，人未到，震天掌絕學「天崩地裂」經已施出。

「你……」鬼眼洪顯大驚，他深深感覺到，這位二哥不是施展什麼誘敵之計，而是全力狙殺，可以肯定他早存有此心，這如何……是好！

銀燕子洪天培悶聲不響，而出手愈來愈重，還好重重樹幹阻擋，鬼眼洪顯廻避進退，頗有幫助，雖然相形見拙，勉强還支持得住，以銀燕子洪天培此時的心理，自然是越快越好，殺了鬼眼洪顯他可以說是中伏，如若任由對方逃脫，以後別想有今天這麼好的機會。

混戰中，仍是一追一逃，並無其他變化。

「二哥，你到底爲什麼要殺我？」鬼眼洪顯透過了一口氣，乘個空隙的出聲問道。

「誰要殺你，你到那兒去，我們原先怎麼說的，轉眼又忘了麼？」銀燕子洪天培微笑道。

「到這時候，你還說這些話麼？」鬼眼洪顯嘆了口氣道。

「既然你這麼說，我們就停手如何？」銀燕子洪天培說時，首先停下手。

鬼眼洪顯仍然不敢相信，躲得遠遠的，一時不敢靠近來。

「有人來！」銀燕子洪天培突然指住前面叫道。

鬼眼洪顯見對方語態緊張，情不自禁往後望去，那有什麼人呢，這一來，他知道上當，急回頭看時，銀燕子洪天培手中已抛出一顆小丸子，剛好擲到地面。

銀燕子洪天培此時站在十丈開外，笑容可掬，看上去毫無殺氣，鬼眼洪顯只注意他，忽視了那顆小丸子。

正在這時，巨變突生，一聲轟天大響，附近十幾棵大樹，爆裂飛開，樹葉挾着威猛氣流，往四方八面射到，昏天黑地，看不見眞實景象了。

當千鈞一髮之際，銀燕子洪天培往地上躺下，雙手抱頭靜伏不動，待風平浪靜之後，他望都不望，施施然往林外走去。

這聲巨響遠近皆聞，洪天培根本不須費心，諒來洪家人已經聽到，他內心暗自得意，老三竟然橫刀奪愛，今天所給懲戒，是罪有應得。

三十丈濃密樹中，突然人影一閃，正是魔龍符青塵，他親眼看到這幕骨肉相殘的慘劇，已經大感意外，而洪二公子也有子母神雷，更加令人莫測高深，突然，他想到其中原委，當日地靈君所放的子母神雷其中一顆，給抹布捲去，事後大概給洪二公子拾去，今日使用出來，輕而易擧的除去其弟，而且更可嫁禍地靈君管冲，在使用心機來說，洪二公子的確高人一等。

說起來，今天這場慘劇完全是魔龍符青塵與花家姊妹所做成，花解頣到楓亭曉酒樓，那是第一步，她們姊妹倆外表差不多，外人極難認清誰大誰小，消息傳到洪二公子耳中，再加上花家姊妹巧說：洪三公子命令所至，她只有俯首聽命，誰知他竟沒安着好心，盡情調戲……

洪二公子聽了這話，如何不火，而且，他們不是同父母的兄弟，素來已經積了許多仇怨，再給挑撥，如何不暴跳如雷。

計策施出，三人就預料有結果，所以洪家兄弟一路走時，魔龍已經遠遠跟踪。待他們在林中大打出手，已知道離間計已經奏效了。

待子母神雷爆炸，魔龍符青塵大吃一驚，驟然間，他幾乎被震跌樹下。

這時，洪二公子滿身血汚渾身上下的泥沙、塵土，雖不受重傷，那狼狽樣也夠瞧了，他脚步蹌踉，撞撞跌跌朝家裡奔去。

「老三呢？」前面突然響起聲音，雖然說話的人並未用內家眞氣，但自然而且流露出來的威嚴，仍然令得洪二公子心頭大震，急抬頭望時，相貌堂堂的父親當道而立，前後左右十七八人，全是洪家高手，此時精銳盡出，他們反應奇快，洪家在江湖上稱霸，果然有其不凡之處。

「他只怕……」洪二公子定下心來，立即裝作一副悲傷莫名之狀，慘然道。

颼颼颼五條人影自林中穿出，身影矯捷，全是輕功見稱的天山五鷹，老大此時發聲道：「血肉模糊，不成人形，只尋到三公子日常携帶的玉珮，請莊主過目。」說時呈上一塊手掌大小的玉珮，上面仍然沾着血肉。

這位威震江湖的大豪，要命老九洪澤民，生平出生入死，膽色豪壯，從未怕過，此時手也不禁顫抖着，接過玉珮！

在場所有隨從的高手無不懍然，子母神雷威力無比，再好的武功，也禁受不住它的爆炸威力，像三公子的超越武功，而且素有鬼眼之稱，仍然給炸得肉血模糊，日後與他們對敵，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要命老九洪澤民眼中怒火越來越盛，他突然仰天高嘯，這下含憤而發，有如久沉火山，歷千萬年而意外給引發開來，聲音鋪天蓋地延

展開去，這下顯示了非是內家氣勁，功力稍差一點的人，已經禁受不住，用手掩住耳朵，仍然是心腦脹裂，不堪痛苦。

嘯聲遠長一盞熱茶時間，才停止了下來。

要命老九洪澤民如今是名重一方的大豪，面對非常環境，立即引發他天生的狠勁，由於無法找到敵人，所以才會縱聲長嘯來宣洩他內心的悲憤！

「要命老九」洪澤民恨聲道：「子母神雷用來殺我兒子，神雷宮的人，我們沒有完的。」

正在此時，洪府又傳來了一聲爆炸，烟火衝天，顯然又是子母神雷惹禍。

「颯」洪澤民毫不猶豫，龐大身形當先衝去，每一個起落都有三丈，其餘的人輕功雖然也不差，始終無法與洪老頭子並駕齊驅。

趕到洪府，人聲嘈雜，亂成了一片，美奐美侖的洪府，此時已變成了一片廢墟。

那的確是子母神雷破壞所致，其它力量決不能在這短時間內造成如此結果。

洪二公子內心也暗暗震駭，眞的如此巧合，神雷宮的人趁此空隙施展霹靂手段，恰巧遮瞞自己所下的辣手。

其實，這顆子母神雷只是魔龍符青塵所放，他是有心人，當日地靈君管冲所發之子母神雷，他與洪二公子一樣，也暗中拾了一粒，今日見到洪家高手空羣而出，知道這是好機會，再加上把火，令洪家與神雷宮的仇恨更加深一層，那後果嘛，無論是誰勝誰敗，雙方所受的傷亡，這可以想像得到。

要命老九洪澤民呆視着那堆廢瓦殘垣，突然的仰天狂呼：「神雷宮的奸賊，給我滾出來……」

這聲喚貫足了內家眞氣，遠遠送了出去，只怕方圓十里之內，全聽得清楚。

可是，沒有神雷宮人的踪影。

「這事只怕有古怪。」守拙先生史文重此時說口道：「神雷宮的人說話算數，他說三日後決戰，怎麼施此暗算令人費解。」

「這是不是子母神雷？」要命老九洪澤民吼叫道。

「看爆炸的威力，應該是子母神雷。」守拙先生史文重激動的道。

「嘿嘿，施放子母神雷，而且連續兩顆，除了神雷宮之外，還有誰能做到？」洪澤民怒道。

「這點，老朽暫時無法解釋！」守拙先生史文重苦笑道，他到底不是神仙，怎能推測得這麼多曲折，雖然如此，他那縝密頭腦，能夠看出不是神雷宮的出手，那已是令洪二公子心底大爲震駭了。

「好，我們等三天。」要命老九洪澤民到底非同凡響，內心雖然狂怒，仍未失去理智，守拙先生史文重一向言不輕發，發必中的，洪澤民十分相信，所以臨到無可奈何之際，還是聽信他的話。

這時候，守拙先生史文重突然對四金剛道：「你們帶幾個人到附近查查，看看有什麼碍眼的人，千萬小心，非到不得已時，不可恃强動武。」

「是！」四大金剛恭聲應退。

兩顆子母神雷已將洪家攪得天翻地覆，如今却在無可奈何情況之下，偃旗息鼓，等待神雷宮的人到臨。

魔龍符青塵與花家姊妹十分滿意，今日結果，雖不能說十分圓滿，却也算是不錯。

三人正談論之際，外面傳來一陣嘈吵聲。

「出去看看到底什麼事。」魔龍符青塵首先站起來，往外走去。

花家姊妹也相繼跟着。

「混帳，你們館主是什麼人！」

「你們是什麼人？」花解語一見他們，立即喝問道。

「嘿嘿，竟然是兩名女孩子與個糟老頭子！」當先一名大漢笑道。

「滾出去！」花解語喝道。

「哈……」四個人一齊放聲狂笑。

魔龍符青塵內心暗怒，這四個人憑着匹夫之勇，自以爲武功高强，看不起自己與花家姊妹，今日倒要好好地給他們一個教訓。

「笑什麼？」花解頣冷冷的道。

「我們是四大金剛。」當先那名大漢除了身材高大之外，那雙手比平常人足足長了一截，花解頣知道此人就是四大金剛之首——鐵臂猿宇文節了。

「四大金剛就可以亂闖私人住所麼？」花解頣怒聲道。

「不是私闖，而是奉命搜查。」左邊那名黑得出奇的漢子，臉上還有幾粒痲子，正是四大金剛排名第二的黑豹子李奇了。

「奉何人之命？」花解語故意問道。

「小妞兒，在洪家集只有洪家人可以作主。」那名天目金剛凌風插口道。

「洪莊主之命，想來沒有人反對吧？」飛山虎賈寧洋洋得意，抬出要命老九洪澤民，以爲這可以駭倒人。

這時候，花家姊妹只要說出洪二公子，四大金剛決不敢過份無禮，如果這樣，四大金剛仍然毫無損失，所以花家姊妹仍然悶聲不

響。

「滾！」魔龍符青塵怒喝聲中，踏前一步，伸手趕人。

試想，四大金剛何曾受過這種待遇，立刻暴怒，尤其是飛山虎賈寧，脾氣最暴燥，吼道：「老兒找死！」說時揮拳迎面擊來，存心傷人。

魔龍符青塵再不客氣了，施展出向不輕用的絕學魔龍手，長臂一探，奇快的抓住了飛山虎賈寧的脈門，隨手擲去，飛山虎賈寧應聲摔倒地上，連地皮都震動了，雖未能死，却也夠他好受了。

這一來，在場的四大金剛立刻大驚，眼前這糟老頭子，竟是武林中絕世高手，齊聲吼道：「你是誰？」

「滾！」魔龍符青塵根本不理，揮手趕人。

四大金剛雖然知道對方不好相與，這時也只有硬着頭皮，拚上一拚，鐵臂猿宇文節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很好，宇文節今天捨命陪君子，領敎一下高招！」

「哼！」魔龍符青塵只用鼻子哼着回答。

「看掌！」宇文節大喝中，已施展了平生得意絕學長臂掌法，迎面擊去。

魔龍符青塵身形微長，巧妙無比的欺進身去，雙手轉了轉，眞似有魔法，鐵臂猿宇文節又摔倒了，只怕較之飛山虎賈寧，傷得更重更厲害！

「沾衣十八跌！」天目金剛凌風情不自禁的叫道。

「滾！」魔龍符青塵再次怒喝。

剩下黑豹李奇及天目金剛凌風二人，知道無法與對方拚鬥，眼下只好回答道：「很好，今日祇好認輸，再見！」

二人將地上兩位兄弟抬回去！

武館又恢復了寧靜，看來是暫時的寧靜，如果洪二公子遲些時候知道，說不定只好與洪家硬幹！

三人緊張了半天，未見四金剛來，不知道他們有何打算，花家姊妹反正已經準備拚命，雖然敵勢太强，爲了報仇雪恨，顧不了那許多！

這時候，四大金剛與洪二公子齊集在大廳上，要命老九洪澤民坐在上首，守拙先生史文重坐在一旁。

「天培，這男女老少三人，是何來歷？」要命老九洪澤民問道。

「是我師門中一位長輩介紹，他們本想遊戲風塵，是我一再挽留，才勉强答應開館授徒，洪家有事，他們自然不容坐視。」洪二公子只好說謊，他總不能說請個走江湖賣藝的來開武館授徒。

「嗯，四金剛落敗，而且是一招受挫，這位老朋友果然不是凡俗之輩。」要命老九洪澤民十分之欣賞！

守拙先生史文重安坐如故，他只是細心傾聽，至今未發一言。

「明天，是神雷宮約戰之期。」要命老九洪澤民恨聲的說道：「你們要好好拚一拚！」

「東翁放心，他們這次不來則已，要來的話，只怕不容易走出洪家！」守拙先生史文重淡淡的道。

「哈哈，有先生坐鎮中軍帳，神雷宮何足道哉，吩咐廚房準備慶功宴！」洪澤民說時首先站起身來走入後廳！

洪二公子暗暗鬆了口氣，全身給汗將衣衫濡濕！

守拙先生史文重望着這位年輕人，露出和悅的笑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一樣。

洪二公子不理別個，急急奔出大廳，直往洪家武館跑去。

他眞不放心，花解語姊妹二人如有損傷，那可不是好玩的！

「洪二公子，今天是甚麼風，記得這地方呀！」花解語姊妹二人迎上前去說笑道。

「是我疏忽，累你們受無謂的騷擾。」洪二公子洪天培歉然道。

「洪家人多地方大，小心點總是好的，只是我們姊妹初來此處，難免受人家歧視，只可惜以你洪二公子的地位，辛辛苦苦開武館，造就本鄉子弟，替洪家培植勢力，這是何等眼光，那班人不知反而諸多阻撓，我眞替你不值！」花解語侃侃而談。

「姑娘讚譽，令我汗顏，洪家有許多人，一時間尚未明白這武館由我主持，所以才有此誤會，以後再不會有此事發生的。」洪公子鄭重的道。

「我們受點委屈，算不了甚麼，看在公子面上，我們會盡力做好！」花解語道。

「姑娘與老人家一身武功，四大金剛也非平常之輩，他們一招都接不住，你們的神功絕藝，眞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洪二公子洪天培笑道。

「好啦，好啦，再說下去，我們受不了！」花解語笑着推了洪二公子一把，阻住他說下去。

這時，洪公子心意已經達到，立即站起身來道：「告辭了。」

花家姊妹嘟起了嘴，裝作不高興之狀，正常情況下，洪二公子來去匆匆，少年男女熱戀中，的確過份點，女孩子不高興，這完全是合理的事。

洪二公子不敢回頭，糾纏下去，不知如何了結，神雷宮的來臨，那的確是非同小可之事情。

所有洪家人，全在緊張忙碌！

約定的時候到了，洪家集廣場上的高手雲集，守拙先生史文重佈置妥貼，然後也到了門前等候大敵！

神雷宮的人影子不見，要命老九洪澤民心內暗道：「洪家已派人精密搜查，未見他們踪跡，莫非這班人根本已經離開了麼？」

守拙先生史文重已經看破了老東翁的心事，微笑道：「神雷宮言出必行，他們今天應該是會來的。」

「嘿嘿！要是不來，怎消我心頭之恨！」要命老九洪澤民咬牙切齒道，他總以爲三兒性命及洪家宅爆炸，全是神雷宮的人下的手脚。

廣場的高手雲集，却沒有半點雜音，普通百姓早已避得遠遠的，因爲神雷宮的人隨時會施用炸藥，試想，誰想冒這粉身碎骨的危險。

靜蕩蕩的天地，却有股沉重的壓力，令得在場各人全有種透不過氣的感覺。

* * *

轟隆隆，右邊山壁突然傳來了爆炸聲，各人急循聲望去，一行人魚貫走出，那聲爆炸，只是訊號，表示他們已經到了，這是神雷宮的一貫行事作風。

一共十二人，有老有少，地靈君管冲走在最後，這樣看來，走在前頭那位，身份最高，鬚髮皆白，就是不知道他的來歷及底細。

神雷宮一向神秘莫測，平常不會表露身份，所以江湖朋友並不了解很多。

「來的是何人？」要命老九洪澤民喝道。

「我們是神雷宮的人！」十二人一齊答應。

「甚麼身份！」要命老九洪澤民又問道。

「身份高低無關大雅，主要的我們是代表神雷宮赴約，與洪家了結一段恩仇帳！」首先那位老者道。

「好，殺了你們，再剷平神雷宮！」要命老九洪澤民恨聲的道。

「是羣毆，還是單打獨鬥，我們是客隨主便。」當先老人淡淡的道。

「好大的口氣！」洪澤民心內暗怒，神雷宮的武器不用，竟然用武功決勝負，他們也太自負了。

「哈哈……」守拙先生史文重接口笑道：「好氣概，請神雷宮派三人依次較量一下，然後決戰，大家各施所長，不受限制，你道如何？」

「好！」爲首的老者很爽快，似乎吃定了洪家，立即答應。

「史大叔，小侄請命第一場出戰。」洪二公子道。他要在衆人面前露一手。

守拙先生史文重點了點頭，微笑道：「小心在意，千萬不可以輕敵！」

「知道了。」洪二公子說時，大踏步走向場中，揚聲道：「在下洪天培請敎高手。」

「天字三號，你下場去試幾招！」爲首老者沉聲的道。

「是！」一名高瘦子，大約四十上下年紀，踱步而出，神態平靜沉着，看來不是平凡之輩。

洪家各高手此時密切注意對方，因爲神雷宮一向以炸藥揚威江湖，他們到底武功如何，至今仍是個謎，只是以前從未想過，只有重視炸藥方面的能力，今天他們似乎換一套花巧出現，怎不令人重視呢？

「看招！」天字三號說時，右手隨隨便便划了兩個圈，輕飄飄的毫無內勁！

洪二公子洪天培全神戒備，神雷宮名氣太大，不知他們有甚麼花樣，所以臨敵之際，極爲謹愼，不敢大意。

天字三號隨隨便便的一招，原來只是表明先動手，免得洪二公子不好意思先出手，這麼一來，頗有先聲奪人之概，最少可以說，此人身負絕學，沒把天下英雄放在眼內。

洪二公子洪天培明白之後，心內大怒，當下決定施展絕學，重創此人，陡地猛喝一聲：「殺！」震天掌中絕招——翻天覆地，天羅地網。

這下含憤而發，將震天掌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緻，轟轟發發，猛擊天字三號。

「好！」洪家的高手一方面爲自家人助威，再者，洪二公子此時所顯示的掌法，的確非同小可，大夥兒由衷地喝起采來。

天字三號身形微頓，神色更加莊嚴，雙掌緩緩向外推出，一股柔和的掌風吹出，正在此時，他又虛握件東西一搓，搓了幾搓，突然雙掌突發，迎空疾拍！

「轟！」一聲响，就像强力的炸藥爆炸，在場衆人焉得不驚。

洪二公子此時尚未知眞相，不敢冒險，身形暴退三丈，看清對方並未施炸藥，只是掌力所發出的响聲而已，即使這樣，那也是掌法中的絕學——掌心雷。

神雷宮的人果然不凡，他們在武學上的成就，亦足與當世之英雄決雌雄。

天字三號所發的掌心雷，僅止在不得已時使用，平常狀態，只是敷衍式的保持不敗而已！

五十招過去，洪二公子知道無法取勝，當下急施用三招絕學，擊退天字三號，立即跳出圈外，抱拳

說道：「我們就此罷手如何？」天宇三號說罷，施施然退回自己行列去。

神雷宮爲首那老人朗聲道：「今次雙方不分勝負，作和論，可有異議？」

「公平，我們同意！」要命老九洪澤民答道。

「洪莊主，本宮有一事冒昧要求，不知能否獲得同意。」爲首那人突然拱手道。

說起來，神雷宮有殺子毀家之仇，洪家決不會與對方妥協，但人家客氣，洪澤民不能那樣沒有風度，當下和悅道：「閣下請說。」

「剛才本宮派出天字三號，只能算是比較次一等高手，如此繼續下去，不僅是浪費時間，而且也令在場各位英雄觀之無味。」爲首那老人侃侃而說，說到此處略爲頓了一頓，似乎等候洪家的反應。

「依閣下之見又如何辦好？」要命老九洪澤民接口問道。

「我想與閣下比比拳掌功夫，首先，硬碰硬拚一掌，看看老英雄稱霸宇內神技，比我們神雷宮如何？」爲首那老人指名挑戰。

試想要命老九洪澤民能不答應嗎？而且神雷宮是當今江湖上一個最神秘的門派，看情形此人是此行之首領，身份不低，與他比試，無論勝負，都毋負學武人士的心願，洪澤民立即答應道：「很好，我答應你。」

「東翁，我看還是派另外一人去吧！」守拙先生史文重低聲道。

「甚麼？」要命老九洪澤民朗聲笑道：「先生好意，洪某心領，洪家闖蕩江湖數十年，生死原不放在心內，即使敗在神雷宮人手下，那不是大不了的事！」

「這……」守拙先生史文重無法之下，只有默然不語。

「老英雄果然氣概不凡，在下天字一號請教！」爲首那老人報出了字號。

「好極，老夫出手了。」要命老九洪澤民緩步出場，雖未凝神作勢，但他自然而然地露出强烈的語氣。

「請！」天字一號拱手爲禮，其他的不說，僅此謙謙風度，也引起衆人的好感。

但是，這一戰關係兩家勝負關鍵，洪家人尤爲緊張，這神雷宮透着邪門，而且他們使用的子母神雷，任何人也擋不了，更別說這武功一道了。

要命老九洪澤民數十年來未出過手，今日面臨强敵，雄心頓起，他要施展平生絕學，與神雷宮高手決一高下！

此時，兩人已相距八尺左右，正是出手最好的距離，洪老頭深深吸了口氣，調勻眞氣，陡地大喝一聲：「殺！」右手遙劈，一股勁風破空衝出。

天字一號身形微微偏過三尺，避過掌力正鋒！

「咦！」旁觀衆人大感奇怪，此人提議硬拚掌力，那又何必避開呢？

要命老九洪澤民微微一窒，左掌仍然伸在空中，望着天字一號，似乎呆住了。

「比比內功！」天字一號說時伸出右掌，緩緩往前按去，神態從容，這內力已令人暗自心折。

洪澤民自然不會退讓，凝勁待敵。

雙掌緩緩接實，洪澤民暗中已提足十二成功力，內力疾吐！

「轟！」猛地一聲大震，烟沙滿天飛舞。

「莊主……」

「爹……」

場中喚聲震天，亂成了一片，但在漫天飛沙及昏天黑地之下，已經聽不清楚！

好不容易等到風平浪靜，大家才看到場中情景，要命老九洪澤民及天字一號，已經粉身碎骨，幾乎可以說經已化爲烏有，除了幾片碎布，甚麼也看不見！

「爹……」洪家兩位公子奔回場中，大哭大叫，撲倒地上。

「今天總算了結恩仇，神雷宮的人與洪家恩仇亦從此一筆勾銷了，告辭！」天字三號說時，齊領衆人後退！

「往哪裏逃？」洪家衆高手羣情洶湧，分兩路追至。

「嘿嘿，你們要硬鬥麼？」天字三號返身望着洪家衆人，手中展示一顆子母神雷，餘下十人一致行動，十一顆子母神雷，可以將全場之一切炸成粉碎，追趕的一羣，呆立當場，又急又氣。

颼颼颼，前面突然冒出無數弓箭手，擋住去路，神雷宮的人呆立當場，等待命令。

「往莊內退！」天字三號說時，轉身追趕洪家衆高手。

到這時候，洪家衆高手才弄清楚，眞正的高手是天字三號，他才是神雷宮眞正的領袖，那名手握子母神雷的只不過是一名普通的人，卻與洪澤民拚個同歸於盡！

剛才與洪二公子的一場拚鬥，只不過爲了增加洪家人的信心而已，因而送了要命老九洪澤民的性命，一代武林英豪，就這樣死於一名無名小卒手中。

「快退！」守拙先生發號施令，展開輕功往前疾馳，神雷宮的人遠遠跟着，卻不敢太逼近，弓箭手知道這班人手中子母神雷的威力，所以也遠遠圍住。

守拙先生史文重的輕功高妙，遙遙領前，其餘高手也全力施爲，倒也趕得相當接近。

正在這時，神雷宮的人突然腳下一軟，直跌落下「哎呀！」之聲不絕。

轟隆隆……震天動地的爆炸連續展開，地動山搖，看來這些陷阱之中，埋藏炸藥，洪家人先走，因爲認得暗號，所以不會跌下陷阱，神雷宮的人全是有眼瞎子，如何不中計！

守拙先生算無遺策，可惜洪澤民的性情太剛，所以才會喪命子母神雷之下，如今神雷宮來人盡殲，也可算是替莊主報了仇！

這場大戰，花解語姊妹與魔龍符青麈，躲在暗中坐山觀虎鬥，要命老九洪澤民中計喪命，大仇算是報了，兩人準備就此算了，三人商議結果，準備過幾天，借故離開洪家集！

遭此大劫，洪家集的人趕着補救各方面的損失，大家忙碌不了。

直到十天過後，才告一段落。

這段時間，洪二公子洪天培更是踪影不見！

「大叔，你看洪家會怎麼樣？」花解語首先發問道，她們兩人有點沉不住氣。

「經此一役，洪老鬼中計身亡，神雷宮也是全軍盡墨，只怕事情還未了，神雷宮再次來犯，洪家只怕會遭殃，史文重老鬼定會全力派人尋找神雷宮地址，這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我們等着看就是了。」魔龍符青麈道。

「等了十天，洪家人鬼影子也不見一個，我們留封信說明白理由，今日下午悄悄一走了之好吧？」花解語道。

魔龍符青麈沉吟半晌，覺得留此處也無意思，點點頭道：「這樣也好！」

三人立即忙碌了起來，收拾自己的東西！

尤其是花解語，芳心中也有絲絲的惆悵，洪二公子的深情款款，她又何嘗未動心，但與洪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只好狠心拋開私情，尤其是即將離去時刻，深心內仍然留下淡淡的影子，花解語雖然是江湖兒女，在情關上，仍然與平常女兒家毫無分別，其中苦楚只有她自己身受了！

三人沿河往前走，長竹園的青翠正映入眼簾中。

颼颼颼人影翻飛，將前後左右已圍住，全是洪家的高手。

洪二公子滿臉愁容，站在後面。

守拙先生史文重排衆而出，朗聲笑道：「三位想悄悄的走了麼？」

「這是甚麼話，我們又不是囚犯，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誰還管得了我們！」花解語怒道。

「不錯，你們可以自由行動，但殺害洪三公子與炸洪府之恨，卻希望弄清楚之後再走不遲！」守拙先生史文重笑笑道。

「胡說八道，誰殺了洪三公子！」花解語怒道，心內也不禁暗暗吃驚，這老鬼的確不同凡響，他怎麼會懷疑我們呢？倒是麻煩事情。

「嘿嘿，你們是火眼靈猿花蔭的女兒，這位老朋友，也是威震江湖的一傑，魔龍符青麈，你們來洪家，原爲報仇雪恨而來，我們調查清楚，地靈君管冲所發的兩枚子母神雷，全爲你們拾得，一枚炸洪府，另一枚就是殺害洪三公子的兇器，我說錯了沒有？」守拙先生史文重道。

花解頤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恨聲道：「多說無用，有本事的，就放馬過來，我們怕了你不成？」

「我們當然要動手，否則，急急的趕來此處幹甚麼，今天借此機會，正好領教一下三位神功絕學，哪位打頭陣？」守拙先生史文重輕輕道。

「待我來，」一位身形頎長，神情冷峻的少年，與洪二公子頗有幾分相似，此時，越衆而出，準備出擊！

「大公子，何需你親自出馬？」守拙先生史文重道。

「殺賊立功，我自應領頭起作用。」洪大公子應道。

「你才是賊呢！」花解頤聽了忍不住的出聲回罵。

「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你們三人一齊上吧！」洪大公子淡淡的道。

「我來！」花解頤心內氣不過，立即衝出。

「妳一個人麼？」大公子平靜道。

表面上很平淡，不知爲甚麼，花解頤總覺得心底上有股寒意冒上來，嘴裏仍然强硬道：「一個人已經殺賊有餘，何必勞動第二位。」

「出手吧！」洪大公子雙眼望天，一副瞧不起人神態。

花解頤最受不起這個，他明知對方不是好相與，還要與他拚個死活，嬌叱道：「狂徒，拿命來！」鐵指一陣伸曲，已將對方胸前曲池、章門、將台與七坎四大穴罩住，只要沾點邊，就能傷人取勝！

洪家衆高手尚不知花家姊妹底細，此時見了花解頤竟能施展如此精妙的指法，心頭暗驚，面前三人，是個非同小可的勁敵，今日即使擒下他們，只怕自己也要損失很大，洪大公子表面很驕傲，其實很小心，見花解頤指法精妙，不敢怠

慢，猛喝一聲道：「來得好！」雙掌平胸推出，一股雄渾的勁風破空衝出，朝前打去。

花解頤的手指根本近不了身，對方內家眞氣太過强勁猛烈，她不敢攖其鋒銳，側身避開正鋒，右手疾抓對方左眼。

洪大公子心內不由大怒，他自負神功絕學，今後便是洪家之主，今日親自出馬，竟被一名女孩子糾纏了半天，豈不被人家笑話，他內心雖然大怒，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暗自調勻眞氣，右掌緩緩推出。

在場之人，暗自奇怪，這一掌輕飄飄的毫無勁力，較之第一掌，差得遠了，這是甚麼緣故呢？

除非是有心人可以看得出，那隻手雪白透明，簡直有點邪門，花解頤卻不理會，心頭火起，全是進手招式，砰砰！與對方掌力接實，發出兩聲響！

突然間，花解頤感到不對勁，那隻手漸漸痲痺了，由手掌、手腕而至手臂延展迅速，她不由大驚，急運起一口眞氣護住心脈，蹬蹬蹬急退出場，滿臉蒼白。

「妹妹，妳怎麼樣？」花解語急迎上去詢問。

「她中了寒風透骨掌！」魔龍符青塵道。

「好眼力！」洪大公子淡淡道。他那種不可一世的神態，令人實在受不了！

這時魔龍符青塵默然走出場中，他雖無法抵抗寒風透骨掌功夫，但在强敵環伺之下，只有勉强出戰，準備一戰報答老友，生死不計。

洪家衆高手深明其理，心內也不禁欽佩，這位怪傑，江湖上所敬重的就是這種血性的男兒。

洪大公子冷峻的眼神還露出感情的微波，望着這位老俠客。

「出手吧！」魔龍符青塵淡淡的道。

「大叔，你……」花解頤哭叫，她知道寒風透骨掌下，平常武功無能相抗拒，所以急得叫了起來。

魔龍符青塵此時已運足功力，凝神待敵，不能回答，而且也沒有甚麼可說。

洪大公子緩緩的舉起右手，衆目定睛望去，此時更加透明光亮，簡直看到掌中血脈經絡，寒風透骨掌力發出，當者披靡，到現在爲止，還沒聽說有人能在掌下逃生，可想而知，是多麼厲害。

「大哥！」洪二公子突然叫了一聲，跟着快步走上前去。

洪大公子聞言，仍未回頭，雙眼仍然盯在魔龍符青塵身上，說道：「怎樣？」

「這一場由小弟試試手，平時去哪裏找到這樣的對手。」洪二公子道。

「好，由你來吧！」洪大公子說時收回右掌，散去功力。

洪二公子緩步走出，經過大公子身邊時，右手突然按向大公子背心，一股鮮血猛地噴起好高。

「你……」洪大公子厲吼一聲，身形急轉回，雙眼望着這位二弟幾乎噴出火來。

洪二公子已經退後五丈有餘，神色冷峻，望着這位大哥，默然不響。

「呀！」洪家衆高手，大驚齊叫了起來。

守拙先生史文重皺了皺眉頭，輕嘆了一聲，轉身走去，離開了人羣，離開了洪家，他知道，今日洪家完了，徹底的完了。

「爲甚麼這樣做？」大公子厲聲喝問道。

「嘿嘿，你不知道麼？我只是一名棄嬰，表面上是洪家子孫，其實連外人都不如，最近我查出當年我父親正是洪老賊所殺，所以我要報仇！」洪二公子淡淡道。

「你……你怎會知道？」洪大公子說時，再也支持不住，「砰！」的一聲往後倒去！

洪家至此眞個徹底毀了！

花解語珠淚滾下，她已不能說甚麼，望着這位洪二公子，露出太多的心思！

「姑娘，我們一起走吧！」洪二公子笑了笑，幫手拿起包袱。

花解語默默無語，扶起妹妹往前走！

* * *

灌河的水仍然靜靜的流動，洪家的一段恩仇，遍地血腥，至此告一段落。

四人的影子映在水波上，其中一男一女已擁在一起。

「好孩子，今天多虧了你……」魔龍符青塵含笑道。

「老前輩見外了，你與兩位姑娘，當日不是我親自邀請，怎會令你們受傷！」洪二公子歉意道。

「算了，她們姊妹倆，父仇已報，如今又有歸宿，我老漢也放了一頭心事。」魔龍符青塵笑道。

「大叔，你怎麼啦？」花解語急道。

「好孩子，日後我會找妳們，塵世還有事待我去了結，今日只好暫別了。」魔龍符青塵說完，長笑聲中，人已掠出了三丈，幾個起落，已經消失在濃密的樹林中。

「施恩不望報，正是英雄本色，姑娘別難過。」洪二公子溫柔的道。

花解語默默的點頭，與洪二公子一齊離開了洪家集，去創他們的新天地了……

（全文完）

天王傳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君子愛瓊衣，殺了八大魔將之首的赫連梟，雖爲瓊衣雪了耻辱，但他對敵的手段却使瓊衣留下可怖的印象，他要接近瓊衣反碰上極大的困難，他只好等待機會。婦將宮本千軍這東洋人帶回盡歡幽谷，然而瓊衣和千軍同是天涯淪落人，兩人却患難中生情，千軍帶瓊衣逃到地獄門，投靠易春秋，他安置二人住在亂葬崗的一座小軒內……

挾持人質爲誘敵　輕薄伊人有圖謀

但這巨鎖是無形的，也正因爲巨鎖無形，才能巨大，其威力無遠弗屆。

又再鎖住了千軍的人，以至是千軍的心。

她的舌，滑膩而濕潤，她的唇，能令鋼鐵化爲繞指柔。

她並不是在誘惑他。

若說這是誘惑，那麼，他倆之間的誘惑，是互相發揮，也互相吸引的。

她已把身上的衣裳褪下，露出了晰白而優美的乳房。

千軍的喉頭一陣乾燥。

他自到中土，並不是沒有見過赤裸的女體，尤其是在同根盟的時候，他經常都可以看見那些妖女，一絲不掛地在身邊走來走去。

但他視若無睹。這些妖女，並不是他心中傾慕的異性。

他唯一的紅顏知己，已在廢墟般的寺院石室內，以「十字切腹法」了結殘生。

節烈的女人！令他畢生難忘的女人！

他竟然成爲自己心愛女人的介錯(幫助切腹者砍頭以解除痛苦)。

這是他心中永遠難以磨滅的陰影。

然而，他畢竟還是一個男人，一個精壯的男人！

到了這一晚，他再也不能把自己禁制下去。

千軍早已迷糊，他已在慾海中迷失了自己。

星夜下，他得到了盡情的宣洩，她令他發洩了積存已久的慾火。

然後，她問宮本千軍：「這是否就是人生？」

千軍沒有回答。

他只是緊抱着瓊衣軟滑的胴體。

他在等待黎明。

黎明是可愛的。

每一天，人人都由黎明時候開始新的一天。

而且，每一天的黎明都不一樣。

昨天的黎明，今天的黎明，以至是明天的黎明，總有或大或小的分別。

今天，在黎明時候，他忽然擁有一匹好馬。

那是一匹神駿無匹的龍馬。

送馬的人，是易春秋。

他對宮本千軍說道：「我知道，你要走了，沒關係，只要你死不了，我們以後一定有機會再見面。」

易春秋對宮本千軍，看來十分慷慨。

宮本千軍把龍馬仔細打量後，就跨上了華麗精緻的馬鞍。

他倒提大刀，頭也不回，便策馬遠離而去。

他沒有帶走瓊衣。

他讓瓊衣留在小軒，叫她等他回來。

就是這樣，宮本千軍單刀赴會。

他要對付的，是同根盟的君子婦，但以他的力量，可以應付嗎？

＊　＊　＊

君子面對着宮本千軍。

宮本千軍在龍馬之上，神情凜然。

君子極目遠望，他只能看見宮本千軍，卻看不見瓊衣。

君子着急起來，忍不住問：「她在那裏？」

宮本千軍答道：「這只是我和你們之間的事，她不必跟隨而來。」

君子更急了，他額上汗水直淌：「不！我要見她！」

宮本千軍搖搖頭：「相見爭如不見，她不必見你，也不想見你！」

君子怒道：「你……你胡說！她……她是屬於我的！任何人都不能搶走她！」

為了一個女子，君子焦躁了，他沒法子可以忍受失落意中人的痛苦！

宮本千軍並不憎厭君子，甚至沒有憎恨婦。

但他不能讓自己落入婦的手裏，更不能讓瓊衣投入君子懷抱中。

這無疑是個死結。

要解開死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許，只有死亡的降臨，才能把死結消除。

君子的臉在漲紅，他的眼神變得妖異可怖！

他像是野獸般瞪視着宮本千軍，他的指骨在勒勒作響，他要殺了這個東洋人。

但婦立刻喝止：「不！他是我的！」

婦一開口，君子的眼神立刻散渙。

宮本千軍，是他姊妹要得到的男人。

君子頹喪了，他看不見瓊衣，也沒法子對宮本千軍施以報復，他的臉色漸漸由一片漲紅，轉變成為蒼白，說不出的蒼白。

宮本千軍走到婦面前，沉聲叫道：「鐵杉是我的朋友，請妳放了他！」

婦在笑，笑得冷傲，笑得深沉：「鐵杉是個孤獨的武士，他不會結識任何人成為他的朋友！」

千軍眼色不變，一拍胸膛：「他是有婦之夫，妳若還有半點羞耻之心，就不該纏着別人的丈夫不放！」

婦冷笑：「你怎曉得不是那個姓鐵的匹夫，老是纏着我戀戀不忘？」

千軍陡地愕然。

婦是婦，婦人不但不仁，婦更有唇槍舌劍，令人難以抵禦。

千軍只好嘆息一聲：「是非恩怨，我這個局外人原是管不着的，但我受人之託，一定要把鐵杉帶回去！」

婦瞳孔閃爍着惡毒的光芒：「好！你一定要這個人，我給你！」

輕輕把眼皮一抬，麾下同根盟的戰士已知其意。

不旋踵間，二十丈外人影晃動，出現了三個人。

居中一人，皮黃骨瘦，宛如癆病鬼一般，正是鐵杉。

在鐵杉左右，是兩個戴上青面獠牙臉譜的黑衣大漢。

一看見鐵杉，宮本千軍已知道這癆病鬼的處境大大不妙。

只見他項上戴着「鐵葉枷」，而且早已給沉重的鐵枷逼壓得脖子瘀黑，雙目外凸。

宮本千軍怒道：「快放了他！」

婦嬌笑：「要放人，不難，只消你願意和我做對好夫妻，別說這件小事……」

「胡說！」千軍怒目瞪視着婦，「妳少做白日夢！」

婦不笑了，她的眼神充滿殺氣。

她倏地尖哨！

尖銳的哨聲一響起，在鐵杉左側，戴着青面獠牙臉譜的黑衣大漢，立刻自腰間抽出一口五寸長的鐵釘！

宮本千軍怒道：「你們要幹什麼！」

婦嘿嘿一笑：「他是我們的叛徒！對付出賣同根盟的人，咱們決不手軟！」

君子看不見瓊衣，他早已失魂落魄。

他在失魂落魄之餘，用失魂落魄的聲音，類似呻吟似的在叫：「這是同根盟三十二種刑法之一，名曰『鑿顛』！」

「鑿顛？這……這是怎樣的刑法？」宮本千軍神情震怖。

君子卻是答非所問，他叫道：「我什麼都不要……我只要她……請你行行好……把她交還給我！」

宮本千軍也同樣答非所問，他叫道：「鐵杉是我的朋友！他每天都把最好的食物送給我……你們不能對他使用酷刑……鑿顛……什麼叫鑿顛？」

君子臉色慘白。

他用悽悽慘慘的聲音說話。

他的語氣，他的聲調，他的神情，竟然仿似辰州「喪門堂」、「喪師殺手組」的頭領常斷腸！

常斷腸說話時的神情、聲調、甚至是臉上的顏色，都和此刻的君子不相上下！

君子用悽悽慘慘悲悲切切的聲音道：「戰國時，秦孝公用商鞅變法，設立多種刑法，『鑿顛』乃是其中之一……」

說到這裏，君子突然語聲咽哽，再也說不下去。

他語聲咽哽，是因為這刑法太殘酷？還是為了見不着瓊衣？

宮本千軍不知道。

他只知道，鐵杉快要死了。這個癆病鬼似的漢子，並沒有死於疾病，但卻會死在「鑿顛」這種酷刑之下。

君子說不下去，婦卻在笑。

君子很悲傷，但婦卻很愉快，十分十分愉快。

在元朝，曾有一件懸案。

一女子通姦，並謀害親夫，但縣令親自檢驗屍體，既沒有發現任何傷痕，也看不出有被下毒的迹象。

連死因也查不出來，這樁謀殺案自然無法成立。

縣令苦思無策，無從結案，不禁為之鬱鬱寡歡，憂形於色。

其妻問其故，縣令據實以告。

其妻提點丈夫：「死者頭頂之上，也許有一枚長鐵釘，一直釘入頭骨，事後被掩飾，更有頭髮遮蓋，因此難以找出破綻。」

縣令立刻依照妻子的說話，再度驗屍，果然發現死者頭頂之上，有一枚致命的鐵釘，一直插入死者頭骨之內！

縣令抓到了真憑實據，立即結案，把兇犯定罪，事後循例把卷宗向上級呈報。

其時，遼東按察使乃精明厲害，有「再世包公」之稱的姚忠肅。

姚忠肅審查卷宗，對這一樁懸案能夠偵破，大感興趣。

姚忠肅突然親自召見縣令丁欽，詳細詢問破案經過。

丁欽照直稟告，言詞之間，不免誇譽其妻機智聰明，心細如髮。

姚忠肅沉吟良久，卻問：「丁大人新婚燕爾之夜，未知尊夫人是否仍屬黃花閨女？」

丁欽大吃一驚，心想：這位上司莫非是個瘋子？竟向朝廷命官質詢此等私隱之事？

但姚忠肅神情肅穆，目光如刀，上級官員既有此一問，他可不敢不據實相告。

丁欽回答：「拙荊曾嫁別人，前夫死後，始改嫁給下官。」

姚忠肅臉色一沉，立刻下令將丁欽妻子之前夫，掘墓開棺驗屍。

驗屍結果，赫然發現其顱骨之中，也有一枚顆致命的鐵釘！

姚忠肅隨即逮捕丁欽之妻韓氏審問。

一審之下，果然揭發出另一件兇案！

韓氏之所以能夠提示丈夫丁欽破案，原來她也曾用同一手法，殺害其前夫，然後才改嫁給丁欽！

這就是民間私刑中，類似「鑿顛」的案例。

（筆者按：元代著名之無名氏雜劇《包待制勘雙釘》、清代唐英之《梁上眼》，又名《雙釘案》，以至近代之京劇《釣金龜》，均以此「釘人頭案」而編寫。）

宮本千軍不知道何謂之「鑿顛」。

君子知道，但卻說不下去。

他心中只有一個人的倩影——瓊衣。

他滿以為今天可以看見她，但她沒有和宮本千軍一起出現。

君子極失望，但婦的目的，經已達到。

她要的並不是瓊衣，是千軍。

千軍既已來了，瓊衣的下落，她是絕不關心的。

她心中只有男色，只有千軍這個威武的東洋人。

就在宮本千軍茫然不解何謂「鑿顛」之際，一枚三寸半長的鐵釘，已敲擊入鐵杉的頭骨內！

宮本千軍終於明白了！

他張大了嘴巴，愕然地望着血流披臉的鐵杉……

鐵杉卻瞪大眼睛，牢牢地盯着婦！

婦！

天下最毒婦人心！更尤其是君子婦的婦！宮本千軍終於明白了，鐵杉也明白了……

宮本千軍在那刹那間神情木然，臉上彷彿變成了一片空白，任何神情都在他的臉上完全斂去。

只有他的刀，在他手中「勒！裂！察！噗！」

無緣無故地發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聲響。

聲音不大，但卻散發着一種可怖的殺氣，倏而籠罩着整個草原。

連早已枯死多年的老樹，也彷佛被這種殺氣所感染，突然有數截枯枝，先後掉落在地上。

宮本千軍的人似在迷惘中，但胯下龍馬卻步向鐵杉。

兩個戴上青面獠牙臉譜的黑衣大漢，分從左右散開。

草地上只有刺鼻、刺眼、震人心弦的鮮血，和兀自在呻吟掙扎中的鐵杉。

鐵杉的瞳孔已在翻白，他的眼睛變成了死魚般發白，他其實已經死了，只是身體還在動，嘴裏還在呻吟。

兩個黑衣大漢散得極快，但宮本千軍卻在這時候突然人影飛動。

他沒有抬頭，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可憐的黑衣大漢，但他的大刀已脫手飛出，有如怒箭般貫穿過左邊大漢的胸膛。

右邊的大漢已逃離十丈開外，但他突然感到一股洶湧駭人的殺氣，自背後直壓而至。

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他知道形勢極危險，也知道無論自己奔走得多快，也決逃不開背後的襲擊。

他猛然抽刀，刀長僅二尺，但這把刀卻曾斫下十幾個人的頭顱！

他反手一刀，向宮本千軍當頭劈下。

可是，他這一刀才劈出，他的眼色立刻大變！

青面獠牙臉譜雖然掩蓋着他的臉，卻掩蓋不住他的眼色。

他的眼色突然變得極詫異，也極驚懼。

因爲他突然發現，自己這一刀並不是劈向宮本千軍，而是劈向婦！

君子婦的婦！

* * *

刀快如電，勢逾雷霆。

刀不能收，只有斷！

婦以五指急扣刀鋒，刀鋒立斷！

刀鋒折斷，斷刀刀勢錯滑，自婦左肩寸許外呼嘯而落。

婦冷笑：「斗膽奴才，竟敢對宮本將軍無禮！」

「盟主……」黑衣大漢在驚呼急辯，但他辯詞尚未出口，已給一隻拳頭在一瞬間連轟十三拳！

不是拳拳到肉，而是拳拳入骨！

每一拳都響起骨裂之聲！但那並不是婦之拳，而是來自平素絕少出手傷人的君子！

君子每發一拳，都發出一聲駭人的嘶叫！

一十三拳！一十三聲駭人的嘶叫！

他背後的姊妹，同根盟的婦，卻像狐狸般在笑：「君子之拳，如衣冠楚楚而帶劍，果眞有如論語學所云：『不亦君子乎！』嘻嘻……嘻……宮本將軍，你懂不懂？」

宮本千軍不懂！完全不懂！他不懂得人心何以如此殘酷？竟連同僚下屬，也能狠施毒手而毫不動容！

君子連轟一十三拳後，滿腔怨憤已然盡洩，但那黑衣大漢的臉譜已被震裂，露出了他本來的臉貌。

但他本來的臉貌，也給君子內力無匹的重拳震壞了。

他的臉，變得不像是人的臉。

只像一隻爛透了木瓜，上面吊着一對眼球，而在眼球上，卻只見死魚般的白，不見黝黑的眼珠子！

其餘耳、鼻、嘴，全都是血！

再也沒有呼吸，他的一切都已中絕。

君子看着自己的拳頭，他想抱頭痛哭，但卻强忍！

只有婦的笑聲，詭異絕倫地在偌大草原上不斷地迴響！

君子沒有阻止她。

他在殺人後，怨氣已洩，銳氣也洩。

也許，他是沒有銳氣的，就算與生俱來還有一點點，也已盡爲他的姊妹所吸納！

只有婦，才有凌人的銳氣！眞正掌管同根盟的，是婦，並不是君子。

對於君子殺人，婦是高興的。她知道，她的兄弟只要殺了人，就不會再爲別的事情而麻煩自己。

最少有三天如此。

三天，對婦來說，已可做出無數瘋狂和痛快的事情。

宮本千軍已在眼前，她要這個男人。

這一天，她是有備而來的。

她帶來了「亂性癡情霧」，只要用這種淫藥，在宮本千軍臉上一吹……

想到這裏，她由心底裏樂出來。

這東西，婦得來不易。

這是她親自率領數百戰士，遠赴塞北險地，强攻十大淫魔堡，歷時凡半個月，才把十大淫魔一一解決，把「亂性癡情霧」搶到手中。

她不會輕易使用。

但她發誓，只要宮本千軍再落入自己手裏，這種能令鐵石心腸硬漢性情大亂之物，定必大派用場！

婦做任何事，君子都管不了。

分明知道她做了很多壞事、錯事、不值得原諒的事，但君子管不了。

他只想管一個人——瓊衣。

但瓊衣沒有出現，更遑論會在他身邊，讓他去管！

這一天，君子是落寞的，但婦卻與高采烈，有如一隻美麗的彩雀。

然而，這草原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末簡單。

就在這時候，北方遠處，悄悄地出現了一片黑壓壓的物體。

這一片黑壓壓的物體，有如平靜大海，突然湧起了可怖的海嘯！

這黑壓壓一大片，都是人！

一羣鬼魅似的武士、殺手、戰將！

在人潮之上，是旗幟、幡杆、慘白的布、白骨爲記的標誌。

這一羣人，來自武林中的地獄。

地獄！地獄門！

地獄門大軍，竟尾隨宮本千軍而至，悄悄撲向同根盟的陣地！

* * *

沒有人知道地獄門由什麼人所創，也沒有人知道它是在什麼時候悄悄出現在武林中。

數百年來，甚至很少人知道地獄門每一代的主人是誰！

只知道地獄門是一個可怖的地域，可怖的組織。

同根盟，在君子婦策動下，固然是勢力迅速擴大，但又有誰敢小覷地獄門的攻擊？

地獄門大軍，已久未在江湖中露面。

人人都知道，地獄門正在秘密練兵，但練成怎樣，外界無不諱莫如深。

卻料不到，爲了宮本千軍和鐵杉這兩個人，竟引出了地獄門的武士、殺手、戰將！

風雲起伏，暗湧洶厲！

但婦夷然不懼，她對君子冷冷一笑：「我的好兄弟，反正今天你已開了殺戒，不妨再來一場短兵相接的生死大戰！」

君子卻是牛頭不對馬嘴，道：「她……她會不會在人羣之中？」

他心中只有瓊衣。

瓊衣是否也隨着地獄門的人來了？君子看不見，但人已蠢蠢欲動。

他眞想飛撲過去，不顧一切地飛撲向敵陣。

敵陣的刀斧矛戟，敵陣的森嚴殺氣，在君子眼中和心中，都是沒有半點感覺的，他的一顆心，已不可自禁地飛向瓊衣石榴裙下。

只要能見瓊衣一面，縱使千刀萬斧橫加於身，卻又何憾！

君子不但動情，而且情已激動，激動有如沸鍋中的滾油，翻滾又翻滾……

婦已驚覺她這兄弟的衝動，她是狂傲的，也是陰沉的，她雖無懼地獄門大軍，但在陣勢未定之前，她決不輕舉妄動。

婦若一味只是驕狂跋扈，胸無城府，同根盟早已被强敵毀滅。

婦既有警覺，她立刻提醒君子：「地獄門不是一般武林幫派，你要的瓊衣仙子，包在我身上便是！」

在婦心中，除了她自己之外，天下間所有女人都是賤貨、婊子。

瓊衣當然也不例外。

但此際，爲了要安撫君子，她不得不尊重瓊衣、讚美瓊衣。

她本想把「婊子賤貨」改稱爲「瓊衣姑娘」，但在這等時勢，唯恐還嫌不夠份量，於是再改一改，變成了「瓊衣仙子」。

孰料世事難以逆料，縱使是連體雙生的兄弟姊妹，也不一定可以絕對理解對方的心。

一般人，人心隔肚皮。

而君子與婦，卻是人心隔背後。

人人都以爲他倆定必身連身，心也連心，實則不然。

要是他倆眞的身連身，心也連心，君子與婦之間的種種情性、行爲，也就不會有天淵之別。

君子是君子，婦是婦。

君子難測婦之心，婦也未必能事事準確地測估君子的心態與反應。

就像這一次……

婦把瓊衣稱爲「仙子」，尊重是挺夠尊重了，卻料不到竟把君子的激情燃燒得更熾熱，更旺盛，變成了火上加油。

君子倏地狂喊：「仙子！仙子！不錯！瓊衣是仙子！仙子！我的仙子！她是我的！」

他一面狂喊，一面衝向地獄門大軍敵陣！

他瘋了！他完全陷入了瘋狂，不可自我壓抑的境界！

他再也沒有分析戰陣形勢的能力，他心中只有瓊衣！瓊衣是仙子！他的仙子！

陷入瘋狂境界的人，每每有不可思議的驚人能力！

自出娘胎以來，君子一直都備受他背後的姊妹操控。

婦朝往東走，君子跟向東。

婦要下水，君子決不會在岸上。

但這一次，君子瘋狂了。一個人瘋狂的力量，也許就是最恐怖的力量，瘋狂之心一起，又有誰能再加以操控？

君子心中只是愛慕着瓊衣，瓊衣並不是他的生命，也不是他的靈魂，但卻比他的生命和靈魂更重要千萬倍！

他不曉得瓊衣是否也在地獄門大軍之中，但只要是有千分一萬分一的機會，已足夠使他「雖千萬人，吾往矣！」

婦竟無法阻止。

她是個口舌伶俐的女子，但到了此刻，她縱有千百張嘴巴，也難以阻擋君子飛快如流星的脚步。

婦只得硬着頭皮跟隨，恍如昔日君子跟隨她一般跟隨着君子。

這是天下間最無奈的事。

以往，婦不曾有過這種感覺，到如今，她始領略到箇中滋味。

君子婦突然發狂地衝向敵陣，同根盟的戰士、妖女無不御尾追隨。

連主帥都身先士卒，誰敢稍作殿後？一旦落得個臨陣退縮的罪名，那可生不如死！

素來平靜的大草原，忽爾變作

烟塵滾滾。

西方遠山，泛現起一片紅霞。紅霞殷紅，遠方依然靜寂，靜寂得仿似孤墳死域，了無生氣。

同根盟陣脚已動，甚至可說是陣脚已亂。

地獄門那邊的景況卻又如何？

地獄門，根基深厚，近數年來上層主腦人物雖有重大變動，但中、下層架構，非但並未鬆散，而且組織更具嚴密。

改朝換代之初，往往也是局勢最兇險的時候，一個弄不好，直可導致整體崩潰，瓦解於一夜之間。

但易春秋竟有大才！

此人若是庸碌之輩，在他接掌地獄門之初，早已天翻地覆，江山不保。

但他保住了他自己一手打出來的江山！

他只是殺了極少數的人，便已把大局迅速穩定，而且局勢一天比一天更穩定。

這決不是僥倖，甚至不能說是「時勢造英雄」。

他是另一種人，他是「英雄造時勢」！

此刻，易春秋並不在這肅殺的大草原上，統領地獄門大軍直逼同根盟陣地的主將，是「後悔殺人王」費不該。

費不該是地獄門十王之一。

他在十王中排名最末，但最得易春秋歡心，自然也最獲易春秋所重用。

易春秋能閃電攻破地獄門核心主腦，取其位而代之，費不該居功至偉。

但他絕不承認自己是個叛徒。

費不該對地獄門所有人解釋：「我本來就是易門主的心腹份子，我在這裏，只是爲易門主鋪下錦繡般的道路！這是我的職責，我只是在盡忠職守！」

沒有人反駁費不該，除非有人活得太膩！

*　*　*

世上有人永不言悔。

但費不該卻以「後悔」二字爲號。

有人認爲，費不該與常斷腸，都是異曲同工一般的人物。

常斷腸爲了殺害自己最尊敬、最親愛的人而斷腸。

費不該卻在每次殺人之後，都深切悲痛，深切後悔，於是稱爲「後悔殺人王」。

後悔，是後悔之極了。但在後悔之後，他殺人如故！

否則，他也配不上「殺人王」這三個字。

費不該並不老，才三十出頭，但臉上的皺紋，似比七十歲的衰翁還更多。

幸而他還有一頭烏黑的頭髮，和一雙清澈的眼睛。

他是個鬱鬱寡歡的男人，他曾娶妻，但不到三天，他娶回來的女人已給幾千條毒蟲噬蝕得只賸下一堆白骨。

毒蟲並不是費不該施放的。

施放這種可怖毒蟲的人，是易春秋。

易春秋告訴他：「這女人太好了，她既賢淑又美麗，你娶了她，不出半年，所有雄心壯志都會隨着這女人而付諸流水。」

費不該一直都在洗耳恭聽。

易春秋殺了他最心愛的女人，然後再用這種道理教訓他。

看似荒謬已極的事，但此事尚有下文。

易春秋接着對費不該說道：「你是可以爲她報仇的，而且方法很簡單，只要坐在這裏，瞧着我怎樣嚥氣，那就可以了，完全用不着親自下手！」

他的說話，奇怪無比。

就連費不該也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接着，他立刻就明白了。

易春秋突然在那個女人的骨頭上，抓起了一撮毒蟲，放入自己的衣衫裏。

那是原產於苗疆鎖魂谷內的「子不過午蝕骨蟲」！

費不該驚訝極了。

易春秋卻神情自若，對他說道：「這蟲毒，只有二百里外黑烟峯的『鐵鈸勾魂花』才能化解，你若不想我活下去，只要坐在我面前三個時辰，即可如願！」

易春秋的語氣一片平淡。

他盤膝而坐，就坐在那堆白骨旁邊，無數毒蟲爬入他的身體裏。

他的臉色開始變成淺紫色。

費不該的臉卻在漲紅！

易春秋的說話，絕對不是用來騙人的。

費不該的短命妻子，在給毒蟲噬咬之後，她的臉色和此刻的易春秋一模一樣。

身中奇毒的是易春秋，但他一臉淡然，絲毫不懼，既不懼，也無悔。

費不該的臉，反而在漲紅之後，迅速變得青白，而且汗下如雨！

他從沒見過這樣的人，更從沒聽過有這樣的事。

不可思議的人，不可思議的事。

易春秋中毒了，而且毒力發作得很快。

費不該若然袖手旁觀，易春秋就只有——死！

凡是中了這種劇毒之人，絕不可妄自凝運內力，妄圖把毒力逼

出，否則，只有死得更快，甚至是死得更慘！

凡是中了這種劇毒之人，也不可匆匆趕路，否則後果同樣堪虞！

換而言之，費不該若不立刻快馬趕往黑烟峯，易春秋必死無疑！

費不該心中大爲震驚！

他向來自負不凡，自負頗有梟雄手段。

他眼前的易春秋，年紀雖比自己還輕，卻遠比自己更具膽色，更有着驚天動地的大氣魄！

良禽擇木而棲！

費不該不再猶豫，他突然跪下，向易春秋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響頭，繼而悲聲道：「屬下無能，連累門主受苦，屬下這便火速趕往黑烟峯取花，如有半點延誤，甘受天打雷劈，死不全屍！」

他立下毒誓，方始拚命急策馬向二百里外的黑烟峯疾馳怒奔！

直至他摘取「鐵鈸勾魂花」回來之後，易春秋的臉已一片紫藍色，全身冷汗浸淫，氣若游絲命懸一髮！

即使在這時，費不該仍可袖手旁觀，任由這位地獄門的易門主死於毒蟲之下。

但費不該沒有這樣做。

他對易門主佩服得五體投地，區區一個女子的損失，又怎能放在心上！

易春秋用自己的性命，收買了費不該的一顆心！

雖然，費不該在十王之中，排名最末……

宮本千軍策着龍馬離去後，易春秋隨即召來費不該，向他面授機宜。

費不該明白了易門主的意思後，立刻調撥戰將、殺手，緩緩地殺入大草原。

他帶了一千三百人。

其中一人，赫然竟是瓊衣！

瓊衣果然在地獄門大軍之中！

君子一眼就找到了她！她在地獄門衆多戰將中，更顯得姿容清麗，飄逸欲仙。

正是——斂明眸兮美清揚，啟皓齒兮詠空谷。

君子在地獄門衆鬼、衆殺手中，乍然目睹令他朝思夢想，食不知味的仙子！

瓊衣仙子！

君子更狂了，他穿越人叢，直奔瓊衣。

他的狂，並不是囂狂，而是癡戀成狂，在他眼中，成千上萬的敵人，都不是障礙。

在他心中，生不是生，死也不是死，唯獨瓊衣仙子，才是一切！

爲了瓊衣，君子婦陷入敵陣之中，地獄門大軍在他倆衝入之際，打開了一個缺口。然後缺口復合，把君子婦重重包圍。

同根盟的戰士，雖然拚命追上，但又有誰的輕功，可以追趕得上君子婦？

沒有人能。

一個也不能。

於是，君子婦與麾下戰將完全被分隔。

君子在人潮中，但眼中只有瓊衣。

婦在敵陣內，眼中卻只有另一個人——費不該！

婦被她的兄弟拖入敵陣包圍中，她並不是沒有驚怒之意的，但她的頭腦，仍然絕對冷靜，絕對清楚。她知道形勢相當兇險，但只要一舉殺了敵軍主將，劣勢便可扭轉！

但可惡的費不該，他並沒有接近瓊衣。

他騎着一匹黑馬，手綽紅纓槍，槍尖上插着一顆腦袋，臉上帶着冷酷的笑意。

婦突然震驚了。

她再度震驚，並不是因爲身陷重圍，而是忽然看清楚槍尖上插着的那顆腦袋！

那顆腦袋，是什麼人的六陽魁首，竟足以令婦大吃一驚？

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嗎？

不！那一顆腦袋，只是個無名小卒。

他是一個武士。

這武士，曾在君子婦面前哭泣着求情。

這武士事母至孝，爲了要給娘親治病，毅然把性命賣給了君子婦。

但在這一天行動之前，武士的娘親死了，他必須回去奔喪，終於，婦放他回去……

可是，在這敵陣中，敵方主將的槍尖上，竟赫然插着這武士的項上首級！

這不啻是在証明：地獄門一直都在監視着同根盟！

同根盟中，事無大小，都瞞不過地獄門的線眼！

婦不禁勃然震怒，但君子卻只顧不要命地撲向瓊衣！

瓊衣在那裏？答案是可怕的，她一直都在地獄門大軍的中央！

君子婦越逼近瓊衣，也就越更深入敵陣核心！

而君子婦，卻是同根盟的主帥！主帥一旦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情況如何，不難想像！

除非地獄門的戰將，全是酒囊飯袋！

但婦目光銳利，她已認出在瓊衣身邊的，全是黑道中惡名昭彰，武功也極可怕的江湖巨擘。

隨便一數，竟有五人，都曾經是獨霸一方的黑道魔頭，綠林巨

寇！

「煮骨魔翁」項振山！

「瞽目刀侯」艾霜行！

「北判官」邱八表！

「南孔雀」尹長萍！

「紫皮鬼叟」畢御天！

都是威震黑白兩道，成名已久的一流高手！

婦知不妙，她終於喝叫：「兄弟，中伏了！」

君子沒聽見姊妹的警告，就算聽見，也置若罔聞。

在他眼中，只有瓊衣的倩影。

雖然他從沒聽過瓊衣的笑聲，但在他耳中，卻彷彿聽見瓊衣宛若銀鈴般清脆的嬌笑。

君子仍在撲向瓊衣，也就等於撲向項振山等所佈下的陷阱。

君子越來越接近瓊衣，他甚至感到，她已在伸手即可觸及之處。

但另一張女人的臉龐，卻突然攔在君子與瓊衣之間。

她是一個花枝招展，衣裳色彩斑爛有如孔雀般的女人。

「南孔雀」尹長萍首先掠陣，她快五十歲了，而且鼻孔朝天，臉黃骨瘦，就算把世間上最美麗的衣裳罩在她身上，也決不會令人「艷羨」。

竟有人攔截君子，阻止他撲向瓊衣！

這是可惡的！無法容忍的！

君子出手了，立刻就出手！

他一出手，瞬息間漫天掌影，掌勁有如狂濤裂岸，疾拍尹長萍！

尹長萍似是早已料到君子有此一着。

君子掌影一發，她竟在眨眼間閃開。

卻有一道刀光，悄悄自左側湧向君子。

君子不理，婦卻自寬闊袍袖中竄出一根金棍。

金棍自她右手袍袖中滑落，她以右手抓住棍的一端，殺着隨而怒起。

金棍長僅尺半，但在婦手中的威力，卻極是驚人。

那一道刀光，出自「瞽目刀侯」艾霜行之手。

艾霜行雖然是個瞎子，但他的「辨聲流星刀」，卻刀刀陰險，刀刀奪命！

刀招直取君子左側要害，但在電光石火間，婦已旋身揮棍，爲君子擋下九式流星刀法！

噹！噹！噹……

連擋九刀，人卻連進九步！

婦進九步，君子也進九步。

君子婦，永遠共同進退，決不分開。

瞎子的刀，是著名的「霜葉刀」。

但這刀給婦以金棍連拚九招後，最後竟然寸寸碎裂，刀刃無存，只賸下了刀柄！

瞎子知道他的刀給毀了，他一臉無奈，呆立當場。

婦是毒婦！是狠毒的女人！連拚九招後突然停頓下來的艾霜行，照理非敗不可，甚至是非死不可！

但這只能在以一對一的情況下，始可如是觀。

而此刻，在艾瞎子左右，尚有强手無數，他不動手甚至不作閃避，並不等於束手待斃。

「紫皮鬼叟」畢御天、「北判官」邱八表，已雙雙迎戰婦！

畢御天以「千毒爪」欺身直上，突襲婦小腹，邱八表以「奪魄鐵筆」急點婦八大死穴！

但君子足下一蹬，勁隨急發，君子婦立刻雙雙自平地拔起丈二，更凌空御步，飄向瓊衣！

仍是死心不息，誓要奪取伊人歸。

婦又急又怒，她已看出，地獄門陣勢浩瀚連綿，竟是陣中有陣，她與君子深入陣內，如今要破陣而出，已非易事，倘若迷途不返，戀戰下去，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但她的兄弟已整個人豁了出去，要是二人再不協力同心，只有敗亡得更快更慘！

婦無奈，只好咬碎銀牙，力戰到底！

君子身形飛拔，居高臨下，他又看見了瓊衣。

但就在此刻，一個面目猙獰，神態猥瑣之老翁，竟一手摟抱着瓊衣，並大施安祿山之爪，妄圖加以輕薄！

瓊衣花容失色，掩面驚叫！

但比她更震驚的，卻是君子！

瓊衣是君子的一切，無論是誰侵犯瓊衣，君子的感覺上，就和殺了君子沒有什麼分別。

那個向瓊衣大施輕薄的老翁，正是「煮骨魔翁」項振山！

「煮骨魔翁」煮的並不是牛骨羊骨，而是人骨！

第一個給他煮掉的人骨，就是他的娘親「人盡可夫」金羅刹。

四十年前，項振山與金羅刹，爲了爭奪一本武林秘笈，竟然母子相爭，最後更釀成母子互相殘殺之悲劇。

最後，項振山殺了娘親，並把其母之人骨煮湯，呼朋引類一起品嚐。

其人冷血之程度，可見一斑。

此際，項振山向瓊衣施以輕薄，決非因爲色慾薰心，純屬誘敵之計。

果然，君子在半空中，乍然目睹意中人遇襲，其心神震動之激烈，已非筆墨所能形容。

君子雙目赤紅，一張臉卻變得

異樣地煞白。

爲救佳人脫險，他不顧周遭環境之險惡，拚命俯衝撲擊項振山！

婦怒叱：「不可……」

但君子去勢急銳，意志堅決，婦無法阻止。

只得雙雙衝入險地。

君子武功，別樹一幟，以掌功而論，他獨創「君子無雙掌」，招招單掌出擊，但卻梅花間竹，互以左右掌力交替，其掌勢之奇幻，實屬武林罕見。

左一掌，右一掌！

左掌虛，右掌實！

左掌陽剛，右掌陰柔！

左掌快，右掌緩！

忽左忽右，忽右忽左，左左右右，右右左左，其最終之掌勢，每令敵方難分左右，虛實莫測！

若以常情論勢，君子只消把「君子無雙掌」使出十招八式，「煮骨魔翁」項振山決難抵禦。

然而，兵兇戰危！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君子爲救瓊衣，早已心急、意亂、情迷、氣躁！

「君子無雙掌」竟變作「雙龍出海」之勢！

雙掌齊下，看似雷霆萬鈞，勢不可擋，實則方寸大亂，不知所謂！

項振山雖然功力不如君子，但若論臨陣搏殺之江湖經驗，卻遠勝君子多矣。

君子可以欺其方。

君子勢已亂，一出手竟破綻百出，如此千載一時良機，豈可錯失！

項振山以輕薄瓊衣爲幌子，實則早已暗藏機關，只等君子自投羅網。

君子俯衝而下，雙掌直壓項振山天靈要害，竟全未提防在瓊衣背後，還有一人！

這人隱藏在瓊衣背後已久，但君子眼中，一直只見瓊衣，不見此人。

這人是侏儒，號稱「長脚」！

既是侏儒，脚豈會長？

一般侏儒，確然如此，但長脚既以「長脚」爲號，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君子雙掌俯衝而下，怒擊項振山，其勢雖急猛，但項老魔輕易地以「臥蓮飄絮功」把掌勢卸開。

君子再擊！仍是雙掌一收，隨即雙掌狂掃而下！

但在此時，長脚也已閃電般自瓊衣背後撲殺君子。

這侏儒，君子一直沒察覺。

縱使長脚現身，君子仍不在意。

一個身長不足三尺侏儒，又有多大能耐？

豈料這侏儒一雙短小的腿，竟能突然暴伸逾尺，更有無數利箭，自侏儒兩腿怒射而出！

君子萬萬料想不到，這侏儒竟是地獄門中的「小老前輩」，既號稱「長脚」，更是地獄門三位副門主之一的「百歲侏儒王」平勝邦！

平勝邦，是侏儒，但少有奇遇，曾服千年朱果及地藏人參王，不但功力暴增，更延年益壽，至今已活過百歲，成爲侏儒中罕見之極的老人瑞。

數載前，地獄門雖然易主，但三位副門主，並未受到波及，全都相繼願意爲易春秋而効忠。

這一次，地獄門大軍出征，驟然望之，似是由「後悔殺手王」費不該統領掛帥，卻料不到大軍之中，竟然隱伏了「百歲侏儒王」平勝邦這樣的人物！

一般暗箭傷人的手段，絕不能傷得了君子。

縱使君子已心急、意亂、情迷、氣躁，但他背後還有婦！

婦比他冷靜，比他機警。君子有失，婦必保之。

平勝邦突然殺出，突襲君子。

突襲君子，也就是突襲婦。

無弦鬼箭來勢雖然險毒，卻被婦之金棍一一撥開，更隨着揮棍去勢，直取平勝邦胸腹要害！

* * *

平勝邦冷笑，掌中雙刀翻出，刀長各一尺二寸。

他用的是「浣花雙刀」。

浣花劍派，雖以劍法飲譽江湖，但此一派系，也有其他絕藝，並非獨沽一味，有劍無刀。

常言道：「一年學刀，十年學劍。」意味着練劍法難以急功近利，不比練刀之人，可以在短短時日之內，便可練出不凡的成就。

然而，凡事不可以偏概全。

劍法固然難練，但眞正大具威力的刀法，又豈是朝夕之功便可登堂入室？

浣花劍派的劍法，固然難練，浣花刀法，更是艱深奇特，比諸浣花劍派的三大劍法，猶爲博大精深，練之不易有成。

浣花劍派自創派迄今，能練成「浣花雙刀」之高手，不出三人。

但若論成就最高者，竟以眼前的「百歲侏儒王」平勝邦，更勝浣花劍派中人！

平勝邦並非浣花劍派弟子。

這侏儒，跟浣花劍派絕無任何淵源，有的只是仇恨。

濃濃的仇恨，一生一世都化解不了的仇恨！

仇恨導致浣花劍派第一高手「睥睨關中第一劍」蕭定良，三入絕情谷，挑戰當年尚未被稱爲「百歲侏儒王」的平勝邦！（未完．七）

上文提要：蕭越與楚香雲在楓葉山莊作客，只是一墻之隔，却見自己深愛的楚香雲竟與另一個男人上床親暱，還理直氣壯，令蕭越受重大打擊，他失望地奔出山莊。途中遇一美婦，呼喚自己名字，叙述了她廿年前遭丈夫遺棄，帶了孿生子中之一子離孤堡而去，原來此婦竟是自己生母。母子倆抱頭哭泣之際其母暴斃，令蕭越悲慟得人事不省……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　飛·圖

鐵手無敵

誅心令主大殺戮　孿生兄弟喜相認

眾人一齊吃了一驚，心中奇怪「誅心令主」難道眞會在這棺材之中？少年公子哥款步上前，道：「不錯，是『誅心令主』。」

他說完便回到自己的桌旁，端起一杯酒一飲而盡。

雲强見狀，心中好奇心頓起，身形也未見如何作勢，已然立在棺材邊，他目光中頓現悲憤之色。

雲强冷哼道：「好毒辣的手段！好無人性的行爲！」

他這兩句話說出來，屋內眾人的臉上均顯明瞭之色，似乎都已經知道棺中盛殮的是何物了。

同時，他們臉上也顯出了輕鬆之色。

「誅心令主」僅出道江湖一月，已弄得江湖中人人自危。

在這一個月之中，已經死了二十位高手，其死狀之慘可謂前無古人了。

這「誅心令主」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每日只殺一人。

正因爲如此，這時「醉紅老店」中的武林豪客們才會露出輕鬆的神情。

這幾批人除了那少年公子哥外，都是「武林盟」中人。

第二批的三位白髮老者正是名揚江湖數十年的「華山三義」。

第三批却是少林達摩院首座慧明大師座下的四大護法弟子。

而第四批則是武當派的「流星四客」雲强及凌霄子的兩位親傳弟子無塵、無因。

至於最後一批到來之人却是崆峒派的「崆峒四雄」及峨嵋派的「除魔三劍」。

羅子雲心中很清楚四師弟金子雨的武功，雖然他算不上頂尖，却也是一流了。

須知能在武當山之戰中倖存下來的都不是泛泛之輩。

而今夜，金子雨衝了屋外，轉眼就喪命於「誅心令主」手中，由此可知「誅心令主」的功力到了何種地步。

本來「武林盟」接到消息，今日「誅心令主」將從這裡經過，因此才派出這一干高手在此等候，以便截擊。

另派高手埋伏於沿路一線，以防萬一。

哪知「誅心令主」的面目尚未見到，己方已損失了一名高手。

華山三義的老大南宮廷快步走出店門，揚手發出一串旗花。

這旗花製作得極爲精巧，顏色不僅耀眼，而且在空中能久久不散，作爲聯絡信號之用最是合適。

他剛打出一串旗花，一條人影已來到他身前不足五尺之處站立着。

南宮廷心頭一顫，凝神看去，

竟是一位貌似潘安的俊美少年，不由暗道：「想不到近年來，武林英才輩出，就憑這少年的武功已高出老夫多矣，若不是爲了武林正義，眞是無臉再行走江湖了。」

他正思忖間，那俊美少年已然搭話道：「請問老丈，這裡可是『醉紅老店』？」

南宮廷一楞，道：「不錯，這裡正是，不知閣下在這黑夜中來此，有何貴幹？」

俊美少年道：「老丈莫不是此間東主嗎？」

南宮廷道：

「老朽不是。」

俊美少年道：「既然老丈並非此間東主，似乎不該過問在下來此目的吧？何況老丈亦是武林一份子，既然適逢其會，在下自然會將此行目的告知的。」

他語鋒一轉，道：「老丈可還要進去嗎？」

南宮廷想不到這少年說話居然如此老道，當下道：「老朽自然要進去的。」

俊美少年微微一讓，道聲：「請！」

態度極是恭敬。

兩人在門口所說的話，屋內眾人早就聽得很清楚，只不知來者是何許人也，待二人走入屋中，只見來人不過二十出頭年紀，都不由地大爲吃驚。

而更震驚的却是雲强，他涵養雖好，此刻仍脫口問道：「你莫不是蕭越嗎？」

原來他出關之後，已將當初兄嫂被殺一案了解得清清楚楚，也知道了蕭越的身世，他因而自覺對蕭越感到愧疚，心中常常想到蕭越。

此刻，他乍見這位俊美少年，心情激蕩之下，終於脫口問出。

他問這話時，那醉少年倒是不經意地動了一下。

俊美少年微微搖頭道：「兄弟認錯了人，在下非蕭越也，實爲蕭文耶。」

他說話盡是之乎者也，令這些江湖人心中暗暗發笑。

俊美少年一語甫出，令屋內所有人都吃了一驚。

而那醉少年此時也微微抬起了頭。

雲强道：「那麼說，兄弟就是蕭越的大哥囉？」

蕭文一笑道：

「這是當然，蕭越正是我的弟弟。抱歉，在下失陪了。」

他衝着雲强一抱拳後，逕自走到陶老爺子前立住。

蕭文很恭敬地道：「陶老前輩，晚輩受『楓葉出莊』江鳳儀姑娘之託，特來請前輩屈駕前往『楓葉山莊』一行。」

他這話再度令屋內人吃驚了。

這陶老爺子相貌平常，身形微微有些佝僂，走起路來慢得不能再慢。

唯一快的時候，就是當客人要算賬時，他將那銅算盤飛快地撥動了一番，報出客人的酒飯錢。

然而，這時蕭文居然口氣恭謹，將這老態龍鍾的老人當作武林前輩似的。

更奇的是，蕭文竟會與「楓葉山莊」關係密切。

蕭文乃是「孤堡」的大公子。

二十餘年前六大門派兩大山莊合力消滅「孤堡」時，蕭文的父親蕭廷深正是死在「楓葉山莊」莊主江雲楓刀下。

故而算起來，「楓葉山莊」江氏兄妹乃是蕭文殺父仇人的子女，何以蕭文會與江氏兄妹做了朋友呢？

陶老爺子瞇着雙眼，輕咳了兩聲，道：「老朽在此開店二十年了，並不認識什麼『楓葉山莊』的江姑娘，怕是少爺認錯人了吧？」

蕭文輕輕一笑，道：「陶老前輩眞是說笑了。陶老前輩三十年前就以『鐵掌銅算』名揚江湖了，當年誰聽了『鐵掌銅算』陶若風的名字，都會豎起大拇指道：『好漢子！好漢子！』怎麼今日陶老前輩却這般推諉呢？」

陶老爺子仍舊瞇着眼，似乎並未聽到蕭文的話。

蕭文見狀，心中雖很是惱火，但是臉上仍帶着笑容。

蕭文道：「陶老前輩眞的這麼不給面子嗎？只怕今晚不走，可就難以消災避禍了。」

華山三義成名也早在半甲子以前，對於「鐵掌銅算」陶若風的大名，當然是知道的，而且還被陶若風暗中救了一次。

但却是從未見過陶若風本人。

這時雖不敢確定面前這老人就是陶若風，但見蕭文出語含威脅之意，却是也不願袖手旁觀了。

何況蕭文與「武林盟」是敵非友呢！

華山三義南宮廷道：「蕭公子此言差矣！這位店主人若不是陶若風，他在此處開店已二十餘年，一向相安無事，有何災禍可言？若果眞是陶若風陶大俠，他既不願離開此地，別人就是殺了他，他也不會離開這裡的。」

蕭文依舊臉帶笑意，道：「今夜這裡的人若不走，只怕人人都難逃一死了。」

蕭文說到這兒話聲微頓，目光從南宮廷的身上移開。

他掃視了屋內的人一遍。

蕭文接着道：「『誅心令主』在今夜子時將來此地，他所到之處的武林人物，那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倖

免。」

雲强聞言道：「『誅心令主』的規矩是每日只殺一人，今夜他已來過，且已殺過一人，又如何會去而復返呢？」

蕭文道：「只殺一人的規矩乃是誅心使者的，而『誅心令主』的規矩却是對武林中人，尤其是對那些不敬他的人，『誅心令主』從來都是一律殺無赦的。」

衆人聽到這裡，心頭不由一凜。

想不到這一月來令武林人喪膽的只是誅心使者，誅心使者已有這般武功，那「誅心令主」的武功豈不是匪夷所思了。

蕭文望了門外，今夜正是此月十五日，因而月亮是特別的圓，特別的亮。

蕭文自語道：「又是一個月圓之夜，上個月的今夜子時，金陵城外七里亭前，『誅心令主』殺了十二名『武林盟』高手，隱居在那裡有二十年之久的『江南劍魂』邱少波，也死在『誅心令主』令下。」

他說的這一席話，使衆人更是驚懼。

上月十五日，「武林盟」同樣是得知「誅心令主」要路經七里亭，才派出了十二名高手截殺，結果全軍覆沒。

而「江南劍魂」邱少波成名於三十年前，於「孤堡」血劫後退隱江湖，他一支劍稱雄江南武林道，無人能及，且愛劍如痴，彷彿將自己的魂魄附於劍上似的，故而武林同道尊他爲「江南劍魂」。

＊　＊　＊

蕭文的一席話，無疑是說今夜若衆人不離開此地，只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那公子哥模樣的少年人忽道：「『誅心令主』雖是厲害，但若不是那『武林盟』所謂的十二名高手，先自心虛膽怯，也不至於被『誅心令主』殺得一個不留。而邱少波只不過是心甘情願死在『誅心令主』的手中罷了。」

若說蕭文的話令衆人吃驚，那麼少年人的話恐怕是更使這些人大爲吃驚。

蕭文目光一轉，凝注在少年公子哥的身上。

蕭文對少年公子哥拱手一禮，道：「在下冒昧了，可否請教兄弟尊姓大名？」

少年公子哥哼了一聲，道：「在下的名字可不是輕易讓人知道的，不過對於蕭大公子的話，在下還是十分樂意聽從，所謂防患於未然，在下不想在此白白送了性命，不像有些自命俠義中人，明明心裡害怕，却硬着頭皮等死。」

他邊說邊摸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人已向門外走去。

「閣下且慢走……」聲未落，一個人影已攔在少年公子哥前面，這份輕功使屋內衆人吃驚不已。

少年公子哥抬眼一瞧，劍眉微揚，道：「不知雲少俠還有何指教？」

攔他的人正是流星劍客——雲强。

少年公子哥的確身法快如流星一般。

雲强道：「在下有一事想請兄弟相告。」

少年公子哥道：「請講。」

雲强道：「對於七里亭之事，兄弟似乎知道不少，不知可否告知雲某，兄弟是如何了解得那麼清楚？而且那『江南劍魂』又怎會心甘情願死在『誅心令主』之手呢？」

少年公子哥眉頭一皺，道：「在下似乎沒有向雲少俠解釋的必要。」

雲强道：「可是雲某非常想知道。」

少年公子哥臉色微變，道：「雲少俠莫是想與在下動手不成？我請雲少俠三思而行。」

說到這兒，語音微頓，又道：「再有半個時辰，『誅心令主』將出現，我不想與雲少俠乾耗，免得耽誤了我的性命，也可能會讓雲少俠傷了元氣。」

雲强正要講話，不料蕭文插口道：「雲少俠，這位兄弟既然不願白白送死，你又何必硬要拉他陪你一起去死呢？不要硬充好漢才是。」

無塵不由怒道：「豈有此理！我武當派焉有怕死之理？」

說話間，他已長劍出鞘攻向蕭文。

蕭文輕笑道：「好得很，在下正要見識武當劍法的高招呢！」

他談笑聲中，已避開了無塵十三劍。

蕭文長笑一聲，道：「武當十三劍不過如此！」

右手忽伸出去，像是送向無塵劍鋒一般。

「叮噹」一聲，他手中竟然握了半截劍。

雲强倏地冷聲道：「蕭大公子未免太放肆了，倒要叫你見識神門十三劍的厲害。」

話音中，雲强已將長劍攻出！

但見那劍光流散，劍花朵朵。

雖然招式與無塵適才所出無分軒輊，但威力却大了幾倍。

蕭文臉上依然帶笑，但目光中已閃出驚色，他一連閃避了數個方位，對方的劍尖却始終指住他的神門穴。

雲强驀地冷哼一聲，身形倏地欺上前去，精芒乍現，手中已多出

一柄長劍，劍尖直刺向雲强的咽喉。

倏地，一道光芒後發而至。

「噹郎」一聲，蕭文與雲强竟然同時住了手。

地上多出一只裂成兩半的酒杯。

雲强目光一抬，看到屋角那張桌旁，一人緩緩走了過來。

由於這屋角背光，這時人們才看清這人的臉孔竟和蕭文有驚人的相似。

雲强目中頓時現出愧疚之色。

額上竟沁出了汗珠。

雲强喚道：「蕭越，是你！」

他啞聲道：「你救了我，爲什麼你要救我，我對不起你啊……」

這黑衣醉少年正是蕭越。

蕭越微笑道：「你並沒有對不起我，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只是不知你還願和我交朋友嗎？」

雲强一楞，繼而伸手與蕭越的手緊握在一起。

雲强的眼睛有些潮濕，他大聲對蕭越道：「我雲强一生註定少不了你這個朋友。」

羅子雲一笑，道：「畢竟不愉快的事情都過去了。」

說着，他目光移向了蕭文，立時便與蕭文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蕭越鬆開雲强的手，向蕭文走去。

兩人幾乎同時探手入懷，從脖頸中解下一物。

又同時伸出手，攤開的兩隻手掌上放着兩個幾乎一模一樣的玉環，在燭光下閃閃地發出柔和的光。

這就是「孤堡」蕭氏的「雌雄鴛鴦環」。

蕭越目露一絲歡欣的神色，有些激動地道：「大哥……」

「弟弟……」

蕭文幾乎同時叫出聲來。

兩人倏地一下擁在一起。

久久地……

兩人方自分開。

蕭文道：「弟弟，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蕭越道：

「哥哥，小弟以爲你已遭了韓威雲的毒手……」

蕭文目露得色，道：

「韓威雲老賊的確向爲兄下了毒手，只是爲兄命大，才沒摔死在懸崖下。好了，我總算不辱使命，找到了你，娘就不會怪我私自離宮了。」

蕭越目中頓現痛苦之色，臉上的神情悲慼，淚水已然盈滿了眼眶。

蕭文見狀，驚道：「弟弟，你……這是怎麼了？」

蕭越慘然道：「大哥，你罵我吧！你打我吧！小弟無能，沒有保護好娘，她老人家……已經遭人暗算了。」

蕭越話音未落，淚水已順頰而下。

蕭文聞言，整個人立時楞住了，目中露出不信之情，口中猶豫地自語道：「不可能！絕不可能的，娘的武功那麼好，你又在場，這怎麼……」

他倏地一下抓住蕭越的胳膊，道：「殺娘的兇手是誰？」

蕭越痛苦地搖了搖頭，說道：「唉，小弟根本不知他是何人，他白衣蒙面，除了一雙眼睛我能看見，就再也看不到他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份了，這人武功實在太高，小弟與他力拚千招，終於還是被他打成重傷，險些見不到大哥。」

蕭越這話一出口，屋中衆人全都一驚。

蕭越的武功他們都曾見識過，七星坪一戰，若不是白衣蒙面人橫插一手，韓威雲怕是早傷在他的手下了。

可是如今蕭越親口道出有人武功比他還高，且兩人還打過一場，相信那一役必然是驚心動魄的，不由頓生嚮往之心。

此刻衆人皆有一個念頭，七星坪之戰中出現的白衣蒙面人，武當山之戰力助「武林盟」的白衣蒙面人，殺死蕭越之母，力敗蕭越的白衣蒙面人，三者莫非是同一人？而且從他幾次的行爲來看，簡直就是站在「武林盟」一方，與「孤堡」作對的。

蕭越似在證實人們的想法，他自語着：「他那雙眼睛，我是忘不了的。七星坪之戰就是他，而武當山之戰中出現的白衣蒙面人只怕也是他，只要再讓我見到他，一定非剁下他的面具不可。」

蕭文眼瞼微垂，沉聲道：「弟弟，這個仇，咱們是非報不可的。」

忽地，一個語調蒼涼的聲音長嘆道：「冤冤相報，何時了呢？一個失手，也許就會釀成終生悔恨。」

蕭氏兄弟、屋中衆人忙循聲望去，說話之人竟是陶老爺子。

蕭文道：「陶老前輩終於還是承認自己的身份，這回該可以跟我走了吧？」

陶老爺子搖頭道：「這時豈不是已晚了，時候到了，此刻誰也休想走出這屋子了。」

他的話說出，人們這才醒悟，子時已到，「誅心令主」將要現身了。

而那少年公子哥却不知何時已走掉了。

雲强忽然振聲道：「『武林盟』

的各位師兄、師伯，當此大敵當前之際，我等該爲維護武林正義而一決死戰，豈能未見敵人眞面目就先自膽怯了呢？」

他這一番話，頓時使屋內每人的心中都燃起了一團火來，這火將心中的膽怯燒得片甲不留。

羅子雲大聲道：「雲師兄所言極是，今夜正是我等爲武林除害的良機，因此，我等只有各憑所能，那才眞不愧是我『武林盟』的好男兒。」

「鐵掌銅算」陶若風向蕭文、蕭越道：「二位公子，老夫當年參與『孤堡』血案，滿手血腥，自認其罪孽深重，如果二位要報仇，那便請出手吧！」

他這一席話說了出來，不僅使「武林盟」衆人驚訝，也使蕭氏兄弟驚訝了。

蕭越道：「我本該立時出手殺你，只是『誅心令主』將來，我等須齊心協力共同對付他，以爲武林除害，稍盡綿薄之力，豈可在此時自家動手，損了實力呢？」

陶若風聽了這話，心頭不由一熱，道：「蕭二公子所言，實令老朽汗顏，我命已操在二位手中，既然二位大仁大義，老朽自當拚力向前囉！」

他話音未落，驀地屋內陰風驟起，燭火同時滅了。

人們心中懼意不增反退，全都俯倒在地，凝神注意着四周。

月亮正圓，正亮，屋內這時也被月光輝映得亮了許多。

蕭越正凝神注意時，驀地一股陰風起自身側。

蕭越心中不由一凜。

身形迅疾滾了開去，便聽得一聲淒慘的叫聲揚起。

倏地蕭越怔住了。

陶若風倏地站起身來，口中道：「不錯，我是該死，可是這屋中人並不該死，我只希望你放過他們，你動手吧！」

他話音才落，便慘叫一聲，仰面倒地，死狀極慘。

華山三義不由怒叫一聲，衝向陶若風所立之處。

「我們與你拚……」

頃刻，慘叫代替了後面的話語，三人齊齊倒下。

蕭越驀地掠起，長劍暴射而出，劍芒暴漲數尺，伸縮間已使桌椅俱碎。

這種劍芒乃是本身功力凝在劍上發出的劍氣，但像蕭越所發的如此長，却是極爲罕見的。

蕭越一劍緊似一劍。

倖存的人們睜大着眼睛，只能看到一團模糊的影子。

驀地，蕭越輕嘯一聲，追了出去。

另一條人影也立時跟着追了出去。

衆人不由齊齊舒了口氣。

燭光重新閃亮。

屋中血濺屍橫。

峨嵋派除魔三劍僅剩下除魔一劍了。

少林的四位護法也變爲二位。

崆峒四雄可以改名爲崆峒二雄了。

而華山三義則從此除名江湖。

忽然，一個人嘔吐起來。

接着人人皆嘔吐起來。

只有雲强鐵青着臉立着那兒，腮幫子繃得緊緊的。

蕭文已不在屋中。

想來隨後追出之人正是他了。

驀地人影閃現，門口出現一人，那人正是少年公子哥，他瞧見屋內情形，立刻也嘔吐起來。

半晌後，他止住了嘔吐，直起身來，道：「眞奇怪你們都未死，莫不是『誅心令主』發了慈悲？」

雲强斜了少年公子哥一眼，生硬地道：「是蕭越！」

少年公子哥驚聲道：

「不錯，一定是他攔住了『誅心令主』。咦！蕭文也和他去追『誅心令主』了嗎？」

雲强點點頭。

少年公子哥喃喃自語道：「我怎麼會沒想到呢？有蕭越在，自然能阻攔『誅心令主』濫殺無辜的。」

蕭越眞能攔住「誅心令主」嗎？

* * *

蕭越只覺對手武功極高。

尤其是身法詭異奇幻，令你始終無法看清他，更無法了解他將從哪一方向你出手，因爲他始終在動。

蕭越感到奇怪的就是明明對手武功遠高於己。

可是爲什麼還要退走呢？

蕭越追了許久，早已將「誅心令主」追丟了。

他索性在山中漫步。

因爲他又開始感到心臟在隱隱作痛，眞氣也開始難以提聚了。

蕭越額上已有大顆汗珠滾落了下來。

從母親死後直到今天這兩、三個月中，他每次妄動眞氣後，就會心臟隱痛，隨之而來的就是眞氣無法凝聚。

正是那天與白衣蒙面人惡鬥時，出現了這種情況，才在毫不還手的情況下被對方擊成重傷的。

蕭越倚着一棵楓樹緩緩坐倒。

痛苦在不斷地折磨着他。

「我這是怎麼了？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難道是『天陽化魂草』之毒未除盡嗎？」

蕭越想了無數的理由來解釋發

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可是無法得到合理的答案。

他休息了一陣後，那種痛又漸漸消失，而眞氣又可以收發自如了。

蕭越心中不由產生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他此時離開白馬寺，信步而行，不久就來到了「醉紅老店」，竟立即愛上了這一片楓樹林。

那紅紅的楓葉和「醉紅老店」上好的花雕酒，令他暫時忘却了那些傷心的事情。

蕭越立起身來，緩步而行。

他望着火紅的楓葉，不由暗想：「我如今已近乎於廢人一個，不能妄動眞力，却如何實現重建『孤堡』，報仇雪恨的心願呢？若是能在這片林中終老一生，倒也逍遙自在。」

他越是這麼想，對武林中的事情就愈加灰心。

腳下越行越快，倏地眼前豁然開朗。

面前竟是一面陡峭的崖壁。

那崖壁上有數個石洞，看起來都不甚深似的。

蕭越不由長嘆了一聲，道：「世人若不深究，穿越那麼一大片楓樹林，又怎麼會了解這裡有這麼一處毫無生氣的崖壁呢……」

一個蒼老而有力的聲音忽然響起：「小施主何以發出如此的感慨呢？」

蕭越心頭極是驚訝，他絕沒想到這裡居然會有人住。

但他心頭却有一種莫名的情緒支配着他。

於是他很恭敬地道：「晚輩蕭越，一時興起，闖入了前輩清修之地，還望前輩原諒。」

那蒼老有力的聲音異常柔和地道：「我處即是你處，天下本是衆生的，又何分你我呢？施主眞是言重了。」

那聲音微微一哼，又接下去道：「小施主語聲中氣似乎很是充足，其實却有一樣極爲難明的病因在侵害着你，你此刻實已外强中乾，只怕在世之日不多了。」

蕭越聽了不由心頭一凜，說道：「晚輩也知體內已有極大病患，只是不知其因。但晚輩以爲，生又何歡，死亦何懼？大丈夫生於世，只要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地，即便立時死去，又算得了什麼呢？」

「說得好！生死本是一線之隔，一念之間。小施主年紀輕輕，難爲你竟能想得通生死之理。」

那聲音仍舊慈和、平靜而有力。

蕭越嘆道：「晚輩適才之所以長嘆，只是爲世事如此難料，而自己無論如何都難以改變它，使它變得讓人們都可以歡樂而感慨。」

「施主眞是一位以天下蒼生爲念的仁俠之士，老衲極是佩服，今日便破例爲施主診斷病情。」

蕭越不由感激道：「前輩謬讚了，晚輩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之事罷了。」

那聲音道：「小施主，請將右臂伸出來。」

蕭越不明所以然，只是按話去做，伸出了右臂。

驀地，一根紅線從崖壁上的一個洞穴中飛出，直落向蕭越，但這紅線始終繃緊，毫無鬆軟之象。

紅線在蕭越右腕上纏了數圈。

蕭越心頭大震，這紅線柔軟之極，毫不着力。

而洞中那位前輩居然能將紅線擲出那麼遠，繞住自己的手腕而線又不彎曲，沒有極深厚的內功是絕對難辦到這一點的。

蕭越凝住着那根紅線，見它正微微地抖動着。

心中不由升起敬佩之情。

這種以線切脈的功夫，不僅要施用者有極高的內力，也要有極精湛的岐黃之術才行。

蕭越以前僅從書中看到這一點。

哪知今日竟讓他眞實地見識到了。

足足一盞熱茶的功夫後，猛見那紅繩如蛇一般，剎時收回崖壁的洞穴。

蕭越收回右臂，靜等那位老前輩的諭示。

哪知他等了許久。

那石洞中的人像變成了啞巴，石洞沉寂地任何聲音都沒有。

蕭越心中忽地明白了，一定是自己的病非常離奇、少見，否則這位前輩高人怎會切脈之後沉默了這麼久呢？

當即，蕭越揚聲道：「前輩，若是晚輩得的病確是不治之症，前輩也就不必爲晚輩耗盡心力了。」

他話聲尚未落下，驀地崖壁上的洞穴中倏地竄出一個人影，凌空撲向蕭越。

這一下大出蕭越意料之外，出於本能，他十指齊揚，發出十道銳利的指風擊向來人。

哪知那人居然毫不畏懼，身形仍然當頭壓下。

而蕭越所發指力却已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當那人所發出的掌力擊到蕭越頭頂，蕭越臨死之際，反而鎭定，右手微揚，一道劍芒極爲淩厲地射向那人。

正是「大周天幻影劍法」的精華。

那人忽然咦然出聲，身形突然

後翻出去。

蕭越見狀，也不爲己甚，收劍入鞘，凝目望着那人。

那人立在蕭越面前不到一丈的地方，身材高大，生相極爲儒雅，若不是他身上那件袈裟，只怕會以爲他是位文職大臣呢！

這和尚鬚眉皆白，目中含着慈光，正望着蕭越。

蕭越見這人生相，自然而然地興起一股敬意，便問道：「敢問大師是……」

老和尚微微地一笑，截斷了蕭越的話，道：「小施主可是姓蕭嗎？」

蕭越不由怔住，他想不出這位大師是如何知道自己姓氏，而且他也聽出來了，這和尚正是適才爲他診脈的前輩。

蕭越道：「不錯，晚輩的確姓蕭，單名一個『越』字，不知大師何以知道晚輩姓氏呢？」

這老和尚聽罷，臉色不由凝重起來，久久才道：「那麼小施主該是『孤堡』的第幾代傳人呢？」

蕭越更是驚訝了，心中暗忖道：「這和尚在此避世而居，日子一定不短了，怎會了解我是『孤堡』後人呢？」

一念及此，正欲開口，那和尚似乎已看透了他的心事似的道：「蕭施主莫不是在想老衲何以知道你身份，是嗎？其實很簡單，就是你的病令老衲猜出了你的身份的。『孤堡』立世百餘年，算起來你該是第七代了吧！」

蕭越更奇了，道：「我的病？它是如何使大師猜想出晚輩的身份呢？」

老和尚一字一句地道：「因爲這是你們蕭家世代相傳的病，它就如同魔鬼一般附在蕭家的每一個人身上，最終它將會葬送了蕭家。」

他這一席話只聽得蕭越目瞪口呆。

老和尚緩聲道：「蕭小施主，請隨老衲來。」

言畢，當先向一邊走去。

蕭越略一躊躇，便跟着老和尚沿着崖壁走去，猛然拐過一個彎，面前出現一片墓地，約莫數十丈方圓。

蕭越第一眼便見到當先一座墳的墓碑上題着：「孤堡第五代掌門蕭公偉民之墓」。

蕭越腳下不由一窒，幾乎不敢相信看到的是事實，自己祖父的墓竟會在這裡？

他接着看下去，都是蕭家歷代掌門及各代子弟的墓，當走到最後一座墓前時，他停下身來，凝視着墓碑。

上書「孤堡開派掌門蕭公宏遠之墓」。下面還有落款，「弟，方外之人百相立。」

這是一塊唯一有落款的墓碑。

兩人在這片墓地中靜默良久。

蕭越道：「大師，爲何只有本堡開山祖師的墓碑有立碑人落款呢？其餘的人爲何沒有呢？」

老和尚沉吟半晌，道：「這裡只有老衲一人，而僅有宏遠兄比老衲年長。」

蕭越猛然一楞，目光久久在老和尚的臉上凝注着。

半晌方道：「原來大師就是百相上人！想不到大師修爲竟如此精湛。」

蕭宏遠在一百二十年前開創「孤堡」，四十餘歲時不知所踪，算起來這老和尚怕有一百四、五十歲了。

如此高壽的確驚人。

蕭越乍聽感到很驚異，但很快就明瞭了。

百相大師一身武功修爲本來就極高，再加上他有精湛的醫術，豈會不高壽呢？

百相大師道：「高壽未嘗不是一種痛苦，放眼四望，故人早化黃土，隻身一人處在紅塵中，這滋味又有何人能了解呢？」

蕭越道：「生與死又有何別，晚死的只不過比早死的人多爲這世間盡一份義務罷了，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大師你着相了。」

百相大師哈哈一笑，道：「不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老衲的確着相了，只是着相即是不着相，不着相即是着相，老衲既以『百相』爲號，自然不着百相，但也即是着百相。」

蕭越聞罷，不由與百相大師相視而笑。

兩人攜手快步走出墓地，回到崖壁下。

百相大師忽然携起蕭越，身形一長，已進入崖壁上的洞穴之中。

蕭越稍停方適應了這昏暗的環境，目力所及，這洞極爲簡陋，除了一張石桌和數個石凳外，就是一個似蒲團一樣的圓形石塊。

百相大師走入石洞。

稍頃轉了出來，手中已多了一罎酒和兩個酒杯。

蕭越略一楞，便道：「大師原來有此癖好，不怕佛祖怪罪你六根不淨嗎？」

百相大師就大笑道：「難道小施主沒聽過，『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嗎？既然吾心中有佛，又怎麼會六根不淨呢？六根不淨，心中又豈會有佛？」

蕭越亦笑道：「不錯，不錯，吾心即是佛，佛即是我心，晚輩該罰酒一杯！」

言畢，伸手提過那罎酒，往杯

中注了一杯，仰頸一飲而盡。

倏地，蕭越閉上了眼睛。

半晌睜開，精芒畢露，大叫道：「好酒！好酒！能喝到這樣好的酒，也不算枉過此生了。」

百相大師含笑道：「老衲這酒窖藏了百多年，且又經老衲親手調製，自然不是凡人可以飲到的。小施主能飲到這酒，即是有緣之人。」

言畢，右手扶住酒罎，頓見一道酒箭已自罎中噴出，準確無誤地射進蕭越的杯中，接着又爲自己杯中倒滿，才見那酒箭緩緩回到酒罎中去。

蕭越心中嘆爲觀止，這一手功夫，蕭越自認勉强能做到一半，即只能給一只酒杯斟酒，却未必能做到一滴不多，一滴不少，恰好斟滿爲止。

更難以令酒箭不回罎中就接着斟第二杯酒。

蕭越讚嘆道：「大師功力當眞是出神入化了，這手斟酒功夫，晚輩只怕需十年才能有此境界。」

百相大師笑道：「小施主眞是謬讚了，老衲這一手粗淺功夫哪需小施主十年之功呢？來，你我今日相見即是有緣，該乾一杯才是。」

蕭越道：「不錯，能得大師抬愛，以美酒相待，更是晚輩福氣。來，乾！」

言罷，兩人一碰杯，同時一飲而盡。

百相大師忽做頓悟狀，道：「哎呀！老衲當眞健忘，雖無酒菜，然老衲却有山中鮮果可做酒料。」

他已然站起身來，進入內洞。

片刻，捧了一大盤形如蜜棗，色如琥珀，晶瑩透亮的果子走出。

蕭越見了，不由奇道：「大師，此果爲何名？怎的晚輩從未見過呢？」

百相大師道：「此乃天賜奇珍，老衲名之曰『忘憂果』。」

蕭越道：「何以大師要以『忘憂』名之呢？」

百相大師道：「概因吃了此果之後，全身便覺舒泰，樂此不疲，自然便樂而忘憂了，若吃得多些，更能醉人呢！」

蕭越臉現不信之色，道：「哦，那晚輩倒要試試了。」

說完，拈起一枚忘憂果放入口中，輕輕咬破，頓覺滿口生香，滋味鮮美之極。

百相大師道：「如何？老衲沒有騙你吧！」

蕭越久久才道：「果然是山中神品，實令晚輩大飽口福，只是此果是大師這等高雅脫俗之人享用的，豈是我這等庸人所能受用的呢？大師將之拿與晚輩受用，難道不怕糟塌了嗎？」

百相大師道：「似小施主這等聰穎智敏的人物也算庸人，那天下之人豈不是連狗都不如嗎？」

蕭越一楞，想不出何以這百相大師說出這等粗話來。

他豈知這百相大師當年本是少林門下，因偷學藏經閣武學而被廢除了武功並逐出少林門牆。

百相大師那時年少氣盛，怎甘心忍下這口氣呢？他發誓要重新醫好自己，再練武功，然後找少林寺算賬。

憑着他堅韌的意志，他到處拜師學醫，後來無意中得了五百年前名噪一時的大國手「神醫」百里回春的醫學典籍，從而，習得極高深的醫術，也爲自己醫好了創傷，並恢復了武功。

然而，他此時學醫行醫濟世救人二十餘載，早將當年積恨化去。

然而，他也不願意就此放過少林，於是便常常潛入少林寺中藏經閣，偷學了許多少林絕藝。

有一次，他剛得手出了少林寺，就遇上了一個人，這人與他不打不成交，竟成了莫逆好友。

這人的偉大品格和情操感化了他，使他將少林的武學秘笈送回給少林。

在這人的幫助下，他重列少林門牆，這才平息了少林門人的憤恨之情。

這人就是「孤堡」的開派祖師蕭宏遠。

百相大師道：「小施主，怎麼你既是『孤堡』第七代傳人，又怎會武當的『大周天幻影劍法』和『太清罡氣』這兩種絕技呢？」

蕭越長嘆一聲，道：「說來眞是一言難盡。」

蕭越便將二十二年前發生的「孤堡」血劫及自己爲武當派凌虛子所救，到自己如何學成武功的經過向百相大師敍述了一遍。

百相大師聽罷，呆呆地出着神。

他半晌方自語道：「原來『孤堡』已不復存在了，難怪你爹沒來此地呢！想不到他和『孤堡』都遭了滅頂之災。」

蕭越問道：「大師，難道我蕭家的人都要到這裡來死嗎？」

百相大師道：「不錯，蕭家這種病，若是不習練武功，也可多活十餘年，若習練武功，那武功愈高，這病就愈是發作得厲害，直至奪去生命爲止。可是，你們蕭家每一名子弟，都以天下蒼生爲念，爲維護武林正義，除魔衞道而盡心盡力，沒有一個是不會武功的，而且武功修爲皆極高。」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袁天行等五人被救出陵墓後，來如風與席美姬正在重溫舊夢，却聽到和本初的叫喊聲，原來丐幫之人尚不知幫主已被救出，因此追殺和本初……來如風與席幫主分手後跟踪和老，碰到萬家莊莊主與兩千金、梁上青被韃子圍殺，和老亦在場，來如風上前解圍，讓四人安全離開後却不殺和本初，要寶就暫不能讓他死……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出示斷臂有文章　箇中關鍵費思量

來如風知道老闆說的是萬小紅，不由哈哈一笑，道：「老闆，那不是我的女人！」

老闆一怔，道：「不是？」

來如風放下碗，他站起來了。

「伙計，我住那兒呀！」

那伙計指着後院，道：「仍是上次那間房，我帶你去！」

老闆還在發楞吶，來如風却伸出手拍拍老闆肩頭，笑笑，道：「這年頭大家在演戲，演戲嘛，眞眞假假，假假眞眞的，眞假就難分了，哈……」

他老兄笑着去房裡睡覺了，這時候天還未黑吶！

＊　＊　＊

來如風睡了兩個時辰，這對於一個武功高的人，已足夠恢復體力了。

來如風二更天便溜到了七王府附近大門不遠處的兩棵老柏樹下面。

他坐在樹下蔭影裡，却雙目望着七王府的大門。

來如風曾不只一次的進出過七王府，別說是王府門口的一對青石獅子，便門內的前院一隻石雕老虎，他也知道那是七王的最愛。

七王忽必顯把自己比做虎，有一塊大廳前豎的石碑，上面便雕着「虎帳雄風」四個大字。

來如風不是吃撐了沒事幹才會守在七王府門外的，他在等着一個人。

來如風等的乃是和本初，他相信，倒楣的和本初應該回來了。

有四個韃子兵分別站守在七王府大門兩邊，這光景與平時不一樣。

平常王府大門只有一個守衛，因爲這兒不是衙門，太原府衙才有四個守衛衙役。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因爲南方已有動亂，年邁的七王爺有再穿征袍的決心。

七王爺忽必顯並沒眞的死，他正在等着京裡聖旨一到便領兵南下了。

只不過七王這兩天十分惱火，因爲有一件事情令他想也想不到的竟然會發生在他身邊。

＊　＊　＊

和本初果然回來了。

和本初出現在七王府大門口的時候，四個守衛的便迎上去，其中一人仔細看看和本初，道：「和總管，你終於來了，王爺這兩天盡在大發雷霆吶！」

和本初點點頭，立刻大步奔進七王府。

他發覺王府中遇見他的人都在低頭，竟然少有人向他打招呼。

這種反常現象，和本初竟然未深入思考，他一路奔到中堂，果然

七王爺正在太師椅上端坐着，那王府內總管戈幹小心的侍候在一邊。戈幹見和本初走進來，只是冷眼一瞄。

和本初幾個大步走進去，單膝跪地：「王爺，屬下無能，幾處江湖惡霸未全部加以殲滅，而屬下已……」

忽必顯冷冷的道：「你已受了傷，是嗎？」

和本初道：「再重的傷屬下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屬下已盡了全力，望王爺明察。」

忽必顯冷冷道：「和總管！」

和本初忙低頭，道：「屬下在！」

忽必顯道：「你的右手被敵人砍了？」

和本初點頭，道：「壩上一戰想不到那包成鋼除了虎爪厲害，突然出刀，唉！」

忽必顯臉皮一緊，臉色陰寒，雙目厲芒眨現，道：「你的右手被包成鋼所砍？」

「是的，王爺！」

忽必顯突然怒吼似虎，道：「戈總管，取來！」

他要取甚麼來？和本初吃一驚，他剛剛抬頭，便見戈幹已取來一個小小木盒托在手上。

忽必顯指着和本初對戈幹道：「拿給他看看，是不是他的！」

他的甚麼？和本初心中一動間，臉色立變！

戈幹把木盒送到和本初面前打開來，他臉上帶着十分冷酷的笑！

「和兄，你瞧瞧，仔細的瞧呀！」

和本初低頭看，心口幾乎窒息，他全身顫抖起來了。

「這……這是……」

忿怒的坐在太師椅子上的忽必顯沉聲道：「說，這是不是你的手！」

是的，木盒內放着一隻斷手，斷手似已乾了，但血跡斑斑，十分恐怖！

忽必顯道：「是你的嗎？」

和本初仍然在顫抖，到了這時候他心中才明白，陵墓中的秘密他只知道一部份，眞正內部佈置與設計他還是不明白，那麼誰才是眞正操縱陵墓內部機關的人？

和本初以爲這必是范天才。

眞正的「西域巧匠」范天才！

＊　＊　＊

忽必顯見和本初沒反應，沉聲對戈幹道：「過去，取出斷手對比一下！」

戈幹伸手抓過和本初的右斷手處，再取過斷手，他冷冷的道：「和兄，怎對得起王爺多年的賞識知遇之恩，你怎麼也起了貪念吶！」

和本初低頭不言語！

這時候他又如何加以否認？只是他心中在想，這隻斷手是怎麼被送到七王爺手上的？

和本初就想不通怎麼還有他不知道的事情，難道陵穴中還有不爲外人知道的秘密？

就在和本初陷於無法回答中，忽必顯沉聲道：「和本初，你太令本王失望了，本王還沒有眞的死呀，你就想趁機混水摸魚盜取本王的寶物，你與那批狡猾的江湖人物一樣，被本王的寶物動搖心志，幹出這不忠不義無誠無信的勾當出來，你……」

站在下面的戈幹忽的抓過和本初斷腕處，剝開上面包紮的布帶，把那斷手往斷處接去，道：「王爺，一些不差，正是他的！」

和本初忽然大聲，道：「王爺，屬下有下情回報！」

「你還有何話說？」

和本初道：「屬下被包成鋼殺傷之後，便往林子裡奔去，屬下原本傷得極重，爲對王爺忠心，從西陵堡直殺到萬家莊寒山包家，屬下不曾稍退，但却不幸在途中遇上來如風，被他以繩索綑綁而帶到老爺嶺上！」

忽必顯聽得很仔細，他雙眉在打結，因爲他也知道遇上來如風實不好對付！

和本初頓了一下，又道：「屬下被來如風押到了老爺嶺之後，原是打算找機會也把來如風囚在陵穴之中，不料這傢伙太過狡詐，他刀不離我要害棒不離手，使我一些辦法也沒有！」

忽必顯重重的哼了一聲！

和本初侍候忽必顯多年，七王這一哼，他便知道有了活命希望了！

「王爺，屬下帶領來如風到陵穴之後，想不到被囚的袁天行五人仍然端坐在裡面，並沒被餓死！」

忽必顯雙眉一挑，道：「他們至少已奄奄一息吧！」

和本初道：「他們精神旺呀！」

「怎麼說？」

和本初道：「供桌上兩隻全羊被他們分吃掉了，如果再過五七天，他們非死不可！」

忽必顯忿怒的吼道：「偏就疏忽了這一點，可恨！」

和本初急忙打鐵趁熱，道：「王爺，如果袁天行幾人倒斃，屬下便打算在陵穴之內與來如風決一生死，然而袁天行幾人見屬下被來如風押入陵穴之中，他們一擁而上，逼屬下爲他們取寶，王爺呀，人處那時候，何異刀俎魚肉，而他們又把屬下當成『西域巧匠』，不盜出寶來便要把屬下剁碎掉，我……無奈的才……」

他忽然一咬牙，又道：「屬下

也不知玉棺之下還有機關埋伏，那黃金之光把他們迷惑了，可是……」

忽必顯道：「可是你偏在此時動了貪念！」

「我沒有！」

「爲何削斷你一手？」

「我若不取，非死不可！」

「你怕死？」

「屬下從不怕死！」

「你爲何出手？不是怕死是甚麼？」

「屬下不是怕死，屬下不能死！」

忽必顯嘿嘿狂笑，道：「你此刻正是怕死的表現。」

和本初道：「王爺，屬下若死，死不瞑目呀！」

忽必顯道：「你有不死的理由？」

「有！」

「說！」

「屬下說完之後，還請王爺賜死！」

他這話令忽必顯一怔，他想不出這和本初在賣甚麼陰險狡猾之計了！

忽必顯不是糊塗人，他深知和本初的爲人，遂冷冷的道：「你好像滿肚子委屈呀！」

和本初道：「爲王爺辦事不敢以爲委屈，但明心志，如此而已！」

「說出你的理由來！」

和本初道：「江湖上黑道中人物就將大集結了。」

忽必顯哈哈一笑，冷然的道：「這消息本王早已知道了，你這不是消息！」

和本初道：「但花子幫的人馬已與南方的花子幫快結合在一起了，他們就在太原府城商議如何往南移動，王爺呀，花子幫的勢力是不容忽視的！」

忽必顯道：「怎麼，花子幫堂口設在太原府城？你是怎麼知道的？」

和本初道：「屬下重傷之後，却被他們救治傷處，爲了博取他們幾人相信屬下也爲王爺寶物所動心，便答應他們回來王府盜陵穴機關圖，却在回途中又潛到幾人相聚地方，發現只有花子幫的人與那來如風在一起，花子幫當家的席美姬愛上了來如風，她爲了拉攏來如風，便把南北花子幫大集結的事告訴了來如風，他們準備與南邊的人集結一起造反了！」

忽必顯一聽，沉聲道：「和本初，這些都是眞實的嗎？」

和本初道：「如今消息已送到王爺面前，屬下爲表心志，但求一死！」

忽必顯道：「袁天行那幫人還在等着你回去了？」

和本初道：「是的，王爺，半月之後，每逢雙日會面，他們似乎要定王爺的寶物了！」

忽必顯哈哈仰天大笑了！

和本初自以爲這條命又從鬼門關口轉回來，他又活了，但他却仍然對忽必顯道：「請王爺賜死吧！」

忽必顯道：「不必！」

說着，他自懷中取出一卷紙拋向和本初，道：「拿去吧，按圖指示，帶他們進入陵穴中，你可看圖逃出來，只不過這一回我要你交出成果來！」

和本初拾起那卷紙，他不用看就知道應該怎麼辦！

至少，他現在是不會死了！

一邊的戈幹對和本初道：「和兄，是我誤會你了！」

一聲苦笑，和本初道：「你應該有此誤會！」

忽必顯揮揮手，對和本初道：「先把傷醫好，歇兩天你再趕去老爺嶺！」

和本初道：「王爺，花子幫不可不防呀！」

忽必顯嘿嘿笑了。

* * *

有人說伴君如伴虎，和本初能在忽必顯身邊幹到總管之職，自然有他的高明處，只不過和本初闖過這一關而仍活命，便是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和本初雖然嚇出一身冷汗，但對這種隨機應便的表現，他十分滿意。

和本初關緊了房門不出來，他看上去在養傷，但心中却在籌劃着自己未來的打算。

於是，第四天過午不久，內總管戈幹來了。

戈幹拍開和本初的房門，他看看和本初的面頰，點頭一笑，道：「氣色好多了。」

和本初嘆口氣，道：「戈兄，請來裡面坐！」

戈幹低頭走進門，拉把椅子坐在和本初的床邊沿，笑笑道：「你的手……不再痛了吧！」

和本初道：「手痛可忍，心痛難耐呀！」

戈幹當然明白和本初語中意思，淡淡的道：「此事不能報怨，王爺有他的手段！」

和本初道：「我在想，陵穴之中設有機關，却只知道關與開而不知其中更厲害的機關，原是爲王爺效命，受傷也不足掛齒，但也應叫我知道吧？」

戈幹道：「和兄，便是我也不知道！」

和本初道：「范天才呢？是不是他忘了對咱們交代了？他設計的呀！」

戈幹搖搖頭道：「自從七王回來以後，我也從沒見過范天才的面，不知他是不是已回塞外去了。」

和本初暗中一怔，道：「范天才回家鄉了？」

戈幹道：「很難說！」

和本初道：「戈兄，王爺爲甚麼不把范天才留在身邊呀，那太危險了！」

戈幹笑笑，道：「范天才乃西域巧匠，想要找到他，大概只有王爺知道！」

和本初不能再問下去了！

他這就已經問得多了，因爲戈幹必會傳話於王爺。

他嘆氣，道：「如果碰上范天才，倒要問他，爲甚麼當初不告訴我這坑人的機關！」

戈幹道：「他能講嗎？」

「爲甚麼不能？如果他講明白，我會叫袁天行他們中間任何一人去取，而不是我！」

戈幹道：「范天才也想不到盜取王爺寶物之人會是咱們自己人。」

和本初心中一緊，他忿怒的一掌拍在床板上。

戈幹却又笑笑，道：「別生氣了，只待你這次把袁天行幾人再引進陵穴中，王爺必對你大加封賞。」

他再一次的看看和本初受傷的手，又道：「和兄，你打算何時再去老爺嶺？」

和本初道：「兩天之後我再走。」

戈幹道：「就不用向王爺辭行了，這是王爺的交代！」

和本初道：「原來戈兄是來傳達王爺旨令的！」

戈幹笑笑站起來，道：「和兄，念在咱們共事多年，我有兩句話奉勸。」

「請講！」

「按王爺旨令，小心行事，袪除貪念立大功吧！」

和本初道：「戈兄這是多慮了，你等着瞧，這一回我非把袁天行他們幹掉不可，否則我也沒有顏面再見王爺了！」

戈幹一笑而去，他未再回頭。

和本初心中着實像塞了一塊大石頭，他忿怒中帶着冷笑，也不知他在心中下了甚麼決定。

* * *

和本初面對七王忽必顯看着那隻斷手的時候，不只是和本初一人驚嚇得打哆嗦，便遠處，對面屋脊中央伏着的一個人也吃一驚。

那個人不再看下去了。

當一隻血糊糊的斷手出現的時候，那個人就不再窺下去了，他轉頭便往王府外躍飛！

這人的身法宛如狸貓般快捷，兩三個起落便站在王府左面的圍牆外面了。

這個人不是別人，來如風是也！

來如風守在府外等着和本初回王府，他等着了，便也暗中潛在中堂對面的房脊上瞧過去，於是，來如風吃一驚，他即刻又離開了王府。

他以爲和本初死定了。

* * *

來如風絕對想不到和本初仍然活得好端端的！

他自離開了王府，便匆匆的趕往太原城北的城隍廟！

來如風尚未走到城隍廟，迎面就被兩個女子橫身攔在路巷中。

來如風先是一楞，但當他看清二女之後便哈哈的笑了起來。

「唷，原來是二位美人兒呀，再一次的攔住我來如風，莫非有甚麼指教？」

那兩個女的正是大花與二花二女，她二人曾侍候來如風洗過桂花浴，吃過好酒菜，床上逗弄來如風，可也令來如風慾火焚燒幾乎把持不住。

此刻，這二女又出現了，來如風立刻明白，這必是花子幫幾個長老的安排。

他暗中冷冷的笑了。

* * *

大花與二花拉住來如風，道：「走，先回你去過的地方，幾天沒見面，你這身上又變味道了。」

那大花在來如風的身上聞了又聞，笑道：「眞夠臭的，你呀，這些天在做些甚麼呀！」

來如風道：「二位美麗的姑娘，妳們該知道，我與貴幫幫主有私交，說親不親，說不親却又快是一家人，妳們如此熱情，難道就不怕妳們幫主吃醋？」

大花吃吃一笑，道：「幫主對咱們放心極了。」

「放心？甚麼意思！」

「放心就是放心，走嘛！」

嘍，大花在前面拉，二花在後面推，來如風能不走嗎？他哈哈笑着走！

來如風心中想得多，如今急着要見席美姬，今夜是不會尋歡的。

* * *

又見那個三合院，院門是開着的！

來如風走進三合院，他這一回沒被請到正屋裡，而是被大花二花兩個女子推進邊房的，他一看便笑了。

「怎麼的，這洗澡水早就準備好了？」

「兩大桶熱水等着你吶，嘻！」

「還有桂花露兩大瓶，你看

看，香吔！」

來如風往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只屁股沾上椅子，大花已爲他解扣脫衣了。

來如風道：「這就洗呀？」

大花道：「還等甚麼？」

二花已把兩大桶蓋好的熱水往那大木盆中倒進去，她還伸手在熱水中試了一下，笑道：「不涼不熱正好。」

來如風的衣褲被二女剝光，而二女也已只剩下小衣在身上，怪的是二女不再裸身了，她二人扶着赤裸的來如風跳進水盆中，嚄，來如風這是到了安樂窩了，舒服呀！

大花上面揑雙肩，二花下面淋香料，來如風伸展四肢不動顫，齜牙咧嘴大喘氣。

燈光之下看得清，那熱水表面一層垢。

當然是由來如風身上洗下來的四两汗垢油漬。

大花鬆開來如風的頭髮，托起來如風的下巴便洗起來了，來如風還叫大花十指用力抓他的頭，那小痛與大癢直把個來如風搔得呵呵笑！

這個澡他洗了快半個時辰才完事，站起來，二花用大毛巾把來如風圍個緊，她的一雙大奶子便蹭上來如風的身，她抬頭飛媚眼，下面伸手去握「小來如風」！

二花在哈哈笑，大花已把來如風的頭髮梳挽起來了。

來如風低頭笑道：「二花，妳逗弄我呀！」

二花仍然笑，俏美的巧笑着！

來如風雙手抓住二花兩肩，道：「上一回妳二人在中屋睡房逗弄我，可好我沒把妳二人壓上，怎麼的，這一回妳二人又奉命來試探我呀！」

大花笑道：「才不是呢！」

二花也笑道：「保証這一回不是！」

來如風心中冷笑，他沒打算折騰二女，但却要加以有力的測試。

甚麼叫有力的測試？

來如風自有一套，只見他忽然抱起二花，生生將二花托在櫈子上。

來如風的力氣大，左手撥右手壓，腰下面左右擺之間，已把二花的雙腿擺弄得分開了。

他老兄這就要挺「槍」衝刺了，豈料下面的二花把個滴溜圓而又光滑如玉的屁股左右旋躲不已！

來如風再是力氣大，就是無法抓開二花小褲頂進去。

大花已在來如風耳邊低聲道：「來爺呀，你露出狐狸尾巴了，原來也是急色鬼呀！」

來如風反臂拉過大花，張口便去吻，大花也是急閃避，好像不願意。

來如風一聲哈哈放了二女，他指指中屋，笑道：「我明白了。」

大花怔了一下，道：「你明白？明白甚麼？」

來如風道：「要幹去床上，是不是？」

二花已起身抓衣披上，笑道：「是呀，我二人送來爺去中屋！」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妳二人會捉弄人，我來如風也不是省油燈！」

他匆匆的穿好衣衫褲子，便大步走到邊門外。

來如風不去中屋了，他往三合院外走。

「喂，來爺，你去哪兒？」

「我去酒館吃酒去！」

二花一聽，道：「屋裡有酒菜呀！」

來如風道：「人不對我不喝！」

大花道：「甚麼人你才同他喝？」

來如風道：「男要知心朋友，女要心上愛人，妳二人不是我愛人，免了！」

二花急道：「剛才你還對我下手進攻呀，怎麼這一回你變了，變得眞快！」

來如風道：「剛才我是試探妳的，眞要幹我才不會對妳動粗，因爲……」

大花哈哈一笑，道：「嚄，來爺呀，你在此刻反將我們一軍呀，厲害！」

來如風揮揮手，道：「再見，再見。」

他伸手去拉門，忽然傳來一聲巧笑，道：「別走了，來如風，快回來呀！」

來如風猛一怔，急回頭，他哈哈的笑了！

他指着中屋門笑道：「咳，我的心上人呀，原來妳在這裡呀！」

中屋門內站着一位俏佳人，只見她寬鬆的外罩披長髮，雙臂垂下微露出一雙雪白的玉手來。

她，席美姬是也！

來如風不走了，他大步走向中屋。

大花二花哈哈笑，兩個人笑着去上酒菜了。

* * *

這三合院正是花子幫席美姬的住地，大花二花乃她的侍女，想也明白這全是席美姬的安排了。

來如風走進中屋，一把抱緊席美姬，道：「原來你不在城隍廟呀，妳沒同那些花子們在一起？」

席美姬抽動鼻子聞了一聞，笑道：「嗯，你身上的五味雜陳全沒有了，好香呀！」

來如風道：「卿爲我狂，我爲卿香呀！」

他猛的吻了一下席美姬！

席美姬笑道：「等你久了！」

來如風道：「等我？」

「是呀，我不等你，等誰？」

笑了，來如風再吻席美姬，道：「咱們先喝幾杯！」

兩個人坐在桌前，大花二花已斟上酒，來如風道：「如何，要不要她二人也坐下來，大伙同樂？」

席美姬道：「你又逗她們了！」

她對二花道：「妳們去歇着吧，這兒不用妳們侍候。」

大花二花對席美姬恭敬的施一禮，却對來如風美眸竊笑着退出房外了。

* * *

「來如風，咱們早應該安安靜靜的相處一起了！」

「咱二人都是大忙人！」

「是的，爲別人忙！」

「別提過去，來，喝一杯！」

席美姬擧杯却送到來如風的唇邊，笑了！

「來如風，別把我看作是領導上萬花子們的頭兒，此刻我是女人！」

來如風握住席美姬持杯的手，笑道：「是我來如風的女人，我乾！」

他張口便把酒呑入肚子裡，逗得席美姬又咯咯笑了！

兩個人相互餵對方吃酒，看上去果然相敬如賓而有過之無不及，便是吃菜也逗弄！

如今這是「閨房」中，來如風壓着心中的疙瘩不開口，因爲他才不願意煞風景！

* * *

酒已八分醉，席美姬的臉通紅，她全身早已躁熱難忍受了！

來如風手托席美姬下巴，笑道：「妳眞美呀！」

席美姬道：「你夠壯的了！」

她忽然不勝嬌慵的半貼上來如風胸前，道：「咱們未曾愉快的做過愛，我心中一直不舒服！」

來如風道：「是我不好！」

席美姬道：「你夠好了！」

「不，我太寒愴了！」

「怎麼說？」

「我家無恆產，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把妳吊在半空中窮折騰，而妳也就湊和了，唉……我這個窮小子沒出息呀！」

席美姬笑叱道：「來如風，你又逗弄人呀，你甚麼候才會正經呀！」

「我此刻最正經不過了！」

席美姬忽然伸手下面抓，她便也吃一驚。

「你……挺起來了吔！」

「我美人在懷，怎受得了妳的挑逗，早立正了！」

「嘻……」

「妳別笑，咱們到內屋再計較！」

席美姬摟緊了來如風，她的大半張臉也扎入來如風的懷中了！

* * *

來如風愉快的抱起席美姬，順勢抄起燈一盞，便擧步往內屋走去。

雖然只不過幾步路，二人却走得慢，因爲二人一邊走還一邊吻，一邊笑還一邊鬧，等到來如風放燈，關門，而席美姬已倒在那張軟綿綿的大床上了。

來如風側身瞧，席美姬的外罩已脫掉了，身上她的皮膚白又嫩。

來如風曾在荒林中與席美姬做過兩次愛，但他却難以發覺席美姬的身上美。

他二人只在吊的蔴袋中湊和一番，幾曾剝光衣衫。

此刻，席美姬剝光衣衫拉起棉被一角半遮身，却已令來如風瞪直了眼。

來如風怔怔的不動顫，他直吸大氣，搓搓手又伸伸舌頭舐下唇。

席美姬已巧笑道：「來呀，我的良人吶，怎麼站着不動呀！」

來如風哈哈的道：「妳，妳太美了！」

席美姬笑道：「還以爲我太醜嚇着你了。」

來如風忽然低吼如虎，張臂撲倒在床上，便也壓抱住席美姬先就吃啃起來了。

席美姬發出咯咯笑，她被壓得好舒服！

有道是，男不怕打，女不怕壓，席美姬的一雙小拳頭擂在來如風的背上，擂得來如風更瘋狂了，便也更加的用力壓。

席美姬的一雙眸子幾已閉得看不到了，她更把她的酥胸挺貼在來如風的胸上磨蹭着。

「啊！」

席美姬發出一聲低呼「噢……」

她雖然呼叫，却更用力的去迎合。

來如風是個結過婚的人，他的女人早已病死，光棍再又這幾年，對於這種事他深知其中五味。

看吧，他的動作十分高級而又文雅……

「唔，來如風呀，你……好厲害……」

來如風道：「樹上對妳抱歉，此刻對妳補償！」

「你永遠……是……我的……人了！」

「至少我此刻同你在一起，對不對！」

「我不滿足短暫，我要永遠！」

「妳好貪心吶！」

「女人都貪心，只有男人花心！」

「我不是，席美人呀，妳以後會知道的！」

「我已經知道了，你兩次的表現就証明你是個君子。」

來如風哈哈低笑，下面稍停之後再一次的衝刺了。

就在好一陣猛攻之後，來如風忽然抱緊了席美姬哆嗦起來了。

席美姬也忍不住的一聲叫：「哦！」

兩個人立刻貼緊在一起不動了。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兩個人互相吻着起來了。

席美姬嬌羞不勝，她還半掩「門」吶！

來如風取過毛巾抛給席美姬，道：「妳令我此生難忘，我走運！」

「你走桃花運！」

來如風道：「人走桃花運會倒霉的！」

席美姬道：「那麼，你走的甚麼運？」

來如風笑道：「遇上妳我走運。」

席美姬笑笑！

她稍作整理，立刻又倒在被子裡了！

來如風道：「美姬呀，咱們被窩裡再細說！」

席美姬笑得格格响，來如風已摟住她睡在一起了。

＊　＊　＊

來如風在席美姬耳畔低聲，道：「美姬！」

席美姬道：「我在聽！」

「妳知道我去哪裡了？」

「你一定去找和本初去了。」

「不錯！」

「找到他了？」

「當然找到了，我看着和本初進入王府的！」

「你也跟進去了？」

「我上了房脊偷入王府的！」

「你發現甚麼了？」

「嘿……」

「你笑甚麼？」

來如風道：「妳再也猜不到我會發現甚麼。」

席美姬道：「你快說呀，來如風！」

她在下面不老實，一手摸着來如風的傢伙在撥弄！

奇怪，女人都愛撥弄男的東西。

來如風不爲所動，因爲他剛熱火過了頭。

來如風吻了席美姬一下，低聲道：「我發現七王端坐在中堂上。」

席美姬道：「我早也知道忽必顯沒死。」

來如風道：「不是這回事，而是忽必顯命戈幹取出一個小木盒。」

席美姬道：「甚麼？」

來如風道：「戈幹那傢伙自木盒中取出一隻斷手，那斷手正是和本初的！」

席美姬撐臂挺起上身，驚道：「眞的？」

來如風道：「他們在明處，我在暗處看得淸。」

席美姬道：「那斷手怎會到了王府，難道陵穴之中有別的人？」

「當然有，只是我們不知道。」

席美姬道：「這個忽必顯太可怕了！」

來如風道：「美姬呀，我還有下情吶！」

席美姬道：「甚麼下情？」

來如風道：「在他們一陣吼叱中，不知和本初對七王說了些甚麼，忽見七王取出個紙條交在和本初手中！」

席美姬驚道：「難道七王不把和本初殺了？」

來如風道：「我以爲和本初還有被利用的價值，他不會馬上死的！」

席美姬忽然又笑了。

「妳笑甚麼？」

席美姬道：「別去管七王與和本初了，你這兒！」

她用力的在下面握緊了來如風的東西，笑道：「起來了，它又有氣了！」

來如風吃吃一笑，一隻手已按在席美姬的乳峯上旋動着，他一邊旋一邊還以嘴去咬，於是……

於是，席美姬又把雙目閉上了，似乎再一次「美的風暴」又要展開了。

來如風愉快的與席美姬睡在床上，兩個人就像溶化在一起似的緊摟着。

「來如風呀！」

「嗯！」

「咱們永遠這樣子多好呀！」

「不好！」

「爲甚麼？」

「人不只是辦這種事，還有許多事情要去辦！」

「我們如果抛棄一切，找個只有我二人的地方隱居，天天這樣多美呀！」

「不美！」

席美姬把光赤的身一挺，道：「你是怎麼啦？膩了？不喜歡這樣呀！」

來如風再抱緊席美姬，道：「王八蛋不喜歡永遠這樣，懷抱美人那是世上多少男人夢想的事，我會膩？」

他吻了一下席美姬，笑道：「妳想想，花子幫上萬兄弟由妳統領着，而我，我也有上百人等我爲他們的吃喝去張羅，說句無奈的話，

咱們已身不由己了！」

席美姬道：「我們眞苦！」

「我們不苦！」

「你又來了！」

笑笑，來如風道：「一個人活在世上，盡做些有良心的事情，這個人便十分快樂！」

席美姬道：「你說的似乎有道理！」

美姬呀，世上不能只有一種快活，單只男歡女愛抱一起，這只是肉體上的快樂，如果咱們多幾樣快活，活着時候多做些善事，才眞的快樂，妳說是不是？」

席美姬道：「好像我說不過你，你說的總是有道理，如果以後咱們在一起，我大概只有聽你的了！」

「錯了！」

「怎麼又錯了？」

「我聽妳的！」

「你會聽我的？」

「當然，因爲我如果同妳在一起，那是我太愛妳了，我便會把生命也交在妳手上，想想，命都可以送妳，還有甚麼不聽妳的。」

席美姬吃的一笑，抱住來如風一陣狂吻。

兩個人擁在這內室中窮折騰，五更天不起來，兩個人睡得正香吶。

「拚鬥」了一夜，五更當然要休息。

只不過這一睡睡到過午才起來，而吳長老至少已來過七次了。

＊　＊　＊

席美姬慵懶的打着呵欠，來如風已披衣起床了。

就在這時候，大花二花已在門外侍候了。

「幫主，妳……們起來了嗎？」

「進來吧，快弄吃的，打洗臉水！」

「呀」的一聲門開了，只見二女已端着熱水送進來。

大花衝着來如風竊笑，二花也在做鬼臉，來如風只裝沒看見。

席美姬與來如風吃着東西沒說話，大花一邊已對席美姬道：「幫主，吳長老來過了。」

席美姬道：「留下甚麼話嗎？」

大花道：「他還會再來！」

席美姬道：「我們等他！」

來如風道：「我們？妳是說我也等他？」

席美姬道：「是呀，你怕甚麼？」

來如風道：「不好，不好！」

席美姬道：「爲甚麼不好？」

來如風道：「我曾在老爺嶺對面林子裡對吳長老的人說過，說過……男女受授不親，我沒有碰妳半下，如今我在妳這裡，若被他們瞧見，妳的名節……」

吃的一聲笑，席美姬道：「你住我這兒，你以爲他們不知道呀！」

怔怔的，來如風道：「難道他們知道？」

「不錯，若非這幾日與南邊來的人有緊急事，花子幫就要準備結婚大典了。」

一邊的二花笑道：「來爺便是咱們花子幫的金龜婿了吔，嘻……」

來如風笑了！

吳長老笑着走來了。

吳長老站在門口笑道：「幫主，來大俠，你們早哇！」

席美姬道：「吳叔，進來一齊吃。」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吳長老，我在這裡，你不覺得意外嗎？」

吳長老已坐下來，他笑了，道：「意外？」

來如風道：「是呀，我被招待得無微不至。」

吳長老道：「花子幫的女婿，我們當然刻意的安排，熱情的招待呀！」

來如風哈哈笑了。

「好嘛，來如風變成花子幫的女婿了，妙！」

吳長老道：「來大俠，你若當上咱們女婿，走遍天下餓不着肚子呀！」

來如風「呸呸呸」連三呸，道：「你叫我靠門邊伸手討飯呀，我不幹！」

吳長老吃着東西邊笑邊道：「誰叫你討飯了？」

他放下碗，又道：「你不用吃伸手飯，兄弟們早晚侍候你！」

來如風道：「吳長老，如果我來如風是個等伸手討的人，貴幫主怕是不會看中我了！」

他轉而看向席美姬，笑問：「妳說是不是？」

席美姬一笑，道：「別扯了，見面三句胡扯也夠了，吳叔，你有甚麼急事？」

吳長老這才正經八百的道：「幫主，王府與知府衙門有聯絡，好像調人馬往東行了。」

席美姬道：「調動多少人馬？」

吳長老道：「不起眼，分批移動，每一批只不過幾十人，好像已經四五批人馬出城了！」

席美姬道：「會不會又去老爺嶺呀！」

吳長老道：「韃子兵很詭秘，很難說的！」

席美姬向來如風道：「來如風，你以爲韃子們去甚麼地方？」

來如風道：「不知道。」

席美姬道：「你怎麼忽然間笨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蕭逸飛等殺退一批又一批敵人，累及皇甫雪父女受牽連，奸黨龔仙踪、謝曉東等人又來追殺，燒燬皇甫雪住宅，郭嘉梅、風火輪等好漢挺身幫助殺敵，蕭逸飛深感如此坐以待斃，即使擊退一伙又有新的再來，倒不如改變方針大家殺上京師，消滅魔頭魏忠賢一勞永逸，於是大家改裝易容上路，約在商丘城會合……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情有獨鍾意綿綿　一再廻避起波瀾

蕭逸飛也狠下心道：「假如那是個男的，自不會拒絕，但若是位好姑娘……」

「若是個好姑娘便如何？」

「好姑娘便要拒絕，因為我不能連累她，若不是好姑娘，我心裡輕鬆，反會考慮……」

皇甫一香又問：「你說我好不好？」

蕭逸飛剛說了一個你字，身形突然旋飛起來，同時叫道：「快閃開！」他人在半空，劍已在手，射進樹林！皇甫一香吃了一驚，但隨即也抽出長劍，尾隨其後衝進樹林。銀光自樹縫中瀉下來，對於練過武的人來說，林內光線與白天無異。

只見兩個人在搏鬥，蕭逸飛在前，一眼便看出是岳秦嶺和羅綉春！

羅綉春後肩一片鮮血，岳秦嶺揮刀邊道：「小弟是尾隨這廝來的，他正要偷襲兩位！」蕭逸飛和皇甫一香交了一下目光，臉上都漲上紅潮，尤其是皇甫一香，更是羞得連頭也幾乎埋在胸前！

蕭逸飛乾咳一聲：「岳兄，還有敵人否？」

話音一落，一道尖銳之破空聲響起，蕭逸飛立即撥開皇甫一香，舉劍一格。「噹！」一塊小石頭便震得蕭逸飛虎口欲裂！

他吃了一驚，抬頭望去，只見一道黑影急射而至！蕭逸飛道：「岳兄小心！」他人立即迎了上去，却原來來的竟是「搜魂手」古星劍！

蕭逸飛知其功力深厚，色厲內荏地道：「古老頭，你眞是寃魂不散哪！你來得正好，咱們正想找你！」

古星劍目光一瞥，見只有三個小輩，定下神來，他雖勝券在握，亦知不能拖延，否則待羅綉春死後，他想以一敵三，便無勝機！是故雙脚一頓，直迫蕭逸飛。「你們還未死，老夫又怎會罷手！」

蕭逸飛揮劍上前，但古星劍不比別人，每一掌都帶起强勁之罡風，迫使蕭逸飛亦須力注長劍，體力消耗極大，皇甫一香吸了一口氣，亦上前相助。「大哥，不必害怕，咱們一起對付他！」

蕭逸飛忙道：「皇甫姑娘，你快去通知前輩他們，先將這老匹夫殺掉，省得日後麻煩！」

古星劍左袖一圈，將皇甫一香罩住，獰笑道：「那有這般便宜的？今夜老夫便成全你們兩個，做一對同命鴛鴦！」

皇甫一香聽後，芳心不知為何反而泛起幾絲甜蜜，但聽在岳秦嶺耳中，却是妒火中燒，猛聽他大喝一聲，寶刀瘋狂進攻！

羅綉春武功本就遜他一籌，又受傷在前，岳秦嶺這一陣急攻，他那裡抵擋得住？逼得後退。擋了二十多招，見岳秦嶺刀法不時露出破綻，不憂反喜，當下抖擻精神應戰，嘴上故意說：「岳神捕，男女之情，半點也勉强不得，你何必為人家一句話而發這麼大的脾氣？何況同命鴛鴦，又不是出自伊人之口！」

岳秦嶺又羞又怒，恨不得一口將他吞下肚去，攻得更急了，耳畔却聞皇甫一香啐道：「姓羅的，你胡說八道，死後必落拔舌地獄！」

話音未落，羅綉春已發現岳秦嶺刀法中的一個破綻，他弩足了氣，單刀當作長劍使用，自空門處急刺過去！

這一刀凝聚了羅綉春全身氣力，速度之快，有如天外飛星！

岳秦嶺嚇得全身冷汗直冒，但長劍已在外，根本沒法迴擋，幸好他臨危不亂，電光石火之間，上身向後猛仰，「砰」地一聲，仰天摔倒地上！饒得如此，胸襟已湧出一片殷紅！

蕭逸飛眼觀六面，耳聽八方，左手一甩，一枝弩矢直奔岳秦嶺的後背。這一矢救了岳秦嶺一命，羅綉春回身擋開弩矢，岳秦嶺已乘機自地上跳了起來！

「岳兄傷得嚴重麼？」

岳秦嶺再受蕭逸飛一恩，心中大不高興，悶哼一聲，淡淡地道：「小弟一定能殺掉對方！」

這次他改變打法，出手較慢，但威力却有所增加，兩人身上都受了傷，互相扯平，岳秦嶺本來就技高一籌，依然佔優。

古星劍以一敵二，仍然綽綽有餘，不過他想取勝亦非易事，因為蕭逸飛暗器之厲害，他是親眼目睹，是故不敢不留幾分力。

雙方鬥得雖然激烈，但形勢仍是膠着。古星劍決定先把較弱的對手——皇甫一香解決掉，蕭逸飛則知道若要取勝，必須先殺了羅綉春，加入了岳秦嶺方有取勝之機。

雙方各動心機，蕭逸飛首先發動攻勢，手腕一揚，先來一記虛的，手臂一直，這才是眞的，袖管裡射出一枝弩矢。

由於距離短，弩矢去勢又急，古星劍手上沒有兵器，只好閃開一邊。蕭逸飛早把一切計算好，他一跳開，蕭逸飛立即半轉身子，左手將飛刀向羅綉春拋出。

古星劍一退即進，口裡喝道：「羅侄小心！」蕭逸飛手腕一抖，劍尖已將其封住。

蕭逸飛的那一記飛刀，雖讓羅綉春躲過，但岳秦嶺立即抓住機會，長劍斜削，又在其身上添了一劍，這一劍在腰上，羅綉春身形立即呆滯，更加不濟。他想脚底抹油，但岳秦嶺怎容得他溜？刀光緊緊將其裹住。

蕭逸飛得到甜頭，精神大振，左臂又飛出一枝弩矢來，這次古星劍十分聰明，却向皇甫一香身旁閃去，趁勢一掌擊出，把她迫退。

蕭逸飛見困不住古星劍，只得沉下氣來，等候良機，不過，挨不過兩盞茶工夫，背後已又傳來羅綉春一聲悶哼，原來他又吃了一劍。這劍令他落魄喪膽，忍不住叫道：「古前輩快助小侄一臂之力！」

古星劍冷哼一聲，道：「且挺一下！」他想衝過去，奈何蕭逸飛和皇甫一香心意相通，一對長劍緊緊封住其去路。

蕭逸飛左手仍握住一柄飛刀，威脅對方，每遇危險，飛刀便出手解圍，每次都奏效。

再過兩盞茶工夫，又聞羅綉春叫道：「前輩再不救我，您自己也無機會了……」話未說畢，又尖叫一聲，接着再無聲音。

俄頃，岳秦嶺揮刀自側攻上來，以三敵一，古星劍心頭一凜，登時改變了主意，雙脚一頓，拔身而起。

蕭逸飛右臂一抬，一枝弩矢奪袖而出，人亦同時躍起，凌空向古星劍刺去。

古星劍猛地折腰向斜前方射去，可是蕭逸飛也快，右袖第二枝弩矢同時射出，而左手之飛刀亦悄沒聲息，射向古星劍之後背。

古星劍凌空再度擰腰，右袖一拂，捲飛弩矢，但後肩已被飛刀射個正着，兩人亦同時墮下，岳秦嶺和皇甫一香雙雙搶前。

猛聽他長嘯一聲，脚尖一落地，再度彈起，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接着向外急馳。

蕭逸飛道：「前輩是一代高人，為何去乃匆匆，請恕失送之罪！」言畢大笑。皇甫一香要追上，却讓蕭逸飛拉住。

「為何不趁老匹夫受傷，痛打落水狗？」

「狗急跳牆，愚兄暗器已用罄，若要追他實無必勝之把握。」

岳秦嶺乾咳一聲道：「咱們也回去吧，免得皇甫師叔牽掛！」當下三人亦穿林而出。

＊　＊　＊

岳秦嶺所料甚準，皇甫雪果然十分惦念女兒之安全，幸好他們終於無損一根頭髮地回去了。「你們三個去了何處，眞是豈有此理！」

岳秦嶺淡淡地道：「師叔，你還是問令嫒吧，反正在下已盡了力。」郭嘉梅忙替他包紮傷口。

皇甫一香這才將受羅綉春偷襲之經過說了一遍，當然隱瞞了與蕭逸飛去郊外談情說愛之事實。幸好那些老一輩的都有點明白，也沒多

問，只風火輪問道：「除了古星劍之外，是否還看見其他魔頭？」

岳秦嶺道：「這倒沒有，看來，他們應該是尾隨着咱們，今後咱們行動可得小心。」

夏雷道：「千里迢迢，如何小心？敵人在暗，咱們在明，倒是件痲煩事。」

蕭逸飛道：「這也不是太困難的事，咱們索性引他們現身，然後反跟踪，甚至在背後下手，先殺掉他們再上京師。」

皇甫雪深感興趣地看着他，道：「此事便由你及岳侄兩人佈置，夜深了，先休息吧！」

蕭逸飛忙道：「今夜便由晚輩跟岳兄值夜，以防對方今夜便來下手！」

當下衆人都各自回房，蕭逸飛先回房裡，裝上弩矢，又携上暗器，然後與岳秦嶺商量好，他到屋頂去埋伏，岳秦嶺則去客棧內巡邏。

一直至天亮，一夜平安，兩人在有人接班後，方回房歇息。

蕭逸飛出客棧買了一些應用之物，自己動手製造暗器，這樣過了十天，才把一切應用之物造好。於是要三位老前輩及皇甫一香到城內各處遊覽引人注意，其他三人則在暗中跟踪。

第一天沒有動靜，第二天有人「跟踪」，却是空歡喜一場，第三天更無動靜。於是重新佈署，因爲再到處遊玩，再蠢的人也知道這是個陷阱。

他們決定第三天便開始上路，第一站是鄭州，依然分批前進，岳秦嶺和蕭逸飛兩人在暗，其他人或乘馬車或騎馬前進。郭嘉梅箭法不錯，讓他乘馬車，車廂內放了許多弓箭暗器、硫磺火把之類的東西。

爲此第二天，他們又緊張地佈置起來，岳秦嶺和蕭逸飛又易了容，在晚飯之後，由後牆溜掉，投進附近的另一家客棧。

自從那一役之後，兩人單獨相處都覺得有點尷尬，不過還是由蕭逸飛打破僵局，道：「岳兄，小弟有幾句衷心之言相勸。」

「蕭兄有話但說無妨。」

「日後有機會，請多跟皇甫姑娘接觸。」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與皇甫姑娘門當戶對，郎才女貌，本應天造地設……小弟這是衷心之言，衷心希望你們能結成秦晉！」

岳秦嶺哈哈笑道：「蕭兄你不是跟小弟開玩笑吧？你跟她經常出雙入對，好事將近，還跟我說這種話，不怕傷了伊人之心？」

蕭逸飛長長一嘆道：「如果小弟之身份是岳兄，那當然是件美事！但小弟是位殺手，我不配她……」

岳秦嶺道：「她肯與你在林外賞月，不會嫌棄你，蕭兄又何必多疑！」

「不是小弟多疑，而且她若跟了小弟後，必無好日子過，跟岳兄便不一樣了！岳兄在官府中，在江湖上都有好聲譽，她若嫁給你，最低限度不必像小弟那樣，偷偷摸摸做人！」

岳秦嶺道：「小弟如今與你有何分別？」

「岳兄放心，依小弟之見，魏忠賢不可能長久！試問邪勝正只是一時，誰能讓他久勝？不日岳兄必定復原職，說不定殺了那奸臣之後，還能晋陞一級！何況我知道你其實非常愛皇甫姑娘！」

「難道你不愛？蕭兄是同情小弟還是故意相讓？」

蕭逸飛又嘆了一口氣：「岳兄如此便曲解小弟之意了，小弟再次聲明，今夜所說全是衷心之言，正因爲小弟喜歡皇甫姑娘，才不希望她跟我受苦！」

岳秦嶺聽他這番誠懇之言，內心甚是感激，正想開腔，突然蕭逸飛拾起兵器，推開窗子跳了出去，岳秦嶺略爲一怔，也忙躍出去。

* * *

蕭逸飛以爲對方會在半路下手，却料不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竟然調動了官兵，半夜圍了客棧！

蕭逸飛聞聲而至，他跟岳秦嶺伏在附近屋頂監視，放眼望去，只有官兵和守備，却不見龔仙踪等人之踪影，他不由暗叫一聲：「好狡猾的老狐狸！」

岳秦嶺伏在其身旁，低聲道：「咱們要否過去了？」

「岳兄，這是老狐狸們的奸計，他們利用官兵來迫咱們匆促上路，然後再在半路伏擊！」蕭逸飛沉吟了一下，又道：「龔仙踪一定料定咱們不是西進便是北行，一定在那裡設計……」

岳秦嶺快口道：「那咱們便故意先南下，再作道理，如何？」

「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小弟在此監視，請岳兄進客棧聯絡他們！叫郭嘉梅駕馬車，在車廂放火，迫走官兵，一出北門再往南行。」

岳秦嶺問道：「爲何還要出北門？」

「若小弟沒有猜錯，此時只有北門開着，其他三門必定都有重兵把守！」

岳秦嶺聽後，暗暗佩服，論應變，論機警及經驗，蕭逸飛確在自己之上，當下他在屋頂上跳躍，避開官兵，最後一躍上了客棧屋頂，他知下面之皇甫雪等人必有所覺，

是以忙道：「前輩，晚輩是岳秦嶺！」

只聽風火輪道：「岳侄快進來！」岳秦嶺一個倒掛金鈎，掀開窗子，一躍而進。

皇甫一香脫口問道：「師兄，蕭大哥呢？」

岳秦嶺一陣神傷，冷冷地道：「他守在外面，咱們快走！小郭，你把馬車套上，其他人都騎馬，然後點燃車廂裡的硫磺，衝出客棧，往北門前進！」

皇甫雪問道：「岳侄有否發現强敵？」

「龔仙踪那干老匹夫一個不見，是故蕭兄方去屋頂上監視！事不宜遲，咱們快走吧！」

皇甫雪眉頭一皺，喃喃地道：「老魔頭不出現？哦，難道他們躲在半路上伏擊？」

「不錯！小侄與蕭逸飛都有同感，並料是他們必開了北城門，迫咱們往北走，是故一出北門，咱們便向南行，避開對方之陷阱！」

夏雷嘉許地拍拍其肩膊：「眞是英雄出少年，老友有徒如此，咱們這批老傢伙都可安慰了！走吧，就依你之建議行動！」

皇甫一香道：「師兄，你還是跟蕭大哥一道吧，萬一强敵在背後，他一個人應付不了！」

風火輪亦說道：「不錯，你先上屋頂伏着，待咱們衝出去之後再行動！」岳秦嶺本想蕭逸飛不在，這是個良機，可以向伊人大獻殷勤，誰知伊人反而「趕」他走，他心灰意冷，拱拱手便由窗口飛躍上屋頂。

郭嘉梅道：「岳神捕好像有點沒精打采哩，不知是何原因？」

皇甫雪道：「生死關頭少囉嗦，快去準備！」當下衆人抄起兵器衣服，便悄悄下樓，官兵在牆外吶喊辱罵，衆人解了馬，上了鞍，然後打開大門，郭嘉梅點亮火摺子，往車廂內一丟，首先揮鞭衝出去。

風火輪雙腿挾馬腹，尾隨而出，中間是皇甫父女，由夏雷押後，只聽官兵們喊道：「活捉反賊皇甫雪、夏雷、風火輪！」

車廂內全是易燃物，是以火勢一發不可收拾，馬匹一見火光，心生害怕，去勢極快，嚇得官兵們紛紛分開，而那些官兵都只是裝腔作勢。

想不到不殺一人，便直衝至北城門，只見城門處只有幾個老弱殘兵，一見他們來了便四處逃跑。

衆人出了北城門，方舒了一口氣，郭嘉梅棄了車廂，卸轅上鞍，自己騎一匹，留四匹馬作替換，夏雷道：「岳侄和那姓蕭的所料沒錯，咱們折向南行吧！」

皇甫雪頷首道：「一代新人換舊人，咱們不退出江湖也不行了！」話音剛落，背後傳來了一道巨响，原來城門已關上，城頭上火把光如白晝，官兵在箭垜後面，張弓搭箭，衆人不敢躭擱，忙折向南行。

却聽皇甫一香脫口叫道：「不好，蕭大哥和師兄被困在城內了！」

皇甫雪道：「不必擔心，他倆自有辦法出城，咱們先折向南方，快！」

可是剛走了半里許，但聞一陣陣嘶嘶聲音，風火輪長鞭揮舞，叫道：「小心，有人射箭！」

接着又聞一陣之叫喊：「活捉皇甫雪、夏雷、風火輪三反賊！」

衆人只好改向東行，不料走了里餘，又出現一批官兵圍堵，風火輪叫道：「不好，人家是迫咱們往北走哩！」

郭嘉梅問道：「皇甫前輩，如今咱們怎辦？硬闖過去吧？」

「硬闖過去？」皇甫雪喃喃地道：「殺官兵之罪名，今生便洗不掉了！他是料定咱們不敢硬闖過去，你們相信不？這次他們絕不會像在城內那樣：裝模作樣！」

郭嘉梅道：「不由此硬闖，便得向北走，這不是明知前面有陷阱，咱們還跳下去？」

皇甫雪忽然作出決定，道：「不必急，他們不會衝過來的，咱們慢慢向西走。」當下又撥轉馬首向西行，過了北城門不遠，便見官兵們一字擺開，阻擋他們南下。

皇甫雪首先下馬，道：「大家歇歇，都下馬吧，讓馬兒透透氣！」言畢又低聲道：「蕭逸飛和岳秦嶺若是出了城，一定會在南面等咱們，若等不到咱們，一定會找過來，是以咱們在此等他們！」

風火輪道：「不錯，讓他們空緊張一場！好極了，大家坐下來歇歇，今夜可以好好睡一覺，有官兵保護哩！」

* * *

皇甫雪他們衝出客棧之後，仍不見有高手尾隨跟踪，蕭逸飛便飛上客棧屋頂，道：「岳兄，咱們走吧！」

走了幾步，岳秦嶺訝然問道：「怎地不是往北走？」

「岳兄，皇甫前輩他們走後，城門還不關閉？不但關閉，而且必然屯了重兵，是以咱們應該往南行，想辦法出城，再去找他們！」

「有理！」岳秦嶺忽然覺得自己智力實在不如他，他自慚形穢，故意走在前面帶路，兩人很快便到了南城門，但見城門緊閉，城牆高逾三丈半，要想躍上去，武林中無幾人有此能力。

岳秦嶺道：「蕭兄來，你利用我的肩膊躍上去，應該可以成功！你看城牆上沒有幾個官兵！」

幾乎與此同時，蕭逸飛亦道：「岳兄，你先上，小弟助你一臂之力！」他沉腰紮馬，雙臂垂下，雙掌交差扣在一起。

兩人相視一笑，心中那片嫉妒似乎消掉了不少。「岳兄，你先上去打頭陣，小弟自有辦法上去，快，官兵快巡過來，岳兄，皇甫姑娘需要你照顧！」

「不，她需要你照顧！」

「別說廢話了，小弟今生無此福份，她便由你照顧吧！」蕭逸飛道：「岳兄，小弟求你了！」

岳秦嶺道：「蕭兄，皇甫姑娘選擇誰由她決定，不管誰得到她，咱們都還是朋友！」

蕭逸飛跳了起來，高聲叫好：「岳兄這句話，眞是英雄胸襟，教小弟擊節讚嘆不已！你這個朋友，小弟是交定了！」他竟然跑過去，緊緊與岳秦嶺擁抱。

上面忽然傳來一聲怒喝：「下面甚麼雜種在鬼嚎，再不滾，大爺便用箭送你上西天！」

岳秦嶺連忙把蕭逸飛拉到暗處，他見官兵遠去，方道：「蕭兄，今夜小弟先上去，絕非想趁虛而入，小弟一心只爲公！」

「小弟那有不信之理！」

當下兩人又到了城牆下，蕭逸飛道：「若小弟無法出城，便等到天亮再出去，你們往南走，小弟一定會追上去！」

岳秦嶺道：「不，事情可能會出現變化，還是以暗記爲號，你是劍，小弟是刀！以兵器刻圖於大樹幹上！」

「好，一言爲定，上去！」

岳秦嶺急奔兩步，右脚踏在蕭逸飛雙掌之上，蕭逸飛雙臂用力向上一提，岳秦嶺便如炮彈一般，向上射去！由於有蕭逸飛之助，他很輕易便落在城頭上。

蕭逸飛根本沒有辦法可想，是故慢慢後退，只恨忘記準備繩索！

岳秦嶺落在城頭上，到了另一端便振衣躍了下去！待牆上官兵發現，他已奔出丈餘，官兵搭箭拉弓，已困不住他了。

岳秦嶺奔了一陣，不見皇甫雪他們，心頭詫異，忖道：「莫非他們碰到麻煩？」心念一閃，他立即轉身，往北馳去。

他一口氣跑到靠近北城門，這才發現前面黑壓壓地站着一大片人馬，他吃了一驚，忙蹲下身偷窺。

幸好官兵點了不少火把，是以遠遠瞻望，見遠處席地而坐着五個人，還有六匹馬，依稀便是皇甫雪他們，他不由暗暗心焦，折騰了半夜，還是落在人家彀中！心中又擔心蕭逸飛不知就裡，一直往南行，待想南下晝暗號，又怕這邊形勢一變，便來不及救援。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忽見官兵們開始行動了，人人拉弓搭箭，慢慢向前走，皇甫雪等人再也躭不住，都長身上鞍，但不見慌亂。

猛見皇甫一香向東一指，緊接着五個人便緩緩向北行進，官兵也不追趕，只保持速度向城門走過去。

岳秦嶺就算能衝過去，要殺多少官兵？就算他殺過去，又是否能改變形勢？他眼巴巴地望着前面那黑壓壓一片，渾身氣力不知去了何處。

皇甫雪等人緩緩向前走。「不必怕，他們不會動手！」

走了一陣，郭嘉梅忽然問道：「他們人雖多，但終有個盡頭，難道龔仙踪他們就埋伏在前頭？」

這句話提醒了他們，風火輪道：「三哥，咱們拍馬急馳，將他們甩掉之後，再轉向南行，如何？」

衆人均覺得有理，當下拍馬急馳。再回頭，只見官兵們吶喊一聲，洒開大步，自後急追上來。

風火輪一揮長鞭，冷哼道：「老夫便不信兩條腿，能跑得比四條腿還快！」他雙腿一挾馬腹，馬兒四蹄盡展，風馳電掣地向前竄去。

那些官兵果然追得十分吃力，皇甫雪見已將他們甩開八九丈遠，便道：「風弟，往西馳！」風火輪一撥馬首，改向西移去，馬兒走勢不停，終於將官兵甩開，於是又改向南馳。

就在此刻，在前面的風火輪之坐騎，突然似馬失前蹄般，馬身向下陷去。

風火輪長鞭往地上盡力一抽，並借那一鞭之力，騰空而起，人在半空這才看清楚，馬兒是摔落在一個大坑裡。

岳秦嶺哈哈笑道：「蕭兄你不是跟小弟開玩笑吧？你跟她經常出雙入對，好事將近，還跟我說這種話，不怕傷了伊人之心？」

蕭逸飛長長一嘆道：「如果小弟之身份是岳兄，那當然下面全是尺餘長之竹尖，那馬兒悲嘶着、掙扎着，眼看不能活了，風火輪暴喝一聲，再一鞭抽在馬首上，結果其性命，他人才落地，叫一聲好險！

夏雷縱眼一望附近地形，北面有樹，南面有山坡，極利於埋伏，他忙道：「快馳，但必須小心地上！」

風火輪叫道：「且慢，讓老夫來開道！」他躍上空馬，在前不斷揮鞭，抽在前面路上，這法子果然有效，被他破掉兩個陷阱！

夏雷道：「他們一定會沉不住氣，老三，不如咱們留在此處靜

候？」

皇甫雪抬頭一望，天已濛濛亮，乃道：「再往前進，不必擔心，步步爲營就是！你就算坐在這裡，能坐多久？不用吃不用睡啦？老夏，你歇一會兒，一香，你代風叔叔用鞭探路！」

當下衆人小心翼翼地前進，眞的是一步一驚心，皇甫雪闖盪了這許多年，從沒試過這般窩囊的。不過多年之職業訓練，使他養成越危險越沉得住氣的性格：「這樣走一天也要走！」

可是他們花了半個時辰，只走了半里路，皇甫雪便改變主意，道：「左轉，向南走！」

雖然向南走，但羣雄仍然步步爲營，忽然郭嘉梅叫道：「老前輩，你看！」

皇甫雪抬頭望去，果見龔仙踪等人站在遠處。皇甫雪道：「不可大意，慢慢走過去！小郭，你替小女開路！」郭嘉梅立即接過長鞭，在前開路。

夏雷道：「姓龔的，你花了不少心血，可惜咱們還活得好好的！」

龔仙踪打了個哈哈，「能看到你們走路跟狗一樣，乃龔某等畢生之幸，哈哈！」

「多了幾個新朋友，爲何不介紹一下？」

龔仙踪這次帶了三名高手：「七殺刀」歐陽創基，「粉面郎君」白青、「毒手」唐城，再加上龔仙踪、古星劍、白冰、袁白雲，一共七人。

龔仙踪目光一及，問道：「那姓蕭的及姓岳的兩個小子呢？」

皇甫雪冷冷地道：「好教你們知道，他倆躲起來，隨時會偷襲你們！」

龔仙踪大笑：「就算他倆出來，也救不了你們！兄弟們，今天請大家殺個痛快！」。他這一次找上風火輪，「七殺刀」歐陽創基則找上夏雷。「毒手」唐城存心立威，自動找上皇甫雪，白冰則找了皇甫一香，袁白雲跟郭嘉梅是舊對手，袁白雲欲報一箭之仇，更不會放過他。

對方尚有古星劍及白青兩人空閒着，龔仙踪算得很準，以七對七，他們是勝券在握，沒想到如今這邊只有五個人，那就等於煮熟的鴨子飛不上天了。

雙方一交手，便全力施爲，其中尤以皇甫一香之形勢最爲險惡，其次則是郭嘉梅。皇甫雪雖然大佔上風，但「毒手」是四川唐門之叛徒，一手淬毒暗器十分厲害，他心存顧忌，未敢痛下殺手；其他的風火輪與夏雷則與對手一時難分勝負。

與此同時，岳秦嶺亦趕到了，他看了形勢，心頭大急，尤其是皇甫一香之形勢，更令其擔心，正想不顧一切躍出去助他。忽見斜對面樹上飛下一條灰影來，雙脚凌空虛踏，再一個沒頭觔斗翻下來，正好落在皇甫一香身旁：「姪女再退下，讓愚叔跟這婆娘鬥一鬥！」

皇甫一香見是郎四，喜道：「郎四叔謝謝您！」可是她只喘了幾口氣，那「粉面郎君」白青好色，見她天仙化人，那裡按捺得住？急奔過去，皇甫一香只好抖擻精神，再與對方周旋。

岳秦嶺稍爲鬆了一口氣，計算一下，即使自己下場，若讓古星劍纏住，則表面上誰也不佔誰便宜，但皇甫一香之圍依然沒解。

當下他匍匐前進，慢慢接近戰場，然後看得眞切，猛地跳了出來，撲向白青。他寶刀一招緊過一招，只殺得白青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擊之功。

古星劍在遠處見到，立即向皇甫一香奔去。岳秦嶺急道：「皇甫姑娘快過來！」言畢左手一甩，一柄飛刀急射而出！

他做夢也沒想到，這柄飛刀居然結結實實地插進白青之胸膛！原來白青料不到，他暗器驟然而出，長劍去格，已慢了半分。

岳秦嶺一招得手，得理不饒人，飛起一腿便將其踢飛，然後與皇甫一香合鬥古星劍，直到此時，他一顆心才鬆了開來，而他其實高興得太早，蓋以二人鬥一個古星劍，並沒有佔到便宜。

郭嘉梅有個長處，他暗器功力十分了得，是以一到危險便發射暗器，可惜袁白雲有了上次之經驗，要想得手，豈有這般容易？

他連發數柄飛刀皆落空，左手再伸進懷裡，再也掏不出來。袁白雲哈哈笑道：「臭小子，你還有甚麼壓箱的本領？」

話未說畢，郭嘉梅左手突然掏出一個圓鐵管，機簧聲一响，一蓬梅花針迎面射去，袁白雲不敢大意，長槍急舞，可是這個小機關是蕭逸飛花了十天時間才製造了四枝，不比一般噴筒！

梅花針剛過，又射出兩枝小型的梭形鏢來，袁白雲長槍只爲應付梅花針，待鏢臨身，方忙不迭沉槍，「叮、卜！」兩聲，一鏢被擋開，一鏢射進其胸膛。

郭嘉梅單刀急攻。「老子壓箱本領太多，你還要看些甚麼？」那梭形鏢有血槽、鮮血不斷流出來，袁白雲沒法空出手來拔鏢，心頭又驚又怒，只覺體力迅速消失。

戰事呈膠着，但皇甫雪却希望畢其功於一役，否則讓他們溜掉之後，後患無窮，只盼蕭逸飛盡速趕

來。

天已亮了，城門已開了，蕭逸飛快到了吧？

＊　＊　＊

其實蕭逸飛天未亮便已出城了。

他退在一旁，苦思無計出城，心頭十分焦慮，忽然腦海裡靈光一閃，他掏出一對飛刀來，雙手各執一枝，急衝至城牆下，然後騰身躍起。

待力將盡時，他雙手齊出，刀尖刺在青石板上，又摔落地上。

連試三次都失敗，第四次其中一柄飛刀刀尖，終於刺在石縫中，他手腕用力，立即吸氣翻身，借力翻過牆頭，落在城牆通道上。

幸好上面官兵在遠處，待他們追來時，蕭逸飛已躍向城外，發足狂奔，背後弓弦聲响，但長箭均射不到他。

蕭逸飛辨別一下方向，此時正是黎明前之黑暗，去何處找尋岳秦嶺之暗記？他立即轉身向南急馳。

他一口氣奔馳了十多里路，天已濛濛亮，但放眼望去，前路不見一個人，心頭詫異，再躍上一棵大樹瞻望，荒野寂寂，那裡有人影？

蕭逸飛當機立斷，又轉身往來路馳去，這次心情更急，若皇甫雪沒法南下，那必然是遇到强敵了，是故他拚盡全力飛馳。

不一會已越過南城門，仍無人影，便繞城而奔。終於到了北城外，但見處處均是脚印，人馬雜沓之痕跡，幸好他冷靜，循馬蹄印跟踪。

一路上見到幾個陷阱，不見有人，便知有驚無險，有踪跡，速度登時快了，不久便到了現場，他躲在樹後觀察一下，見雙方一時難有勝負，便先運功調息，恢復體力。

散功之後，蕭逸飛縱覽戰場形勢，決定先在暗中解決一兩個敵人，再正式現身，郭嘉梅取勝是彈指間的事，郎四與白冰功力匹敵，皇甫雪與唐城之戰，顯然是慑於對方之暗器，因此不敢全力施展。「七殺刀」歐陽創基已落在下風，但風火輪却非龔仙踪之敵，古星劍要想勝皇甫一香及岳秦嶺却不容易。

蕭逸飛想了一下，決定先挑軟的吃，他換了幾個方位，看看接近白冰，於是伏在地上慢慢前進，待剩下二三丈距離時，驀地躍起，長劍急刺白冰後背。

這一記他志在必勝，長劍擊得空氣嘶嘶亂响，白冰聽見聲音，大吃一驚，猛地擰腰錯步。蕭逸飛雙脚一頓，身子斜飛，以免碰上郎四的單刀，同時脫手飛出兩柄飛刀。

可憐白冰又不是八臂哪吒，閃得飛刀，郎四的單刀已劈至，一顆頭顱滾落地上，脖子斷口，鮮血像噴泉一般，蕭逸飛連忙閃開，道：「郎前輩請去助風前輩。」他則撲向唐城。

唐城左臂一抬，一陣陣「嗤嗤」聲响，七根鋼針像一朵巨大的花兒般飛向蕭逸飛。

蕭逸飛還以顏色，弩矢挾風射去，也不揮劍，橫步閃開。「皇甫前輩請小心暗器。」他脫手射出三枝梭形小鏢。

唐城叫道：「好，天下竟然還有人敢跟老子鬥暗器，老子便跟你好好玩一玩，喂！皇甫老兒，你且歇一歇吧！」

皇甫雪知道單論暗器，蕭逸飛非其敵手，是故道：「老夫不累，你是大名鼎鼎的暗器高手，一個人對付咱們兩個綽綽有餘，何須害怕？」

「放屁！唐城，你居然有臉說這種話！」

皇甫雪不理他，與蕭逸飛一前一後，將他緊緊挾住，與此同時，猛聽袁白雲大叫一聲：「老子好恨！」皇甫雪扭頭瞥了一眼，只見袁白雲滿胸膛都是血，他的長槍却插在郭嘉梅肩上，透肩而出。

只聽蕭逸飛問道：「小郭，你挺住！」

郭嘉梅慢慢把槍抽了出來，道：「沒事，只擦傷一些表皮，否則袁白雲怎會恨！」他喘息一陣，慢慢向歐陽創基背後走過去。

至此，大局基本已定，龔仙踪以為多了三位生力軍能夠取勝，但結果還是要落敗，氣得他咬牙切齒。「你們號稱正義，却以暗器取勝，簡直不知羞恥。」

郎四哈哈笑道：「那都是向你們這些走狗學的，學得一身武功，不為百姓做點好事，却在討好奸臣，難道你們有廉耻？用暗器殺無耻之徒，正是天公地義，理所當然！」

歐陽創基武功本已略遜夏雷半籌，郭嘉梅雖然是强弩之末，但他擅使暗器，擾亂敵心，夏雷寶刀立即在其肩上砍了一刀，郭嘉梅立即在背後補了一把鋼針，然後再轉去龔仙踪背後道：「不能讓這老兒逃脫。」

龔仙踪怒不可遏，雙掌連揮，掌聲呼呼，把地上之沙石都吹了起來，心想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一心想溜，猛發兩掌，把風火輪等三人逼開，雙脚一頓，凌空而起。

風火輪早料到他有此一着，長鞭悄沒聲息地捲飛起來，抽向其腰。與此同時，郭嘉梅第二枝噴筒再次按動，一蓬梅花針，夾着兩枝梭形鏢急勁射出。

龔仙踪衣袍因注滿眞力，根本不把梅花針放在眼內，忽聞「啪」地

一响，小腹中了一鞭，皮肉雖無受傷，但氣稍洩之下，梅花針射不進衣袍，但那兩枝梭形鏢却射了進去。

猛聽他大叫一聲，飛落地上，立即向郭嘉梅撲去，郭嘉梅見他似瘋了般，大吃一驚，轉身而逃。

風火輪和郎四雙雙自側撲上攔截，龔仙踪受傷之後，困獸猶鬥，攻勢異常猛烈，三個人反而被打得團團轉，幸好夏雷已經解決了歐陽創基，也加入戰圈，這才將其氣燄壓下去。

那邊廂的古星劍見狀不妙，也想脚底抹油，一見龔仙踪躍起，他立即發出兩掌，其一是實，擊向岳秦嶺，將其擊退兩步，另一是虛，輕輕一撥，將皇甫一香之長劍震歪，刺向岳秦嶺，然後抽身急退，連門面話也不丟下一句，便逃之夭夭。

皇甫一香心懸老父及蕭逸飛之安危，轉身便向那邊跑去，岳秦嶺略一猶疑也跟着跑過去。

蕭逸飛道：「兩位站在遠處，不要走近，此人暗器功夫十分厲害。」

話未說畢，唐城已洒了一把淬毒鋼針，接着揉身撲過去。蕭逸飛連抛兩柄飛刀，長劍舞得風雨不透，把鋼針撥落。不料唐城連珠彈發，左手向後一甩，洒了一把毒沙，把皇甫雪迫得遠遠退開。

猛聽唐城叫道：「着也！」蕭逸飛左肩中了一根鋼針，他反應極快，長劍脫手向唐城迫去，他在這一招上花了不少工夫，使來十分順暢。

唐城正想再發鋼針，長劍已至，他來不及閃避，上身向後一仰，正在慶幸堪堪閃過，猛覺小腹下身一麻，接着丹田一陣疼痛，眞氣一洩，登時「砰」地一聲，仰天摔倒，原來蕭逸飛最後掣出噴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皇甫一香見他臉上泛青，大驚失色，問道：「大哥，你覺得怎樣？」

蕭逸飛道：「我中了毒針，這隻噴筒給你去對付龔仙踪。」

皇甫一香並不接，一陣風般奔向唐城，唐城早為其父所制服，正在其懷內掏解藥。可是他懷內有十多種解毒藥丸，不知那一種才是對症下藥。最後他與唐城達成協議，他給蕭逸飛解藥，皇甫雪放他一條生路。

皇甫一香取了解藥立即去餵蕭逸飛服食，據唐城謂那毒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拔清，在此期間，最好不要妄動眞力。

龔仙踪再英雄，久戰之下，亦無法敵得過四個人，何况岳秦嶺其後又加入戰圈，他嘶聲叫道：「皇甫老兒，你到底想怎樣？」

皇甫雪道：「你自殺吧！今日你已沒有半點機會。」

「好，老夫成全你，但你要替我收屍！」

羣雄躲在小鎮裡，讓蕭逸飛養傷。他每天把毒素挑出，四十九天之後，才恢復正常。皇甫雪方放唐城離開。

唐城雖然早已傷癒，但他丹田中彈，破了氣勁，跟常人幾已一樣，要把內功恢復，非得花五七年工夫不可，因此斷定他短期內也不敢作惡。

這四十九天，皇甫一香一直服侍着蕭逸飛，使得蕭逸飛內心更加痛苦。他不斷為岳秦嶺製造機會，但看來皇甫一香只將他當作哥哥。

身子好了之後，皇甫雪問蕭逸飛是否繼續進行其計劃？蕭逸飛執意要殺死魏忠賢，而皇甫雪等老人亦堅決要與他一道，於是眾豪收拾行裝北上。

時已冬天，北風凜烈，但吹不冷羣雄之熱情。而在他們窩在小鎮裡養傷時，朝廷已發生了很大之變化，只是他們不知道罷了。

這天到了許昌，眾人見天色已晚，便找了家大酒樓好好吃一頓，不料高朋滿座，便站在一旁等候，無意中聽到食客在議論，首先說話的是位胖子，似是商人，他嗓門頗大，因此才吸引了羣豪。

「先帝已薨，換了新帝，新帝便是信王，如今已改年號為崇禎啦！聽說，客氏已被趕出宮了！」

客氏是先帝熹宗之乳母，據傳熹宗與客氏有曖昧，被封為「奉聖夫人」，而客氏又與魏忠賢「相好」，兩人互相勾結，百般討好熹宗，是以被倚為心腹，把持朝政。

客氏若被趕出宮，便意味着魏忠賢在新帝面前將失寵，皇甫雪等人一聽，均是精神一振，忍不住向那商賈抱拳問道：「請問先生，此事是否屬實？」

商賈道：「某剛從京師回來，此事早已傳遍京師，豈有不實之理！」

皇甫雪早已知道換了皇帝，但客氏被攆，還是頭一遭聽到，於是又問魏忠賢之動靜，那商賈撇撇嘴道：「連『奉聖夫人』都保不住，你說他還能橫行多久？」

其友忙道：「駱兄輕聲！」

飯後，皇甫雪等人回客棧商議，決定立即北上京師，時已十一月初，新帝臨朝已三個月，估計朝廷有一番新氣象，便趁機毁了魏忠賢，料皇上不會見怪。

次日一早，羣豪策馬北上，不一日到了阜城，離京師已不遠，突覺城內氣氛緊張，官兵來回巡邏。

夏雷拉住一名官兵詢問，那官

兵反問其身份。夏雷出示身份，官兵立即低聲道：「魏忠賢及其乾兒子被貶鳳陽，今夜住在驛館內，要咱們在外面保護他！」

夏雷大喜，回去報告：「三哥，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三哥，你拿個主意！」

皇甫雪抬頭看看天色，道：「先歇下，半夜再進去看看！」

一行人住進客棧，人人均精神興奮，飽餐一番之後，換了夜行衣，分批出客棧。到了那驛館外，只見官兵沒精打采，在館外聊天，衆人暗道：「天助我也！」

皇甫雪和夏雷首先翻牆進去，只聽裡面寂靜如死，心頭詫異，乃小心翼翼潛進內室。

一間靜室門窗映出兩道長長之人影，皇甫雪及夏雷心頭一跳，上前推開一縫，只見樑上懸着兩條肥壯之漢子，一看服式即知其一是魏忠賢，另一料是其乾兒子李朝欽。

原來他倆傍晚接到從京師之密報，因他倆離京，大臣們紛紛彈劾他罪行，是故皇上又傳諭旨，派錦衣衞去追趕他！

魏忠賢想起當年殺死不少忠良及無辜，如今輪到自己嘗此滋味，料回京之後，必無好下場，又驚又畏，是以解帶上吊，結束狗命！

皇甫雪低聲道：「快退，此處必還有其爪牙，無謂惹來痲煩！」

當下立即躍了出去，招手喚來蕭逸飛等人，重返客棧，然後將情況說出。

風火輪及蕭逸飛異口同聲地道：「眞是便宜了那狗閹官！」

皇甫一香問道：「爹，如今咱們如何定行止了？」

皇甫雪道：「你岳師兄之事得回京師做點調停的手段方可復職！」

皇甫一香問道：「岳師兄，你還想當捕頭？」

岳秦嶺道：「此乃愚兄自小所立之志，也自信在六扇門內，不會辱沒師門！」

皇甫一香轉頭問蕭逸飛道：「大哥，你呢？」

「愚兄也想去京師逛逛，以後的事再慢慢決定未晚！」

風火輪大喜。「都去吧，咱們也有好些年未去京師了，順道到各處逛逛也好！嘿嘿，錯過此番，也許今生已無機會再來了！」

次日，衆人下床盥洗完畢，相繼出房吃早餐，却找不到蕭逸飛，只在床上找到他一柄長劍。

皇甫一香急了起來：「蕭大哥去了那裡？」

皇甫雪有點明白，道：「別急，先吃飯，午飯之前若不回來，便是他不辭而別了！」

皇甫一香嗒然若失，側身道：「爹，你們先去，女兒隨後才來！」她打發他們，在床上床底搜索，却不見有片言隻語留下。

她呆呆地坐在床上，默默地流淚：「難道他不知道我不會因他曾當過殺手，而看不上他！」她咬咬牙回房寫了封信，然後再把自己之長劍，放在蕭逸飛長劍之旁，最後推窗躍了出去。

她微微辨別了一下方向，毅然向南走去……

（本篇完）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胭脂奴

一心携寶訪舊侶　偏遇變心遭陷害

上文提要： 秦川幫屈仙姑精心策劃十八盤嶺決戰，各路英雄齊集八斗山，雙方刀山劍影戰得很激烈，屍橫遍地。林浩然拚鬥屈仙姑，百多招仍未能戰勝老魔，此時來了花氏姐妹，笑面迎向屈仙姑，在她毫無戒備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一雙柳葉刀結束了她萬惡的一生。劉翠翠騙了毛幹後遭不幸，醒悟再回毛幹身邊……

劉翠翠這才低聲對毛幹道：「我已叫姨娘把船叨拾好了，過午我再來接毛大爺上船去住，也好由翠翠親自侍候你。」

毛幹一聽大喜過望，道：「好，過午我等妳來。」

劉家畫舫帶着歡笑聲離岸的。連帶着船尾打槳的姨娘也在笑，只不過她是一臉的冷笑，奸笑，綜合成的陰毒笑聲。

毛幹絕沒覺得姨娘的笑聲不對勁，因爲面前的劉翠翠那種花枝亂顫笑態，是那麼的令他心情舒坦不已。劉家畫舫直駛三潭印月，因爲西湖中就屬那兒的水深，雖說天上只有半個月，但已使那兒一片幽靜美境惹人迷。

適時的，姨娘走進艙來，錦衾軟榻前面一張長方玉面桌子上，很快的擺上酒菜。

劉翠翠更親爲毛幹斟上酒，施眼色給姨娘，早見姨娘取出一隻弦琴來，就在桌邊放好。

劉翠翠挽挽衣袖，緩緩的調弦，緊接着唱出一段有名的江南曲來：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神偷毛幹那裡會懂得曲詞含意，但覺此歌稍帶哀怨與太多無奈罷了。

不過出自劉翠翠的口，聽來十分動人，而令毛幹哈哈笑着直讚好。

一壺酒才只喝一半，神偷毛幹突覺天旋船轉，心知有異，不由一把拉住一旁弄弦的劉翠翠，厲叫道：「爲……甚……麼？」

劉翠翠只是低呼一聲：「不是我……」

神偷毛幹一頭已杵在劉翠翠懷裏，光景是一臉的錯綜複雜樣子倒下去的！

就在這時候，船尾姨娘早衝進來，一臉的笑意昂揚，她邊直誇讚劉翠翠能幹，邊用腳踢踢倒下去的毛幹，揶揄的冷笑道：「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模樣，也想同我們翠翠廝守在一起，這就是你這鼠樣人物的不自量下場。」

劉翠翠一旁哆嗦的道：「姨娘，眼前該怎麼辦呀？」

姨娘笑道：「沉住氣，妳放大膽子，我去召喚二爺來。」

＊　＊　＊

漂蕩在西湖三潭印月附近的劉家畫舫上，忽然有一隻燈在左右閃晃不停，不旋踵間，有一小船駛過來，划船的大漢可不正是周一虎還會是誰？

周一虎船才靠上劉家畫舫，早向船邊提燈的姨娘道：「怎麼樣了？」

姨娘笑道：「成了，就等你二

爺大駡呢，快進去吧！」

周一虎一聽，彎腰托起一個大石頭，舉到劉家畫舫上，自己閃身一躍，早登上畫舫。

姨娘忙問道：「二爺弄個大石頭做何用處？」

哈哈一笑，周一虎道：「別看一個大石頭，有時還眞有用處呢。」

這時劉翠翠迎出艙門，道：「姓毛的被迷過去了。」

周一虎拍拍翠翠肩頭笑道：「妳做得很好，餘下的且看我周二爺的了。」

周一虎走入艙中，忙先在毛幹身上摸搜，一下子就把那塊長白雪玉搜到手中，大喜之餘，不再多搜其他，忙叫姨娘找根繩子來，反手把毛幹綁起來，連着那塊大石頭繫在一起，這才對姨娘吩咐道：「快把船上燈火熄去，免得被別的船看到就不好了。」

神偷毛幹被連着石頭綑住，周一虎雙臂一托，不由得笑道：「這個王八蛋還沒有我搬來的石頭重，不過名湖中埋骨，也算你小子死後有榮了。」

輕輕的，周一虎溜着船邊把毛幹投入水中，緩緩直起腰來，對艙門邊的劉翠翠道：「好了，一切就是如此簡單，算得是神不知鬼不覺，從此你我高枕無憂了，哈……」說着，一把抱起吃驚的劉翠翠，雙雙倒在艙中錦榻之上。

劉家畫舫又移動了，移動得相當平穩，唯恐攪和湖面寧靜似的，向遠處堤岸划去。

「嗚嘟嘟……」

就在這西湖最深處，三潭印月水面下，水泡成間歇性的往水面冒……

然後又是一陣「嗚嘟」水聲，猶似湖下有個大喘氣的大王八似的，不旋踵間，嘩啦啦一聲水花中，該死未死的神偷毛幹，再一次的死裏逃生而從數丈深的水中冒上水面。

不死的因素毛幹有一半猜得出來。

首先是綑在身上的大石頭，那個石頭是夠大的，但却是周一虎不該找個圓的，既是溜圓大石頭，除非用網兜住，否則只要稍施力移動繩子就會脫掉。

另外當然是被綁的人了，毛幹是武林妙賊，一個幹賊的對於被繩索綑綁，自有其本領脫困，本不足道的事，但周一虎又如何知道這些。更何況毛幹的水性雖比起「太湖水怪」蔡龍王或「黃河醜魔」丁成濤稍遜一籌，但他比之一般會水的人可高明多了。

除了這些神偷毛幹已知的主觀條件外，另外毛幹可並不知還有客觀的因素存在，而這些客觀的因素，也正是他再一次的逃過大難原因所在，那就是周一虎在得到長白雪玉以後，心中激奮不已，只想匆匆把毛幹投入水中，而忽略了毛幹的「本領」，那是一種自我的求生本領，更何況毛幹雖喝了幾杯迷魂酒，但在他強烈的意念中，再經過涼水浸透全身，尤其深水處水更涼，早把毛幹激醒過來。

張口連喝幾口水，毛幹已知自己處境，立刻把反綁的手就近抖落大石，箭一般的直衝向水面。

人浮在水面上，神偷毛幹一眼先望望天上的半個月亮，他突然發覺月亮是那麼的可愛，過去怎麼會一些也不覺得，一點也不加珍視呢？

緩緩的游近岸，毛幹人未到岸邊，雙手已脫掉繩索，於是他急急的摸摸懷裏，不由得大駡，道：「賤人！眞可惡啊！」

想起自己被迷倒又被抛入湖底，毛幹伸手摸摸懷中牛耳尖刀，咬牙又道：「毛大爺饒不了你們！」

＊　＊　＊

帶着一身水濕，連着走了一個多時辰，三更天毛幹來到「西湖春大酒樓」，他叫開門的時候，着實令店中小二大吃一驚。

一錠銀子塞在小二手中，毛幹低聲對小二道：「伙計，你麻煩一趟快把替我治傷大夫連夜請來，還有備好我那匹馬，等我換好藥就上路了。」

伙計驚問道：「可是你一身濕的樣子……」

毛幹道：「沒關係，照我的話去做吧。」

那伙計看看手中銀子，點點頭道：「我去替你先請大夫來。」說罷，先把毛幹讓進屋內，這才匆匆出外而去。

就着櫃枱上酒罈子，毛幹自己取了一壺酒邊飲邊想，終於他流下了眼淚……

流淚並不表示他再一次的慶幸自己死裏逃生，而是爲他心中已生根的，也是僅有的一棵愛苗突然的枯萎而悲傷，因爲他毛幹對待劉翠翠，那是玩眞的，如今一旦破滅，他怎能不掉淚，如何不悲傷！

神偷毛幹如今既失寶又失去愛，於是他在流淚中狂喝幾口酒，一掌拍在桌子上，大大的杏仁眼神中充滿了恨，充滿了怨，那光景正應了人們皆知的：

愛，愛你入骨！

恨，恨入骨髓。

總之一句話，毛幹眼前對劉翠翠而言，正是這種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如此而已！

一盞燈籠，店小二把大夫接了來，一見毛幹那種全身濕轆轆狠狽樣，還眞大吃一驚：「你可是不小

心掉到湖裏了？」

一旁店小二也道：「客官一定是多喝了幾杯才掉到湖裏的。」

毛幹冷冷的道：「我是不該喝酒，更是自己太大意。」

就在大夫替他重新敷藥治傷中，毛幹又咕噥道：「娘的，秦川幫已滅，武林中又見太平才幾天，想不到還會有人要我毛幹的性命！」

大夫一怔，望望一旁的小二，但二人如何知道毛幹在叨噥的甚麼？

當然，二人更不知道是誰要取他性命。

那麼他之落入湖中，是被人謀害的了。

黃驃馬拉在店門外，毛幹連夜離開杭州。

他之離開杭州並非是一去不回頭的一走了之。

神偷毛幹往西一路馳馬到了餘杭，正趕着吃早飯，找了一家客棧住下來，他強壓住心中怒火，靜靜的一個人關起房門好生細琢磨！

他似乎聽到那晚劉翠翠會說的一句話：「不是我……」

那麼如果不是劉翠翠，那又會是誰？難道會是姨娘？她爲甚麼要陷害我毛幹！

總之一句話，年頭眞的不對了，人道：人心難摸，鴨肥難剝，不定就是這大塊頭的主意。

現在，神偷毛幹在理出一絲端倪之後，由於再一次的提高了他職業性的警覺，他才當即離開杭州而來到餘杭，客店裏他閉門不出，三餐全由小二送進房裏來，無他，只是一心想把身上傷處治好，因爲他預感即將有着一場血淋淋的搏殺。

從窗子外面洒進來的月色看，今天應是八月十幾了，神偷毛幹着實的有耐心，他竟在這家店中一住數天，晚飯後，他叫小二拉出馬來。

那小二就在店門外，笑問毛幹道：「再過兩天就要過八月節了，客官何不等過了節再上路，何況天又黑了。」

毛幹面露苦笑，道：「我這是趕着回家過節去的。」

如今，毛幹騎在馬背上，傷處已癒而精神痛苦，在他想來，杭州那地方還不知道誰能同他正面一拚的人，八成準是個不長眼睛的地頭蛇，且看毛大爺如何收拾他吧！

斗轉參橫，路人尚稀，神偷毛幹又來到杭州西湖之濱，正遇到「西湖春大酒樓」開門，那伙計一看是毛幹，忙笑着走出來，道：「客官，幾天不見你氣色好多了呢，頭上臂上已不見包紮布帶了。」

毛幹一笑，不輕易的遙望煙波湖面上，只見所有畫舫舟子全攏在岸邊，不由冷笑一聲對小二道：「今天初幾？」

小二拉着馬往槽上送，邊回頭道：「十四，明日就是八月十五了。」

走入酒樓，毛幹稍事吃過早飯，立刻到客房中睡下，他特別對小二交代，不經召喚絕不可來打擾他。

小二自是唯唯喏喏離去。

＊　＊　＊

周一虎懷着「長白雪玉」，那種得意自不在話下，高興之餘他決定要陪着劉翠翠過完八月中秋再回錢塘飛瀑崖，劉翠翠是個溫柔可人兒，只是對於神偷毛幹的下場，暗中也落了幾滴淚。

這日正午時候，劉家畫舫的姨娘提了隻竹籃子往街上走，趕着買了許多過節的東西，最後才來到「西湖春大酒樓」沽了一罈酒。

就在姨娘走出酒樓的時候，酒樓上面臨街窗內，毛幹心情輕鬆的咧嘴冷笑不已……

事情就是恁般巧，他才剛剛睡足而登上酒樓，就看到劉家畫舫上的大塊頭姨娘。

本來要找劉家畫舫並不難，因爲劉家的人絕對想不到他毛幹死去又活來，想不到就不會加以提防。

如今毛幹踞高臨下的直看到姨娘走到岳王祠前面的湖岸邊登上船，他才匆匆的走下酒樓。

湖邊上，毛幹僱了一艘獨木快船，那獨木快船平日只能坐上二人在矮艙內品茗下棋遊湖的，如今毛幹坐在船上只交代划船老者，遠遠的盯住劉家那隻五顏六色畫舫。

＊　＊　＊

晚霞，又見晚霞。

如今正是蘇堤披彩，花港漁舟歸之時。

南屏晚鐘在响，嗡嗡之聲猶似來自天上。

雷峯夕照下，平湖秋月即將又現湖面。

神偷毛幹却對於這美如圖畫的大自然，拂人潮思的湖光山色不加稍顧的盡把一雙杏仁鬥雞眼注視着遠處。

而遠處當然就是劉家畫舫了。

毛幹眞的在培養殺人情緒了，單只看他不時的以他那汗濕的雙手，盡往衣衫上磨蹭，右手更按着他那牛耳尖刀，就知道他是抱着何其大的決心了。

西湖蘇堤數里長，把湖面分割成內湖與外湖，這晚月色也分外明，劉家畫舫就在蘇堤西面停靠下來。

毛幹遠遠可認得準，忙招呼舟子把船攏岸，付了銀子下船而去。

毛幹並不急於找上劉家畫舫，要搏殺總得先塡飽肚皮，今夜他相

信劉家畫舫不會再移動了。

* * *

七弦琴又響了。

那是從劉家畫舫上傳出來的。

於是劉翠翠的歌聲再起，不過這次劉翠翠是唱給舉杯哈哈笑的周一虎周二爺聽的：「春霄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館樓台聲細細，湖山美景夜沉沉。」

劉翠翠歌罷，張口把周二爺送到口邊的酒喝了一口，又接道：「二爺你喝酒，且由翠翠再為二爺歌一曲以助酒興。」

劉翠翠的幾句軟語，聽在周二爺耳中，早引得周一虎哈哈大笑直點頭！

不過聽在隱身畫舫頂上的神偷毛幹，却大感噁心不已！娘的，甚麼樣的周二爺，也敢在毛大爺面前橫刀奪愛。

另一面，那船上姨娘剛剛在後面關起矮艙門，光景是先睡下了。

毛幹就在畫舫頂上施一個倒掛鈎簾往裡看，只見一個彪形大漢，長了一臉繞腮短髭，豹頭環眼，蒜鼻闊口，以一種放浪形骸樣子橫躺在錦榻之上，雙目正斜視着矮桌旁坐着撫琴的劉翠翠。

原本是要突施殺手的，但神偷毛幹突然又改變了心意，為甚麼要改變？大概也只有他心裡明白。

彈腿擰身，毛幹一閃而進入艙中，他那兩隻酷似老鼠牙的兩隻長門牙，就在他的一陣冷笑中全抖露出來！

劉翠翠見毛幹平空落到艙內，打個哆嗦厲叫道：「鬼！」

連橫躺在錦榻上的周一虎也大吃一驚的以為真的是厲鬼找來了呢！

挺身忙一手摟緊幾乎嚇得昏死的劉翠翠，周一虎戟指毛幹沉聲道：「你究竟是人是鬼？」

神偷毛幹咬咬牙，道：「是人是鬼這年頭早已難以分得清楚了，所以說是人也罷，是鬼也好，就全在自己的修為上去分辨了，比方二位吧，你們在我毛大爺的眼中就是一對專拘人命的厲鬼，難道不是？」

劉翠翠期期艾艾的道：「你……你……沒死？」

神偷毛幹嘴角一抖，冷笑道：「原本我是該死，誰叫毛大爺拿鬼當神的找上妳這劉家畫舫上來的，不過那種陪着大石頭沉入湖中，着實令我不甘心，我應該摟着妳這賤人一同下湖，所以我又找上門來了。」

劉翠翠忙叫道：「不！毛大爺，我不要死，我沒有害你。」

周一虎心神已定，知道這個長得酷似黃鼠狼似的矮偷兒並未死去，除了怪自己粗心大意外，却並不把毛幹放在心上，冷冷的擋在劉翠翠前面，道：「甚麼東西，你小子也不打聽劉翠翠已是我周一虎的人了，你竟還不知進退，不問厲害的硬找上門來送死。」他一頓又道：「死而未死，對你這小子而言，應該記取這次極為寶貴的教訓，立刻遠走高飛，才算得是逢凶化吉，怎麼的，敢情你小子自以為是閻王老子的拒絕往來戶，這就迫不及待的再一次前來送死！」

神偷毛幹雙目暴閃厲芒中，怒指周一虎道：「娘的，你敢說劉翠翠是你的人，就憑你也配，兩年前我們相識，一年前我們立下盟約，却是你這王八蛋半路闖進來，反倒說毛大爺橫刀奪愛……」邊突然一伸手又道：「拿過來！」

周一虎道：「拿甚麼？」

劉翠翠早對周一虎道：「毛大爺要他的那塊寶玉呀。」

周一虎冷笑一聲道：「江湖上有個不成文的邪門定律，弱肉強食，姓毛的，寶玉是在我身上，就看你怎麼來取了。」

神偷毛幹嘿嘿笑道：「依我毛幹的看法，你奪寶是眞，對於翠翠而言，你只是利用而已。」

周一虎怒道：「周二爺對翠翠是好是歹，那又關你姓毛的何干！」

不料神偷毛幹的思維正決定在如何下手呢，突然間身後暴伸出雙臂，竟把毛幹狠命的抱住。

不錯，正是姨娘悄無聲息的到了毛幹身後。

原來毛幹出現不久，睡在後艙的姨娘就醒過來，她在看到大艙門邊的毛幹以後，初時還眞嚇得直哆嗦，但在聽到他們的對話以後，知道毛幹未死，這才潛到毛幹身後，被她一把摟了個結實。

周一虎見毛幹被姨娘抱住，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狂吼一聲一拳向毛幹關元搗去。

神偷毛幹却借着姨娘的摟抱，突然雙腳暴踢向撲擊而來的周一虎，「咚」的一聲，周一虎那麼粗壯的身子竟被毛幹一腳踹倒在矮桌上。

周一虎人尚未站起來，早又見毛幹雙腳落地，人却向上一挺，伸右臂已摟住姨娘脖根。

塌腰沉哼一聲，只見姨娘那高大身體向前一傾而逼得她急急鬆開雙手。

不料毛幹一聲冷笑，右肩奮力一扛，狠狠的一個過肩摔，「彭」的一聲直把姨娘摔跌在身前。

周一虎尚未再次衝上呢，突見藍芒一閃，一束冷焰激盪中，姨娘的人頭已滾在船板上。一手托着牛耳尖刀，毛幹寒霜罩臉的道：「姓周的，今晚我毛幹就依你的定律，讓我們也來個弱肉強食吧。」

劉翠翠見姨娘身首異處而腥羶的鮮血流滿一船後，早嚇得「嚶嚀」一聲倒在錦榻一邊。

周一虎手中沒有兵刃，隨手抓住那把酒壺當兵刃，這時聞言怒喝一聲道：「姓毛的，你我且到岸上去各憑本事，訴諸實力如何！」

輕搖搖頭，神偷毛幹道：「來不及了，想登岸那得拚出結果以後了。」

周一虎望向船外，但他沒看清楚，還以為船繫堤岸呢，不料毛幹一聲冷笑，道：「別看了，我的兒，船早在我登上來的時候就已被我解去纜繩，在東風的吹送下，只怕就快漂到三潭印月那個鬼地方了。」

周一虎大怒，道：「姓毛的，別以為你心狠手辣的削下姨娘的頭就嚇得倒周二爺，告訴你！生死必須訴諸實力，生命却端賴各人造化，周二爺這裡等你進招了。」

神偷毛幹嘿嘿冷笑連連，道：「姓周的，心狠手辣四字竟會出自你口，豈不令人笑掉鼻子，你應該不會忘記那天晚上用大石頭生把活生生的毛大爺沉入湖底的事吧，你那披着的假人皮而橫取豪奪，臨了還要人命的作風，豈止是心狠手辣。」

周一虎怒喝道：「你別以為我是鬼，你小子可也並非是神，且讓我們在這畫舫之上賭一次命吧。」

周一虎魁偉的身形猝然閃出，就在這短促距離間，右手抓的酒壺暴砸脫手，立刻雙掌交錯，掌勢兜起，「呼呼」掌風中，撩起狂風廻旋不斷，人已到了毛幹身邊。

毛幹反應何其之快，他身形瘦小，只是雙肩一斜，早躲過飛砸而來的酒壺，緊接着他身子突然扭旋，就在周一虎掄動的掌影下，竟匪夷所思的撞進周一虎懷中。

船艙地方不大，中間又有矮方桌子，周一虎身軀高大騰躍不易，這時見毛幹撞進懷中，心下不由冷笑。

只見他左手回抓，右手握拳，光景是要一把提起毛幹來，周二爺準備揍活人了。

就像提起一個陀螺似的，毛幹身子被提在空中直打轉，但他的那把牛耳尖刀却已送進周一虎的肚子裡，身體在廻旋中，一股鮮血呈弧形的洒出來。

嘴唇在抖中噏合又開，周一虎直想雙手掐死被他提起來的毛幹，但他已難施出任何力量來，因為一個肚腸流出來的人，又如何能再有所作為的要人命呢？

毛幹不等周一虎倒下，回手一刀削斷周一虎抓住自己肩頭的大手，自己後躍一丈，冷冷笑着看周一虎那不甘心的厲烈表情。

血痰已自周一虎口中向外擠壓，但他仍死盯着毛幹：「你……你絕難……逃過我……兄的追殺……」

毛幹冷冷的道：「姓周的，你已是做鬼的了，人間留下些何種轇轕，又何用你再煩心的。」

周一虎雙目凸出，「咚」的一聲倒在船板上，正壓在船姨娘的身上。

神偷毛幹手刃周一虎後，急急的從周一虎身上搜出那塊「長白雪玉」，這才走到被嚇昏的劉翠翠身邊。

牛耳尖刀盡在劉翠翠那嫩臉蛋上刮，刮得「沙沙」响，刮得劉翠翠嚶嚀一聲坐直身子。

毛幹心中覺得，四十的女人竟還恁般的細皮白嫩，如果一刀殺了，算不算是「暴殄天物」？

翻身跪在錦榻上，劉翠翠雙目流淚，道：「毛大爺，事情一開始我就反對，可是我……」

毛幹望着手中牛耳尖刀，道：「告訴我，姓周的可還有個兄長？」

劉翠翠忙點着頭。

毛幹望望地上雙目已凸出眼眶外的周一虎一眼，又道：「姓周的兄長叫甚麼，他現在何處？」

劉翠翠道：「周一虎兄長叫周一龍，他們家在錢塘飛瀑崖。」劉翠翠一頓又道：「不過聽周二爺說，他的兄長周一龍的本事十分了得，毛大爺又何必去招惹他呢！」

神偷毛幹不由得沉思有頃的自言自語道：「鎭江歸燕坡的『武林才子』林浩然似乎會提過要往錢塘飛瀑崖找一位老友的，難道會是周一龍？」

於是，神偷毛幹猶豫。

因為能讓「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搬請的人，其武功必然不俗，自己絕難是人家對手。

毛幹沉思有頃，燈光下他突然面目猙獰的暴睜一雙鬥雞眼，緩緩逼向萎縮在錦榻上的劉翠翠。

劉翠翠見毛幹持刀逼近，忙起身跪在榻上哀求道：「毛大爺你手下留情，翠翠眞的是被姨娘他們逼的呀！」

毛幹冷哼道：「事情已到這步田地，妳就閉閉眼，我給妳一個痛快。」牛耳尖刀已揚在空中，藍芒暴閃却未即時送上劉翠翠身上，因為毛幹怔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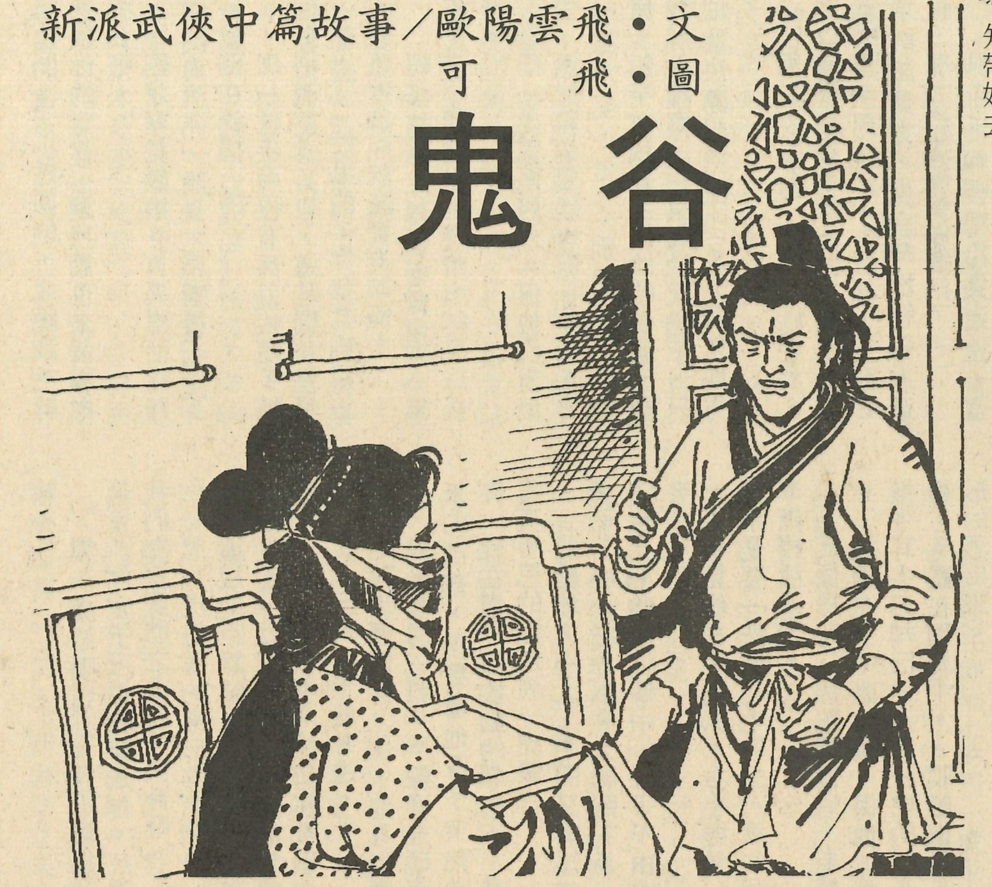
毛幹突然發現劉翠翠雙目垂淚似泉湧，却還把一雙梨渦乍隱乍現，那是女人另一種楚楚可憐却又極其動人的本能。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鬼谷谷主突然派出神簫玉女用「勾魂令」作請柬，邀請來鬼谷觀光的各方黑白二道人物，被邀的人都不知何故。康少峯帶傷在病叟、神叟保護下亦隨他們去赴會，各人懷着不安的心情去迷魂樓赴那「絕命宴」。途中來了一個自稱是「血女」的女子，追查絕命宴設在何處，聲言此來是要取鬼谷谷主的性命，要余千知帶她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絕命宴陰森恐怖　兩女魔各顯威風

多少年來，鬼谷谷主一直將黑白二道踩在脚下，無時無刻不在威脅着武林中人的生命，如今居然有人敢公開表示要鬼谷谷主的命，大家的感受複雜，也不知是喜？是憂？康少峯的想法很單純，鬼谷谷主和他有血海深仇，一聽血女要取此人生命，頓生三分好感，暗自覺得應與她同進退爲宜。

血女目注迷魂樓，豪情大發道：「哼，好大的氣派，姑娘我保証在一日之內便要它灰飛湮滅，夷爲平地，從此消失不見！」

說得興起，翻身下桌，小蠻脚揚處，轟隆隆一聲響，迷魂樓矗立如故，先把神叟賴以吃飯的八仙桌踢得四分五裂，余千知首當其衝，也遭了池魚之殃，一件八卦衣被碎木割破，手中串鈴幾乎脫手落地。

血女一脚踢出，順勢飛起，萬博先生剛剛喘了一口氣，她又倒轉回來，望着康少峯，道：「你叫康少峯，又名小峯，你媽叫康雪梅，對不對？」

康少峯聽得一呆，還沒有來得及答話，紅影掠空，神簫玉女飄然而現，霸氣十足道：「時辰將到，筵席將開，遲到的人沒有酒喝，只請吃簫！」

一邊說，一邊揮動玉簫，好似趕羊一般，不少人正好趁此機會一哄而散。

血女見神簫玉女跟自己的打扮差不多，所差者只是一個淡紅，一個棗紅，臉上少了一條蒙面巾，上前盤查道：「妳是誰？好大的氣，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神簫玉女一怔神，道：「我是誰？說出來嚇死妳，倒是妳先報上名和姓來吧！」

血女連聲冷笑道：「井底之蛙，後生小輩，不識本姑娘就問萬博先生。」

「還是妳自己說吧，小姑奶奶懶得問別人，芳駕此來鬼府可是要參加絕命宴？」

「可以這樣說。」

「有請帖嗎？」

「沒有，本姑娘要來自來，用不到別人請。」

「我家谷主請之人不來不行，不請之人休想進入迷魂樓，妳請便吧，不要自尋煩惱。」

「笑話，放眼武林，走馬江湖，還沒有一個地方是本姑娘去不得的。」

「放肆，我家谷主令出如山，不歡迎妳這種無名小卒，滾！」

玉簫一抖，挽起一縷烏亮，呼地橫掃出去。

神簫玉女的一支玉簫，不知奪去多少江湖人的命，招式奇詭，出神入化，血女却視若無睹，手中銀針輕輕一劃，便輕而易舉的將神簫

玉女的攻勢破解。

這事不尋常，神簫玉女大感意外，知道遇上了扎手貨，收簫查問道：「妳來此有何目的？」

血女一瞥迷魂樓，一字一句道：「見眞人不說假話，姑娘我是爲殺鬼谷谷主而來。」

神簫玉女一向只給別人臉色看，從來不看別人的臉色，嗔怒道：「無名小卒，竟敢口出狂言，別說是妳獨自一人，就算十個八個聯手也不見得能接下我家谷主的三招來，天堂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自闖來……」

劈！劈！劈！三聲脆響，打斷了神簫玉女的未盡之言，但見眼前掌影如山湧至，躲不開，避不過，粉頰發燙，嘴角淌血，挨了血女的三巴掌。

她，神簫玉女，視殺人爲樂事，橫行江湖，未逢敵手，如今竟敗在一個蒙面女子手中，而且敗得這麼慘，急怒攻心之下，頓生拚命之心，手中簫舞出一片狂濤，連攻三招。

神簫玉女挾憤出手，勢若瀉電奔雷，其鋒銳不可當，不料，人上有人，血女根本不將她放在眼內，嬌軀三閃，避過來簫，冷言傲語道：「小賤婢，妳這點微末之技難登大雅之堂，休再逞能，乖乖的帶本姑娘去見你們谷主！」

這事好玄好妙，在場之人，包括康少峯、余千知在內，沒有一人看清楚她是如何出手進招？用的是甚麼功夫？只見紅影閃了幾下，神簫玉女踉蹌暴退，手中玉簫飛上了天。

血女彈身追上，一把扣住了神簫玉女的穴道，另一隻手接住玉簫，插在神簫玉女的褲腰帶裡，道：「丫頭片子，先留下妳這條賤命，等見到鬼谷谷主之後你們再結伴上西天！」

立即押着神簫玉女，奔向迷魂樓。

血女一走，大家都有死裡逃生的感覺，萬博先生摸一下自己的脖子，喃喃自語道：「謝天謝地，能夠逃過這個煞星的毒手，眞是天大的奇蹟！」

對血女、鬼谷谷主雖然畏若虎狼，却又想親眼看看他們如何龍爭虎鬥，以及絕命宴上到底會發生甚麼驚天動地之事。大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齊跟着余千知赴宴去了。

小峯欲與病叟龍雲同往，也好藉機問清楚生身之父的死生下落，沒想到病叟早已人去屋空，連屋簷下酣睡的醉叟解千愁也走得無影無踪。

找不到仁心俠骨的龍雲，一出門，又碰巧遇上唯利是圖的萬博先生，余千知劈面就說：「娃兒，老夫有一事請教，你可要說實話啊。」

康少峯甚覺訝異，道：「奇怪，你萬博先生也會求人，甚麼事？你說吧，只要在下知道，一定據實相告，不收分文。」

神叟余千知單刀直入道：「血女怎會認識你們母子？」

康少峯搖搖頭，道：「小可也正在爲此納悶。」

「這就奇了，女魔對你另眼相看，又能叫出你們母子的姓名，不可能素不相識，應有相當交情才是。」

「似曾相識，實在想不起在那裡見過。」

血女的出現，尤其是居然叫出自己母子的名來，給小峯帶來極大的震撼，知萬博先生見聞廣博，問道：「血女是何來歷？武功怎會那麼高强？舉手投足間便連殺十餘人，大家一聽到『血女』二字就嚇呆了，像遇見妖魔鬼怪一般。」

這次很特別，神叟不曾開口要錢，而且神色頗爲沉重，字斟句酌道：「武林中有一本傳頌長達五年的寶書——『銀圖秘籙』，娃兒可曾知曉？」

少峯和母親相依爲命，一直在羞辱與苦難中掙扎，爲了溫飽，康雪梅無暇談論這些，因而對江湖典故，武林軼事，所知有限，道：「在下見少識淺，請前輩賜教。」

神叟余千知整理一下煩亂的思緒，憂心忡忡地道：「此事說來話長，那銀圖秘籙雖然傳頌武林已久，但流入江湖，造成空前浩劫是自血女始。昔年血女以驚世之才，嫉世之心，乍然現身江湖，憑着秘籙上所載神功絕技，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從江北殺到江南，使黑白二道上白骨盈野，屍積如山，人人聞名喪膽，退避三舍，沒有一個敢挺身相抗！後來所幸出了一位『宇內一聖張子漁』，親率下高手，和她惡戰三晝夜，才算勉强制服，奪走銀圖秘籙，血女也從此銷聲匿跡，生死下落不明。萬萬想不到，事隔二十年她又重現江湖，看來武林多難，禍患頻仍，繼鬼谷谷主之後，另一場更險惡的血雨腥風已是無可避免。」

少峯道：「噢，血女這麼厲害，難怪大家會嚇破膽，但不知銀圖秘籙現今下落何方？宇內一聖張子漁又是何方神聖？」

狗改不了吃屎，萬博先生又故態復萌，伸手道：「娃兒懷中大概還有兩個小元寶，如肯拿出來孝敬老夫，就全部告訴你。」

這是小峯吃飯的錢，當然不幹，道：「哼，你眼裡只有錢，給了你我喝西北風？再見！」

心中不快，羞與爲伍，脚步陡地加快，獨自奔向前方。

* * *

迷魂樓結構宏偉，雕樑畫棟，鬼斧神工，巍巍然傲視神州，不愧爲是一代霸主的居停之所。

絕命宴就設在樓下，桌上的杯盤碗筷，酒壺酒盅，清一色全是用人骨或骷髏製成！壁上吊着不少骷髏燈，藍焰汪汪，陰氣森森，益增加三分鬼氣。

康少峯進得樓來，發現與會者俱屬武林好漢，綠林豪客，少說也有百十來人。

人數雖多，却寂靜如死，人人如坐針氈，個個心事重重，有如待宰的囚犯。

少峯急於找病叟龍雲，也無心細看，在人羣中到處亂竄，該找的沒找到，却見血女俏生生的卓立在大廳正中央，目光烱烱有神，凝視着樓梯口，一動不動，儼然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

廳內羣豪上百，竟無一人敢接近血女，皆畏縮在三丈以外的角落裡，越發凸顯出血女的高高在上，與衆不同。

血女認識自己母子，令康少峯百思不解，決定上前問個明白，大踏步的走過去。

身後有人說道：「小峯，別過去，這個女魔頭可惹不起。」

回頭一看，人已來到面前，正是苦尋未遇的病叟龍雲。

康少峯喜孜孜地道：「老前輩是幾時到的？晚輩剛才……」

龍雲壓低聲音道：「老夫在居處久等不見你來，以爲發生意外，四處尋找，最後在余老兒的攤前見鬧出人命，細一打聽始知是血女重現江湖，大家都跑到迷魂樓來了。」

康少峯見病叟一提到血女也臉有懼容，疑雲滿面道：「老前輩，有關血女的來歷，晚輩已從萬博先生的口中略知一二，曉得她的武功是從銀圖秘籙學來，極短時間便殺進大江南北。然而，血女的武功既然達到登峯造極境界，爲甚麼會敗在宇內一聖張子漁手中？張子漁現在何處？銀圖秘籙又在何方？」

病叟耐心聽完，欲語未語，樓梯上及時傳來一陣步履聲。

隨着有節奏而又沉重的脚步聲，羣豪的心弦也開始震動，齊將目光投注在樓梯口。

脚步聲漸行漸近，不久，樓梯口出現一個身穿水綠色衣褲，艷賽羣芳，明麗動人，一臉森寒冷漠的少女。

「這女人是誰？」

「鬼谷谷主？」

「這麼年輕？」

羣豪意見分歧，莫衷一是。

血女性子好急，綠衣少女剛步下樓梯，便上前喝問道：「妳就是鬼谷谷主？」

綠衣少女從容不迫，輕聲細語道：「芳駕高抬我了，奴家只是谷主身邊的一名女婢。」

一名女婢就有這等氣派，血女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嗔怒道：「鬼谷谷主擺下絕命宴，身爲東道主，爲何遲遲不來？如果怕我血女，就磕三個響頭，或可放過今天，若是故弄玄虛，小心本姑娘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綠衣少女冰冷的聲音回說：「妳放心，神簫玉女落敗之仇，一定會加倍討回來，我家谷主一旦現身，就是妳的末日死期。」

不再理會血女，綠衣少女目注全場，又道：「現在距午時三刻還有半刻之久，時間一到，我家谷主就會駕臨，各位不妨先依次入席就座，準備吃這一頓別開生面的絕命宴。」

血女杏眼圓睜道：「本姑娘饒神簫玉女一命，爲的是叫她通知鬼谷谷主，及早料理後事，怎麼這樣畏首畏尾，再不滾下來就一把火將迷魂樓燒成灰燼。」

綠衣少女嬌叱一聲，道：「賤婦住口，我家谷主君臨武林，天下咸服……」

一句「賤婦」惹惱了血女，手起掌落，打了綠衣少女一個耳光子，殺機滿面道：「妳說甚麼？再說一句就宰了妳。」

許是綠衣少女不知血女血淋淋的往事，或者是自恃有谷主撐腰，冷不防挨了一掌，心有不服，一疊聲說了三聲：「賤婦！賤婦！賤婦！」

三聲「賤婦」惹來了殺身之禍，血女當年從江北殺到江南，血流成河，威震九州，豈是浪得虛名，綠衣少女最後一個「婦」字尚未出口，已被血女一掌震飛，撞在牆上，當場腦漿橫溢而亡。

絕命宴已夠陰森恐怖，大家抱着九死一生的心情來赴宴，如今又多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有人固然想一睹雙魔血戰，有人却寧願冒死逃離迷魂樓，不少却趁血女殺人不備，一聲不響的溜之大吉。

結果並未成功，被血女眼尖發現，擰身跳上餐桌，以命令的口脗道：「不要動，那個敢擅離一步，就要那個的命，絕命宴業已擺好，鬼谷谷主不請，我血女也會請大家吃一頓！」

血女令出如山，誰敢違抗？企圖逃走的人又縮了回來。

場中，鴉雀無聲！

充滿鬼氣！殺氣！

血女接着又道：「三十年前的那筆老帳今天一定要算清楚，乖乖

的給我入席就座，等鬼谷谷主伏誅後再慢慢的跟你們算。」

大家深知此乃不祥之地，却無人敢拔腿開溜。

因爲羣豪心裡有數，沒人能逃出血女的魔掌。

硬着頭皮留下來，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黑風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白龍莊主神劍衞道、黑虎莊主鐵掌趙峯等人皆噤若寒蟬，老老實實的坐下來。

康少峯是唯一心不驚膽不顫的人，自由自在的坐在病叟龍雲一旁，靜觀其變。

血女環視一週，志得意滿，忽然靈機一動，想到一件賞心樂事，從餐桌上拿起一個用骷髏做成的酒壺，倒掉壺中酒，刺穿綠衣少女的咽喉，裝了一壺鮮血，然後一桌一桌的將人血倒進桌上的骷髏酒壺中。

當她來至病叟和康少峯所坐的那一桌時，眼神變得格外和緩友善，鶯聲燕語，「你是不是叫康少峯？你不一定非要認識我，彼此若是有緣，日後自會分曉。」

血女輕輕的喟歎一聲，又道：「鬼谷氣數已盡，在座之人都將葬身在此，姑娘我不忘舊情，願對你康少峯網開一面，趕快逃命去吧。」

小峯毫不考慮，當機立斷道：「不！盛意心領，在小峯未明妳的來龍去脈，用意何在之前，絕不離此一步，鬼谷谷主和我有深仇……」

血女截口道：「當本姑娘出道之初，就立下殺盡天下武林人的宏願，但對你康少峯則願法外施仁，如今你既然執意如此，也只好聽其自然，反正我心意已盡，死後做鬼可別怪本姑娘無情無義！」

義字出口，隨即轉往別桌，給小峯留下滿腹謎團。

把一旁的病叟龍雲也搞糊塗了，道：「小峯，這是怎麼回事？」

康少峯亦正爲此大惑不解，道：「晚輩也莫名其妙。」

病叟龍雲沉吟一下，道：「血女出道以來，動輒出手殺人，可謂絕毒狠辣至極，此番劫後餘生，重履江湖，勢必會變本加厲，在座之人即使能逃過鬼谷谷主的毒手，也很難在血女的魔掌下超生。然而，對你却另眼看待，似乎交非泛泛，此事頗不尋常，必定另有緣由，想想看過去是否見過血女？」

康少峯道：「此女的眼神、聲音是很熟悉，好像在那裡見過，但又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尤其她既是惡跡昭彰的女魔頭，更加令人費解，晚輩自有記憶以來，從未聽先母提過血女二字。」

病叟的臉色一變再變，苦思良久仍摸不着頭緒。

康少峯道：「這件事姑且放下別提，請你老人家談談血女的來歷，宇內一聖張子漁的畢生事蹟，以及銀圖秘籙的下落吧。」

病叟龍雲沉思有頃，慢條斯理的說道：「大約三十年前，有一個絕色女子像突然現身江湖，以其從銀圖秘籙上學來的蓋世神功，到處逞兇肆虐，造成武林中空前未有的大浩劫，由於殺人太多，手段慘酷，江湖上的人遂以『血女』稱之而不名。所幸，領袖武林的『龍虎門』掌門人宇內一聖張子漁毅然挺身而出，親率門下弟子暨各派精英，和她血戰三晝夜，總算奪下銀圖秘籙，血女則負創而逃，一直生死下落不明，任誰也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她居然又浴火重生，再現江湖，實乃天下武林之大不幸！」

迷魂樓內骷髏燈藍焰汪汪，照在羣豪的臉上，半人半鬼，非人非鬼，格外醜惡可怖，一個個失魂落魄地望着血女往來穿梭，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病叟龍雲望着血女紅似火的背影道：「此女的穿裝打扮，出言行事，在在均與三十年前的女魔一般無二，只是老夫曾耳聞血女當年已被宇內一聖張子漁等人打成殘廢，再者，女魔一再以『姑娘』自稱，似非一個五六十歲婦人的口氣，其次，從她的言語行動，身材聲音上觀察，在在顯示是一位年輕少女，我老人家覺得她很可能並非三十年前的那個血女，是血女之女或衣缽傳人。」

康少峯道：「照龍前輩的說法，血女的武功簡直蓋世無雙，姑不論她是否眞正的血女，其功力修爲和鬼谷谷主相較如何？」

病叟沉思一會兒，道：「武學一道，浩瀚無邊，博大精深，高手相搏往往都是最後一刻才能分出高下，在他們二人尚未交手之前實在難下定論，何況鬼谷谷主至今身份不明……」

一語未畢，血女已斟完血酒，傲然卓立原來的那張餐桌上，手中端着滿滿的一杯血酒，大聲說道：「各位，絕命宴的東道主本是鬼谷谷主，趁此人未到之前，本姑娘願借花獻佛，先敬大家一杯血酒！」

話完，高舉白骨酒杯，一飲而盡。

綠衣少女屍骨未寒，面對鮮紅的血酒，羣豪不寒而慄，大家面面相覷，無人敢喝。

血酒，血衣，在藍汪汪的骷髏鬼火輝映下，顯得格外神秘、詭譎而又恐怖，血女高高在上，宛若死神的化身，見羣豪久無動靜，一揚

柳眉兒，聲色俱厲道：「本姑娘先乾爲敬，各位不要不識抬舉，那個要是敢對我血女失禮，就斃在這裡！」

銀虹一閃，燦爛奪目，手中銀針劃下一條弧線，隨時都有出手殺人的可能。

羣豪早已魂飛九重天外，魄散十八層地獄，那還敢哼半個不字，紛紛斟滿血酒，舉杯回敬，喝乾了杯中酒。

血女威風凜凜，大夥一體臣服，令她頗爲受用，嬌軀側轉，面對樓梯，開始叫陣道：「鬼谷谷主，你擺下了絕命宴，爲何遲遲不露面？自認是一個人物就別作縮頭烏龜，趕快滾下來，否則，等我血女殺上去就會血洗迷魂樓！」

白搭，這話好似石沉大海，樓上未見半點反應。

血女久候不耐，眸中憤熖如火，繼續叫罵不休，盡是些不堪入耳之言。

可就是罵不動吼不下鬼谷谷主來。

小峯傲骨天生，膽識過人，起身道：「老前輩，鬼谷谷主是怎麼搞的？莫非怕了血女，落荒而逃？在下倒要上去一看究竟。」

不待病叟首肯，就要離席上樓。

龍雲急忙拉住他，道：「小峯，此何時？今何地？生死一髮，禍福須臾，千萬莽撞不得，鬼谷谷主遲未現身，許是時辰未到，或是另有陰謀，爲今之計，稍安勿躁，應以不變應萬變爲宜。」

康少峯考慮再三，又勉爲其難的坐回原處。

主人沒到，酒菜却到了，而且極爲豐盛，活色生香。

然而，面對滿桌的佳餚珍饈，竟無一人敢動箸吃，大家有志一同，都怕飯菜之中另有文章。

少峯沒閒着，跟龍雲聊上了，道：「老前輩，你老人家不讓在下上樓去，就請說說宇內一聖張子漁的生平事略，以及銀圖秘籙的下落吧。」

病叟龍雲很爽快，即刻回說：「龍虎門這一宗派是宇內一聖張子漁所首創，歷史雖然短暫，但在武林中曾大放異彩，尤其張掌門在贏得武林盟主之尊，打敗血女，奪下銀圖秘籙後，更是盛極一時，如日中天。不料，這麼一位江湖奇人，竟似曇花一現，血女負創失踪後的第二年，也突然銷聲匿跡，不知所終，龍虎門亦隨之土崩瓦解。」

康少峯疑雲滿面道：「張掌門貴爲武林盟主，自非等閒人物，不可能無緣無故就消失，這中間說不定另有內情。」

病叟輕拍一下小峯的肩膀，道：「小峯，你很聰明，此事的確內幕重重，是一宗轟動武林的大奇案，可是主其事者計劃周密，堪稱天衣無縫，江湖上流言雖多，絕大部份皆爲捕風捉影之詞，事實究竟如何，至今仍然是個解不開的謎。」

「如此說來，銀圖秘籙也不見了？」

「你只說對一半。」

「此話怎講？」

「因爲銀圖秘籙起先確是下落不明，後來江湖上盛傳落到一個叫『左玄』的人之手，但此人是何來歷，身在何處？則無人知曉，也是一個謎樣的人物。」

「龍虎門能領袖武林，定然門徒衆多，不可能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使寶書落入外人之手，會不會是窩裡反，起了內鬨？」

「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龍虎門的衆多弟子中確有害羣之馬。」

「是誰？請老前輩明示。」

病叟龍雲遲疑一下，道：「那個惡名昭彰，到處留情，陷害你娘，亦即你的生身之父的江湖浪子，想當年就是宇內一聖張子漁的得意門生之一！」

直驚得康少峯目瞪口呆，以近乎顫抖的聲音問道：「老前輩說甚麼？斷送我娘一生幸福的那個惡棍也是龍虎門的弟子？」

「嗯，一點不錯，他的的確確是張子漁的傳人。」

「他是誰？現在何處？在下不殺他，先母在九泉之下亦難安心瞑目！」

「小峯，冷靜點，你不是他的對手，而他又是你的生身之父，這……」

「我不管，今天殺不成，還有明天，有他無我，有我無他！」

「蹬！蹬！蹬！」

一陣沉穩有力的步履聲來自樓上，打斷了二人的談話。

這聲音像是平地一聲雷，在座之人個個心驚肉跳，期盼而又懼怕的一刻行將到來，千百道惶恐的目光集中在樓梯口與血女身上。

氣氛緊張得令人發狂！

心情緊張得快要爆炸！

穩健有力的脚步，彷彿踐踏在大家的心坎上，覺得格外沉重。

血女烏黑的星目中散發出憤怒的光熖，緊握着銀針蓄勢待發。

步履之聲漸行漸近。

死亡之神行將降臨。

不久，樓上果然走下兩名身穿雪白宮裝，面貌素雅冷漠的少女來。

來人不是鬼谷谷主，亦非金童玉女，而是鬼谷谷主的隨侍女婢。

二女舉步下樓，一步一響，不

疾不徐，步履從容，目不斜視，連近在眼前的綠衣少女的死屍亦視若無睹，俏生生地分站樓梯兩側。

單憑這份臨敵不亂的修養，就足夠令人讚歎不已，婢僕尚且如此，主子自不在話下。

二婢的手中各托着一個紅漆盤子，其中一個盤中放着一把白銅酒壺，四隻玉杯，另一盤中放的是四把鋒利無比的匕首，以及四個小巧別緻的磁瓶。

瓶中所裝何物，壺中又是甚麼酒？匕首作何用途？沒人知曉，也沒人敢問。

大家聚精會神，屏息以待，等候鬼谷谷主到來。

樓上却靜如止水，仍不見鬼谷谷主的踪影。

血女按捺不住了，怒沖沖地奔向那兩名婢女。

緊接着，場中又竄出一人，是膽識過人的康少峯。

小峯滿腔孤憤，一身是恨，因見鬼谷谷主故弄玄虛，不肯露臉，趁龍雲不備離席而出，猛往樓梯衝去。

原想衝上樓去，看一看鬼谷谷主究竟是人是鬼，詎料，甫行數丈，右手被人拉住，轉身見是一位鬢髮半白，慈眉善目，身穿一襲灰袍的老者，不由一怔，道：「老英雄有事嗎？何故拉住在下？」

老者笑容可掬道：「少俠意欲何往？」

康少峯心急氣躁，用力一甩，道：「放手，我要上樓去！」

看似隨隨便便的拉着，小峯却脫身不得，老者一本正經道：「鬼谷谷主心狠手辣，血女更加殘暴，此時不宜妄動，靜觀二虎相爭，方爲上上之策。」

康少峯心堅如鐵，不肯更改：「在下跟鬼谷谷主有血海深仇，就算是死也要鬥一鬥這個魔王。」

偶而流目旁顧，發現老者的身旁還坐着一位頭梳雙辮，辮梢上紮了兩隻小蝴蝶，清純可愛，浪漫天眞，年齡與自己相仿的小姑娘。

姑娘明眸皓齒，秀外慧中，小峯情不自禁的多看了幾眼。

有意無意間四目相接，二人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姑娘美若天仙，柔情似水，驀覺雙頰發燙，忙把頭低下，心中暗自啐了一口，道：「哼，討厭，直勾勾的看人家多難爲情。」

老者望一下二小，道：「自從鬼谷谷主以太上皇的姿態主宰武林以來，殺人何止千百，身負奇仇大恨的人也不是只有少俠一人，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不必急在一時。」

小峯年輕氣盛，固執己見道：「你們能忍能等，能屈能伸，我可沒有這個耐性，今天無論如何一定要……」

女兒心，海底針，剛才還柔情萬縷，見小峯不聽勸阻，霍地玉面一寒，打斷他的話截口道：「爹，人家想去就讓他去吧，何必多管閑事，知道的人說你老人家悲天憫人，怕他白白送死，不知道的人還以爲爹爹居心不良，有甚麼陰謀詭計哩。」

淡淡數語，把一個多情善變，既嬌且嗔的少女情懷表露得淋漓盡緻。

吃了姑娘一頓搶白，康少峯臉上熱辣辣的，好不尷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呆呆地楞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老者見狀，瞪了姑娘一眼，道：「盈兒別胡言亂語，這位少俠傲骨天生，威武不屈，將來必成大器。」

這時，病叟龍雲已至，深施一禮道：「啊，是神州一奇呂松林呂大俠，多謝呂兄出手攔阻，倘若任其莽撞行事，勢必吉少凶多。」

神州一奇呂松林見是舊識，欣喜莫名，忙起身還禮道：「不知龍兄也在絕命宴上，未曾趨前致意，失禮得很！這位小俠身在虎穴，能鎮靜如恆，實在難得，想必是龍大俠的高足吧？」

病叟龍雲見問，遂將康少峯的身世來歷簡單扼要的告訴呂松林父女。

呂松林父女聽畢，很激動，也很同情康少峯不幸遭遇。同時，神州一奇呂松林與飛雲堡主康世澤，以及病叟龍雲私交素篤，對小峯自然另眼看待，視如子侄。

寒暄中，康少峯得知呂松林乃「雙奇」之一，是白道上的領袖人物，身旁的姑娘是他的獨生兒呂盈盈。

盈盈芳齡二八，情竇初開，見小峯生得英挺俊拔，愛慕之心油然而生，不時眉目傳語，脈脈含情。

病叟見此情景，甚爲欣慰，趁機推荐道：「呂兄慧眼如神，此子確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棟樑之才，如果有意栽培，就收他爲徒如何？當然，擇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大樂事，老夫自無袖手之理，定當傾囊相授，只因鬼府龍蛇雜處，諸多不便，又怕遭了鬼谷谷主的毒手，能跟在呂大俠身邊龍某就放心了。」

康少峯聞言大喜，拜師學藝的宿願眼看就要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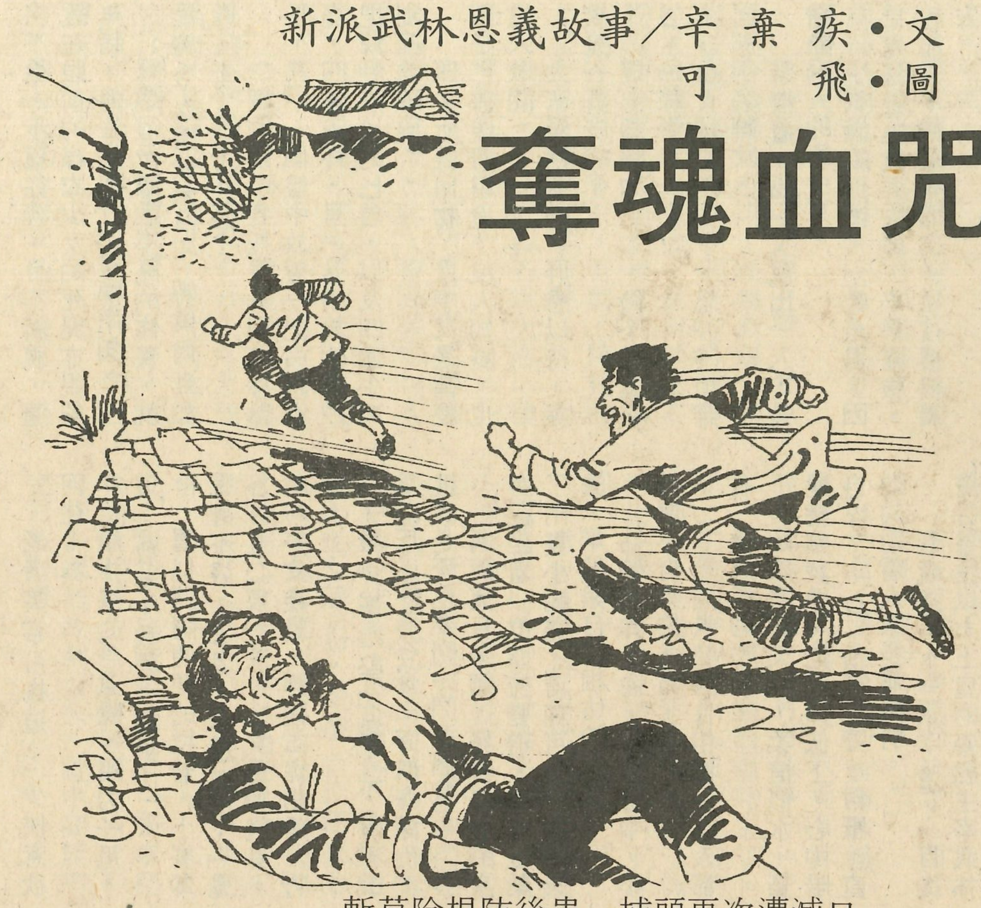
呂盈盈比小峯更高興，扯着父親的衣襟，恨不得老父馬上答應下來。

（未完・八）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奪魂血咒

上文提要：南京邑江門當鋪老板江上雲是有名的惡財神，他命兒子江風出船去截殺當塗縣知縣馬文中。馬文中辭官携家眷回故里，因懷有滿天星藍寶石無價之寶，江氏父子覬覦已久，如今正是機會，江風帶了親信沙雄，在東河口截殺馬文中一家人，並搶去了沾上馬夫人經血腥味的寶石……



捕頭再次遭滅口　斬草除根防後患

等她發現這人還有一身的血水，吃一驚，道：「這是怎麼了，誰把他殺成了這樣呀？」

老者吃力的道：「別問了，燒熱水，快取我的衣褲來，他……是官爺呀！」

老太婆一聽之下不怠慢，拔腿就往灶台走，她先把大壺水燒上鍋灶，再把老者的衣衫取出來，只見老者已爲黃强全身濕衣剝下來了。

老者看看黃强的刀傷，對半迷糊的黃强道：「大爺，你這刀傷很重呀！」

黃强只一句話：「快救我！」

老者先把自已的衣衫爲黃强換上，他見黃强又昏迷，便起身走到一張竹桌前，老者取出一個黃紙包，裡面正是刀傷藥。

沒多久，老太婆已端了一盆熱水走進來：「快，水已燒熱了。」

老者取出毛巾，一把把黃强的傷處擦拭着，然後把傷藥爲黃强敷上去。

那老太婆忙着燒稀飯，老人家口中在咕噥：「這萬一救不活，咱們還得打官司呀！」

她的話老者當然聽到了，但他無奈，誰又能見死不救呀，如果眞的死了，大不了半夜三更再背到江邊江中抛。

老人家心中打定主意了，不由對老伴道：「咱們不打官司，他是那兒來，咱們再送他那兒去。」

他看看閉目的黃强，又道：「他命大，我想他會活的，妳看他出氣漸漸有力了。」

要知道，捕頭黃强乃練武的人，一身的功夫了得，受了這一刀，如是一般人怕早死在江中了，黃强身子壯，皮粗肉厚骨架大，如今上了老人家的藥，他已好多了。

就在黃强躺了一天多之後，他已能坐起來說話了。

一個人流了那麼多的血，便是立刻想走，也得養上個十天半個月的，但黃强在第三天過午就苦撐着要走了。

* * *

放下手中飯碗，黃强對老者道：「老人家，你這是救了我一命，也是我黃强救命恩人。」

老人忙搖手，道：「不敢當，我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黃强道：「不，你得跟我走一趟。」

老人吃驚道：「去哪兒？」

「當塗縣衙門。」

老者忙搖手，道：「我老人家六十七，我不打這老來的官司。」

黃强一笑，道：「不是去打官司，去領賞金。」

老者再搖手，道：「我怕見官，捕頭大人呀，這賞金就免了。」

黃强道：「你老人家放寬心，你老隨我去當塗縣，我不叫你進衙門，我送了你賞銀你就走。」

一邊的老太太在點頭，老人便也同意了。

* * *

老人陪着黃强往江的上游走着，兩個人各自拄着一根長手杖，秋風帶着幾分蕭蕭蕩蕩的掃過大地，那原本綠油油的江南却變得黃黃瘦瘦的樣子。

黃强邊走邊問：「老丈，我還未知你老貴姓大名吶！」

老人家哈哈一笑，他這是去領賞金的，心情上當然十分高興。

聽得黃捕頭的話，立刻道：「老漢我姓張，單名一個石字，石頭的石，不過別人不叫我張石，他們叫我張老實，我也就不計較了，哈……」

黃强道：「張大叔本來就老實，換是別人就不一定會救我了。」

張老實道：「誰能見死不救呀，何況又是黃大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黃大人一定是捉惡人才會受了傷的，是不是？」

黃强的雙目一厲，咬牙道：「娘的，只要本大人不死，姓江的一家死定了。」

張老實道：「姓江的，誰？」

黃捕頭道：「這人你不會知道的，不過……」

就在這時候，忽的一聲尖吭大笑傳來，聽得人心都快跳出來了。

那張老實抬頭看，他發現前面一道小河的橋頭上站了一個風度翩翩的年輕人，再細看，這人臉色帶着幾分蒼白，眼睛微陷，透着疲乏的韻味，挺直的鼻子也在抽動，抽動得好像要拉動繃緊緊的雙唇，那一身微有皺紋的藍衫在秋風的拂動下不時的飄掀起衣襬來，顯得那麼的冷傲。

這年輕人只是一聲笑，已令黃强全身一震。

是的，這年輕人正是「惡財神」江上雲的寶貝兒子江風，這江風連夜又奔來了，而且他由當塗縣境一路打探到此，果然被他兜個正着。

現在，黃强手攔老者，他對橋上的江風沉聲道：「姓江的，你想幹什麼？」

「哈……」江風仰頭一聲笑，道：「果然被我爹料中，你這頭狐狸藉落水而逃呀！」

黃强叱道：「姓江的，你少囂張，需知多行不義必自斃，你父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南京城中最大的富貴窟就是你家開的，你父子通吃也就夠了，怎麼的，還暗中同官家幹呀？」

江風冷冷道：「咱們已經幹了。」

衡情量勢，黃强道：「姓江的，我勸你隨我當塗縣去投案，我保証力保你不死。」

江風大怒，叱吼道：「少同老子放這種臭屁，你應該明白眼前的形勢。」

黃强當然明白，而且他幾乎連十分之一的勝算也沒有，而江風又顯然不會放過他。

黃强心中一緊，咬牙道：「你父子果然狠子狠心。好，黃某當盡力而爲，只不過……」

他看了一下張老實，又道：「他是個打漁的老實人，這件事與他無關，放他先走。」

江風淡淡的道：「我知道，我不會向這老傢伙動刀，聽清楚了，我不會向這老傢伙動刀的。」

黃强一聽，忙對這張老實道：「老人家，快走，恕我無法保護你了。」

張老實道：「捕頭大人，你這一身傷怎能……」

黃强苦笑道：「別再多言，快走！」

張老實看看橋頭上的冷面年輕人，他不敢多言，立刻掉頭就走，什麼賞金也忘了，活命要緊。

張老實走得快，匆匆的往家門奔去，他相信黃捕頭是活不成了。

橋上的江風連看一眼也沒有，他帶着幾分殘忍的愉快往橋下走來。

江風走一步，黃捕頭退一步，而江風的哈哈笑聲好像是根根刺飛扎向黃强。

黃强退了十幾步，他回頭已不見張老實，不由得喘了一口氣。

他相信張老實應該找地方躲起來的，而江風已往他面前平飛而至。

江風的口中冷冷道：「你死吧！」

他出手如風，但黃强閃得疾，黃强是無力應戰的，他大叫：「眞要趕盡殺絕呀！」

江風忽的穩住身子，冷笑道：「難道你黃大人不知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句發人深省的話嗎？我今不殺你，他日你絕不會放過我。」

他又欲出手，接道：「姓黃的，你閃到幾時？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你還是生受了。」

黃强道：「姓江的，殺官可是抄家斬首之罪呀！」

江風道：「便是抄家斬首吧，你已看不見了。」

他又冷冷的道：「本公子就是明白一個道理才又折回來的，你可知什麼道理？」

黃强道：「必是歪道理。」

嘿嘿一笑，江風道：「打蛇不死，後患無窮，這就是至理名言。」

黃強已覷了個勢準，厲吼一聲，道：「老子同你一齊上路吧！」

也不知他是由什麼地方取出的一把尖刀，雙手平伸直往江風懷中撞去了。

江風也爲黃強的這一個架式一楞，但他的功夫比之黃強高多了，就聽他嘿然一聲出左掌疾拍，半旋身間他的右袖尖刀冷焰已閃，就聽黃強尖聲直喉一聲叫：「啊！」

黃強的脖子幾乎被切一半，一顆頭在下垂中倒地，他只在地上挺了一下就不動了。

江風低頭看，不由冷冷道：「你如果再能站起來，娘的，我絕不會再殺你。」

他忽的看向遠方，冷面一寒不多想，拔腿就往張老實去的方向追去了。

＊ ＊ ＊

張老實果然老實人，他應該往江邊逃，不料他往家門跑，而且跑到家就拉着老伴進了門，又上了門門不出聲，可也把他的老伴嚇壞了。

想也知道，這扇門怎麼能擋得了江風的一脚踢，就在張老實夫婦二人用櫈子把門頂緊，門外面傳來一聲呵呵笑，道：「開門啦！」

門內的張老實道：「我不開，開了你殺我。」

門外的江風笑笑道：「我曾說過了，我不會向你老出刀的呀！」

張老實道：「既然不殺我，你追來幹什麼？」

江風道：「這兩天我找人好辛苦，餓了，能爲我下碗吃的嗎？」

張老實道：「你眞不殺我二老呀！」

「當然，我說不用刀就是不用刀，你放心啦！」

於是，門開了，只見張老實在拭汗，他已一頭的冷汗在流了。

老太婆走出門，她到灶房弄了一碗麵端過來，見丈夫同這年輕人還有說有笑的，她放心了！

江風吃完麵，口中直叫：「好吃，眞好吃！」

他站起來了，衝着二老一個打躬，笑道：「你二老眞的是好人吶！」

「我叫張老實。」

江風道：「你老當之無愧，好人壞人你都幫助，這樣的人當然是好人了！」

張老實還不好意思的一笑，道：「好人是好人，可是這一輩子算白活白忙了。」

江風與問：「爲甚麼？」

張老實道：「活了六十多歲，至今連個兒子也沒有。」

江風道：「那是上天不長眼睛，像我，我是壞人，我却有爹也有娘，每天吃香喝辣的……」

張老實道：「我看公子也是好人呀，殺人嘛，必是因爲你無奈對不對？」

江風哈哈笑起來了。

張老實道：「看，我老漢說對了吧？」

江風道：「你眞的說對了，我殺人都是因爲這人非殺不可，就如同……如同……我要殺你們一樣！」

張老實一聽大驚失色，道：「你……也要殺我二老呀，你……不是你說對我二老不出刀嗎？」

江風道：「我絕不對你二老出刀，但……」

只見他忽的出拳打出去，眞快，幾乎分不出他出了幾拳，而張老實夫妻二人已倒在地上了。

江風的拳勁重，如鐵錘一般，張老實夫妻怎經得起他的拳頭擊打在頭頂上，早已腦漿塗地了。

江風冷然的道：「活了這麼大年紀，也該活累了，我這是叫你二老早歸道山吶，哈……」

他已走出半里遠了，但忽又轉回來。

這江風果然心腸毒，他放了一把火才走，直到他走出三里外，身後面的火還在燒得凶。

＊ ＊ ＊

辭職歸里而遭全家殺害的馬文中，遇害的地方叫東河口，也是當塗縣的邊境上，這是官家貼出告示才知道那個鬼地方叫東河口！

官家派人在那段河口打撈屍體，也把撞在岸邊的雙桅官船找到了，於是一具一具的屍體併排在快船上，却偏偏少了個捕頭黃強。

只不過未出兩天，黃捕頭與張老實夫妻二人的屍體也找到了，算一算這一回死了十三口之多，似這樣連官家人也照做的大案子，立刻轟動方圓三百地，當然，南京城也傳遍了。

有不少人就以爲這是馬文中在官任上得罪了黑道人物才遭此橫禍。

但不論怎麼說，一時間官家還眞的千頭萬緒理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新接任的當塗縣令叫朱正，一上任就接下這件大案子，他一面行文到南京，一面出告示。

朱正一共出了兩張告示，一是懸賞捉拿行凶的人，另一張也最實際，他要聘請一位高手當捕頭。

只不過告示出了十幾天，不但無人來通風報信，便捕頭一職也無人問津，無他，黃強的武功不差，他照樣死得那麼慘。

這光景朱正只有等南京方面支

援了。

＊ ＊ ＊

新街口後街的文娟出了北門繞道玄武湖畔，就在紫金山後的柳林內，有個精幹的矮小子正等着她。

這個短小精幹的年輕人不是別人，小七子是也！

文娟見了小七子，她只點點頭，但小七子却在左右前後看一遍，對文娟道：「尤大叔在等妳了，快跟我來。」

文娟點點頭，立刻跟了小七子走，柳林正在落葉，光景已是深秋了。

那小七子在前面走，山脚下一間大房子，孤零零的一幢大房子好像無人住，小七子帶着文娟走進屋子裡，只見屋內的北牆角一張木板床，小七子掀開床，露出一個地道來。

文娟似是來過，也不多言，跟了小七子便走入地道中，二人大約是走了半里遠，漸漸的一道白光透過來，等到二人走出去，才發現那兒是個江邊，一條畫舫正停在幾株柳樹下，船上却只有一個半百老人在垂釣。

這老人一身穿着很平常，那頂帽子夠寬大，帽帶套在下巴下，腰上的腰帶紮得緊，打橫插了一根旱烟袋。

只見他連看也不多看一眼，雙目注視着水面上，這時候小七子已把文娟帶上船。

「大叔，原是半夜來見你老的，小七子叫我此刻來。」

那老者非別人，乃飛花掌尤大川是也。

尤大川仍然不抬頭，他却低聲道：「你二人聽着，報仇的時候到了。」

文娟道：「大叔，是江風父子？」

尤大川道：「不錯。」

就見文娟尖聲道：「是他們殺了我父母？」

尤大川道：「你爹不該身懷寶物，江上雲愛寶成癡，他開當舖就是爲了寶！」

文娟泣道：「尤大叔，我却把身子交在那小賊的手中，我好悲哀呀！」

尤大川道：「如果妳想報仇，便是把命子交上又怎樣，何況老夫也是受害人，你們看我這條腿。」

尤大川把腿伸出來，左足是扭曲的，顯然他是個跛子！

文娟與小七子早知道尤大叔的行動不便，但尤大叔却教了他二人武功。

尤大川嘆口氣，道：「從小我把你二人帶在身邊，養你們，教你們，却一直不把你們的仇人告知你們，爲的就是叫你們在行動上自然，如果你們知道江家父子就是你二人的仇家，娟姑娘，妳還能那麼自然的同那小賊在一起？」

文娟忍不住的道：「我會殺了他。」

尤大川道：「殺一個小賊何用？老賊就有戒心了。」

小七子道：「我娘也是江家父子害的？」

尤大川道：「小七子，我可以告訴你，你父徐艮與我有叩頭之義，你父是病死的，但你娘却是因爲遇上江上雲而被騙，才在我面前一頭撞死的，她要我把你調教成人爲她報仇。」

小七子的雙目厲芒直閃不已，咬牙格格响，道：「娘的，我殺了這一對狠！」

尤大川道：「你們應知道，這『惡財神』江上雲武功高，他兒子江風的更高絕，當年我爲了找姓江的理論，不幸我這一條腿也被切斷了足踝，算一算已十多年了……」

他嘆口氣，又道：「老夫等他們十多年，令老夫高興的是把你二人調教成人，而且最重要的藍寶石竟也出現了。」

文娟道：「大叔，我怎麼辦？我要報仇！」

尤大川道：「所以我把妳叫來了。」

文娟道：「大叔，你快吩咐。」

徐小七已在抹淚了。

尤大川收起釣竿走入畫舫，只見他取出一把魚鱗紫金刀交給徐小七，道：「拿着，這是你父當年行走江湖時候隨身帶的兵刃，平日我教你的那一絕招乃是你父所創，加上此刀就更加厲害了。」

徐小七接在手中猛咬牙，尤大川已沉聲道：「去，去當塗縣當捕頭。」

他此言一出，徐小七怔住了：「大叔，我這個矮相，當捕頭成嗎？」

尤大川沉聲道：「以官家身份挾辦案之實，有什麼比如此手段報仇更佳？」

他微笑着看看徐小七，又道：「當年你父名揚中原與兩淮，他的身材就是你這模樣，江湖上仍然稱他一聲徐大俠。」

徐小七把胸一挺，道：「尤大叔，我就聽你老的，只不過你得教我如何下手去辦案。」

尤大川道：「先由小王說的那條船下手，至於如何捉得江家父子，那就看你的手段了。」

一邊的文娟道：「大叔，我呢？」

尤大川吃吃笑了，他對文娟姑娘道：「別聲張，等着機會，關鍵就是妳了。」

於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走

了，仍舊由原來地道出了那座房子，轉回南京城的大街上。

徐小七當天便直奔當塗縣而去，他去應徵當塗縣的捕頭一職，他心中充滿了仇恨，倒並未把關鍵的藍寶石放心上。

* * *

徐小七站在縣衙門外的告示牌前，那地方還站了不少人，正在圍觀官家貼出來的告示，徐小七擠在人前面，他一把扯下兩張告示來，直把圍觀的人嚇一跳，但也有人在吃吃笑，那當然是笑徐小七又瘦又小的五短身材，還敢把官家的告示扯下來，這兩張告示不但要破案，而且還要勝任當塗縣的捕頭。

當塗縣新到任的縣老爺早行文南京，至今未見上面有人來，正在發愁吶，如今來了徐小七。

有個捕快拉住徐小七，道：「走，跟我衙門見老爺去。」

一笑，徐小七道：「帶路！」

他還眞的佻皮起來了，見捕快抓他手不放，他只那麼猛一抖，那捕快不但放了手，也幾乎倒在地。

那捕快吃了悶虧不信邪，立刻又再伸手拉，徐小七火來了，他叱道：「叫你帶路聽到沒有？把你家徐爺當人犯吶，操，再不禮貌有你的苦吃。」

那捕快楞了一下縮回手，一聲苦笑，道：「小兄弟，這可不是玩笑事，你行嗎？」

徐小七道：「沒有三兩三，怎敢上梁山，帶路！」

於是，捕快不再多說，領着徐小七便走進衙門了。

衙門裡聽說有人撕了告示，便一齊走出門來瞧，他們以為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來了，不料來的人却是個小崽子年輕人，有幾個忍不住的笑了。

徐小七也不以為意的跟那捕快走到公堂口，徐小七如果沒聽過尤大川對他的一番鼓勵，今日這公堂衙門就會叫他吃一驚。

只見兩邊站了二十多個捕快等着看熱鬧，縣大爺一邊看，向師爺直皺眉。

那師爺却走到徐小七面前，低頭看了兩三圈，才冷冷的問道：「你有什麼本事？」

徐小七道：「我嗎？拳掌刀槍，飛簷走壁，擒拿撲打，無所不能。」

師爺冷笑道：「就憑你這麼一丁點？」

徐小七道：「包子有肉不在面上，小兵往往立大功，你想不想瞧我露一手？」

師爺笑笑，道：「拿出你最得意的使幾招，大人面前咱們瞧瞧。」

徐小七道：「我就以家傳刀法舞一趟，你們大伙多多的指教。」

只見他拔刀在手拉了個起手式，沉吼一聲便舞起來。

這徐小七的父親乃是當年兩淮大俠徐艮，他雖然未得乃父認眞指導，但尤大川却也把徐家刀法傳給了這徐小七，只見這徐小七三十六路刀法施到緊處，他忽然大吼一聲刀法走靈，萬道流電激閃中，他的人已彈身而起四丈高下，當他已躍上大堂橫樑上，高空中的刀光似仍在閃動着。

徐小七人剛坐定，下面已傳來一陣叫好聲，徐小七飄身落地上，只聽師爺道：「你中選了！」

衆捕快立刻圍上去，誰不想此刻攀交情。

於是，大堂上的縣大爺衝着徐小七點點頭，道：「按規矩，你向師爺辦手續，名字出身與本事要交代清，如果你能把案子破了，當塗縣你就露臉了。」

徐小七道：「大人，小子徐小七，今當着大人的面明說，我正是衝着這件大案才來的。」

他此言一出，衆人也怔住了。

徐小七又道：「請問大人，當塗縣衙有多少可用之人？」

縣大爺看看一邊的師爺，那師爺道：「長班衙役三十六，可調的捕役也有七十二，徐小七……不……我應叫你徐捕頭。」

徐小七一笑，就聽師爺又道：「這些人都聽你的指揮了，你看着辦吧。」

徐小七高興的衝着堂上一抱拳，道：「大人，屬下這就出馬去辦案了。」

大堂上，縣大老爺點點頭，道：「徐小七，人馬由你派，本大人等着你的喜訊了。」

眞簡單，徐小七三言兩語的就成了當塗縣捕頭了，他只走出大堂，立刻把所有的捕役集合起來，徐小七剛才露的那一手功夫，當塗縣衙中就無人能比。

有人就以為徐小七的功夫比之黃強高明多了。

* * *

杭州菊花茶加冰糖，這是「惡財神」江上雲平日最愛喝的東西。

江上雲剛喝完一杯茶，他便又走進秘室中去了。

這一回他還把個銅盆帶進秘室中，那銅盆中有香水，也有配好的除臭水。

江上雲帶這些東西進入秘室中，為的就是那顆眞正價值連城的「滿天星藍寶石」。

江上雲這幾天用盡了心計，因為他每次在秘室中把玩這寶物，總是聞到一股子腥臭味。

如果不是「滿天星藍寶石」發出閃閃的光華令人目眩，還幾乎就如

同糞坑上的臭石頭差不多。

江上雲又不能叫人進他的秘室中，也只好自己想法子，親手洗這寶石。

「滿天星藍寶石」的八角形尖處，隱隱的有五彩光華，當江上雲舉在手中愉快的欣賞着，心頭眞的升起一股子擁有天下而自豪的滿足。

是的，他已擁有這件江湖人只聞其名而難得一見的寶物了，他當然滿足，只不過當他很想用口去吻的時候，那股子羶臭味就能令他作嘔。

江上雲恨死馬文中老婆了，怎麼想的，竟把如此寶物往那個地方塞，而又正巧是月經來潮時。

* * *

銅盆放在地上，江上雲在錦盒中取出「滿天星藍寶石」，他先是把寶石浸在藥水中，然後再加些香料，毛刷子就這麼的刷起來。

江上雲以為如此一來，寶石就必會乾淨了，他這麼的想着，也不時的拿起聞一下，於是……

* * *

江上雲愛寶如癡，他多年來的心願就是這顆「滿天星藍寶石」，如今一旦到手，心中可樂了，只不過寶石上這股怪羶臭味道實在令他傷透了腦筋。

此刻，江上雲在這秘室中自己弄了藥水洗起來，他邊洗邊聞也緊皺眉頭，因為他聞到的臭味仍然在。

江上雲又用清水洗，只差沒用開水煮，當他好一頓折騰之後，忙用絲巾小心翼翼的擦拭乾淨，只見這顆「滿天星藍寶石」光華四射，藍芒成絲，端的令人愛不釋手，只不過寶石上却有一股更加難聞的怪臭味。

江上雲發覺這臭味比之他未洗之前更加的難聞了。

江上雲氣得幾乎要摔在地上，但他却又小心的收在一個特製的銀盒裡。

想着寶物上的怪味道，江上雲的心頭緊緊的，他已聽了兒子的報告，那馬文中老婆在這寶石之上下了惡毒詛咒，詛咒掠奪這寶石的人不得好死，馬文中的老婆起了毒誓，她的血魂附在這顆藍寶石上，她在地獄中也詛咒為寶石害他一家人的人，以及那一心想掠走此寶的所有的人。

江上雲並未把馬夫人的毒咒放在心上，因為江上雲相信一件事，那就是鬼怕惡人。

江上雲自己也認為是惡人，秦淮的「惡財神」之名，他以為當之無愧，那麼，他怕什麼鬼上門？

江上雲不怕惡咒，他根本不相信那一套，但他却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個狠字。

江上雲也為寶石遭受汚染而痛心，如果有人能叫這寶物身上的怪臭味去掉，他寧願花上十萬兩銀子。

雖然寶物已到手，江上雲並不快樂，他收拾妥寶物走出秘室，兩個老朝奉迎上來了。

江上雲一瞪眼道：「有事？」

一個朝奉笑笑，道：「東家，聽說……」

江上雲一瞪眼，道：「聽說什麼？」

「聽說東家弄到一件稀世奇寶，不知是個什麼樣子，能不能叫屬下瞧瞧？」

江上雲道：「什麼稀世奇寶，你們又是聽什麼人說的？」他雙眼露出凶芒逼視着二人。

兩個朝奉立刻一哆嗦，另一人笑笑道：「小王隨便說說的，也不關緊要嘛！」

江上雲道：「小王他呢？」

「他侍候大公子去夫子廟那面去了。」

兩個老朝奉也低下了頭，江上雲冷冷道：「這小子平日鬼頭鬼腦的，我看是留他不得。」

兩個老朝奉也不敢再提什麼寶了。

* * *

小王沒去夫子廟，他溜了，當他不打算再回來的時候，便把江上雲得到寶物之事對兩個老朝奉說出來了。

小王是有目的的，他知道這兩個朝奉不簡單，敢在江上雲手下幹活，他二人必有目的。

小王這是為江家父子製造敵人，他相信兩個老朝奉必會動歪腦筋。

江湖上都知道有兩種人最陰狠，那就是衙門的師爺與當舖的朝奉，他們一個眼利，另一個是嘴巴毒。

便是再毒，江上雲當舖的兩個老朝奉對於江上雲却是懼怕三分。

* * *

有一艘快船從上游的當塗縣駛來，這條快船來到南京邑江門外的碼頭邊，不偏不倚的緊靠在另一條快船邊。

這光景原是極平常的事，任誰也不會去多瞧一眼，只不過當這條快船剛貼靠上去不久，只見十幾個自當塗縣來的捕役，一窩蜂似的擁上另一條快船，他們出刀立刻架在幾個船伕的脖子上喝令「不許動！」

雙桅快船上的艙內衝出個大漢來，這大漢大吼如打雷：「喂，你們幹什麼？咱們可不是盜匪呀，咱們是良民，你們是什麼衙門的？」

捕役後面走出個矮而精幹的人，只見他一聲吼：「全部綁了！」

兩個捕快就要對這大漢下手，不料這大漢拉開架式暴吼如虎：「官擾民，咱們可要反抗了。」

他邊說邊出拳，兩個捕快也難近他的身。

這時候岸邊來了一羣人，一羣看熱鬧的人正指手划脚的議論紛紛，忽聽矮漢叱道：「有理衙門說去！」他話聲已落，人已欺到大漢身邊，也不見他出刀，下盤雙腿勾又踢，大漢躲之不及，應聲而倒在船板上了。

矮漢一聲大吼：「綁上，統統綁上！」

十幾個捕頭撲上來，剎時間把這條快船上的五名大漢全都上了繩。

那矮子並非別人，乃新任當塗縣捕頭徐小七是也。

徐小七這是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舉拿下雙桅快船上的五個大漢，那自艙內衝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沙雄。

沙雄被綁了個結實，他大叫：「你們官家不能亂抓人呀，咱們犯了什麼王法呀？」

徐小七走到沙雄面前，冷冷道：「別以為『強盜沿街走，無贓難定罪』，王八蛋，你馬上就知道了。」

「知道什麼？」

忽聽徐小七大叫：「給我搜！」

七八個捕快果然在這雙桅快船上搜起來，他們搜得眞仔細，船裡船外敲敲打打的搜，先是，自船板下砍刀尖刀帶弩鈎搜出十幾件，隨之就聽一個捕快叫道：「大人，快來看這裡！」

徐小七忙走過去，那是在船頭處，徐小七低頭看船外，不由冷笑了。

原來那地方碰了一塊是新痕，他再看官家的船身，立刻哈哈笑了。

「這是碰在船身上留下來的痕跡，娘的，你們幹的陰毒事，殺官劫船呀！」

沙雄的臉色也變了，他吼道：「大海中碰碰船也不能定咱們的罪呀！」

徐小七叱道：「這些刀呢？」

沙雄抗聲道：「船行大江防水寇呀！」

徐小七叱罵：「去你娘的水寇，衙門去說理去。」

沙雄道：「你要押咱們去當塗縣？咱們受管在南京。」

徐小七道：「先把你們押南京，等着人犯到齊再回當塗縣。」

沙雄一聽忍不住的笑了。

* * *

一干人犯押上碼頭，就在邑江門口，那沙雄忽的發現一個人，那人不是別人，小王是也。

沙雄也是機伶人，他大叫：「咱們冤枉呀，當塗縣越界來抓人吶！」

他這是叫給小王聽的，這樣小王就會跑回當舖向江上雲報告。

沙雄也發現小王在暗暗點頭，於是，他心中更加篤定了，他那口角上顯露出一個冷笑來。

要知江上雲在這南京城，黑白道上他吃得開，便府衙也甚有交情，如果人犯到了府衙，就不怕不放人。

只不過這一回沙雄可就想歪了。

* * *

南京府衙的捕頭乃「神槍」藍勝，姓藍的這幾天正在氣頭上，無他，因為他的拜兄弟黃强死得慘，當塗縣如果破不了案，他就要前往助拳了。

可好，如今當塗縣把五個人犯押來，他自然要把一肚皮的怨氣發洩在這五個人的身上了。

沙雄幾人剛入大牢，立刻先被來個下馬威，沾水的皮鞭每人就是二十下，打得沙雄五人直叫媽。

那沙雄還大叫：「喂，不看僧面看佛面，咱們可是江上雲江大爺的手下人呀！」

藍勝走上去，「啪啪」就是兩個嘴巴子，叱道：「誰是江上雲？」

徐小七走過來，笑道：「聽說是邑江門內開當舖的。」

藍勝叱道：「又怎樣了，不長眼睛殺官家的人，他天王老子地王爺也免了，他照樣的吃官司。」

徐小七道：「聽說姓江的武功高呀！」

「又怎樣，南京城也想造反不成？一個跳蚤他頂不起一張床單子，他怎樣？」

沙雄大叫：「江大爺是老實生意人呀！」

徐小七道：「老實不老實大堂上才知道。」

藍勝道：「徐老弟，咱們去後衙，府台大人那兒我請命，咱們去抓姓江的人。」

徐小七點頭道：「我徐小七唯大人是瞻了。」

於是，這二人走出大牢往後衙去了。

那沙雄心中吃驚，他想也想不出，這件事辦得已經天衣無縫了，這紕漏到底出在甚麼地方？

另外四人挨了皮鞭直哎呀，想着東河口那件事，他們心驚肉又跳。

* * *

從後衙中走出來，徐小七的臉上有笑容，他與忿怒的藍勝二人又奔入大牢來了。

那年頭大牢如同地獄，想輕易出來，那得先脫一層皮，不死也殘廢。

藍勝主持問供，徐小七一邊看光景，他心中明白，想抓江家父子，那得先取口供。

藍勝在這方面有專長，他也夠狠的，當他聽了徐小七把東河口之事對他說了一遍後，他咬牙了。

「你，吊起來！」

藍勝把沙雄吊起來，他眞狠，也不用鞭更不用火夾子，他出刀，「咻」的一聲起處，沙雄的兩條脚筋斷了。

「噢！」沙雄厲嗥中大吼：「他娘的，强行逼供也不是這個手法呀，操你娘，江大爺絕饒不了你呀！」

藍勝冷冷道：「我不向你逼供，我只拿你做模樣，他們如果不招，就是你這模樣。」

於是，他轉而指着另一人。

那人不是別人，乃王一响是也，姓王的眼一瞪，道：「你們要幹甚麼？」

他這裡說着，人已被吊了起來。

藍勝手握尖刀，慢慢的走到王一响面前，他咬着嘴唇道：「我不多問，你得說實話。」

他看了看沙雄，又道：「別忘了他已無法走路了。」

忽聽沙雄大罵：「我操你娘！」

不料藍勝也非善良人，他冷冷的道：「如果我再聽你一句罵，我會用粗針線把你那張臭嘴縫起來，你琢磨。」

沙雄還不信邪的又是一聲咒罵：「操你祖奶奶，你折騰老子吧！」

他又對王一响大吼：「哪一個放閒屁，江大爺的手段你們最清楚！」

藍勝大怒，大叫：「拿針綫來！」

誰聽過大牢還有針綫這種刑具的，其實還眞有，只見一個捕役立刻奔出大牢外，匆匆的跑去府衙對門一家鞋匠那兒，三言兩語的就拿了一根做鞋底的針與綫又奔回府衙大牢。

沙雄也瞪眼了，他厲叫：「你娘的老皮，玩眞的呀！」

藍勝冷哼一聲，吼道：「動手，把他的臭嘴縫起來，他如果仍能罵出口算他有種。」

四個捕役齊動手，大牢的獄卒動手縫，聽吧，沙雄叫聲像殺猪，半里外也聽得清。」

沙雄的一張大嘴一共縫了五針，鮮血又流了一茶盅！

沙雄不罵了，他眞的罵不出聲來了。

另外四人嚇得直瞪眼，那四人正是二天于、朱太白、王一响與劉大仁。

藍勝走到王一响面前，他冷冷的道：「我問口供很簡單，只有三個字。」

王一响道：「甚麼三個字？」

「招不招？」

王一响臉皮一緊，道：「招不招要到了大堂之後再說，難道你想用私刑？」

藍勝的尖刀在王一响面前比划着，道：「想充好漢？」

王一响道：「並非想充好漢，而是不知道招些甚麼。」

藍勝怒道：「由長江通石臼湖的那條河口，你們同江家那小子殺官劫船，這件事你不會忘吧？」

王一响道：「大人，我要是幹過這件事我就不是人，我不知道你是聽那個渾帳王八往咱們身上栽這種惡贓，犬人，你把這人找來，咱們對個質。」

冷冷一哂，藍勝道：「如果有人來對質，你猜我怎麼侍候你？」

王一响道：「殺剁聽便！」

藍勝道：「那麼，我先在你身上放點血算是借支。」

他在王一响一怔間，右肘下的尖刀猛一切，那王一响立刻一聲尖嗥：「噢！」

果然，藍勝也把王一响的脚筋挑了。

姓藍的豁上了，萬一此案不是他五人參與幹下，這以後的收場就麻煩了。

然而藍勝早已不管這些了，他不管王一响的哀號，人已站在二天于面前了。

不料二天于先開口，道：「不知道，你要放老子身上的血，來吧，你挑肥撿瘦下刀吧！」

藍勝笑，道：「充人物呀！」

二天于道：「娘的老皮，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人肉刀俎，老子心中明白。」

藍勝道：「你以為如此一來我就會放過你？」

二天于道：「老子吃軟不吃硬。」

藍勝嘿然，道：「我只有硬的缺少軟的，你既然硬漢，你充到底吧！」

「颯」的一聲起處，帶起一溜鮮血，二天于叫的聲音尖而有力：「噢……啊！」

藍勝看也不看的便站在朱太白面前了。

這光景令一旁觀看的徐小七全身直冒冷汗，徐小七心中明白，自己就缺乏這個狠勁。

* * *

黑獄如地獄果然坑煞人。

朱太白見藍勝衝他而來，雙目凶芒畢射，道：「操，幹甚麼？」

藍勝道：「你當光棍還是當猪？」

朱太白一楞，道：「甚麼意思？打的甚麼啞謎？」

藍勝道：「很明顯，光棍不吃眼前虧，你如果也想充好漢，你就是猪，同他們一樣是猪。」

朱太白厲吼，道：「娘的，拐彎抹角想套口供不是，那是你把你家朱大爺看錯了。」

藍勝冷冷道：「猪！」

「哦呸！」朱太白往藍勝吐口水！血水！

藍勝大怒，抖手便是一刀切。

「噢！」朱太白也忍不住脚筋被切之痛，叫了。

藍勝也用刀切下朱太白身上衣襬，他用這片衣襬把身上的血水擦拭着。

於是，他站在劉大仁面前了。

「姓什麽呀？」

「姓你……」

藍勝還以為他姓倪呢，又問：「叫什麽名？」

「爺爺！」

藍勝聽不懂這是什麽名，但當他把「你爺爺」三字連在一起的時候，不由冷笑了。

「行，你也是硬漢，我不囉嗦，我也尊重硬漢人物，我這就成全你。」

他果然又下刀，而且切得十分妙，一刀兩隻脚筋，痛得劉大仁直哆嗦。

藍勝忽的指着沙雄五人大罵：「你們這五個畜牲，我只不過在你們面前小施手段，便知道你們五人都非善類，這大案百分之百是你們幹的，一般人是沒有你們這般狠勁的。」

沙雄叫得「嗚嗚」响，嘴巴難張開。

二天于道：「這個官司打到底了。」

藍勝沉聲道：「等我把江家父子抓來，不怕你們不低頭認罪。」

他對一邊的徐小七道：「徐老弟，快去，帶上你的人馬，我也率人，咱們去抓江上雲。」

徐小七立刻應道：「藍大人，我們在江家大門外碰面，人馬到齊，衝進去抓人。」

他說完立刻便率他的人走出南京府衙門，徐小七的精神大極了，但也惶恐極了。

徐小七以為，如果找不出人証物証，江家父子是不會低頭認罪的，這件事還有得折騰的。

心中如是想着，事情還是要辦的，於是徐小七把他帶來的捕役全部帶往邑江門了。

* * *

就在徐小七率人剛奔到當舖附近的街邊上，那藍勝也率了十多名捕快趕來了。

徐小七匆匆的迎上去，道：「藍大人，你吩咐。」

藍勝比徐小七高一階，他乃南京府衙的總捕，附近小縣的捕頭也受他的管，當塗縣就是個小縣治。

藍勝抬頭看上九層青石大台階，只見他把手一揮，對一衆捕快，道：「圍起來！」

他見衆捕快拔刀層層堵住當舖大門，立刻對徐小七道：「跟我進去抓人。」

徐小七不放心的對他的手下人，又道：「當舖有人往外跑，你們就拴人。」

他跟着藍勝走入當舖內，三個伙記加上兩個老朝奉，一個個直不楞的擠一邊，這其中就有小王在裡面。

徐小七見小王未開口，小王的眼睛直往當舖後院瞄，徐小七立刻明白小王的意思。

藍勝怒指朝奉等五人道：「你們東家呢？」

五個人誰也不吭聲，五個人全在打哆嗦。

徐小七指着後院，道：「藍大人快往後面走，別叫姓江的聞風逃了。」

藍勝不加思索，立刻提刀往後院奔，南京府衙的五名捕快好手緊跟在後面。

徐小七已出了二門跳到後院天井，正屋裡江上雲同三個女人正在吃着小米粥糕點閒話吶，忽見來了官衙的人，他唬的一下子跳到院中，戟指衆捕快叱道：「喂，你們這是幹什麽的？」

藍勝一個箭步撲上去，沉聲道：「姓江的，你的案子犯了，跟咱們府衙打官司吧！」

江上雲臉色一寒，道：「打什麽官司，良民家中坐，官兵上門來，你們這不就是擾民呀！」

藍勝冷笑道：「娘的，你父子二人幹的好事，殺官劫船在河口，以為天衣無縫呀！」

江上雲果然老狐狸，他哈哈一笑道：「藍大人，你知道我江上雲在這南京城開當舖快二十春了，我會去幹那什麽殺人越貨的，笑話嘛？」

藍勝道：「有沒有殺人越貨你現在說是沒用的，去了府衙再理論。」

江上雲道：「哼，想在官府屈打成招？藍大人，你只要有人証物証，江某二話不說，立刻跟你去打官司。」

冷冷一笑，藍勝道：「証人証物嗎，那得到了大堂上再計較。」

他頭一抬，又道：「現在，你是跟咱們去還是由本大人出手鎖你？」

江上雲叱道：「想上江某的繩索，那得偏勞你藍大人動動貴手了。」

江上雲也火了，他還未把藍勝這幾人看在眼裡，加上他與府衙的師爺有交情，他心中很篤定。

此刻，藍勝直逼江上雲，道：「你想反抗？」

江上雲道：「我不打算束手就縛，除非你有証明。」

徐小七道：「眞是一頭老狐狸。」

藍勝抖刀斜砍，大吼：「這就是証明！」

江上雲見藍勝動刀，他一聲冷笑，半側身，左拳虛招閃打，右掌直削藍勝腕門，一招兩式，攻守有致，果然逼得藍勝縮臂塌肩。

就在這時候，徐小七貼地出手，他未出刀，但一條鎖鏈平地飛，那鐵鏈撞上江上雲的時候，江上雲抬腿抽足未躲過，已被鐵鏈兩端交互纏住雙腿，立刻間藍勝把握良機再上，反手刀背敲打在江上雲的膝蓋上，吭叱一聲，江上雲馬樁沒站穩，五個捕役奔上去便把江上雲按在地上了。

「偷襲老夫，你們可惡！」

徐小七走上去，閃開巴掌左右就是十個大嘴巴打在江上雲的臉頰上，吼叱道：「老小子，你生受吧！」

藍勝抬頭看屋內，道：「還有個小的呢？」

徐小七立刻奔進去，屋子裡只有僕婦與江上雲的家眷，就是不見江風的人。

藍勝見鎖了江上雲，命人押着往門外走，前面舖子五個人，其中就有小王在。

藍勝揪住一個老朝奉，道：「江上雲的兒子呢？」

江上雲已走出門，他却回頭一瞪眼。

老朝奉立刻道：「不知道。」

江上雲似是很安慰的往台階下走去。

徐小七再看小王，他發覺小王好像有話要說，心中立刻明白，便走過去先是一巴掌，叱道：「說，江上雲的兒子去了哪裡？」

小王看看另外四個人，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呀！」

徐小七叱道：「你小子皮肉犯賤，不打不開竅。」

他一推之下，直把小王推倒在地，小王大叫：「別打我，我帶你們去找江大公子去。」

徐小七冷笑了，他叫個捕快揪住小王往外走。

小王大叫：「官爺，寃枉呀！」

徐小七衝上去，狠狠就是一脚踢在小王的屁股上，當然，踢在那地方無大礙，只不過小王裝得像，一個趴爬滾在地上了。

徐小七戟指小王叱道：「不說出江上雲兒子下落，有你受的苦！」

小王臉色也慘了，他忙點頭，道：「我……我帶你們去，我帶你們去找大公子。」

小王剛站定，忽的傳來一聲暴吼：「小畜牲，我宰了你這沒種的狗東西。」

吼罵小王的正是「惡財神」江上雲。

江上雲聽了小王的話，要帶捕快們去抓他的兒子，忍不住的要衝向小王，却又被四個捕快生生地把他拖住。

江上雲原指望着小王暗中去告訴兒子江風，豈料小王此刻變成那樣了。

那藍勝對徐小七，道：「咱們去抓小的。」

徐小七道：「這老的呢？」

「由他們先押回大牢。」

於是，藍勝與徐小七二人率領一批捕快，匆匆的往大街上奔去。

這就叫打鐵趁熱，別叫江風逃了。

* * *

小王脖子上套了鐵鍊子，由兩個捕快押着走在衆人最前面，他不往夫子廟方向去，沿大街走向新街口。

小王對朝奉們說是大公子去了夫子廟，那是騙人的，他知道大公子江風去了新街口文娟姑娘那兒了。

其實這也是一項安排，因為尤大川也要文娟與江風一起上衙門，因為文娟曾去那河口，她可是人証。

* * *

三合小院中一對烏鴉正落在院子一邊的梅樹上，深秋剛開始烏鴉就來到，聽那幾聲「呱呱」叫聲，就叫人心頭不太愉快也不舒服。

有人就不太愉快却也不很舒服，這個人不是別人，乃江風是也。

如果江風不舒服，他怎麽會發出那種怪聲來？聽起來像哼哼，但又像吃到王母娘娘蟠桃的孫猴子一般，口中發出「唧唧」響聲。

這光景，小院正院門插了門門，正屋的門也關得緊，這聲音出自文娟姑娘的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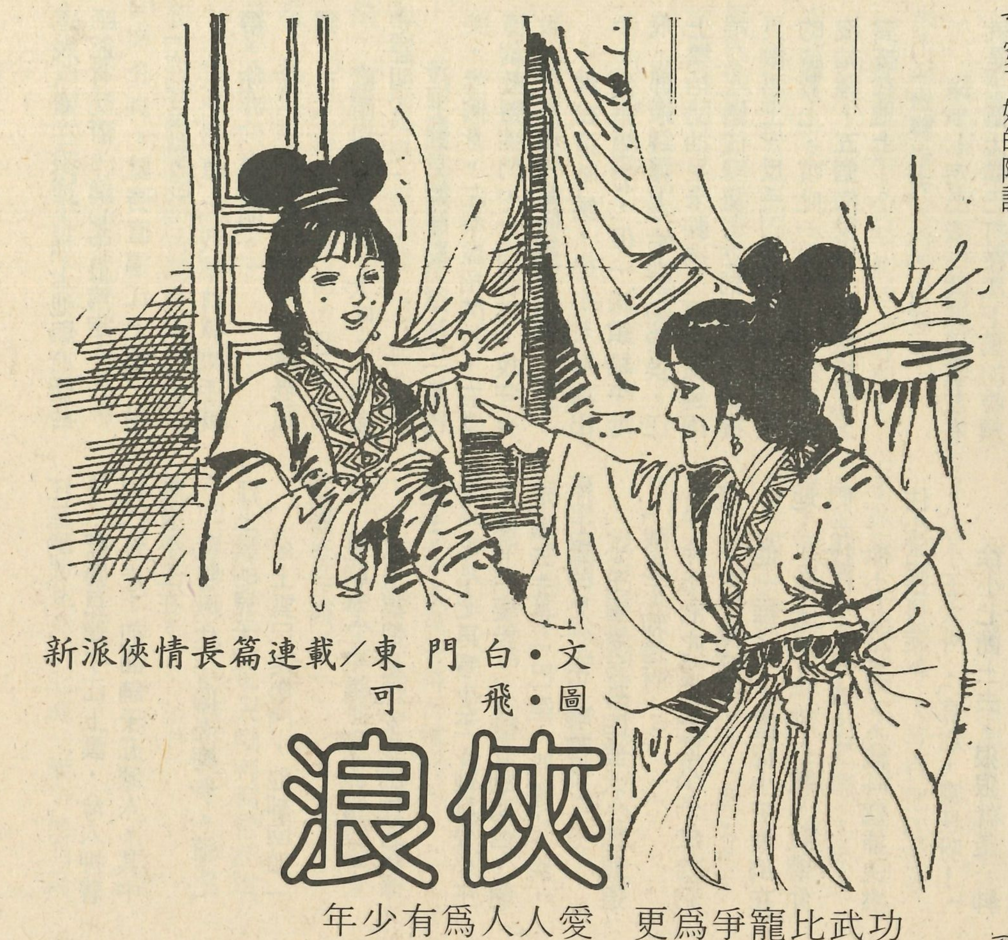
文娟今天似乎不一樣，她不再像過去那樣，江風給她初一她就回敬江風十五，兩個人摟一起便像個糖人似的黏一起而分不開。

此刻文娟已知這小子乃是她的仇人兒子，只不過因為尤大叔的交代，她就得忍耐。

文娟袒裸的躺在床上，她毫無反應，也無表情，一任江風在她身上折騰，那種怪聲就是江風製造出來的。

（未完•二）

上文提要：蘇喜自與小郭有了肌膚之親後，立意再效前法假冒蕭露約見小郭。小郭因不知被欺騙做了那事，結果引起眞蕭露對他發脾氣，而長孫虎却認為小郭搶了蘇喜，又找他出晦氣，令他氣恨在心。當再面對如此開放的「蕭露」，他已預感不對頭，便要求再以「竹管窺豹」，蘇喜不知兩小有此遊戲，因此當即被小郭揭穿了她的陰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年少有為人人愛　更為爭寵比武功

小郭自管中望出，這果然是個完美的胴體。沒有疤痕的胴體，自是屬於蕭露的。

小郭為何把林小玲當作了蕭露？此刻他當然看不出胴體上的缺點。

這自是有原因的，第一，剛才未入屋之前，在小郭茶中下了藥，這種藥能使人進入幻覺，當時在想誰，就會把出現的人當作誰。

當然，林小玲手中拿着管子。

這也是使他幻覺更深的原因之一。

到了適當的時機，她再走過布幔那邊，自然是水到渠成，因為小郭以為是在和蕭露作這事的。

但是，在小郭和林小玲狂歡到了危險邊沿時，由於他的功力深，恢復得快，發現自己上當，她不是蕭露。

當然，他立刻就想到這是怎麼回事了，毛小珠要哈巴狗陪她上街購物，就是給林小玲有機會做此事的。

而且她們一定有個默契，要逐個獻身。

她們獻身之後，小郭就不能不受她們控制了。

小郭很氣憤，可是這事要是揭穿也不好。

事畢小玲出屋，稍後也上了街，以便使小郭相信不久前不是和她而是蕭露。

在二女來說，這當然是下策。

而且絕對沒有想到，小郭並沒有眞正和她做那件事。

那只是男女交歡的前奏，沒有經驗的少女卻會以為這就是男女好合，已有夫妻之實了。小珠回來，小玲向她暗暗點頭。

儘管是二人商量好騙小郭的，聽說小玲已先和小郭有了夫妻之實，仍不免妒忌，眞是矛盾極了。

哈巴狗當然還不知道其中的玄機。

當第二天林小玲要他陪她外出購物，哈巴狗有點意外了。

毛小珠拉他作伴外出購物尚有可能，林小玲拉他外出就不尋常了，但哈巴狗却沒想到那方面去。

哈巴狗本不想出去，毛小珠道：「怎麼？陪着上街一次都不成啊？」

哈巴狗只好奉陪，小郭這一次就學乖了，他不會輕易上當。

他相信昨天是在茶中作了手脚，所以今天不喝茶，却作出喝了茶的樣子，也裝出精神恍惚的樣子。

不久，毛小珠也拿着那根管子走了進來。

小郭不由暗笑，同時也覺得蕭露當初想出這點子來也頗具匠心，有很多人有時會想出也會作出稀奇

古怪的事情。

毫無疑問，二女暗中窺伺過他和蕭露互相管窺的事，事實上古代帝王在「豹房」中早有「管中窺『豹』」的狎戲了。

小郭道：「阿露，昨天窺過，今天再窺，百窺不厭。」

毛小珠笑笑也不答話。

事實上她的內心非常緊張，一個少女為了得到一個男人而出此下策，也不知道她們如何鼓起勇氣的。

黑布幔又在屋子中央拉起，把屋子一隔兩開。

然後把竹管自布幔中央穿過。

小郭以遊戲人間，甚至是欣賞女樂的心情在看她裸着扭動。

一個人自管子中窺伺另一個少女的胴體，而且是以看熱鬧的心情窺伺，這就十分有意思了。

因為毛小珠以為，他已神智不清把她當作了蕭露。

她和林小玲的胴體都算是上上之選，玲瓏剔透，凸浮有致，只不過要和蕭露比，自然不成。

蕭露的胴體至美，找不到一個小疤痕。

有無疤痕的差別很大，像女人臉上只要長一個痲子，就會破壞她的完整美，等於是一個瑕疵。

小郭不停地欣賞着，如以毛小珠和蘇喜來比，由於未曾管窺過蘇喜，不能確知，但估計毛小珠不比蘇喜差些。

若果再以林小玲和毛小珠比，二人也不相上下。

毛小珠終於走到黑布幔這邊來了。

而且「噗」地一聲吹熄了燈火。

小郭眞的不願佔有她們，至少目前不願，只不過有時候連這種事都不容易推掉，他目前心目中只有蕭露。

但因以前他和二女在一起甚久，互相關切，也不免有所默許，此刻他抱住了貼上來微微顫抖而膩滑的胴體。

毛小珠是絕對清醒的？

當然不，她以為作這種事需要壯膽。

金駝子是使毒名家，毛老爹和金駝子是好友，他當然也略會使毒物及迷藥等，小珠自也會使。

她服下了輕微的痲醉藥。

她要使自己像微醺一樣，既不會醉倒，也不會太驚慌，當然，也會去體會那初夜的滋味。

她很聰明，既然要冒充蕭露就必須老練些。

小郭和蕭露已不是第一次了。

她們當然還不知道蕭露和小郭根本一次也沒有。

眞正和小郭有的是蘇喜。

所以毛小珠一切舉措都落在小郭的眼中。

他可以為所欲為，一切由他來擺佈。

他知道如何才能使對方緊張慌亂，如何又能使她在緊張羞怯中去品嚐男女之間的妙趣和刺激。

其實男女間的事，並非就一定要辦眞事才有樂趣。

事先的愛撫和調情也許更重要。

尤其是對一個初夜的黃花大閨女更為重要。

小郭很風流。

但他並不下流！如果下流，這種機會又怎會放過？

這是她們心甘情願送上門的呀！

他此刻雖不願作那件事，却必須使她們相信已經作了。

這當然要作得很逼眞。

當然，嚴格地說，男女有此接觸，也算是有夫妻之實了。

毛小珠渾身火熱，她好像在慾的巨爐中燃燒。

女人此刻實在談不上有甚麼樂趣。

一定說有，大概也只是一種奉獻的樂趣，奉獻也是一種至高的樂趣。

有時奉獻比獲得更使人幸福。

當然，奉獻也是為了獲得。

像小玲和小珠二人，千方百計地奉獻，還不是為了獲得小郭。只不過要看是為了何人奉獻，值不值得而已！

毛小珠的身體很結實，當然也極富彈性。

這當然是處子特有的象徵。

直到哈巴狗在外院大聲說話時，毛小珠才下床而去。

* * *

蘇喜在獨酌，這酒樓上只有她一個人。

她正在想小郭的事，這時梯口出現一個人。

這個小女人就是蕭露，但怕被人看出二人太像而過份招搖，所以臉孔易了容，其實只是加上兩顆痣就成了。

蕭露往蘇喜桌邊一站，道：「走，找個地方談談。」

「妳是誰？」

「妳認不出面貌，也該聽出口音來。」

「我不認識妳！」

「不認識我却能冒充我，妳眞了不起！」

「原來是妳。」

「走吧！」

「有話在此說也成。」

「只怕被人聽到不大好吧？」

蘇喜道：「有甚麼好談的？」

蕭露道：「妳眞的以為這是一件雞毛蒜皮的事？」

「至少我不以爲有甚麼對不起妳的地方！」

「妳是說冒人之名，奪人所愛也沒有對不起別人？」

蘇喜道：「妳要怎麼樣？」

蕭露道：「我想妳一定也不是一位小家碧玉。」

「這和妳有甚麼關連？」

「既爲大家閨秀，作錯了事應該及時回頭。」

「如何回頭？」

「馬上撤退，我睜一眼閉一眼故作不知！」

「只可惜已經晚了！」

「不晚！」

「晚了！」蘇喜道：「因爲小郭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正因爲他已知道，所以妳更要退出。」

蘇喜道：「既已知道，我爲甚麼要退出？」

「不退出妳算甚麼？」

「我和他已有了夫妻之實，我當然就是他的妻子了。」

「他如果不承認呢？」

「我……我就到處嚷嚷。」

「那只怕不是淑女的行徑吧？」

「淑女却也不能被人玩了而撤退。」

蕭露道：「我深信咱們二人也許有血親關係。」

「我不想聽這些。」

「妳一定要聽，以免造成親痛仇快之局面。」

「就算有又如何？」

「如果有，親人不該奪親人之愛！」

「我却以爲，既有可能是親人，我和他已有了夫妻之實，妳就該退讓，妳一定要和我作對，就是妳不顧念親屬關係。」

「可是妳也必須瞭解一件事。」

「甚麼事？」

「他根本不愛妳！」

「不。」

「妳不必掩耳盜鈴，他和我的情感太深了，別人無法取代。」

「笑話！我和妳等於是一人，我就能取代妳。」

「妳不是我，妳和我有很多的區別，妳無法取代我！」

蘇喜道：「我必須告訴妳，我不會撤退。」

「妳……妳想想看，長孫虎人品武功都不錯，而他對妳又一往情深，妳把他甩了，去愛一個不愛妳的人，妳是不是太不聰明了？」

「這是我的事。」

「蘇姑娘，妳明明知道，小郭對妳很厭惡。」

「這只是片面的看法。」蘇喜道：「男女之間一旦有了那事，正是所謂：一夜夫妻百日恩，即使兩人之間本來沒有絲毫情感，也會建立起來的。」

蕭露臉色一沉，道：「這麼說妳是要蠻幹到底了？」

「這是甚麼話？蠻幹的是妳不是我！」

「這是損人而不利已的事，妳爲甚麼要這樣？小郭的爲人我最清楚，任何人無法强迫他作任何事！除非他自己願意。」

「我以爲我可以把這件事處理好。」

「妳以爲他還想見妳？他現在視妳爲毒蛇猛獸，妳難道不信這一點，一個有志氣的男人就怕被女人佔了這種便宜。」

「我以爲妳是在多管閑事。」

「可是妳奪人所愛，而且手段卑鄙。」

「我却不以爲如此，因爲你們之間既非夫妻，也未訂親，這樣的男人，自然可以爭取，他不是某一個女人的！」

蕭露道：「看來我要以最不喜歡的方式來解決這件事了！你爲甚麼要這樣？妳知道後果嗎？」

蘇喜道：「我只知道不願聽人擺佈！」

兩人撤劍對峙片刻，都緩緩地移步繞行。

她們的劍都緩緩地劃着小圈圈，左手不是劍訣，而是舞蹈的姿勢，這種劍訣，前所未見，舉世無匹。

兩女似乎都很吃驚。

不但她們面貌相似，劍法居然也出自同源。

兩人由分而合時，本來交擊一下，各退一步，但却有三次交擊的聲音，而且二人的步法類似舞蹈，再次撲上。

任何一個動作都像舞蹈，但並不妙美，甚至看來相當森厲可怕！

舞蹈是美好悅目的，但這一種舞姿却予人以可怖的感受，名之爲「死亡的舞蹈」並不爲過。

正因爲二人的舞蹈大同小異，似乎同出一源，而二人的功力也相差不多，六十招之後，難分勝負。

蕭露道：「住手！」

蘇喜道：「爲什麼要住手？」

蕭露道：「我相信你我必定大有淵源。」

蘇喜道：「有又如何？」

蕭露道：「如果有，自己人爲什麼要打自己人？」

蘇喜道：「如果妳承認是自己人，今後別再勾引小郭。」

「我勾引他？」

「不是嗎？我們已有夫妻之實，妳算老幾？」

「妳有沒有捫心自問一下，妳是以什麼手段獲得他？」

「如果衝鋒陷陣還要講究一定要用什麼手法，是不是天下最蠢的？妳以爲妳是老幾呀？蠢貨！」

蕭露道：「妳要知道，妳只是自甘下賤獻出了一切。」

蘇喜道：「我獻出是由於我要獲得，我不是也獲得了他？」

「是的，妳獲得的只是他給妳的刺激，除此以外，一無所得。」

「不，還有一輩子的朝夕相處。」

「妳眞是天下最蠢的，他不會付出一點情感，就算他勉强娶了妳，也不例外。難道連這一點妳也未會想到？」

蘇喜不出聲，却加緊狂攻。

二人的功力的確是分不出上下的。

武功同出一源，所學也不多不少，內力相若。

但是，臨場的心理狀態甚爲重要。

蕭露是個講理的少女，涵養並不很到家。

她遇上這種胡攪蠻纏，什麼都不在乎的對手，氣得半死。

在這種勢均力敵之下，絕對不能生氣。

人一生氣，情緒不會穩定，在此情況下自然影响招式之選擇。

選錯招固然不能產生應敵之至大力量，甚至還有減低應有的威力。所謂經驗，就是指這方面。

蕭露就是在這不利的情況下落了下風的。

因爲她總以爲對方欺人太甚，忍無可忍。

百招稍過時，蘇喜咄咄逼人，步步進逼，道：「除非妳當面發誓，今後不再找小郭，否則，我現在絕不饒妳。」

「妳……妳欺人太甚……明明小郭是我的朋友……甚至也會是未來的夫婿……妳却以卑鄙的手段獻身奪愛。」

說話太激動，自然影响招式，「嗤」地一聲，衣袖被挑破。

蘇喜得意地大笑，道：「妳已經接不下我三十招了。」

蕭露立刻收攝心神，她當然也知道這道理。

但有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

這往往是由不得人的，動手時勝利總是屬於鎮定的一方。

就在食客圍觀，酒樓主人在一邊要求她們到外面去打時，蕭露桌上的杯盤筷子等突然一齊飛起。

食客們叫了起來，因爲他們沒見過這種怪事。

要不是在人多勢衆的酒樓上，他們會以爲是狐仙顯靈。

這些飛起的杯盤竟襲向蘇喜。

蘇喜正在得意，因爲三十招內她可能擊敗對方。

「啪」地一聲，一個小碟擊中了蘇喜的大腿。

她尖叫了一聲，道：「哪個王八蛋施襲？」

此語未畢，又飛來一塊糖醋排骨，自她的嘴邊飛過。

雖未砸中，油漬却弄了她一臉。

蘇喜厲聲道：「王八蛋你敢顯身亮相嗎？」

「叭」地一聲，一個匙羹又砸在她的屁股上。

蘇喜知道，再打下去自己必然吃虧。

此刻觀衆大笑，蘇喜十分尷尬道：「王八蛋，你不敢亮相！」

那知就在這時，人影一閃，一個奇裝異服的人騎在窗上，道：「誰說王八蛋不敢亮相？」

蘇喜一怔，這工夫蕭露也停止了攻擊。

所有人都望着窗上這個怪中年人。

此人頭戴道冠，身著黃袈裟，足踏粉底快靴。

八字鬍很特別，不上翹也不下垂，成「一」字平行。

只不過，此人雖然是奇裝異服，却是一表人才。

蘇喜當然聽說過此人——「四不像」裴不凡。

「原來是你這個怪物！」蘇喜仍不賣帳。

裴不凡嘻嘻笑道：「我是怪物，你是什麼？」

「我是什麼你管不着。」

「我爲什麼要管你，如果我有你這個女兒，早就氣死了。」

「我也不會有你這麼一個怪物父親。」

「妳想找像我這麼一個父親，只怕也不容易。」

「呸！別不害臊好不好？我娘在此，不打你個半死才怪！」

「妳娘有妳這個女兒，她也好不到哪裡去！」

「你敢罵我娘？」

「妳娘是什麼人物就不能罵？」

「我娘當然是個大人物。」

「妳娘如果有名有姓，妳會不說出來獻寶？」

「你不配知道。」

「大概是藉藉無名，恐怕說出來人家都沒聽說過吧？」

「哼！我娘就是昔年大名鼎鼎的『玉女銀……』」下文收了回去，必是其母叮囑不可說出去。

裴不凡自然知道，儘管對方並未說清楚。

即使只說出三個字，而且是綽號的三個字也足夠了。

毫無疑問，其母必是「玉女銀鈎」蘇可香。

裴不凡心中一樂，就笑了起來。

「怪物！你笑什麼？」

「我笑妳不敢說出來，怕人家笑令堂是無名小輩。」

「不，是家母不要我說出去。哼！說出來會嚇你一跳。」

裴不凡道：「是不是令堂長得很醜？」

「放屁！我娘當年是武林大美人。」

「既是大美人，怎麼說會嚇我一大跳呢？」

「我是說她的名頭和技藝。」

「玉女銀鈎」蘇可香昔年被巴東二十騎所困，被裴不凡救出，問他有什麼要求，她必回報。

裴不凡一生的行爲不大正經，却也沒有惡跡。

他居然要求嗅嗅蘇可香的雙鈎。

她以「銀鈎」出名，而「銀鈎」却不是指她用銀鈎作兵刃，而是一雙蓮鈎武林馳名，纖細玲瓏，無出其右。

愛此道的男人，大不乏人，裴不凡乃其中之一。

蘇可香可不欠人的情，以什麼方式回報他都不要。

甚至她送他萬兩白花花的銀子他都不要。

最後她終於答應了他，那是考慮了三天之後。

這是裴不凡一生的奇遇，認爲是一生中最得意之事。

只不過他絕未有想到，蘇喜是蘇可香之女。

蘇喜含怒下樓，道：「怪物，咱們沒有完。」

裴不凡道：「丫頭，回去見了妳娘，代我問好。」

「什麼？你認識我娘？不信我娘會認識你這個怪物！」

「可能，也許正因爲我是個怪物她才認識我。」

蘇喜哼了一聲下樓而去。

這工夫蕭露已付了帳，和裴不凡見了禮，道：「多謝前輩相助，要不，今天可能會……」

「不不，妳的功力和她伯仲，是妳的情緒不穩定所致。」

「前輩似乎認識她的母親？」

「走吧！我們邊走邊談。」

二人出了鎮，裴不凡道：「她可能是『玉女銀鈎』蘇可香之女，但妳們二人的武功底子極近，這是怎麼回事？」

「晚輩也不知道。」

「妳們二人既然酷似得幾乎分不出來，應該有血緣關係，可是妳們二人却又不相識，這就令人費解了。」

「是的，前輩，但我寧願沒有這麼一個親人。」

「是不是蘇喜佔了妳的便宜？」

「前輩，這件事一言難盡。」

「是不是小郭這小子風流成性，到處留情？」

「前輩似乎知道一點我們之間的事。」

「那小子到我那相好的堡中去胡鬧，戲弄我的女人，我却不能像他一樣，因爲我的年紀比他大。」

「他怎麼得罪前輩了？」

裴不凡也不在乎，就大致說了小郭和哈巴狗向翁玉琴要人冒充阿黃在她被窩中的一些混帳事。

蕭露幾乎想笑，畢竟她和蘇喜不同，沒有笑出來。

蕭露道：「原來如此，他們太不像話了。」

裴不凡道：「由於我一生也是不拘小節、愛惡作劇的人，所以能原諒他們，甚而我和小郭還成爲忘年之交呢！」

蕭露道：「前輩昔年和蘇喜之母很熟？」

「熟嘛，也不太熟，總是認識的……」他當然不能說出那一件事。

蕭露道：「前輩有未見過小郭？」

「最近沒有，」裴不凡道：「姑娘可否告知令尊何人？」

蕭露道：「由於自幼由家母撫養長大，不知生父是誰。」

裴不凡又道：「不知令堂是……」

蕭露面有難色，裴不凡道：「姑娘不必勉强。」

裴不凡又說道：「妳們與小郭的事，我會幫你們解決。但蕭姑娘要原諒小郭，似乎錯不在他。」

蕭露嘆口氣道：「雖然，此事錯不在他，我却心灰意冷了。」

裴不凡道：「不必如此，男女間經常會發生這一類的事，稍一不愼，就會遺憾終生，痛苦一輩子。」

蕭露嘆氣而不出聲，稍後二人分了手。

＊　＊　＊

蘇喜在一處山中別墅內見到了她的母親。

她，當然就是「玉女銀鈎」蘇可香了。

四十左右的人，正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

「娘……」蘇喜往夫人懷中一鑽，眼淚就源源而來。

女孩子的淚水是很豐富的。

「怎麼哩？小喜子，誰欺負妳哩？」

「……」她以爲此刻不出聲更有效果些。

「怎麼不說話？是不是妳自己理屈？」

「才不是哩！她欺人太甚！」

「甚麼人敢欺負你，再說，放眼武林，能接下妳三五十招的人也不多呀！」

「哼！眼前就有兩個不比我差。」

「快說！是甚麼人？」

「一個是『四不像』裴不凡！」

蘇可香一震，道：「他是甚麼年紀了？會和你作對？」

「他幫別人欺負我！」

「幫誰？」

「幫一個名叫蕭露的浪蹄子欺負我！」

「姓蕭的？叫甚麼名字？」

「蕭露，年紀和我差不多，樣子也很像我。」

蘇可香忽然大爲震動，道：「樣子也像妳？」

「是的，外人幾乎分不出我們二人誰是誰。」

蘇可香道：「裴不凡爲甚麼幫她，而不幫妳？」

「他該幫我？」

「對，應該幫妳才對！」

「爲甚麼？是不是娘和他有點交情？」

「沒有甚麼交情，至少是相識的……」

「可是，他幫蕭露。」

「妳和蕭露爲甚麼衝突？」

「因爲……因爲她搶我的男朋友……」

蘇可香道：「妳的男朋友是誰？」

「他叫郭羣，是個很不錯的年輕人。」

「郭羣……郭羣……」蘇可香道：「近來好像聽過這個名字。」

「娘，他很出名，因爲他的身手雖不太高，却不畏强暴。」

「如何不畏强暴？」

「比喻說吧，『北海神龍』秦葆琪來到中原，聲勢浩大，傳說一連串武林血案全是他的手下或唆使葛七刀及花雨，乃至於他們的師門關山月及崔心蓮幹的。」

蘇可香神色冷漠，沒有出聲。

蘇喜續道：「『北海神龍』如此不可一世，小郭和捕頭梁人傑二人却不眠不休，調查一連串血案。」

蘇可香道：「眞是不知死活。」

蘇喜道：「以前我也這麼想，但小郭遇到不少次的神秘大敵，他都能一一應付過去。據說有很多次，是其他高手暗中相助……」

蘇可香道：「郭羣是何人門下？」

「傳說他是在『老神童』的門下，也有人說他吹牛。」

「看他的身手，就可以看出來的。」

「看他的身手很高，但却未必是『老神童』鍾離非之徒。」

蘇可香道：「妳和蕭露只是爲了郭羣？」

「是的。」

「蕭露橫刀奪愛？」

「是的。」

「如果你和郭羣之間並無婚約，有所謂：一家有女百家求，也不能不允許別人追求是不是？」

「娘，我和小郭已經……」

蘇可香一驚，道：「妳說甚麼？」

蘇喜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吶吶道：「娘……」

「妳和他已經有了夫妻之實？」

「是的，娘……」

「啪」地一聲，挨了一個耳光，道：「妳太隨便了！」

「娘！女兒受了委屈，娘還打人？」

「對，我要打妳，打妳這個隨便的丫頭！」

蘇喜扭頭捂着臉奔了出去。蘇可香有點後悔，女兒長了這麼大，可沒有打她一下，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蘇可香來到女兒房中，拍拍女兒的肩胛，道：「喜兒，娘打妳，是恨鐵不成鋼，是爲了妳好！」

「我才不信！」

「難道娘不疼妳？」

「可是女兒吃了虧，娘不但不幫女兒，反而打我！」

「知女莫若母，若非妳有錯，裴不凡不會幫對方。」

「難道裴不凡就沒有私心？」

「這當然也有可能，好！妳帶我去找蕭露。」

「娘，妳應該先找裴不凡算帳才好！」

「娘當然要找他，可是一時之間到哪裡去找？」

「娘要找他並不難，據說他和『金毛聖母』翁玉琴挺親近，八成在翁玉琴的城堡內。」

蘇可香道：「走，我們去找他！」

母女二人找到了翁玉琴，但她說裴不凡沒有來。

母女二人離開後，蘇可香道：「丫頭，蕭露住在何處？娘總以爲，裴不凡不幫妳，必是妳有不是之處。」

「不遠。娘對女兒一點信心也沒有。」

「我要見見她！」

「娘，她說她可能與我有血緣關係。」

蘇可香不出聲，蘇喜道．

娘，我也以爲有可能！」

母女二人在蕭露的住處附近與蕭露不期而遇。

事實上蘇喜並不希望母親見到蕭露。

這理由很簡單，一旦見面，可能揭穿事實眞相。

「娘，就是她！她就是蕭露！」

蘇可香不由一楞，這姑娘的確

很像她的女兒。

儘管在她看起來，仍有許多不太像之處，但兩個人酷似到這種程度是少見的。蘇可香以爲，自己的女兒沒有人家美。

儘管有所謂，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好與不好如果相差懸殊，就算故意偏袒也不成。

蘇可香道：「姑娘姓蕭？」

「是的，前輩是……」

「我是蘇喜的母親蘇可香。」

蕭露似乎聽說過這號人物，道：「伯母找小女子有事？」

「是的，聽說你們爲了一個年輕人而大打出手。」

蕭露道：「確有此事，但伯母可能不明眞相。」

蘇可香道：「據我所知，郭羣是小女的舊識，但蕭姑娘却橫刀奪愛，是不是這麼回事？」

蕭露苦笑道：「不是這樣的。」

「娘，她現在在編故事了。」

「丫頭妳先別打岔，看看蕭姑娘怎麼說。」

蕭露道：「伯母，事情是這樣的……」她說了一切，有些男女間的私情如用管子窺視等並沒說出來，只說蘇喜發現她和小郭的私情，她冒充了她有了這事。

「娘，她胡說。」

蕭露道：「伯母如果不信，可以去問郭羣以及『四不像』裴前輩，他們會說眞心話及公道話的。」

「不，她胡說！她說謊！」

蘇可香道：「蕭姑娘，事到如今，不管是說謊也好，眞話也好，反正事已至此，妳就不要再和小郭來往了。」

蕭露道：「我懂伯母的意思，但此事發生之後，郭羣羞憤欲死，伯母似該先去問問郭羣，是否接受令嫒，這才是第一要務，勉强撮合，伯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的。」

蘇可香道：「這麼說來，蕭姑娘還不肯放手？」

蕭露道：「退出的應該是令嫒。」

蘇可香道：「他們已有夫妻之實，妳要她退出？妳有沒有爲她想想，她以後的出路如何？」

蕭露也是個得理不饒人的姑娘，道：「伯母，她在做那事之前就該想到這後果的。」

護犢是多數人都會犯的毛病，蘇可香臉一沉，道：「丫頭，不可以咄咄逼人，妳的話是片面之詞，我不信。」

蕭露冷笑道：「伯母不信，在我意料之中。」

蘇可香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知道，我說了理由也是白說。」

「放肆！」

蘇喜道：「娘，我早就說過，她不是個玩藝兒！」

蕭露道：「我落到這地步，還賺了個『放肆』！」

「娘，我來收拾她！」蘇喜撲上來。

蘇可香沒出聲。

女兒說過，曾勝過對方，所以她沒加攔阻。

先是拳脚，三十多招不見勝負。

繼而動劍，蘇可香大爲驚奇，果然劍術同出一源。

現在蘇可香隱隱猜出蕭露的身份了。

正因爲猜出她的身份，蘇可香臉上有了殺機。

只不過蘇可香內心充滿了殺機，女兒却不大爭氣。

她是驕兵，上次稍勝，以爲對方不堪一擊。

人只要一生此念，身心就在無形中懈怠下來。

蕭露却不然，她上次敗在心神不能集中，情緒不能穩定，上次裴不凡已看出，她自己事後回想，也正是如此。

所以吃一次虧學一次乖，此刻聚精會神，心無旁騖，因爲她是個無路可退的人，只有背水一戰。

蘇喜一旦落了下風，想扳回頹勢就很難了。

蘇可香乾焦急却不能援手，她不能不顧及身份。

她也能看出，她們相差極微，要分勝負也要百招之後，是由於女兒托大，也可能是以爲母親就在一邊之故。

先機一失，每下愈況，蘇喜被逼退了五、六步。

蘇可香道：「你們住手！」

蕭露以爲，如果她落了下風，不知蘇母會不會叫停。

內心較上勁，蕭露就是不停手，她不停蘇喜當然也不敢停，這樣繼續下去，蘇喜更糟。

蘇可香雖不能動手助女兒，動口却可以。

「小喜子，『攀龍附鳳』……」

蘇喜如響斯應，此招一出，蕭露立感壓力大增，退了一步，其實這一招剛才蘇喜用過。

可是招式是否有威力，還要看何時使用而定。

何時使用那招，正是因對方用何招式而定。

用的招式必須有效尅制對方的招式才行，但在所學的衆多招式中，很難作正確的選擇，正確才有威力。

更重要的是，過招像高手對弈一樣，非但這一步要有用，下一步，再下一步甚至更下一步都要想

好。

誰能多想幾步好棋，誰就是勝家。

這工夫蘇可香又道：「小喜子，『追雲取月』……」

蘇喜立即變招，兩劍交擊三次，蕭露左支右絀，敗象已露，差點失招，接着蘇可香又喊出了「倒打」。

這「倒打」二字必是「倒打金鐘」的簡稱，但會不會是其他招式的簡稱？萬一猜錯，後果更糟。

可是，蘇可香把此招簡稱說出，蘇喜必然知道。

這一手就很不光明，因爲做母親的在一邊指點已屬不當，以這簡稱指點就更有失身份了。

蕭露也猜是「倒打金鐘」，正要出招，却發現對方施出的不是「倒打金鐘」，不由心頭一驚。

看來好像是「倒拔楊柳」。

「水滸傳」上的「花和尚」魯智深有「倒拔楊柳樹」的神力，所以「倒拔楊柳」就傳爲美談，招術上有人用此名稱。

正因爲這麼一躭擱，蕭露出招已遲了一步。

這是十分危險的一刻，輕則傷，重則送命。

這時忽然附近林中有人道：「蕭丫頭，『鋤地』。」

這人的指點本來已遲，可是蕭露也是如響斯應，死馬當作活馬醫，就施展了一招「鐵牛鋤地」。

這都是一些很普通也極常用的招式，所以一點就通。

妙的是，蕭露本已成必敗的局面，在危急中反而把對方逼退了三大步，就好像剛才並未失招，而是故意遲緩似的。

當然事實並非如此，而是選招高明，生尅精準之故。

蘇喜正要再戰，蘇可香揚手阻止，却向林中道：「是哪位高人？」

林中之人道：「我不是什麼高人，只是看不慣蕭丫頭被人欺負而已。」

蘇可香道：「這位先進不能留下大名嗎？」

林中之人道：「不能，如果說出而女士根本沒聽說過，那多尷尬。」

蘇可香道：「小喜子，我們走！」

母女離開現場之後，當然並沒走遠。

她們看到蕭露在和人說話，大概是用「蟻語蝶音」。

說了約盞茶工夫，蕭露才離開了現場。

＊　＊　＊

六月的雨，說來就來，半夜雨勢極大。

這工夫兩騎在雨中濺起一片水霧，自山坳中馳出。

這馬上二人不是有十萬火急的事，必然是被人追殺。

果然是後者，二騎馳出山坳不遠，後面馳出兩騎。

當這二騎馳進疏林時，兩條人影自林梢瀉下。

這前面馬上的人分明在入林後棄馬藏在林梢上。

所以追殺的二人在入林後就遭到攻擊。

事實上稍有經驗的人都該想到這點，所以二人一入林也正要下馬，但已稍遲一步。空中二人合擊之術天衣無縫，大約只有半招，慘嗥聲自雨中傳來。

不但人被劈成兩爿，連馬也幾乎一斬兩截。

這二人的刀、劍上的力道眞是太驚人了。

二人看也沒看死者，上馬繼續奔馳。

這一片疏林約有一里多長，二人快要出林時，已可看到林子盡頭的雨景迷濛一片時，不知自何處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站在林中小徑中央。

此人身披簑衣，頭戴闊邊斗笠，眼下還紮有白布。

如此大雨之夜，此人又把自己密封起來，可見此人的身份神秘，也可以証明此人必是家傳戶曉的人物。

兩個馬上的人，似想自這人左右兩邊繞過，但此人突然飄起身形，不待二人下馬，身子狂旋，已把二人之一掃下馬來。

這顯然是一種迴旋踢之類招術，凌厲無匹。

這二人本是合作無間的，一個被掃下馬，另一個已撤出刀來。

他的刀是他的招牌，舉世無匹。

吞口上的鴛鴦栩栩如生。

此人揮刀之前已忍無可忍，道：「你要滅口？」

這自然是多此一問，這工夫簑衣人已如巨鳥似的撲上。

這只能以巨鳥形容，因爲這是人類輕功的極限。

他的簑衣上抖出的水箭，中人如割，看來被追殺的二人之一的刀還沒有揮出，已在此人的攻擊威力範圍之內了。

就在這時，另一個身披簑衣，頭戴斗笠，眼下紮有黑布的神秘人物也凌空撲來，他的目標却不是使刀的人。

這一個後來的簑衣人的目標顯然是那個簑衣人。

後來的這個在先來的那個身後方位，也猶如飛鳥。

這麼大的雨，要聽風辨位是十分困難的。尤其是本身在快速奔掠

中，要聽到身後的聲音太難了。

但這人居然警覺了。

他硬生生地收回這一招，身似陀螺，閃出三步轉過身來。

事實上，此人能聽到身後有異聲，主要還是看到用刀者的眼神，因用刀者向這簑衣人身後望去。

在這性命交關的檔口，是沒有理由向敵人身後望去的。

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敵人身後有人。

兩個簑衣人一照面，沒接招就同時落地。

兩人都不出聲，互相打量，使刀的人死裡逃生，抱起已死的那個使劍的女人上了馬，疾馳而去。

這時先來的簑衣人才道：「你眞是膽識過人！」

後來的簑衣人道：「你眞是膽大妄爲！」

「這句話是說我？」

「當然！」

「你的膽子眞不小，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誰？」

「以你的智慧來說，應該知道。」

「你以爲動手之下你有幾成勝算？」

「一半！」

「如果我們交個朋友，就不必去冒另一半的風險對不對？」

後來的簑衣人道：「你眞有勇氣。」

「這話怎麼說？」

「我會和你同流合污？」

兩人都撤出了兵刃，後來者是劍，先來者是烏金蠍尾鞭。

鞭是軟而長的兵刃，可及遠，但近攻則不甚靈活。

只不過長鞭在此人手中又當別論。

後來的簑衣人總覺得此人的鞭招中有劍招，也許用鞭只是掩人耳目，但仍然凌厲無匹。

兩人都是頂尖人物，這樣的人物玩起命來，自和一般高手不同，鞭罡呼嘯，劍嘯嗚咽。

鞭影好像隨時都會把對方細起來，但劍影卻一直在切斷一切的這種企圖，有如快刀斬亂蔴。

五十招後，後來者曾渡過三次危機。

每一次危機都幾乎有殺身之禍。

先來者也有兩次重大危機，任何一次危機，都足以失招重傷，甚至喪生，高手過招，本來如此。

在電光石火之下，生死榮辱即可決定。

七八招過後，先來的簑衣人招式一變，後來者隱隱覺得，這的確是劍法，相信此人若用劍，威力更大。

甚至後來者以爲，這和蕭露及蘇喜二女的劍法極爲相似，這是一門絕對不同的劍法。

後來者好像有點吃力，劍上威力大不如前。

只不過百招之後，後來者雖沒挽回頹勢，卻仍能不失招，他似乎具有超人的韌性。

因此，先來的簑衣人再加一成威力。

後來者開始後退，但攻守封架之間，仍然是井井有序，這是武功根基鞏固的特徵，非比等閑。

一百五十招左右時，後來者被踹了一腳。

能踹他一腳的人，自然是頂尖中的頂尖。

能承受他這一腳的人，也算是頂尖中的頂尖。

因爲這一腳並未踹垮後來者的信心和勇氣。

他似乎仍能支持一兩百招。

韌性往往是致勝的最主要因素，因爲能支持到最後一刻，才能判定強弱，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先來者似已佔了上風，但後來者以韌性拖延。

能拖延就表示體力充沛，以時間換取勝算。

這是一種戰略，但不知是否絕對有效？

就在這時，大雨中又來了一人，竟是捕頭梁人傑。

梁人傑看了一會道：「讓我猜猜看兩位的身份。」

此言一出，先來的簑衣人突然收招往東離去。

後來的簑衣人往西，快逾閃電，數掠不見。

梁人傑抖抖身上的雨水道：「別人不知，我應該知道你們的身份。」他在原地比划，繼而回想。

事實上他已在附近看了很久，最後卻故意離遠些，再故作剛來的樣子，一個捕頭當然也有些花招。

他聚精會神地研究簑衣人的招式。

研了五六招，怎麼比划也不對勁。

因爲這種劍術，也可以說這種武功是反傳統的，史無前例的，他懷疑，這就是傳說中「鬼舞錄」上的絕學，也只有這種武功才會有反傳統的路子。

梁人傑以爲先來的簑衣人正是這種怪異武功。

另一個，也就是後來的簑衣人的武功路子就不同。

只不過二人的武功路子迥異，怪異詭奇卻如出一轍。

最後梁人傑搖搖頭，不再研究，離開了現場。

（未完・十六）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